品特戏剧

送菜升降机
The Dumb Waiter

看门人

回家

生日晚会

房间



HAROLD PINTER: PLAYS

[英国]哈罗德·品特 著 华明 译

哈罗德·品特在其剧作中，揭露了日常闲谈掩盖下的危局，直闯压抑的密室。

——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理由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特品
戏剧

我进入一个房间，看见一个人站着，一个人坐着，几周之后，我写了《房间》。
我进入了另一个房间，看见两个人坐着，几年之后，我写了《生日晚会》。
我从一扇门里看见了第三个房间，看见两个人站着，然后我写了《看门人》。

——哈罗德·品特

上架建议：文学·戏剧
ISBN 978-7-5447-1213-2
9 787544 712132 >
凤凰出版传媒网：www.ppm.cn
定价：38.00元

品特戏剧

送菜升降机

The Dumb Waiter

哈罗德·品特 ◎著

华明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送菜升降机／（英国）品特（Pinter,H.）著;华明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9
书名原文：The Dumb Waiter
ISBN 978-7-5447-1213-2

Ⅰ.①送… Ⅱ.①品… ②华… Ⅲ.①荒诞戏剧-剧本-作品集-英国-现代 Ⅳ.①I561.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7579 号

Harold Pinter Volume 1 by Harold Pinter
The Birthday Party © Neabar Investments Ltd 1959
The Room © Neabar Investments Ltd 1959
The Dumb Waiter © Neabar Investments Ltd 1960
The Caretaker © Neabar Investments Ltd 1960
The Homecoming © Neabar Investments Ltd 1965
The right of Harold Pinter to be identified as author of this work has been asserted by him.
All rights whatsoever in this play are strictly reserved and application for performance, etc, should be made to Judy Daish Associates Ltd, 2 St Charles Place, London W10 6EG, England (licensing@ judydaish. com). No performance may be given unless a licence has been obtain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9-215号

书　　名	送菜升降机
作　　者	[英国]哈罗德·品特
译　　者	华　明
责任编辑	陈　叶
原文出版	Faber and Faber, 1996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1 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 yilin. com
网　　址	http:// www. yilin. 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 www. ppm. cn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625
插　　页	2
字　　数	226 千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213-2
定　　价	3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

关于哈罗德·品特……

迈克尔·冈邦

（英国著名演员，《哈里·波特》中阿不思·邓不利多的扮演者，出演过品特的多部剧作）

哈罗德·品特不只是一位优秀的导演——他是最好的。在他身后留下了极为巨大的缺口。我认为哈罗德是英国戏剧的坚强支柱，没有他，我们会变得虚弱无比。

对于哈罗德，需要理解的一点是他爱他的演员。当然，他自己就是个演员。因此他会给你很大的空间来演绎你的角色，而不是像有些导演那样专横独断或循规蹈矩。他喜欢灵活性，并将它给予他人。作为一位导演，他经常是个非常直截了当的说话者，而不沉迷于华丽的词藻。

托比·本

（英国政治家、前任大臣，现任反战联盟主席）

哈罗德·品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剧作家，在历史上占有稳固的地位，将有世世代代的人们观看他的戏剧，并且学习那使他如此伟大的才能。

他怒发冲冠，绝不宽恕那些位高权重者对于他们以我们的名义正在进行的一切，所需承担的个人责任。我可以证明他所拥有的力量，煽动着愤怒的火焰和希望的火焰，这些火焰能够且确实改变了人们，因为他所说的一切都是发自他的真实内心和亲身体验，而不是由白宫或唐宁街的智囊团精心编造出来的。我们如今经常被告知，雄辩术已经灭亡了，但任何一位听过品特演说的人都会知道这种说法是多么错误。

约翰·皮尔格

（战地记者，电影制作人，畅销书作者）

在明星云集的后现代写作领域中，奖项似乎都分配给了那些为皇帝的新衣而竞争不休者，政治上不安全的东西就不必凑热闹了。尽管不时有挑衅者跳将出来，英国当权者总是善于削弱他们的力量，并将他们招安。那些反抗者被视为异类大加嘲讽，直到他们遵从那些成规戒律和权威观点为止。

哈罗德·品特是一个不屈不挠的例外。有一天，我坐下来想列一份像哈罗德那样超然于世、能够“发出声音”并对其广泛责任有所理解的作家的名单。纸上除了品特之外，一片空白。唯有他是不平静的人，不聒噪的人，充满胆识，畅所欲言。总之，他了解问题之所在。

林赛·邓肯

（苏格兰舞台剧和电视剧女演员，凭百老汇舞台剧《私生活》获托尼奖）

我觉得人们对他过于崇敬了；当那样做时，你就会失去所有的幽默感。每当我出国演出哈罗德的戏剧，人们都会哄堂大笑，而你就会想，为什么在伦敦人们就不会那么做呢？

他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一位世界级的、独一无二的作家；他的作品永垂不朽。

理查德·艾尔爵士

（英国著名电影和戏剧导演）

哈罗德·品特多年前就进入了我们的文化血脉。从未看过他的戏的人们将那令人不安的家庭事件或充满威胁的沉默描述为“品特派风格的”。他变成了一个形容词，成了他和我们的一部分。

他是这样一个人：时而离经叛道，时而焦躁易怒，但往往又是诙谐幽默、慷慨大方的——尤其是对演员、导演和其他作家（这是一种

罕见的品质）；时而光彩夺目，时而不堪忍受，但他又可以是谦虚、朴素而友好的。而且他从不害怕表达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对政治问题。

罗纳德·哈伍德

（作家、剧作家、编剧，2003年因《钢琴师》获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

人们也许会以为，作为同时代最具独创性的剧作家，其戏剧爱好会是受限的、苛刻的。但并非如此。只要是精当的作品，哈罗德都广泛接纳。他是一个忠诚而勤勉的工作伙伴，而作为一个导演，他是严厉而苛刻的，但他做的是所有最伟大的导演都做的事：在排演中为演员们创造一个可供他们行动的氛围。

名气对哈罗德无甚影响。甚至在其早年，他的力量、风采和危险性就已初露端倪。他似乎知道自己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人物。他可以是执拗、愤怒和好辩的，又是迷人、风趣、紧张、难以捉摸的，以及，对女人来说，具有致命吸引力的……不过，他最迷人的品质莫过于极为宽厚的慷慨大方。

迈克尔·比林顿

（英国《卫报》资深剧评家，最富盛名的品特传记作家）

我与哈罗德本人进行过长谈，也访问过他的朋友和同事。我发现他那些通常被认为是高深莫测、不可思议的戏剧作品，几乎都是出自对他亲身经历的记忆。如果说它们能引起全世界观众的共鸣，那是因为他理解人类生活中的不安全感，而这种感受往往来自于心理搏斗与领地之争。

品特对戏剧的贡献是巨大的。他对语言有着诗人般的敏感，对戏剧节律有一种近乎完美的感觉，并能提炼出日常生活中的紧张冲突。我相信他的戏剧，从1957年的《房间》到2000年的《庆典》，能够经得起风吹雨打的考验。事实上，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比如《生日晚会》、

《回家》和《无人之境》都已成为现代经典。

约翰·凯里

（英国著名批评家，《星期日泰晤士报》首席书评人）

在我看来，他是唯一一位汲取了萨缪尔·贝克特教诲的英国剧作家，而且他将贝克特的虚无和绝望发展成了一种全新的戏剧，超越了传统的悲剧和喜剧的类别，通过把威胁、嘲讽、暴力和沟通失败熔于一炉，传递出一种弥漫于二十世纪末的扭曲而复杂的绝望情绪。

托比·伊迪

（国际知名文学代理）

他的剧作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震惊了英国戏剧界。他对沉默的运用，他的沉默中的威胁性，很难被有教养的戏剧观众所理解。布莱希特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对街头德语而不是标准德语的使用，震惊了有教养的德国人。品特在他的早期剧作中使用了低俗的英语，观众们纷纷退席，因为他们习惯了小资产阶级的故事，小资产阶级的描写——他们走进剧院是为了消遣享乐，而不是为了亲聆面受劳动阶级的消沉情绪。

品特的沉默不仅仅是舞台上的武器，而且是现实生活中的武器。

从恐惧到愤怒

译者序

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1930.10.10—2008.12.24)是英国戏剧家,获得过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的多种奖项。他出生于伦敦东区一个东欧犹太移民家庭,父亲是位辛勤劳作的裁缝。父亲家族遗传给他对于艺术的热爱,而母亲家族却传授给他一种对于犹太正统宗教的背叛。他的童年时代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经历了避难时与亲人分离的痛苦以及大轰炸带来的恐惧。在哈克尼文法学校的学习生活是他人生的一段黄金时代,一位名叫乔·布里尔利的英语教师引导他进入了文学与戏剧的领域,他与那些"男孩帮"的朋友们则结成了几乎是终生的友谊,这些活动带来的快乐帮助他抵挡了战后英国社会死灰复燃的仇犹法西斯主义带来的压抑。1948 年,品特进入王家戏剧艺术学院学习,也许令人难以理解,这竟然是这位未来的戏剧演员和作家相当不愉快的一段生活,他经常逃学,在伦敦各处游荡。同年,品特拒绝兵役征召,在当时的冷战环境下,这是一个需要极大勇气的举动。这些就构

成了品特精神反叛的主要方面:与犹太正统宗教决裂,逃离现行教育体制,以及不惜违法直接抗拒承担公民应尽的社会义务。当然,品特自有他的理由,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到有关解释。1950 年起,品特开始了他的演员生涯,他在多个剧院、巡回剧团以及广播电台工作,演员这个职业伴随他的终生。1956 年,他与女演员维维安·麦钱特结婚。

1957 年,品特创作了他的第一部剧作《房间》,该剧在布里斯托尔大学首演,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从此,品特走上了戏剧创作的道路。1958 年,品特的《生日晚会》首演,不为人们接受,只有评论家哈罗德·霍布森挺身而出为其辩护。1960 年,《看门人》首演,获得巨大成功,品特作为英国和世界剧坛的新星冉冉升起。1980 年,品特与维维安·麦钱特离异,与安东尼娅·弗雷泽结婚。在其近五十年的艺术生涯中,品特创作了三十多部戏剧,若干诗歌、小说、电影剧本和政论文章。晚年,品特转向政治,他激烈批评国内外的强权势力,引起不少争议。2008 年,品特因患喉癌不治去世。

品特的戏剧创作大致可以分四个时期,它们形成如下四种类型(其中少数作品有些出入):

第一时期,"威胁的喜剧":《房间》(*The Room*, 1957),《生日晚会》(*The Birthday Party*, 1958),《送菜升降机》(*The Dumb Waiter*, 1959),《看门人》(*The Caretaker*, 1960);

第二时期,"家庭戏剧":主要包括《一夜外出》(*A Night Out*, 1960),《夜校》(*Night School*, 1960),《收集证据》(*The Collection*, 1961),《情人》(*The Lover*, 1963),《茶会》(*Tea Party*, 1965),《回家》(*The Homecoming*, 1965),《地下室》(*The Basement*, 1967);

第三时期,“记忆的戏剧”:《风景》(*Landscape*, 1968),《沉默》(*Silence*, 1969),《往日》(*Old Times*, 1971),《独白》(*Monologue*, 1973),《无人之境》(*No Man's Land*, 1975),《背叛》(*Betrayal*, 1978),《家庭之声》(*Family Voices*, 1981);

第四时期,“政治戏剧”:《送行酒》(*One for the Road*, 1984),《山地语言》(*Mountain Language*, 1988),《聚会时刻》(*Party Time*, 1991),《新世界秩序》(*The New World Order*, 1991);《月光》(*Moonlight*, 1991),《归于尘土》(*Ashes to Ashes*, 1995),《庆典》(*Celebration*, 2000)。

在“威胁的喜剧”中,事件往往发生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一个房间、一所房屋、一间地下室等,其中主要人物受到某种形式的威胁与伤害,这些威胁与伤害来自外部或者内部,带有某种神秘色彩。这些戏剧与“荒诞派戏剧”有着某种共通之处,表现个人在世界上的孤立处境,特别是对于外界的无以名状的恐惧之感,具有强烈的哲学意味,并向多种解释开放。

“家庭戏剧”大都表现一个家庭中的各种关系,如父母与子女、亲戚、夫妻、情人、朋友,以及这些关系的错综复杂的结合,特别是他(她)们相互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结果常常出人意料,某些作品延续了“威胁的喜剧”的主题。思想上有某种女性主义倾向,艺术上以现实主义风格为主。

在“记忆的戏剧”中,一个人物独自或者几个人物共同回忆往事,主要有关男女两性之间的三角关系,也有关于朋友与家庭的,对于往日的爱情、友情、亲情与事业的回忆,带来当下甜蜜与痛苦交织的强烈感

受。如果说贯穿“威胁的喜剧”的主题是空间,那么可以说“记忆的戏剧”的普遍主题就是时间。品特在对于人的外界空间怀有一种受到威胁的恐惧之感的同时,对于人的生命时光的无情流逝感到无奈与惋惜。这类戏剧大都带有剧作家本人经历的影子,独特的个人体验被赋予了深刻的哲理。

“政治戏剧”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表现强权出于信仰、政治或者种族的原因,对弱者进行肉体迫害与精神折磨;另一类是揭露权力的拥有者们的冷酷、傲慢、腐化与虚伪,压迫者给被压迫者造成的精神创伤,以及对于某些英国国民性的批判与嘲讽。这些戏剧充满了人道主义同情和政治激情,风格朴素简洁。

品特戏剧具有某种独一无二的个人风格,常常被称为“品特派风格的”(pinteresque)。

品特开始创作的时候,正值以贝克特的《等待戈多》(1956)为代表的欧洲荒诞派戏剧和以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1956)为代表的英国现实主义戏剧开始流行。他的戏剧仿佛是这两种戏剧的结晶与发展,同时具有前者世界荒诞的整体氛围与后者“厨房水槽”式的生活细节。他的人物的处境常常与卡夫卡《城堡》中的 K 相似,他们被某种神秘而不可抗拒的力量所主宰,陷于一种噩梦般痛苦然而又有些可笑的命运之中,所不同的是,K 是始终无法进入城堡,而品特的人物则常常是企图据守自己的“房间”而不可得。

品特戏剧大量使用日常生活对话,包括方言、俚语。人物语言具有权力支配、自我防卫、性格表达、内心掩饰等多种功能,而说出的表面语言下面常常隐藏着没有说出的真实语言。他的对话中常常出现停顿、

沉默、重复和反问等，这些都是人物交流的重要手段，它们在表达特定意义的同时，构成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意。

品特是一位富于演出经验的戏剧家，他的戏剧不仅具有文本价值，而且富于舞台效果。他总是从带来灵感的人物形象（通常先是两个）出发开始创作，给予他们最大程度的自由发展空间，拒绝理论与概念的束缚，因此他的人物生动鲜活，故事充满悬念，舞台意象独特而多义。

品特的戏剧因其思想深度与艺术价值，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琼生曾经说莎士比亚“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也许我们也可以说，品特不仅属于英国，也属于世界。

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

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帕尔·沃斯特堡于2005年12月10日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致辞，全文如下：

国王与王后陛下、各位王亲殿下、尊敬的诺贝尔奖得主们、女士们、先生们：

哈罗德·品特是二十世纪英国戏剧的复兴者。“品特派风格的”这个词已经列入了《牛津辞典》。像卡夫卡、普鲁斯特与格雷厄姆·格林一样，他已经划定了一块领地，一块具有鲜明地貌特点的“品特领地”。

他用自己创作的29部戏剧，以及近百部执导或者参演的戏剧，开辟了自己的戏剧领地。他的人物躲藏在无法预料的对话后面。这些戏剧的字里行间充满了难以名状的威胁性，令人心烦意乱、痛苦万分。我们所听到的是我们所没有听到的一切东西的信号。

闲谈之下的深渊，除了表面应付之外不愿相互交流，支配与误导的企图，在寻常生活之下翻腾着的偶然事件所带来的窒息之感，一个可怕

传闻得到证实之后的紧张之感,所有这一切都回荡在品特的戏剧中。

他的人物处于生活的边缘,相互制约无法自主。他们也是阶级划分、固定套话与顽固习惯所形成的牢狱中的囚徒。他们的身份、背景与历史模糊不清;根据回忆者的不同,存在着不同的版本。他们很少相互倾听,但正是他们这种心理上的"耳聋"迫使我们倾听。我们一个词汇也不会放过,一分一秒也不会松懈。当秘密暴露、权力分布转移的时候,氛围的压力起伏不定。

记忆——无论是杜撰的、篡改的,还是真实的——都像一股炙热的潜流在品特的戏剧中流淌。我们按照过去来对现在的要求做出回应,并建构我们的未来。

随着那些关闭的房间向着一个国际性的社会开放,品特把浪漫的爱情重新定义为一种更加具有活力的爱,它包括了友谊,以及通过行动来促进公正的迫切要求。在《山地语言》中,爱采取了一种无限宽广的形式,这是他早期作品中所不具有的。在这个恐怖与暴力与日俱增的时代里,为了生存,我们必须做出善行,并且支持被奴役的人们。

一般认为品特投身政治晚了一些。但是品特自己说他的第一时期——《送菜升降机》、《生日晚会》、《温室》等作品——就是政治性的。在这些"威胁的喜剧"中,语言就是一种攻击、躲避与折磨的武器。这些早期的作品可以视为在这样几个层面上的权力干涉的隐喻:国家的权力,家庭的权力,宗教的权力——所有这一切削弱了个人所具有的重要可能性。品特揭示了想要消灭他人身份的原因,以及伪装成为暴力的恐惧,这种暴力针对的是那些身处党派、团体或者国家之外的人们。

品特的作品中既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在人物之间的权力游戏

中，我们很少看见谁占据了上风；他们改变着位置，在看似不经意的话语中上下浮沉。人物也有一些肉眼看不见的方面，暴露在模糊的紫外线下。他们在无形的墙壁之间摸索前行，形成各种不同的现实层面。在保卫自己不受侵害的过程中，他们在类似异域他乡的危险空间里自我封闭。

品特用沉默寡言的神秘性突破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戏剧，他赋予笔下夸张的人物如此之多宣泄的途径，以至于我们可以与这些人物生活在一起，看着他们像我们一样衰老与败落。这些公共生活中坚不可摧的人物毫无条理地瓦解了。他们发出了似乎永远无法到达的信息，而我们离开剧院的时候，还是不比进来的时候更加好。

对于体系论者来说，世界存在就是天然有序的。对于哈罗德·品特来说，它却是要加以掩饰的，通过掩饰，善良与人性找到了一条从根深蒂固思维定式的专断牢笼中渗透出来的途径。通过对于极权主义的无情剖析，他阐明了个人的痛苦。

脱口而出的对白话里带刺，简短的话语可以伤人，半句话就能把人打垮，而沉默不语则预示着灾难降临。品特，这位裁缝的儿子，裁剪语言，让行动从人物的发声与节奏中产生。因此，没有给定的情节。我们不会问，“下面将要发生什么？”而是会问，“正在发生什么？”

话语是权力的工具。话语不断重复，直至变得像真理一样。在一个信息过多的时代里，品特将话语从描绘现实的功用中解放出来，把它们变成现实本身，有时它们具有诗意，更多的时候是压迫性的。最后，只有通过语言，我们才能消除我们的命运，并重新创造它。

亲爱的哈罗德·品特：

在遴选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时候，瑞典学院只承认一位个人的创造性力量，而不考虑民族、性别与文类。这一点需要加以强调。无论你在许多人的眼睛里显得多么具有英国特点，你在戏剧领域国际的与人际的影响，在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极为巨大和振奋人心的。如果有人认为你的获奖有些迟到的话，我们可以回答说，在任何特定时刻，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你的剧作正在被新一代的导演与演员们加以诠释着。

在你的作品中，当幕布在迷雾重重的人生风景和令人不安的幽闭环境中升起的时候，它们既引诱着人们进入其中，又令人害怕其中的神秘。你用充满诗意的意象，展示了一种幻想与现实梦魇相互冲突的存在。

鉴于本年度诺贝尔奖获得者品特先生缺席，我请他的出版商斯蒂芬·佩吉先生前来，从国王陛下手中领取该奖。

© The Nobel Foundatien 2005

艺术、真相与政治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

我在 1958 年写了下面的话：

> 在真实与假想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别，在真实与虚假之间也没有。一件事物并不必然不是真的就是假的；它可以既是真的又是假的。

我相信这些说法仍然有意义，仍然适用于通过艺术来对现实进行探索。因此，作为一位作家我坚持这些说法，但作为公民我却不能。作为一位公民我必须问：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戏剧中的真相永远是难以确定的。你永远也无法确切地找到它，但是对于它的寻找却是必须的。显然就是这种寻找驱动着人们去努力。这种寻找就是你的任务。你常常在黑暗中偶然遇到真相，跟它相撞，或者只是瞥见与真相相似的一个形象或形状，而经常是还没有认识

到你碰到了真相。但是真正的真相是,在戏剧艺术中,根本就没有被发现是一种真相的这种东西。它们有很多种。这些真相相互挑战,相互畏惧,相互反映,相互忽视,相互嘲笑,相互之间视而不见。有的时候你感到有一刻你有真相在手,然后它就从你的指缝间滑出,消失不见了。

经常有人问我,我的剧本是怎么出来的。我说不出来。我甚至不能概括我的剧本,除了说这就是所发生的事情。那就是他们所说的。那就是他们所做的。

我的大多数剧本都是由一句话、一个词,或者一个意象引出来的。特定的词语经常有一个意象紧跟而来。我想给出两句话作为例子,它们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后面跟着意象,而我紧追不放。

这两个剧本是《回家》和《往日》。《回家》的第一句话是:"你用剪刀干什么了?"《往日》的第一句话是:"黑色的。"

在这两种情况下,我都没有更多信息。

在第一种情况中,显然是有个人在找剪刀,并且正在向某人询问它的下落,他怀疑这个人偷了剪刀。但是不知怎的,我知道这个被问的人没有提供关于剪刀的任何信息,而且也没有提供关于那个发问的人的任何消息。

"黑色的"我认为是对某个人的头发的一种描述,一个女人的头发,也是对于一个问题的回答。在这两种情况下,我发现自己都被迫紧追事件。这件事发生在视觉上,非常缓慢地退去,穿过阴影进入光明。

我写剧本,总是从给人物取名为甲、乙、丙开始。

在后来成为《回家》的那个剧本中,我看见一个男人走进了一个空荡荡的房间,他向一个坐在丑陋沙发上看赛马报的年轻人提出问题。

不知怎的，我怀疑甲是父亲，而乙则是他的儿子，但我没有证据。然而，这一点随后很快就得到了证实，乙（后来成为莱尼）对甲说，“爸爸，你不介意我换个话题吧？我要问你些事。我们之前吃的那顿饭，它叫什么名字？你管它叫什么？你为什么不买一条狗？你是一个给狗做饭的厨师。这是真话。你以为你是在为一群狗做饭。”所以，因为乙把甲称为“爸爸”，那么对我来说，似乎有理由假定，他们是父子二人。很清楚，甲是个厨师，他的烹饪似乎没有得到很大的尊重。那么这意味着没有母亲吗？我不知道。但是，正如当时我跟自己说的那样，我们在开头永远不知道结尾。

“黑色的。”一扇大窗户。傍晚的天空。一个男人甲（后来成为迪利）与一个女人乙（后来成为凯特），坐着喝着什么。“是胖还是瘦？”那个男人问。他们在谈论谁？但是，随后我看见了一个女人丙，站在窗前，处在另外一种光线下，她背朝着他们，她的头发是黑色的。

这是一个奇妙的时刻，创造人物的时刻，直到此刻之前他们尚不存在。随之而来的东西是断断续续的，难以预料的，甚至是引起幻觉的，尽管有时候它会是无法阻挡的雪崩。作者的位置非常奇特。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不受人物的欢迎。人物抵制他，他们不好相处，他们也不可能确定。你肯定无法指挥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说，你和他们玩的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游戏，是猫捉老鼠，捉迷藏，躲猫猫。但是，你最终发现，你手中得到了有血有肉的人，得到了有着他们自己的意志与个人情感的人，他们是由你无法改变、操纵或者扭曲的部件构成的。

所以，艺术中的语言仍然是一种非常含糊的处理，是流沙，是蹦床，是一个随时会在你，也就是作者的脚下破裂的池塘的冰面。

但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对于真相的探索不会停止。它不能中止,也不能延期。它是必须面对的,就在此时此地。

政治戏剧所表现的是一系列完全不同的问题。无论如何必须避免说教。客观性是基本的。必须让人物自己呼吸。作者不能为了满足自己的趣味、脾性与偏见而束缚和限制他们。他必须准备好从多种角度、从全面和不受约束的方向上去接近他们,有时也许会是出人预料地得到提名,但是仍然给予他们走自己道路的自由。这并不能总是成功。当然,政治讽刺作品并不遵守这些戒律,事实上正相反,这些正是它本身的作用。

在我的剧作《生日晚会》中,我想我是让所有的选择都在一座可能性的茂密森林里自由行动,直至最后才集中于一个征服行为。

《山地语言》没有故意摆出这种自由行动的样子。它是野蛮、暴躁和丑陋的。但是剧中的士兵的确从中得到了某种乐趣。人们有时会忘记,施暴者很容易变得厌倦。他们需要一点笑料来提高士气。当然,这一点已经被发生在巴格达的阿布·格拉布监狱的事件所证明。《山地语言》仅仅持续二十分钟,但是它可以一小时接一小时地演下去,继续继续再继续,同样的模式不断重复,不断继续,一小时接一小时地继续下去。

另一方面,对我来说,《归于尘土》的故事似乎发生在水下。一个溺水的女人,她的手从波浪中伸出来,又沉下去,看不见了,她伸手求助,却发现四下无人,水面上和水面下都没有人,她只看见漂浮的阴影和反光;这是一位妇女,一个消失在溺水场景中的身影,这是一位妇女,她无法逃脱似乎只属于他人的厄运。

但是正如他们已经死了,她也得死去。

政治语言,比如政治家们使用的语言,不敢贸然进入这一领域,因为大多数政治家,根据我们能够掌握的证据,感兴趣的不是真相,而是权力和维持这种权力。为了维持这种权力,重要的是要让人民处于无知状态,要让他们在生活中对于真相一无所知,甚至对于有关他们自己生活的真相也一无所知。因此,包围着我们的是一张由谎言织成的精美壁毯,喂给我们的全是这种精神食粮。

正如在座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的那样,入侵伊拉克的正当理由是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量极其危险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中某些可以在45分钟内发射,并且带来可怕的破坏。有人向我们保证这是真的。结果不是真的。我们被告知说伊拉克与基地组织有关系,对于2001年的"9·11"事件负有责任。有人向我们保证这是真的。结果不是真的。我们被告知说伊拉克威胁着世界的安全。有人向我们保证这是真的。结果不是真的。

真实有时是完全不同的。真实与美国如何理解它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以及它选择如何体现这个角色有关。

但是在我回到当下之前,我想先看看刚刚过去的事情,我是指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我相信我们有责任对这个时期进行至少是有限度的审视,这就是时间允许我在这儿所做的一切。

每个人都知道战后时期在苏联和整个东欧所发生的事情:有计划的兽行、普遍的残暴,以及对于独立思想的无情压迫。所有的这一切都已经被充分地记录下来并且得到证实。

但我在这儿想要说的是,同一时期美国的罪行只有粗略的记载,谈

不上文件记录，谈不上法律确认，更谈不上作为罪行得到公认。我相信这一点应该被指出，而事实真相对于当前世界的立场有着重大影响。美国在全世界的所作所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苏联存在的限制，但是它清楚地表明，它已经得出了结论，它拥有为所欲为的权力。

事实上，直接入侵一个主权国家并不是美国最喜欢的方法。总的来说，它更喜欢它所谓的“低强度的冲突”。低强度的冲突意味着成千上万人的死亡，但是要比你猛然把一颗炸弹投在他们中间慢一些。它意味着你让一个国家的心脏感染上了疾病，意味着你植入了一处恶性肿瘤，然后你看着这个坏疽恶化下去。当平民百姓受到镇压——或者挨打致死——而你的朋友们，即军界、大企业舒舒服服地掌握着权力，此时你走到摄影机前，说什么民主已经得到了普遍胜利。在我所说的这些岁月里，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这是司空见惯的。

尼加拉瓜的悲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在这里我选择将它提出来，作为过去与现在美国对它在世界上所起作用的看法的一个强有力的范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出席了伦敦美国大使馆的一次会议。

美国国会将要决定是否给予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更多的钱，以支持他们反对政府的战争。我是代表尼加拉瓜方面说话的代表团成员之一，但是该代表团最重要的成员是约翰·梅特卡夫神父。美国方面的头头是雷蒙德·塞茨（当时仅次于大使，后来他当了大使）。梅特卡夫神父说，“阁下，我负责尼加拉瓜北部的一个教区。我的教民建了一所学校、一个医疗中心、一个文化中心。我们和平地生活着。几个月前，一股反政府武装攻打了这个教区。他们摧毁了所有的一切：学校、医疗

中心、文化中心。他们强奸了护士和教师，屠杀了医生，以最残忍的方式。他们的行为像野兽一样。恳请美国政府撤销它对于这种骇人听闻的恐怖主义行为的支持。”

作为一位理智、负责任、非常成熟的人士，雷蒙德·塞茨颇具声望。他在外交界很受尊重。他倾听了，停顿一下，然后相当凝重地说，“神父，”他说，“让我来告诉你一些事情。在战争中，无辜的人总是受难。”一阵寂静。我们凝视着他。他没有退缩。

的确，无辜的人总是受难。

最后有人说道，“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无辜的人’是贵国政府资金支持的残酷暴行的受害者。如果美国国会给予反政府武装更多资金，那么更多这类的暴行将会发生。难道不是这样的吗？贵国政府支持对于一个主权国家的公民进行谋杀与破坏，难道不是有罪的吗？”

塞茨十分冷静。“我不认为你说的事实能够支持你的结论。”他说。

当我们离开大使馆的时候，一位美国使馆助理告诉我说，他喜欢我的戏剧。我无言以对。

我应该提醒你们，当时里根总统做出了如下声明：“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在道义上相当于我们的开国元勋们。”

美国政府支持残酷的索摩查政权在尼加拉瓜的独裁统治长达四十年之久。尼加拉瓜人民在桑地诺解放运动的领导下，于 1979 年推翻了这个政权，这是一场激动人心的人民革命。

桑地诺政权并非完美。他们显得相当傲慢，他们的政治哲学里包含着许多相互矛盾的东西。但他们是智慧的、理性的和文明的。他们

开始建设一个稳定的、体面的和多元的社会。他们把死刑废除了。把成千上万遭受贫困的农民从死亡的边缘拯救回来。授予超过十万个家庭以土地。建立了两千所学校。一场声势浩大的扫盲运动将这个国家的文盲率降到了七分之一以下。建立了免费教育制度和免费医疗服务。婴儿死亡率降低了三分之一。小儿麻痹症被根除了。

美国指责这些成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颠覆。在美国政府的眼里，这是建立了一个危险的范例。如果允许尼加拉瓜建立社会与经济公正的基本规范，如果允许它提高医疗健康与教育的标准，获得社会统一与国家自尊，那么邻国就将提出相同的问题，做出同样的事情。当然了，当时对于萨尔瓦多的现状就有激烈的抵抗。

我在前面说过“谎言制成的精美壁毯”包围着我们。里根总统就简单地将尼加拉瓜形容为一个“集权主义地牢”。这种说法被媒体，当然也被英国政府，作为一种准确和公正的意见所广泛接受。但是，事实上，并没有桑地诺政府领导下的杀人小队的记载。没有严刑拷打的记载。也没有系统的和官方的军人暴行的记载。在尼加拉瓜，没有教士被谋杀。事实上，这个政府里有三位教士，两个耶稣会的和一个马利诺外方传教会的。集权主义的地牢其实存在于邻国，在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美国已经在 1954 年颠覆了危地马拉的民选政府，据估计有超过二十万以上的民众成为后续而来的军事独裁政权的牺牲品。

1989 年，六位世界上最杰出的耶稣会教士在圣萨尔瓦多的中美洲大学遭到残酷杀害，凶手是在美国佐治亚州贝宁堡接受训练的阿尔卡特团的一个营。那位极其勇敢的人，大主教罗梅罗，在做弥撒的时候遭

到了暗杀。据估计有七万五千人被杀害。他们为什么被杀害？他们之所以被杀害，是因为他们相信，一种更好的生活是可能的，而且是应该获得的。这种信念立刻就使他们被归为共产主义者。他们死去了，因为他们敢于对现状，对无尽的贫困、疾病、潦倒与压迫提出质疑，而这些已经成为他们的生存权利。

美国最终颠覆了桑地诺政府。这花了好几年时间，克服了相当大的阻力，但是，无情的经济压迫和三万人的死亡最终破坏了尼加拉瓜人民的精神。他们被搞得精疲力竭，贫困重新降临。赌场又回到了这个国家。免费医疗与免费教育没有了。大企业纷纷回来了。“民主”占了上风。

但是这个“政策”绝不限于中美洲。它在全世界得到执行。它无穷无尽。它似乎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支持（在很多情况下豢养）了每一个右翼军事独裁政权。我是指印度尼西亚、希腊、乌拉圭、巴西、巴拉圭、海地、土耳其、菲律宾、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当然，还有智利。1973年美国带给智利的恐怖是永远不可能清除的，也是永远不可被饶恕的。

在这些国家里，发生了成千上万的死亡事件。它们发生过吗？它们都应该归咎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吗？答案是肯定的。它们发生过，它们应该归咎于美国的外交政策。但是你们不会知道这些。

它从来没有发生过。没发生过任何事情。甚至当它正在发生的时候，它也没有发生。它无关紧要。它无足轻重。美国的罪行是系统的、连续的、邪恶的和冷酷的，但是很少有人真正谈起它们。你得把这一点归功于美国。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实施着一种非常有效的权力操纵，同

时假扮成为一种普适性的善的代表力量。这是一种出色的，甚至可以说是机智的、非常成功的催眠行为。

我向你们指出，毫无疑问，美国是一个最伟大的奇观。它残忍、冷漠、蔑视一切、冷酷无情，但也是非常精明的。就像一个推销员，他出去只有靠自己，他最畅销的商品是自恋。他是一个成功者。听听每一位美国总统在电视上说的那些话吧，“美国人民，”比如这句话里，“我要对美国人民说，是祈祷和捍卫美国人民的权利的时候了，我要请美国人民相信他们的总统为了美国人民的利益而采取的行动。”

这是一种闪闪发光的策略。其实语言是被用来屏蔽思想的。“美国人民”一词提供了一张令人宽慰的非常华丽的靠垫。你不需要思想。只需要靠在这张垫子上。这张靠垫可以扼杀你的智力以及你的批判能力，但是它很舒服。当然，它不适用于四千万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们，以及两百万关押在延伸到美国各地的巨大的古拉格监狱中的人们。

美国不再为低强度的冲突感到烦恼。它感到保持沉默或者甚至是拐弯抹角已经没有意义了。它把牌摊在桌面上，一副无所谓的态度。它对联合国、国际法或者批评意见毫不在意，认为它们是不起作用、无关紧要的。它还牵着一只咩咩叫的小绵羊跟在自己屁股后面，那就是可怜而又懒散的大英帝国。

我们的道义感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我们还有道义感吗？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它们是否涉及一个现在很少使用的词汇——良心？良心不仅与我们自己的行为有关，而且与我们所负有的对于他人行为的责任有关吗？所有的良心都死了吗？看看关塔那摩湾。数以百计的人没有受到指控而遭监禁长达三年，没有法律代表，没有正当程序，从技术

上说被永久监禁着。这种完全违法的事情始终维持着，根本无视《日内瓦公约》。它不仅被所谓的“国际社会”所容忍，而且几乎很少被想到。犯下了如此暴行的这个国家还竟然宣称自己是“自由世界的领袖”。我们想到过关塔那摩湾被监禁的人们吗？媒体对于他们说了什么？他们偶尔出现——第六页上的一小条新闻。他们被送进了一个不毛之地，也许永远回不来了。目前有许多人在绝食，被强迫进食。不用镇静剂或者麻醉剂。就是一根管子插进你的鼻孔直达喉咙。你会吐血。这就是折磨。英国外交大臣对此说过什么？什么也没有。英国首相对此说过什么？什么也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美国已经说了：批评我们在关塔那摩湾的所作所为就是一种不友好的行为。你要么和我们站在一边，要么反对我们。所以布莱尔就闭嘴了。

入侵伊拉克是一种土匪行径，一种公然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显示出对于国际法概念的绝对蔑视。这一入侵是一种蛮横的军事行动，是由一系列谎言加谎言、对于媒体因而也是对于公众的粗暴操纵激发起来的；是一种旨在强化美国对于中东的军事与经济控制的行动，作为最后一招，它假扮成为一种解放行动，因为其他所有借口都无法证明它的正当性。它是一种坚持使用武力的可怕行为，应为成千上万无辜人民的死亡负责。

我们给伊拉克人民带去了折磨、集束炸弹、贫铀、无数的任意杀戮、痛苦、潦倒和死亡，并称之为“给中东带去了自由与民主”。

你要杀死多少人，才有资格被称为大规模杀人犯和战争罪犯呢？十万？我觉得足够了。因此布什与布莱尔应该在国际刑事法庭面前受审。但布什很聪明。他不认可国际刑事法庭。因此，如果有任何美国

士兵或者政客(由于此事)发现自己站在被告席上,布什就会警告说,他会派去海军陆战队。但是托尼·布莱尔已经认可这个法庭,因此,可以对他提起公诉。如果这个法庭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把他的地址给他们。伦敦唐宁街 10 号。

在这种情况下,死亡无关紧要。布什与布莱尔都将死亡置于次要地位。在伊拉克暴动之前,至少有十万名伊拉克人被美国炸弹和导弹杀害。这些人无足轻重。他们的死亡根本就不存在。他们属于空白。他们甚至没有死亡记录。“我们不做尸体统计。”美国将军汤米·弗兰克斯这样说。

在这次入侵之初,有一幅照片刊登在英国报纸的首页上,是托尼·布莱尔亲吻一个伊拉克小男孩的面颊。标题是“一个感激不尽的孩子”。几天之后,在报纸的内页上有一个故事和一张照片,是另外一个失去双手的四岁男孩。他的家人被一枚导弹炸飞了。他是唯一的幸存者。“我什么时候才能拿回我的手臂?”他说。故事到此为止。哦,托尼·布莱尔没有将他抱在怀里,没有拥抱其他任何伤残的孩子,也没有拥抱任何血淋淋的尸体。血是肮脏的。当你在电视上发表真诚的演说的时候,它会弄脏你的衬衫和领带。

两千名美国人的死亡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他们被送进了黑暗的坟墓中。葬礼不引人注目,安全地进行。伤残者躺在床上慢慢腐烂,某些人将这样度过余生。

因此死亡者与伤残者都将腐烂,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坟墓里。

下面是巴勃罗·聂鲁达的诗歌《我在解释一些事情》的选段:

一天清晨，一切都在燃烧，

一天清晨，火焰

从地下蹿出，

吞噬着人类，

从此之后烈火燃烧，

从此之后战火纷飞，

从此之后鲜血流淌。

拥有飞机和摩尔人的匪徒们

戴着戒指带着女人的匪徒们

匪徒们带着祈祷的黑衣修士

从天而降杀害儿童

儿童的鲜血流过街道

没人大惊小怪，就像儿童的鲜血。

那些会被走狗唾弃的走狗

那些会被干蓟草撕咬并吐出的石头

那些会被毒蛇憎恶的毒蛇

和你面对面的时候，我看见

西班牙的鲜血像海潮般涌起

用一阵骄傲和刀剑的浪潮

淹没了你。

叛变的

将军们：

看着我的太平间，

看着破碎的西班牙：

从每一座房屋里都飞出了燃烧的金属

而不是鲜花

从西班牙的每一个孔穴

西班牙都出现了

从每一个死去的孩子那里，都出现了一支瞄准的步枪

从每一桩罪行中，都诞生了子弹

总有一天会找到

你的心脏作为靶心。

如果你要问：为什么他的诗歌

不歌唱梦想和绿叶

以及他祖国的巨大火山。

那么来看看街道上的鲜血吧，

来看看

街道上的鲜血吧。

来看看鲜血

在街道上横流！

让我说清楚些，引用聂鲁达的这首诗歌，我绝不是要把西班牙共和国与萨达姆·侯赛因统治的伊拉克相提并论。我引用聂鲁达的这首诗歌是因为，在当代诗歌中，我没有读到过对于平民的轰炸进行如此强有力的、发自内心的描述。

我在前面说过，美国现在对于它自己的做法是完全坦白地摊出底牌的。它正式宣布的政策现在被定义为“全面优势”。这不是我的话，是他们自己的。“全面优势”意味着控制陆地、海洋、天空、太空和所有相关资源。

美国现在占领着遍布在全世界 132 个国家的 702 个军事设施，当然，可敬的是，瑞典除外。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去那些地方的，但是他们的确就在那儿。

美国拥有 8000 枚现役的可供使用的核弹头。有 2000 枚一触即发，可以在报警 15 分钟内发射。它正在开发新的核武器系统，叫做超级巨弹。英国总是十分配合，也打算更新他们自己的三叉戟核导弹。我想问问，它们对准谁呢？奥萨马·本·拉登？你？我？乔·多克斯？中国？巴黎？谁知道呢？我们知道的是，这种幼稚的疯狂——拥有和威胁使用核武器——正是当前美国政治哲学的核心。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美国处于一个永久性的军事状态下，没有任何松懈的迹象。

美国有数以万计的人——如果不是数以百万计的话——对于他们政府的行为感到恶心、羞愧和愤怒，但是从现状看，他们还不是一股团结起来的政治力量。但是，我们在美国看到的日益增长的焦虑、不安和恐惧，是不可能减少的。

我知道布什总统有许多极其能干的演讲稿撰写人，但我愿意毛遂自荐担当这项工作。我建议他可以在电视上向全国作如下简短致辞。我看见他表情严肃，头发梳得十分整齐，认真、迷人、真诚，经常是风趣的，有时运用一点苦笑，具有令人好奇的魅力，真是一个人上之人。

“上帝是好的。上帝是伟大的。上帝是好的。我的上帝是好的。本·拉登的上帝是坏的。他的上帝是一个坏的上帝。萨达姆的上帝是坏的，除非他没有上帝。他是一个野蛮人。我们不是野蛮人。我们不把人头砍掉。我们信仰自由。上帝也信仰自由。我不是一个野蛮人。我是民主选举出来的，是一个热爱自由的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我们是一个充满同情心的社会。我们执行富于同情心的电刑和富于同情心的注射死刑。我们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不是独裁者。他才是。我不是一个野蛮人。他才是。他是。他是。他们都是。我拥有道义上的权威。你看见这个拳头了吗？这就是我的道义权威。请你们不要忘记。”

一位作家的创作生涯是非常脆弱的、几乎是赤身裸体没有防御的活动。我们不必为此落泪。作家做出了他的选择，就必须坚持下去。但是，说真的，你必须面对各种各样的风浪，有些风浪冰雪交加。你出去只有靠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你找不到隐蔽处，找不到保护伞——除非你撒谎——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你就已经为自己构建起保护伞了，而且（这可能有争议），你就变成了一个政客。

今天晚上，我已经好几次提到死亡了。现在我将引用我自己的一首诗，题为《死亡》。

死尸是在哪儿找到的？

死尸是谁找到的？

死尸找到的时候是死的吗？

死尸是怎么找到的？

死尸是谁？

谁是他的父亲或者女儿或者兄弟

或者叔伯或者母亲或者儿子

那位死者、那个被遗弃的死尸？

那具尸体被遗弃的时候死了吗？

那具尸体被遗弃了吗？

谁把它遗弃了？

死尸是赤身裸体的，还是衣冠楚楚的准备上路？

你为什么宣布那具死尸死了？

你宣布那具死尸死了吗？

你对那具死尸知道多少？

你怎么知道那具死尸是死的？

你清洗了那具死尸吗？

你合上了他的双眼吗？

你埋葬了那具尸体吗？

你遗弃了那具尸体吗？

你亲吻了那具尸体吗？

当我们看一面镜子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所面对的映像是精确的。但是移动一毫米，映像就改变了。其实我们看到的是无穷无尽的反射。但是有的时候，一位作家必须打碎镜子——因为在镜子的另外一面，真实正在盯着我们。

我相信，尽管存在着多种可能性，作为公民，具有坚定不移、坚持不懈、坚强不屈的精神决心，来界定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社会中真正的真实，这是背负在我们所有人肩上的重大义务。

如果这样一种决心没有体现在我们的政治眼光之中，那么我们就没有希望恢复对于我们来说几乎已经丧失了的东西——人的尊严。

目　录

从恐惧到愤怒(译者序)　1

2005 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　1

艺术、真相与政治(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　1

生日晚会　1

房间　103

送菜升降机　139

看门人　185

回家　277

生日晚会

《生日晚会》于 1958 年 4 月 28 日由迈克尔·科德隆与戴维·霍尔在剑桥艺术剧院首演，继而在哈默史密斯抒情剧院演出，演出人员如下：

彼梯　六十多岁的男人 …… 威洛比·格雷

梅格　六十多岁的女人 …… 比阿特丽克斯·莱曼

斯坦利　将近四十岁的男人 …… 理查德·皮尔逊

露露　二十多岁的姑娘 …… 温迪·哈钦森

戈德伯格　五十多岁的男人 …… 约翰·斯莱特

麦卡恩　三十多岁的男人 …… 约翰·斯特拉顿

导演 …… 彼得·伍德

第一幕

【海边城镇一所房屋的起居室。左前侧有一扇门通往门厅。左后侧有后门和一扇小窗。后面中间有个厨房窗口。厨房门在右后侧。舞台中间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

【彼梯从左边的门进来，手里拿着一张报纸，在桌边坐下。他开始看报纸。梅格的声音从厨房窗口传来。

梅格　是你吗，彼梯？

【停顿。

彼梯，是你吗？

【停顿。

彼梯？

彼梯　干吗？

梅格　是你吗？

彼梯　是的，是我。

梅格　哦？（她的脸出现在厨房窗口。）你回来啦？

彼梯　回来了。

梅格　我已经把你的玉米片羹做好了。(她消失,又出现。)这是你的玉米片羹。

【他起身,从她手上接过盘子,坐回桌边,放下报纸,开始吃。梅格从厨房门进来。

好吃吗?

彼梯　很好。

梅格　我想味道不错。(她在桌边坐下。)你拿到报纸了吗?

彼梯　拿到了。

梅格　都还好吧?

彼梯　不坏。

梅格　报上说了什么?

彼梯　没说什么。

梅格　昨天你可给我读了些好玩的东西呢。

彼梯　是啊,嗯,今天的报纸我还没看完呢。

梅格　读到好玩的你会告诉我的吧?

彼梯　好的。

【停顿。

梅格　今天早上的活儿累吗?

彼梯　不累。就堆放了几把旧椅子。清理了一下。

梅格　外面天气好吗?

彼梯　非常好。

【停顿。

梅格　斯坦利起来了吗?

彼梯　我不知道。他起来了?

梅格　我不知道。我还没看见他下来。

彼梯　哦,那他准没起来。

梅格　你也没看见他下来?

彼梯　我刚进来。

梅格　他一定还睡着。

【她环视房间,站起来,走到餐柜前,从抽屉里拿出一双袜子,取出毛线和针,回到桌边。

今早你是什么时候出去的,彼梯?

彼梯　和平常一样。

梅格　那会儿,天还黑着吗?

彼梯　不,天已亮了。

梅格　(开始织补。)可是有时候你早上出去时天还黑着呢。

彼梯　那是冬天。

梅格　哦,那是冬天。

彼梯　对,冬天天亮得晚。

梅格　嗯。

【停顿。

你在看什么呢?

彼梯　有人刚生了个孩子。

梅格　哦,不会吧!谁?

彼梯　一个姑娘。

梅格　谁,彼梯,谁?

彼梯　我想你不认识她。

梅格　她叫什么名字?

彼梯　玛丽·斯普莱特太太。

梅格　我不认识她。

彼梯　是吧。

梅格　男孩还是女孩?

彼梯　(仔细地看报纸。)呃——女孩。

梅格　不是男孩?

彼梯　不是。

梅格　哦,太可惜了。真遗憾。我倒宁愿是个男孩。

彼梯　小女孩也挺好。

梅格　我宁愿要个小男孩。

【停顿。

彼梯　我吃完了。

梅格　味道怎么样?

彼梯　很好。

梅格　我还给你弄了些别的。

彼梯　好啊。

【她起身,拿起他的盘子,走进厨房。然后她在厨房窗口出现,拿着放了两片炸面包片的盘子。

梅格　给,彼梯。

【他起身,拿过盘子,看着它,坐到桌边。梅格又进来。

好吃吗?

彼梯　我还没吃呢。

梅格　我敢打赌，你不知道这是什么。

彼梯　不，我知道。

梅格　那好，是什么？

彼梯　炸面包片。

梅格　没错。

【他开始吃。

【她看着他吃。

彼梯　很好吃。

梅格　我就知道味道不错。

彼梯　（转向她。）哦，梅格，昨晚在沙滩上有两个男人来找我。

梅格　两个男人？

彼梯　对。他们想知道，我们能不能让他们住上几个晚上。

梅格　住这儿？让他们住这儿？

彼梯　是的。

梅格　几个男人？

彼梯　两个。

梅格　你怎么说的？

彼梯　嗯，我说我不知道。他们就说他们会过来问问。

梅格　他们要来么？

彼梯　嗯，他们说是要来。

梅格　他们听说过咱们吗，彼梯？

彼梯　肯定听说过。

梅格　对，他们肯定听说过。他们肯定听说过这是一家很好的寄宿旅馆。是啊。咱们这旅馆可是上了榜的。

彼梯　没错。

梅格　我知道没错。

彼梯　他们可能今天就来。你能准备好吗？

梅格　哦，我有个可爱的房间可以给他们。

彼梯　你已经备好一间啦？

梅格　有扶手椅的那一间我已经收拾好了。

彼梯　肯定吗？

梅格　是啊，他们今天来的话，保管没问题。

彼梯　很好。

【她把袜子什么的放回餐柜抽屉里。

梅格　我这就去叫醒那个孩子。

彼梯　皇宫剧院有场新的演出。

梅格　是在码头吗？

彼梯　不。是皇宫剧院，在镇上。

梅格　如果是码头那家，斯坦利可能在里边干过。

彼梯　这可是一场正经的演出。

梅格　什么意思？

彼梯　既没唱歌也没跳舞。

梅格　那他们干什么？

彼梯　他们就是说话。

【停顿。

梅格　哦。

彼梯　你喜欢听唱歌，嗯，梅格？

梅格　我喜欢听钢琴。我一直喜欢看斯坦利弹钢琴。当然，他从来不唱歌。（看看门口。）我这就去叫那孩子。

彼梯　你不是给他送过茶了吗？

梅格　我总是给他送茶的。但已经有好一会儿了。

彼梯　他喝了吗？

梅格　我逼他喝的。我就站在那儿，等着他喝完的。我要去叫他了。（她走到门口。）斯坦！斯坦尼[①]！（她倾听。）斯坦！你再不下来，我就要上来拖你了！我上来了！我数到三！一！二！三！我这就来拽你了！（她出门，上楼。片刻，斯坦利的叫声，梅格的笑声。彼梯把盘子端到厨房窗口。叫声。笑声。彼梯坐到桌前。静场。她走回来。）他下来了。（她喘着气，整理头发。）我告诉他，要是他不快点儿，就没有早餐吃了。

彼梯　这么说就有用了，嗯？

梅格　我去给他弄玉米片羹。

【梅格走去厨房。彼梯读报纸。斯坦利进来。他没有刮胡子，穿着睡衣，戴着眼镜。他在桌边坐下。

彼梯　早上好，斯坦利。

斯坦利　早上好。

【静场。梅格端着碗玉米片羹进来，放在桌上。

---

① 斯坦利的昵称。——译注

梅格　他到底还是下来了，对吧？他到底还是下来吃早餐了。但是他不配得到这个，是吧，彼梯？（斯坦利盯着玉米片羹。）你睡得好吗？

斯坦利　我根本就没睡。

梅格　你根本就没睡？你听到了吗，彼梯？我猜你是太累了，吃不下早餐？现在，你给我像个好孩子，把这碗玉米片羹吃掉。来吧。

【他开始吃。

斯坦利　今天天气怎样？

彼梯　很好。

斯坦利　暖和吗？

彼梯　嗯，有点小凉风。

斯坦利　冷吗？

彼梯　不，不，我不觉得这是冷天。

梅格　玉米片羹怎么样，斯坦？

斯坦利　糟透了。

梅格　这玉米片羹？这么好的玉米片羹？你撒谎，你这个小骗子。它能提神。人人都这么说。特别是对睡懒觉的人。

斯坦利　牛奶坏了。

梅格　没有。彼梯吃的也是这个，是吧，彼梯？

彼梯　没错。

梅格　你就请吃吧。

斯坦利　好吧，我要下一道餐。

梅格　他还没有吃完上一道餐,就想要下一道!

斯坦利　我想吃点现烧的东西。

梅格　嗯,我不想把它给你。

彼梯　给他吧。

梅格　(坐在桌子右边。)我不想给。

【停顿。

斯坦利　没有早餐。

【停顿。

整个晚上我都梦见这顿早餐。

梅格　我想你说过,你没有睡觉。

斯坦利　白日梦。做了一夜。结果现在她什么也不给我。桌上连块面包渣也没有。

【停顿。

好了,我想,我应该换到前面那些像样点儿的旅馆去了。

梅格　(迅速起身。)你在那儿也不可能吃到比这儿更好的早餐。

【她走去厨房。斯坦利打了个大哈欠。梅格端着盘子出现在厨房窗口。

拿去吧。你会喜欢的。

【彼梯起身,拿过盘子,走到桌前,放在斯坦利面前,坐下。

斯坦利　这是什么?

彼梯　炸面包片。

梅格　(进来。)好了,我敢打赌,你不知道这是什么。

斯坦利　哦,不,我知道。

梅格　是什么?

斯坦利　炸面包片。

梅格　他知道。

斯坦利　真是个惊喜。

梅格　你没有想到,是吧?

斯坦利　我绝没有想到。

彼梯　(起身。)好了,我要出去了。

梅格　你要回去干活了?

彼梯　是的。

梅格　你的茶! 你还没有喝茶呢!

彼梯　算了。没时间了。

梅格　我已经在里面弄好了呀。

彼梯　算了,不要紧。再见。回头见。斯坦。

斯坦利　回见。

【彼梯左下。

啧,啧,啧,啧。

梅格　(警惕地。)你什么意思?

斯坦利　你是个坏老婆。

梅格　我才不是呢。谁说的?

斯坦利　连一杯茶都不给你老公沏好。可怕。

梅格　他知道我不是坏老婆。

斯坦利　就只给了他一些坏牛奶。

梅格　牛奶没坏。

斯坦利　可恶呀。

梅格　还是管好你自己的事吧。(斯坦利吃。)我可以告诉你,你找不到几个比我更好的老婆了。我把这个家收拾得非常好,干干净净的。

斯坦利　喔——!

梅格　就是的!这个旅馆很有名,是客人们寄宿的好地方。

斯坦利　客人?你想想自我住进来之后这个旅馆一共有几个客人?

梅格　几个?

斯坦利　一个。

梅格　谁?

斯坦利　我!我是你的客人。

梅格　你是个骗子。这家旅馆是上了推荐榜的。

斯坦利　我敢说确实如此。

梅格　我知道是这样。

【他推开盘子,拿起报纸。

味道好吗?

斯坦利　什么?

梅格　炸面包片。

斯坦利　鲜嫩。

梅格　你不应该说这话。

斯坦利　什么话?

梅格　你刚刚说的话。

斯坦利　什么,鲜嫩——?

梅格　别说这话！

斯坦利　这话怎么啦？

梅格　你不应该跟结过婚的女人说这个话。

斯坦利　有这么回事吗？

梅格　是的。

斯坦利　哦，我可不知道。

梅格　不过，是真的。

斯坦利　谁告诉你的？

梅格　那你管不着。

斯坦利　好吧，要是我不能跟结过婚的女人说这话，那我能跟谁说呢？

梅格　你真坏。

斯坦利　来点茶怎么样？

梅格　你想要茶？（斯坦利看报纸。）说个请字。

斯坦利　请。

梅格　先说对不起。

斯坦利　先对不起。

梅格　不。就说对不起。

斯坦利　就说对不起！

梅格　你该打。

斯坦利　别这样！

〔她拿走他的盘子，走过时揉了揉他的头发。斯坦利抱怨，推开她的手臂。她走进厨房。他揉了揉眼镜片下的眼睛，拿起报纸。她进来

了。

我把茶壶拿来了。

斯坦利　(心不在焉地。)我不知道要是没有你我该怎么办。

梅格　其实你不配有这样的待遇。

斯坦利　为什么不配?

梅格　(倒茶,扭捏地。)来,叫我那个。

斯坦利　这茶已经在壶里泡了多久了?

梅格　这是好茶。很好的浓茶。

斯坦利　这不是茶。这是酱汤!

梅格　不是。

斯坦利　别胡扯了。你这个鲜嫩的老布袋。

梅格　我不是!就算我是,也轮不到你说这话!

斯坦利　那你也没资格到一个男人的卧室里——还把他弄醒。

梅格　斯坦尼!你不是喜欢早上来杯茶吗——我给你的那杯?

斯坦利　我不能喝这种泔水。难道没有人告诉过你,至少要把茶给加热吗?

梅格　不管怎么说,这是上好的浓茶。

斯坦利　(低头用手掩面。)哎,上帝,我受够了。

【静场。梅格走向餐柜,取出一块抹布,茫然地打扫房间。她来到桌前,开始擦。

别擦这该死的桌子!

【停顿。

梅格　斯坦?

斯坦利　什么?

梅格　(羞涩地。)我真的鲜嫩吗?

斯坦利　哦,你很鲜嫩。无论如何,我都宁愿要你,也不要个整天鼻孔里冒冷气的。

梅格　你刚才就是那样说的。

斯坦利　(粗暴地。)瞧,你为什么不把这个地方收拾干净!这是个猪圈。还有,我的房间呢?要打扫。要换墙纸。我要一个新的房间!

梅格　(色情地,抚摸他的胳膊。)哦,斯坦,那可是一个可爱的房间。我在那儿度过了一些愉快的下午。

【他厌恶地缩回去,站起来,迅速地从左边的门离开了。她收拾起杯子和茶壶,放到厨房窗口。大门响。斯坦利回来了。

梅格　有太阳吗?(他走到窗户前,从睡衣里取出一根香烟和一盒火柴,点着香烟。)你在抽什么呢?

斯坦利　香烟。

梅格　你不打算给我一支吗?

斯坦利　不。

梅格　我喜欢香烟。(他站在窗口吸烟。她走到他身后,在他脖子后面挠痒。)痒,痒。

斯坦利　(推她。)走开。

梅格　你要出去吗?

斯坦利　不是和你出去。

梅格　可我等会儿要出去买东西。

斯坦利　去呀。

梅格　就剩你一个人,你会感到孤单的。

斯坦利　会吗?

梅格　老梅格可不能陪你了。我要去给两位绅士买点东西回来。

【停顿。斯坦利慢慢抬起头来。他说话时没有转身。

斯坦利　什么两位绅士?

梅格　我要有客人来了。

【他转身。

斯坦利　什么?

梅格　你还不知道这事儿呢,对吧?

斯坦利　你在说什么呀?

梅格　有两位绅士问过彼梯,他们能不能来这儿,住上几个晚上。

我正在等着他们呢。(她拿起抹布,开始擦桌布。)

斯坦利　我不相信。

梅格　真的。

斯坦利　(靠近她。)你是故意这么说的。

梅格　今天早上彼梯告诉我的。①

斯坦利　(捻灭香烟。)什么时候?他什么时候遇到他们的?

梅格　昨天晚上。

斯坦利　他们是什么人?

---

① 正翻到这一句,我女儿从日本打来电话,告诉我品特去世了,十分遗憾。大约是2008年12月26日上午11点。——译注

梅格　我不知道。

斯坦利　他告诉你他们的名字了吗?

梅格　没有。

斯坦利　(在屋里踱步。)来这儿?他们要来这儿?

梅格　是的。他们说要来。(她从头上取下卷发夹子。)

斯坦利　为什么?

梅格　这家旅馆榜上有名呗。

斯坦利　可他们是谁?

梅格　等他们来了,你就知道了。

斯坦利　(坚定地。)他们不会来的。

梅格　为什么不会?

斯坦利　(快速地。)我跟你说,他们不会来的。他们要是想来,为什么昨天晚上不来?

梅格　也许天黑,他们找不到地方。天黑不好找呀。

斯坦利　他们不会来的。有人在耍弄迈克尔。忘了这事吧。这是虚晃一枪。虚晃一枪。(他在桌边坐下。)我的茶呢?

梅格　我拿走了。你不想喝。

斯坦利　你这是干什么,把它拿走了?

梅格　我把它拿走了。

斯坦利　你为什么把它拿走?

梅格　你不想喝!

斯坦利　谁说我不想喝的?

梅格　你说的!

斯坦利　谁给你的权利拿走我的茶?

梅格　你不愿意喝。

【斯坦利瞪着她。

斯坦利　(平静地。)你知道你是在和谁说话吗?

梅格　(不解地。)什么?

斯坦利　过来。

梅格　你要干什么?

斯坦利　到这边来。

梅格　不。

斯坦利　我要问你些事。(梅格有些不安。她没过去。)来吧。(停顿。)好吧。我可以就站在这儿问。(郑重地。)告诉我,博尔斯太太,当你和我说话的时候,你有没有问问自己,你是在和谁说话,嗯?

【静场。他发出呻吟,身体前倾,双手捧着头。

梅格　(轻声地。)你不喜欢你的早餐吗,斯坦?(她走近桌子。)斯坦?你打算什么时候再弹钢琴?(斯坦利嘟哝了一句。)像你以前一样?(斯坦利嘟哝了一句。)我一直喜欢看你弹钢琴。你打算什么时候再弹呢?

斯坦利　我不能,不是吗?

梅格　为什么不能?

斯坦利　我没有钢琴,不是吗?

梅格　是的,你以前弹的时候我真的很喜欢。那钢琴。

斯坦利　你去买东西吧。

梅格　可是，如果你有了工作，就不会走了，是吧？你可以在码头上弹钢琴。

〖他看着她，然后轻快地说。

斯坦利　其实，有人……呃……给了我份工作。

梅格　什么？

斯坦利　是的。目前我正在考虑一份工作。

梅格　不会的。

斯坦利　还是个好工作。在柏林。一个夜总会。

梅格　柏林？

斯坦利　柏林。一个夜总会。演奏钢琴。薪水很好。食宿免费。

梅格　多长时间？

斯坦利　我们不待在柏林。之后去雅典。

梅格　多长时间？

斯坦利　是的。然后我们飞到……嗯……什么地方来着？

梅格　什么地方？

斯坦利　君士坦丁堡。萨格勒布。符拉迪沃斯托克。那将是一场环球旅行。

梅格　（坐在桌边。）你以前在那些地方弹过钢琴吗？

斯坦利　弹过钢琴吗？我在世界各地演奏。全国各地。（停顿。）我还举办过一场音乐会呢。

梅格　一场音乐会？

斯坦利　（沉思地。）是呀。还是一场很不错的音乐会呢。那个夜晚他们都在那儿。他们每一个人。一场巨大的成功。是的，一场

音乐会。在下埃德蒙顿。

梅格　你穿什么服装？

斯坦利　（自言自语。）我有一种独特的格调。绝对独特。他们一个个走过来。他们都走过来，表示感谢。那天夜里我们喝的是香槟，很多的香槟。（停顿。）我父亲也十分想来听我的演奏。不管怎么说，我给他留了一张入场券。可我知道他是来不了的。是的，我——我搞丢了他的地址，事情就是如此。（停顿。）是的。下埃德蒙顿。之后呢，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欺骗了我。耍弄了我。一切都计划好了，也安排妥当了。我的下一场音乐会。在另外一个地方。那是个冬天。我到那儿去演奏。于是，我到了那儿，大厅关着门，整个地方关闭了，连个看门人都没有。他们把它锁起来了。（他摘下眼镜，在睡衣上擦了擦。）骗人。他们欺骗了我。我要知道谁该为此负责。（凄惨地。）好吧，杰克，我可以听从你的忠告。他们想要我跪下来，奴颜婢膝。是的，我可以听从忠告……随时随地地听从他们。（他重新戴上眼镜，然后看着梅格。）瞧瞧她。你就是一块粗糙的老面饼，是么？（他站起来，隔着桌子向她倾过身去。）你就是这个德行，不是吗？

梅格　你不要再走了，斯坦。你留在这儿。你会好起来的。你和你的老梅格待在一起。（他呻吟，趴在桌上。）今天早上你感觉不好吗，斯坦？今天早上你出去了吗？

【他变得僵硬，然后慢慢抬起身体，把脸转向她，轻声地、冷淡地说。

斯坦利　梅格。你知道吗？

梅格　什么？

斯坦利　你听到什么最新消息了吗?

梅格　没有呀。

斯坦利　我敢说你听到了。

梅格　我没听到。

斯坦利　要我告诉你吗?

梅格　什么最新消息?

斯坦利　你还没听说?

梅格　没有。

斯坦利　(向前。)他们今天要来。他们今天要开一辆面包车来。

梅格　谁?

斯坦利　你知道他们在面包车里装了什么吗?

梅格　什么?

斯坦利　他们在那辆面包车里放了一辆手推车。

梅格　(呼吸急促地。)他们没有吧。

斯坦利　哦,没错,他们放了。

梅格　你在骗人。

斯坦利　(逼近她。)一辆大手推车。面包车一停,他们就把它推出来,推到花园小路上,然后就敲前门。

梅格　他们不会的。

斯坦利　他们在找什么人。

梅格　他们不是的。

斯坦利　他们在找什么人。某个人。

梅格　不,他们肯定不会的!

斯坦利　要我告诉你他们在找谁吗?

梅格　不!

斯坦利　你不要我告诉你吗?

梅格　你在说谎!

【前门突然响起敲门声。露露的声音:喂,喂!梅格从斯坦利的身边掠过,拿起了购物袋。梅格出去。斯坦利蹑手蹑脚地走到门边,倾听。

露露的声音　(透过信箱。)你好,博尔斯太太……

梅格　哦,来了?

露露的声音　是的,刚刚到。

梅格　怎么,就是这个?

露露的声音　是的。我想我应该把它送过来。

梅格　挺好的吧?

露露的声音　很好。这东西我该怎么办?

梅格　啊,我还没……(小声。)

露露的声音　不。当然不……(小声。)

梅格　好吧,不过……(小声。)

露露的声音　我不会……(小声。)回头见,博尔斯太太。

【斯坦利迅速地坐到桌边。露露进来。

露露　哦,你好。

斯坦利　啊,原来是你。

露露　我只想把这东西放在这儿。

斯坦利　放吧。(露露走过去,把一个坚固的圆形包裹放在餐柜上面。)是件

大东西。

露露　你不要碰它。

斯坦利　我为什么要碰它？

露露　好吧，无论如何，你都不要碰它。

【露露走到舞台后部。

露露　你为什么不打开这扇门？这里太闷啦。

【她把后门打开。

斯坦利　（起身。）闷？今天早上我给这地方消过毒呢。

露露　（站在门口。）哦，这下好多了。

斯坦利　我想今天会下雨。你说呢？

露露　但愿吧。你不会感到不舒服的。

斯坦利　我！六点半我就下海了。

露露　是吗？

斯坦利　早餐之前，我一直跑到海边，然后回来。你不相信？

【她坐下，掏出镜粉盒，给鼻子扑粉。

露露　（把镜粉盒递给他。）你想看看你的脸吗？（斯坦利离开桌子。）你应该刮刮胡子，知道吗？（斯坦利直挺挺地坐在桌旁。）你从不出去吗？（他没回答。）我是说，你都做些什么，就这样一整天呆坐在屋里吗？（停顿。）就算你没有给她添什么麻烦，博尔斯太太一天下来还不够忙的吗？

斯坦利　她扫地时，我总是站在桌上。

露露　你为什么不洗洗？你看上去很糟糕。

斯坦利　洗洗也改变不了什么。

露露　（起身。）过来吸点新鲜空气。你让我真不舒服，看你的样子。

斯坦利　空气？哦，我不懂那有什么用。

露露　外边很好。我带了一些三明治。

斯坦利　哪种三明治？

露露　奶酪的。

斯坦利　你知道的，我是个大饭桶。

露露　没事。我不饿。

斯坦利　（突兀地。）你和我一起私奔怎么样？

露露　去哪儿？

斯坦利　没哪儿。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一起走。

露露　可是我们能去哪儿呢？

斯坦利　没哪儿。没有地方可去。我们只是要走。无所谓的。

露露　我们最好就待在这儿。

斯坦利　不，这儿不好。

露露　那，还有什么别的地方可去呢？

斯坦利　没地方。

露露　好吧，是个诱人的主意。（斯坦利站起来。）你非得戴这副眼镜吗？

斯坦利　是啊。

露露　那你不打算出去散散步？

斯坦利　这会儿不行。

露露　你有点像个废物，是吗？

【露露左下。斯坦利站着。然后走到镜子前面看自己。他走进厨

房,拿掉眼镜,开始洗脸。停顿。戈德伯格和麦卡恩从后门进来。麦卡恩提着两只箱子,戈德伯格提着一只公文箱。他们慢慢走进门口,然后走向台前。斯坦利擦脸,从厨房窗口瞥见他们的背影。斯坦利迅速戴上眼镜,蹑手蹑脚地穿过厨房门,走出后门。

麦卡恩　是这儿吗?

戈德伯格　是这儿。

麦卡恩　您肯定?

戈德伯格　当然我肯定。

【停顿。

麦卡恩　那现在干什么?

戈德伯格　别担心,麦卡恩。坐下。

麦卡恩　您呢?

戈德伯格　我怎么了?

麦卡恩　您不打算坐下吗?

戈德伯格　我们都坐下吧。(麦卡恩放下箱子,坐在桌子左边靠后。)休息一下,麦卡恩。放松。你怎么啦?我带你到海边来度度假。过几天自在日子。学会放松,麦卡恩,要不然你什么也做不成。

麦卡恩　啊,当然,我在试呢,纳特。

戈德伯格　(坐在桌子右边。)秘密在于呼吸。接受我的忠告。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吸入,呼出,抓住机会,让自己放松,你会失去什么呢?看看我吧。当我还是个学徒时,麦卡恩,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五,我叔叔巴尼都带我去海边,就像钟表一样有规律。布莱顿、坎威岛、罗丁迪安——巴尼叔叔想去哪儿就去

哪儿。在沙比斯，午餐之后，我们就会出去，坐在沙滩椅上——你知道的，那种带顶篷的——我们戏会水，望着潮涨潮落，沐浴在阳光中——美好时光，相信我，麦卡恩。（怀旧地。）巴尼叔叔。当然，他的穿着总是无可挑剔。那种老牌名校出来的人。当时他有一所房子，就在巴辛斯托克郊外。整个社区都尊重他。文化？别跟我谈文化。他是一个全才，你什么意思？他是个见多识广的人。

麦卡恩　嘿，纳特……

戈德伯格　（若有所思地。）是的。那种老牌名校出来的人。

麦卡恩　纳特。我们怎么知道就是这所房子？

戈德伯格　什么？

麦卡恩　我们怎么知道就是这所房子？

戈德伯格　你为什么认为不是这所房子？

麦卡恩　我没看见门牌。

戈德伯格　我不是在找门牌。

麦卡恩　不是？

戈德伯格　（坐进扶手椅里。）你知道巴尼叔叔教了我什么吗？巴尼叔叔教导我说，绅士的话就是信誉。这就是为什么，当我出门办事的时候，从来不带钱。我的一个儿子经常跟我出来。他老是带着一些钱。买张报纸啦，或许，看看玛丽勒本板球俱乐部在海外运作得怎么样。除此之外，我的名声很好。而且，我是一个大忙人。

麦卡恩　这会儿怎么办，纳特？该有人进来了吧？

戈德伯格　麦卡恩，什么事让你这么紧张？打起精神。这些日子以来，你去每个地方都像去参加葬礼。

麦卡恩　真的是这样。

戈德伯格　真的？当然是真的。还不止是真的。这就是事实。

麦卡恩　也许您是对的。

戈德伯格　这是什么话，麦卡恩？难道你不像往日那样相信我了？

麦卡恩　我当然相信您，纳特。

戈德伯格　但是，为什么做事之前，你总是萎靡不振，而做事的时候，你却又干净利落？

麦卡恩　我不知道，纳特。一旦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我就没问题了。等到我知道要做什么，我就没问题了。

戈德伯格　是的，你干得很不错。

麦卡恩　谢谢，纳特。

戈德伯格　你知道，当这份工作出现时，我是怎么说的。我的意思当然是说，当他们要我负责此事时。你知道我要了谁吗？

麦卡恩　谁？

戈德伯格　你。

麦卡恩　您真是太好了，纳特。

戈德伯格　不，这不算什么。你是个能干的人，麦卡恩。

麦卡恩　太过奖了，纳特，特别是这话出自像您这样地位的人。

戈德伯格　是的，我是有点地位，我不否认。

麦卡恩　您当然有地位。

戈德伯格　我从来不否认我有地位。

麦卡恩　而且地位很高!

戈德伯格　这个我就不否认了。

麦卡恩　是的,确实,您为我做了很多事。我很感激。

戈德伯格　别客气了。

麦卡恩　您一直是个真正的基督徒。

戈德伯格　可以这么说吧。

麦卡恩　不,我只是觉得我应该告诉您,我真的很感激。

戈德伯格　不必再提啦。

麦卡恩　您就是那样的。

戈德伯格　完全不必多说了。

【停顿。麦卡恩身体前倾。

麦卡恩　嘿,纳特,还有件事……

戈德伯格　又是什么事?

麦卡恩　这个工作——不,听着——这个工作,跟我们以前干过的一样吗?

戈德伯格　啧,啧,啧。

麦卡恩　不,就告诉我这一点。就这一点,我不会再多问了。

【戈德伯格叹气,站住,走到桌子后面,沉思,看着麦卡恩,然后用平静、流利的官方口吻说话。

戈德伯格　这次的主题很独特,完全不同于你以前的工作。然而,某些要素在程序上与你的某些其他行动相似。所有的一切取决于我们行动对象的态度。无论如何,麦卡恩,我可以向你保证,指示将会贯彻,任务将会完成,对于你或者对于我自己,都

没有过分的压力。满意了吗?

麦卡恩　当然。谢谢您,纳特。

【梅格左上。

戈德伯格　啊,博尔斯太太?

梅格　是呀?

戈德伯格　昨天晚上我们和您丈夫谈过。也许他曾提到过我们?

我们听说您为绅士们提供房间。所以我就带我的朋友一起来了。您知道,我们在寻找一个合适的住处。所以我们才到您这里来。我是戈德伯格先生,这是麦卡恩先生。

梅格　很高兴认识你们。

【他们握手。

戈德伯格　我们也很高兴认识您。

梅格　真是太好了。

戈德伯格　您说得对。您经常遇见您乐意交往的人吗?

梅格　从来没有。

戈德伯格　但今天就不同了。您近来怎么样,博尔斯太太?

梅格　哦,很好,谢谢您。

戈德伯格　是吗?真的?

梅格　哦,是的,真的。

戈德伯格　我很高兴。

【戈德伯格坐到桌子右边。

戈德伯格　那么,您看怎么说?您可以安排我们入住了吧,嗯,博尔斯太太?

梅格　呃,要是上个星期来的话就更容易些了。

戈德伯格　是吗,嗯?

梅格　是的。

戈德伯格　为什么?现在您这里住了几个房客?

梅格　目前只有一个人。

戈德伯格　就一个?

梅格　对呀。就一个。在你们来之前。

戈德伯格　当然,还有您丈夫?

梅格　没错,但他和我一个房间呀。

戈德伯格　您丈夫,他是做什么的?

梅格　他是沙滩椅管理员。

戈德伯格　哦,很好。

梅格　嗯,他一年四季都在外头。

【她开始从袋子里取出买来的东西。

戈德伯格　当然。那么您的房客呢?是个男的吗?

梅格　男的?

戈德伯格　还是女的呢?

梅格　不,是个男的。

戈德伯格　在这儿很久了吗?

梅格　到现在差不多一年了。

戈德伯格　哦,是这样。一个长住者。他叫什么名字?

梅格　斯坦利·韦伯。

戈德伯格　哦,是吗?他在这儿工作吗?

梅格　他以前工作的。他以前是个钢琴家。在码头的音乐会上弹钢琴。

戈德伯格　哦，是吗？在码头上，嗯？他的钢琴弹得好吗？

梅格　哦，好极了。（她坐到桌子旁。）他还举办过音乐会呢。

戈德伯格　哦？在哪儿？

梅格　（结结巴巴地。）在……一个大厅里。他父亲为他倒香槟。可后来他们把那个地方锁起来了，他出不去。看门人回家了。所以他得在那儿等到天亮，才能出来。（自信地。）他们非常感谢他。（停顿。）然后他们都要给他小费①。所以他就拿了小费。然后他就坐上一列快车，来到这儿。

戈德伯格　是吗？

梅格　是啊。直接来到这儿。

【停顿。

梅格　要是他今天晚上能弹钢琴该多好啊。

戈德伯格　为什么是今天晚上？

梅格　今天是他的生日。

戈德伯格　他的生日？

梅格　是的。今天。但是要到晚上，我才会告诉他。

戈德伯格　难道他不知道今天是他生日？

梅格　今天他还没提到过呢。

---

① 此处原文是 tip，前文（第 22 页）中斯坦利的意思是“忠告”，而梅格理解成了“小费”。——译注

戈德伯格　(思索地。)啊！告诉我。您打算开个晚会吗？

梅格　晚会？

戈德伯格　您没有打算开晚会吗？

梅格　(眼睛一亮。)没有呀。

戈德伯格　那么，当然，您必须开个晚会。(他站起来。)我们来搞个晚会，嗯？您看呢？

梅格　哦，好啊！

戈德伯格　就这么定了。我们来给他开个晚会。这事就交给我了。

梅格　哦，好极了，戈德……先生。

戈德伯格　伯格。

梅格　伯格。

戈德伯格　您喜欢这主意吗？

梅格　哦，我太高兴您今天来了。

戈德伯格　即使我们今天不来，明天也会来的。但是，我很高兴我们今天来了。正好赶上给他过生日。

梅格　我想过要开晚会的。可是得有人参加呀。

戈德伯格　现在您不是有了麦卡恩和我嘛。麦卡恩可是任何晚会的核心与灵魂。

麦卡恩　什么？

戈德伯格　你怎么想，麦卡恩？有位绅士住在这儿。今天他过生日，可他完全忘了。所以我们要提醒他。我们将给他办一场晚会。

麦卡恩　哦，真的吗？

梅格　今天晚上。

戈德伯格　今天晚上。

梅格　我要穿上我的晚礼服。

戈德伯格　我要搞些酒来。

梅格　今天下午我将邀请露露。噢，这会让斯坦利高兴起来。会的。最近他总是闷闷不乐的。

戈德伯格　我们会让他振作起来的。

梅格　但愿晚礼服会让我看起来很漂亮。

戈德伯格　夫人，您会像朵郁金香。

梅格　什么颜色？

戈德伯格　嗯——那，我得先看看您的衣服再说。

麦卡恩　我可以先上自己的房间去吗？

梅格　哦，我让你们两人住在一起了。你们介意住在一起吗？

戈德伯格　我不介意。你呢，麦卡恩？

麦卡恩　不介意。

梅格　那我们几点开晚会呢？

戈德伯格　九点。

麦卡恩　（在门口。）是从这边走吗？

梅格　（站起身来。）我给你们带路。希望你们不介意爬楼。

戈德伯格　与一朵郁金香一起？太乐意了。

【梅格与戈德伯格笑着下场，麦卡恩跟下。斯坦利出现在窗口。他从后门进来。他走到左边门口，开门倾听。静场，他走到桌边。他坐下，梅格正好进来。她走过去，把购物袋挂在钩子上。他划着一

根火柴，看它燃烧。

斯坦利　那是谁？

梅格　两位绅士。

斯坦利　什么两位绅士？

梅格　要来的那两位。我刚把他们带到他们的房间。他们看到房间很兴奋。

斯坦利　他们已经来了？

梅格　他们人很好，斯坦。

斯坦利　他们为什么昨天晚上没来？

梅格　他们说床铺好极了。

斯坦利　他们是谁？

梅格　（坐下。）他们人很好，斯坦利。

斯坦利　我问你呢，他们是谁？

梅格　我告诉你了，两位绅士。

斯坦利　我以为他们不会来的。

〔他站起来，走到窗口。

梅格　可他们已经来了。我回来时，他们已经在这儿了。

斯坦利　他们要在这儿干什么？

梅格　他们要住下来。

斯坦利　要住多久？

梅格　他们没说。

斯坦利　（转身。）可为什么在这儿？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

梅格　这家旅馆是上了榜的嘛。

斯坦利　(走近。)他们叫什么？他们叫什么名字？

梅格　哦，斯坦利，我记不得了。

斯坦利　他们告诉你了，不是吗？他们没有告诉你吗？

梅格　是的，他们……

斯坦利　那他们是谁？说吧。使劲想想。

梅格　为什么，斯坦？你认识他们吗？

斯坦利　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怎么知道认不认识他们？

梅格　嗯……他告诉我了，我记得。

斯坦利　嗯？

【她想。

梅格　戈德……什么。

斯坦利　戈德什么吗？

梅格　是的。戈德……

斯坦利　嗯？

梅格　戈德伯格。

斯坦利　戈德伯格？

梅格　对。这是其中一个。

【斯坦利慢慢地坐到桌子左边。

你认识他们吗？

【斯坦利没有回答。

斯坦，他们不会吵醒你的，我保证。我会告诉他们，必须保持安静。

【斯坦利僵坐着。

他们不会在这儿待很久,斯坦。我还会一大早给你送茶的。

【斯坦利僵坐着。

你今天不能不高兴。今天是你的生日。

【停顿。

斯坦利　(麻木地。)嗯?

梅格　今天是你的生日,斯坦。我本来打算保守这个秘密,到晚上再告诉你。

斯坦利　不。

梅格　是的。我已经给你买了礼物。(她走到餐柜旁,拿起包裹,放到他面前的桌子上。)这就是。来。打开。

斯坦利　这是什么?

梅格　这是给你的礼物。

斯坦利　今天不是我的生日,梅格。

梅格　当然是的。打开你的礼物吧。

【他盯着包裹看,慢慢站起,把它打开。他从中取出一面儿童的小鼓。

斯坦利　(平淡地。)一面小鼓。儿童的鼓。

梅格　(温柔地。)这是因为你没有钢琴。(他盯着她,然后转身走向左边门口。)你不打算亲我一下吗?(他突然转身,停住。他慢慢朝她走来。站在她的椅子面前,俯看着她。停顿。他垂下肩膀,躬身吻了她的面颊。)里面还有鼓槌呢。(斯坦利往包裹里面看。他取出两根鼓槌。他用鼓槌敲鼓。他看着她。)

斯坦利　我要把它挂在脖子上吗?

【她看着他，犹豫不决。他把鼓挂在脖子上，用鼓槌轻轻敲，然后围着桌子踏步，有节奏地敲打。梅格很高兴，望着他。他继续有节奏地敲打，开始围着桌子绕第二圈。走到一半，鼓声变得没规律，无节制。梅格显出沮丧。他走到她的椅子前面，用力敲鼓，现在他的表情和击鼓动作变得激怒和疯狂。

【幕落。

第二幕

【麦卡恩坐在桌边，把一张报纸撕成均匀的五条。这是傍晚。片刻之后，斯坦利从左边上。看见麦卡恩，他停下来，看着他。然后他向厨房走去，停下，说话。

斯坦利　晚上好。

麦卡恩　晚上好。

【后门开着，可以听见笑声传来。

斯坦利　今天晚上很热。（他转向后门，然后转回来。）有人在外边？

【麦卡恩又撕一条纸。斯坦利进厨房，倒了一杯水。他一边喝水，一边从厨房窗口往外看。他放下玻璃杯，走出厨房，快步走向左边门口。麦卡恩起身，拦住他。

麦卡恩　我想我们没见过。

斯坦利　是的，没见过。

麦卡恩　我叫麦卡恩。

斯坦利　在这儿待多久了？

麦卡恩　不久。你叫什么？

斯坦利　韦伯。

麦卡恩　我很高兴见到你，先生。（他伸出手。斯坦利握住，麦卡恩紧紧抓住。）生日快乐，长命百岁。（斯坦利抽回手。他们面对面。）你要出去？

斯坦利　是的。

麦卡恩　在过生日的时候？

斯坦利　是的。为什么不?

麦卡恩　可是今天晚上他们要为你举办一个晚会呢。

斯坦利　哦,是吗? 真可惜。

麦卡恩　啊,别这样。那是件好事。

【后门外面传来声音。

斯坦利　真对不起。今天晚上我没心情参加晚会。

麦卡恩　哦,是这样? 真遗憾。

斯坦利　是的,我打算出去,安安静静地自己庆祝。

麦卡恩　那太遗憾了。

【他们站着。

斯坦利　那么,要是你能不挡着我的路……

麦卡恩　可是一切都准备好了。客人也要来了。

斯坦利　客人? 什么客人?

麦卡恩　我就是一个。我有幸得到了邀请。

【麦卡恩开始用口哨吹《莫那山》的曲调。

斯坦利　(走开。)我不认为这是荣幸,你说呢? 不过是又一场狂饮滥醉罢了。

【斯坦利和麦卡恩一起吹《莫那山》的曲调。在下面五句对话中,口哨一直不断,一个人吹口哨时另一个人说话,然后两人一起吹。

麦卡恩　但这是荣幸。

斯坦利　你太夸张了吧。

麦卡恩　哦,不,我说就是荣幸。

斯坦利　我说那真是太可笑了。

麦卡恩　啊,别这样。

【他们相互瞪着。

斯坦利　还有别的什么客人?

麦卡恩　一位年轻女士。

斯坦利　哦,是吗? 还有呢……?

麦卡恩　我的朋友。

斯坦利　你的朋友?

麦卡恩　对的。万事俱备。

【斯坦利绕过桌子,往门口走。麦卡恩挡住他。

斯坦利　对不起了。

麦卡恩　你要去哪儿?

斯坦利　我要出去。

麦卡恩　为什么不留在这儿?

【斯坦利走开,走到桌子右边。

斯坦利　那么你们是来这里度假的?

麦卡恩　一个短暂的假期。(斯坦利拿起一张纸条。麦卡恩过来。)小心。

斯坦利　这是什么?

麦卡恩　小心。放下。

斯坦利　我有一种感觉,我们以前见过。

麦卡恩　不,我们没见过。

斯坦利　去过梅登黑德附近的什么地方吗?

麦卡恩　没有。

斯坦利　那儿有个富勒茶馆。我经常在那儿喝茶。

麦卡恩　我不知道那地方。

斯坦利　还有一个布茨图书馆。我似乎看见你就联想到那儿的商业街。

麦卡恩　是吗？

斯坦利　一个宜人的城镇，你说呢？

麦卡恩　我不知道那个地方。

斯坦利　哦，不。一个宁静、繁荣的社区。我生在那儿，长在那儿。我住的地方离主干道挺远的。

麦卡恩　是吗？

【停顿。

斯坦利　你们只在这儿短暂停留吗？

麦卡恩　没错。

斯坦利　你会发现这里令人心旷神怡。

麦卡恩　你觉得这里令人心旷神怡吗？

斯坦利　我？不。但你会的。（他在桌边上坐下。）我喜欢这儿，可我很快就要走了。回家。这次我要在家待着。没有地方像家那样。（他笑了。）我本不想走的，可是有公务在身。公务在身，我不得不离开一阵子。你知道是怎么回事。

麦卡恩　（坐在桌子左边。）你有公务在身？

斯坦利　不。我想我还是随它去吧。你瞧，我已经有了一小笔私人收入。我想我还是随它去吧。我不要再离家远游了。我曾经非常平静地生活着——放放唱片，仅此而已。什么东西都送到家门口。然后我开始了一点私人业务，规模很小，结果我不得

不来到这儿——比我预料的时间长得多。人总是不习惯住在别人家里。你同意吗？我以前过得非常平静。当事情变化了，你才会珍惜你曾有过的东西。人们就是这么说的，不是吗？抽烟吗？

麦卡恩　我不抽烟。

【斯坦利点烟。后面传来声音。

斯坦利　谁在那儿？

麦卡恩　我朋友和这家的男主人。

斯坦利　你知道吗？瞧瞧我，我敢说，你想不到我曾经过着那样平静的生活。我脸上的皱纹，嗯？这是喝酒的结果。在这儿借酒消愁。但我的意思是……你知道怎么回事……离开自我……一切都错了，当然……当我回去时，就好了……但我的意思是，有人那样看我，你会认为我是不同的人。我猜我已经变了，但我还是过去的我。我的意思是，你不会，看看我，真的……我的意思是，不会真的，认为我是那种家伙，专——专给人惹麻烦，你不会这样想吧？（麦卡恩看着他。）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麦卡恩　别。（当斯坦利拿起一条纸时。）小心。

斯坦利　（迅速地。）你们为什么来这儿？

麦卡恩　度个短假。

斯坦利　选择这家来住真是可笑。（他站起来。）

麦卡恩　为什么？

斯坦利　因为这里并不是住宿的地方。它从来就不是的。

麦卡恩　可它确实是的。

斯坦利　你们为什么选择这家？

麦卡恩　你知道吗，先生，作为一个过生日的人，你的情绪太低落了。

斯坦利　（尖锐地。）你为什么叫我先生？

麦卡恩　难道你不喜欢么？

斯坦利　（走向桌子。）听着。别叫我先生。

麦卡恩　好的，悉听尊便。

斯坦利　（离开。）我不喜欢。无论如何，今天也不是我的生日。

麦卡恩　不是？

斯坦利　不是。下个月才是。

麦卡恩　可那位女士不是这么说的。

斯坦利　她？她是疯子。疯透了。

麦卡恩　你这么说，真是太可怕了。

斯坦利　（走向桌子。）你还没发现吗？有好多事情你还不知道。我想有人把你引入歧途了。

麦卡恩　谁会这么做呢？

斯坦利　（隔着桌子前倾身体。）那个女人是个疯子！

麦卡恩　这是诽谤。

斯坦利　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麦卡恩　你的香烟离那张纸太近了。

【后面传来声音。

斯坦利　他们究竟在哪里？（捻灭香烟。）他们为什么不进来？他们在外面干什么？

麦卡恩　你得镇定点。

【斯坦利冲到他面前，抓住他的胳膊。

斯坦利　（急迫地。）喂——

麦卡恩　别碰我。

斯坦利　喂。听我说几句。

麦卡恩　放开我的胳膊。

斯坦利　喂。坐一会儿。

麦卡恩　（粗暴地，扭动他的胳膊。）别这样！

【斯坦利退回，越过舞台，抱着胳膊。

斯坦利　听着。你明白我刚才跟你说什么，是吧？

麦卡恩　我根本不知道你什么意思。

斯坦利　那是一个误会！你明白吗？

麦卡恩　你的状态很糟，朋友。

斯坦利　（小声地，向前。）他告诉你什么了吗？你知道你来这儿干什么吗？告诉我。你不用怕我。他告诉你了吗？

麦卡恩　告诉我什么？

斯坦利　（嘘声。）我跟你解释过了，见鬼，这些年里，我住在贝辛斯托克，从未出门一步。

麦卡恩　你知道吗，你让我目瞪口呆。

斯坦利　（理智地。）瞧。看起来你是个老实人。你被耍了，就是这么回事。你明白吗？你是从哪儿来的？

麦卡恩　你认为我是从哪儿来的？

斯坦利　我非常熟悉爱尔兰。我有许多朋友在那儿。我喜欢那个

国家，我欣赏和信任那儿的人。我信任他们。他们尊重事实，他们有幽默感。我认为他们的警察非常好。我去过那儿。我从来没见过那么美丽的落日。跟我出去喝一杯怎么样？路那头有家酒吧，供应散装健力士啤酒。附近很难买到这玩意儿——（他突然停下。声音越来越近。戈德伯格和彼梯从后门进来。）

戈德伯格　（进来时。）百里挑一的妈妈。（他看见斯坦利。）啊。

彼梯　哦你好，斯坦。你还没有见过斯坦利，是吧，戈德伯格先生？

戈德伯格　我还没这个荣幸。

彼梯　哦，那么，这是戈德伯格先生，这是韦伯先生。

戈德伯格　很高兴见到你。

彼梯　我们刚才在花园里呼吸了一些新鲜空气。

戈德伯格　我正在给博尔斯先生讲我的老母亲。多么美好的时光。（他在桌子右边坐下。）是啊。当时我还是个孩子，一个星期五，我和一个姑娘沿着水渠散步，她住在路那头。一个美丽的姑娘。少女的声音是多么美妙！像夜莺一样，我用名誉担保。美妙？纯洁？她就是一个美德的化身。不管怎么说，我和她分手时，在她的脸颊上轻轻吻了一下——我从来不做轻率无礼的事情——那个年代的我们不像这个年代的年轻人。我们懂得相互尊重。所以我给了她一个轻吻，就跑回家去了。我哼着歌，跑过孩子们的游戏场。我向幼童敬礼，我帮助了几只流浪狗，一切都很自然。就像是昨天的事，历历在目。太阳落到了赛狗场后面。啊！（他满足地向后靠。）

麦卡恩　就像落到了市政厅后面那样。

戈德伯格　什么市政厅？

麦卡恩　卡里克玛卡洛斯的那个。

戈德伯格　那没法比。顺街而上，进了我家大门，进了屋门，到家。

"赛米！"我的老妈总是这么叫，"快点，不然饭就要凉了。"在桌子上，会看见什么呢？你可以看见，盘子里有最好吃的犹太咸鱼饼。

麦卡恩　我想你的名字叫纳特。

戈德伯格　她叫我赛米。

彼梯　是的，我们都记得自己的童年。

戈德伯格　太对了。嗯，韦伯先生，你怎么说？童年。热水瓶。热牛奶。薄煎饼。肥皂泡。多么美好的生活。

【停顿。

彼梯　（从桌边起身。）好了，我要走了。

戈德伯格　走？

彼梯　这是我的下棋之夜。

戈德伯格　你不留下来参加晚会啦？

彼梯　不了，很抱歉，斯坦。我刚刚才知道。可我们已经有棋局在先了。我会尽量早点回来。

戈德伯格　我们会给你留些酒，好吗？哦，这倒提醒我了。你最好出去买几瓶酒回来。

麦卡恩　现在？

戈德伯格　当然，现在。时间不多了。在街角那儿，记得吗？报我的名字。

彼梯　我和你同路。

戈德伯格　快点赢他然后回来，博尔斯先生。

彼梯　我尽量吧。再见，斯坦。

【彼梯和麦卡恩左下。斯坦利走到中间。

戈德伯格　一个温暖的夜晚。

斯坦利　（转身。）别来烦我！

戈德伯格　对不起，你说什么？

斯坦利　（向着下场方向。）我想这里有个误会。我们已经客满。你们的房间已经有人了。博尔斯太太忘记告诉你们了。你们得另外找地方了。

戈德伯格　你是这里的经理吗？

斯坦利　正是。

戈德伯格　这是一场游戏吗？

斯坦利　我管理这所房子。恐怕你和你的朋友得另找住所了。

戈德伯格　（起身。）哦，我忘了，我必须向你表示生日祝福。（伸手。）祝你生日快乐。

斯坦利　（不理会他伸出的手。）也许你聋了。

戈德伯格　没有啊，为什么你这样想？事实上，我的全部感官都处于巅峰状态。对于一个年过半百的人来说，没有退化，嗯？但是生日，我总感到，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尽管如今很多人都不太当回事。一件多么值得庆祝的事情——出生！就像早上起床一样。多么奇妙！有些人不喜欢早上起床这事儿。我听说过。早上起床，他们说，什么样呢？浑身皮肤瘙痒，胡子拉碴，糊满

眼屎,嘴里乱七八糟,满手是汗,鼻子不通,两脚臭气熏天,简直就是一具等待清洗的行尸走肉。每当听到这种观点,我就挺乐的。因为我知道我的那种感觉,当你在阳光的抚摸下醒来,迎接你的是割草机的轰鸣,小鸟的歌唱,教堂的钟声,青草的芬芳,番茄汁的——

斯坦利　走开。

〖麦卡恩进来,手里拿着几瓶酒。

把这些酒拿走。他们都是无照经营的。

戈德伯格　今天你的心情真是糟透了,韦伯先生。而且是在你的生日这天,一位善良的夫人,一心一意要为你办一场晚会呢。

〖麦卡恩把酒放在餐柜上。

斯坦利　我告诉过你把这些酒拿走。

戈德伯格　韦伯先生,请坐一会儿。

斯坦利　让我——把话说清楚。你们别来烦我。对我来说,你们不过是恶作剧。但是我对于这所房子里的人们负有责任。他们在这里窝得久了。他们失去了嗅觉。可我没有。只要有我在,就别想有人能够捉弄他们。他们说,(口吻转缓。)无论如何,这座房子不合你们的胃口。无论从哪个角度,哪个层面,这里都没有你们想要的东西。你们为什么还不马上走,别再添乱了?

戈德伯格　韦伯先生,坐下。

斯坦利　出什么样的乱子都不好。

戈德伯格　坐下。

斯坦利　我为什么要坐下?

戈德伯格　如果你想要知道真相，韦伯，那你就要听听我的解释。

斯坦利　真的？好吧，那——

戈德伯格　坐下。

斯坦利　不。

【戈德伯格叹气，坐到桌子右边。

戈德伯格　麦卡恩。

麦卡恩　纳特？

戈德伯格　请他坐下。

麦卡恩　是，纳特。（麦卡恩走近斯坦利。）请你坐下好吗？

斯坦利　不，不好。

麦卡恩　是吗，可——你最好还是坐下。

斯坦利　你为什么不坐下？

麦卡恩　不，我不坐——你坐。

斯坦利　不，谢谢。

【停顿。

麦卡恩　纳特。

戈德伯格　什么？

麦卡恩　他不肯坐。

戈德伯格　那就，请他坐下。

麦卡恩　我请过了。

戈德伯格　再请。

麦卡恩　（对斯坦利。）坐下。

斯坦利　为什么？

麦卡恩　你会舒服一点。

斯坦利　你也应该是吧。

【停顿。

麦卡恩　好吧。如果你坐，我就坐下。

斯坦利　你先。

【麦卡恩慢慢地坐到桌子左边。

麦卡恩　好了吗？

斯坦利　很好。既然你们两个都已经休息过了，你们可以走了！

麦卡恩　（起身。）这简直是个肮脏的把戏！我要狠狠揍他一顿！

戈德伯格　（起身。）不！我已经站起来了。

麦卡恩　再坐下！

戈德伯格　一旦我起来，我就站着。

斯坦利　我也一样。

麦卡恩　（走向斯坦利。）你已经使得戈德伯格先生站起来了。

斯坦利　（提高声音。）这样对他有好处！

麦卡恩　坐到那个位子上去。

戈德伯格　麦卡恩。

麦卡恩　在那个位子上坐下！

戈德伯格　（走过去。）韦伯。（平静地。）**坐下**。（静场。斯坦利开始吹《莫那山》的曲调。他漫不经心地晃向桌边的椅子。他们看着他。他停止吹口哨。静场。他坐下。）

斯坦利　你最好小心点。

戈德伯格　韦伯，昨天你干了什么？

斯坦利　昨天?

戈德伯格　还有前天。前天你干了什么?

斯坦利　你什么意思?

戈德伯格　你为什么浪费所有人的时间,韦伯?你为什么给所有人添麻烦?

斯坦利　我?你是什么——

戈德伯格　我告诉你,韦伯。你是一个废物。你为什么要把所有人都惹火?你为什么要把那个老太太逼得快发疯?

麦卡恩　他喜欢这么干!

戈德伯格　你为什么要这样行为恶劣,韦伯?你为什么逼那个老头出去下棋?

斯坦利　我?

戈德伯格　你为什么像对待麻风病人那样对待那位年轻女士?她不是麻风病人,韦伯!

斯坦利　什么——

戈德伯格　上个星期你穿的是什么,韦伯?你把衣服放在什么地方?

麦卡恩　你为什么离开了组织?

戈德伯格　你老妈会怎么说,韦伯?

麦卡恩　你为什么出卖了我们?

戈德伯格　你伤害了我,韦伯。你在玩一个肮脏的游戏。

麦卡恩　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戈德伯格　他以为他是谁?

麦卡恩　你以为你是谁?

斯坦利　你们认错人了。

戈德伯格　你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

斯坦利　去年。

戈德伯格　你从哪儿来?

斯坦利　某个地方。

戈德伯格　你为什么来这儿?

斯坦利　我的脚疼!

戈德伯格　你为什么待下来了?

斯坦利　我的头疼!

戈德伯格　那你吃了什么药吗?

斯坦利　吃了。

戈德伯格　什么药?

斯坦利　果子盐!

戈德伯格　伊诺斯牌的还是安德鲁斯牌的?

斯坦利　嗯——啊——

戈德伯格　你把它们搅匀了吗?它们起泡沫了吗?

斯坦利　喂,喂,等等,你们——

戈德伯格　它们起泡沫了吗?它们是起泡沫了还是没起泡沫?

麦卡恩　他不知道!

戈德伯格　你不知道。你最后一次洗澡是什么时候?

斯坦利　我每天都——

戈德伯格　不要撒谎。

麦卡恩　你背叛了组织。我了解他！

斯坦利　你不了解！

戈德伯格　你不戴眼镜能看见什么？

斯坦利　什么都能看见。

戈德伯格　摘掉他的眼镜。

【麦卡恩夺去他的眼镜，当斯坦利站起来，伸手去拿的时候，麦卡恩把他的椅子放到舞台后部中间，桌子后面，斯坦利跟在他身后蹒跚而行。斯坦利抓住椅子，趴在上面。

韦伯，你是个冒牌货。（他们站在椅子两边。）你最后一次洗杯子是什么时候？

斯坦利　前年圣诞节的时候。

戈德伯格　在哪儿？

斯坦利　莱昂街角之家。

戈德伯格　哪一家？

斯坦利　大理石拱门那儿。

戈德伯格　你太太在哪儿？

斯坦利　在——

戈德伯格　回答。

斯坦利　（转身，蜷着身体。）什么太太？

戈德伯格　你把你太太怎么了？

麦卡恩　他杀了他太太！

戈德伯格　你为什么要杀你太太？

斯坦利　（背朝观众坐着。）什么太太？

麦卡恩　他怎么杀她的?

戈德伯格　你怎么杀她的?

麦卡恩　你把她掐死了。

戈德伯格　还用了砒霜。

麦卡恩　就是这个家伙!

戈德伯格　你老妈在哪里?

斯坦利　在疗养院。

麦卡恩　是的!

戈德伯格　你为什么一直没有结婚?

麦卡恩　她在门廊里等待。

戈德伯格　你从婚礼上逃跑了。

麦卡恩　他把她遗弃了。

戈德伯格　你把她肚子搞大了。

麦卡恩　她在教堂里等待。

戈德伯格　韦伯!你为什么改了名字?

斯坦利　我忘了以前的。

戈德伯格　你现在叫什么?

斯坦利　乔·索普。

戈德伯格　你罪行累累。

麦卡恩　我能看得出来。

戈德伯格　你承认有一种外力吗?

斯坦利　什么?

戈德伯格　你承认有一种外力吗?

麦卡恩　这是关键!

戈德伯格　你承认有这么一种外力,它对你负责,为你受难吗?

斯坦利　晚了。

戈德伯格　晚了!太晚了!你最后一次祈祷是什么时候?

麦卡恩　他在出汗!

戈德伯格　你最后一次祈祷是什么时候?

麦卡恩　他在出汗!

戈德伯格　846 这个数字是可能的还是必然的?

斯坦利　都不是。

戈德伯格　错!846 这个数字是可能的还是必然的?

斯坦利　都是。

戈德伯格　错!它是必然的,但不是可能的。

斯坦利　都是。

戈德伯格　错!你为什么认为 846 这个数字必然是可能的?

斯坦利　一定是的。

戈德伯格　错!它只能必然是必然的!我们只有在承认必然性之后,才承认可能性。可能是因为必然,但是必然绝不需要可能。只有必然性得到证明,才能假定可能性。

麦卡恩　对了!

戈德伯格　对了?当然对了!我们全是对的,你全是错的,韦伯。

麦卡恩　全是!

戈德伯格　你的淫荡要把你引向何方?

麦卡恩　你要为此付出代价。

戈德伯格　你就知道白吃饭。

麦卡恩　你玷污了妇女。

戈德伯格　你为什么不付房租?

麦卡恩　你玷污了母亲!

戈德伯格　你为什么掏鼻孔?

麦卡恩　我要求伸张正义!

戈德伯格　你做哪行的?

麦卡恩　爱尔兰怎么样?

戈德伯格　你做哪行的?

斯坦利　我弹钢琴。

戈德伯格　你用几根手指?

斯坦利　不用手!

戈德伯格　没有哪个协会愿意理你。就连建筑协会也不会理你。

麦卡恩　你不配穿这身衣服。

戈德伯格　你穿什么做睡衣?

斯坦利　什么都不穿。

戈德伯格　你不该出生的,你玷污了你母亲的名声。

麦卡恩　什么是阿尔比派异教?

戈德伯格　谁给墨尔本板球场球门区浇了水?

麦卡恩　谁是圣奥列弗·普伦基特?

戈德伯格　说吧,韦伯。为什么小鸡要过马路?

斯坦利　他要——他要——他要……

麦卡恩　他不知道!

戈德伯格　为什么小鸡要过马路?

斯坦利　他要——他要……

戈德伯格　为什么小鸡要过马路?

斯坦利　他要……

麦卡恩　他不知道。他不知道先有哪个!

戈德伯格　先有哪个?

麦卡恩　鸡?蛋?先有哪个?

戈德伯格与麦卡恩　先有哪个?先有哪个?先有哪个?

【斯坦利尖叫。

戈德伯格　他不知道。你还要自己的脸吗?

麦卡恩　让他清醒清醒。拿针扎他眼睛。

戈德伯格　你是瘟神,韦伯。你是毁灭。

麦卡恩　你是废物!

戈德伯格　但是我们为你找到了解决办法。我们可以废了你。

麦卡恩　你在德罗伊达干了什么?

戈德伯格　你的本事殆尽。只剩下臭味了。

麦卡恩　你背叛了我们的国家。

戈德伯格　你背叛了我们的种族。

麦卡恩　你是谁,韦伯?

戈德伯格　为什么你认为你还活着?

麦卡恩　你已经死了。

戈德伯格　你已经死了。你不可能活着,你不可能思想,你不可能爱。你是死人。你是已经腐烂的瘟神。你已经完蛋了。就剩

一股臭气!

【静场。他们站在他面前。他蜷缩在椅子里。他慢慢抬起头来看戈德伯格,然后踢他的胃部。戈德伯格倒地。斯坦利站立。麦卡恩抓起一把椅子,举过头顶。斯坦利也抓起一把椅子,举在头上。麦卡恩与斯坦利兜圈子。

戈德伯格　冷静,麦卡恩。

斯坦利　(转圈。)嗯嗯嗯嗯嗯哼哼哼哼哼!

麦卡恩　好吧,犹大。

戈德伯格　(站起。)冷静,麦卡恩。

麦卡恩　来呀!

斯坦利　嗯嗯嗯嗯嗯哼哼哼哼哼!

麦卡恩　他在淌汗。

斯坦利　嗯嗯嗯嗯嗯哼哼哼哼哼!

戈德伯格　镇静,麦卡恩。

麦卡恩　这头臭猪在流汗。

【一阵响亮的鼓声从左侧楼梯上传下来。戈德伯格从斯坦利手中拿下椅子。大家放下椅子。他们站着不动。梅格进来,身着晚礼服,拿着鼓和鼓槌。

梅格　我把鼓带下来了。我穿上了参加晚会的裙子。

戈德伯格　漂亮极了。

梅格　您喜欢我的裙子?

戈德伯格　太漂亮了。举世无双。

梅格　我知道。这是我父亲送给我的。(把鼓放在桌上。)它的声音好

听吧？

戈德伯格　这是个好东西。也许等会儿斯坦可以为我们演奏一曲。

梅格　是啊。行吗，斯坦？

斯坦利　我可以拿回我的眼镜吗？

戈德伯格　哦，可以。（他抓住他的手伸向麦卡恩。麦卡恩把眼镜递给他。）在这儿。（他抓住眼镜递给斯坦利，斯坦利伸手拿眼镜。）在这儿。（斯坦利拿到了眼镜。）好了。我们现在有什么了？多得足够压沉一条船了。我们有四瓶苏格兰酒和一瓶爱尔兰酒。

梅格　哦，戈德伯格先生，我应该喝什么酒？

戈德伯格　酒杯，先拿酒杯。打开苏格兰酒，麦卡恩。

梅格　（站在餐柜旁边。）这里边是我最好的酒杯。

麦卡恩　我不喝苏格兰酒。

戈德伯格　你有爱尔兰酒。

梅格　（拿来酒杯。）拿着。

戈德伯格　太好了。博尔斯太太，我想斯坦利应该致祝酒词了，是吧？

梅格　哦，是的。来吧，斯坦。（斯坦利慢慢走到桌前。）您喜欢我的裙子吗，戈德伯格先生？

戈德伯格　不能单看衣服。转一下身。我过去是干这一行的。来，走过去。

梅格　哦，不。

戈德伯格　别不好意思。（他拍她的臀部。）

梅格　噢！

戈德伯格　想象您正走在王家大道上。让我们看看您。姿态多么优美。你说呢，麦卡恩？像一位女伯爵，毫不逊色。夫人，现在转过来，走向厨房。风度多么优雅！

麦卡恩　（对斯坦利。）你也可以倒一杯我的爱尔兰酒。

戈德伯格　您像一株剑兰。

梅格　斯坦，我的裙子怎么样？

戈德伯格　为这位女士干杯，为这位女士干杯。现在，夫人——您的杯子。

梅格　谢谢您。

戈德伯格　举杯，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来干一杯。

梅格　露露不在这儿。

戈德伯格　已经过时间了。现在——谁来致词？博尔斯太太，非您莫属。

梅格　我？

戈德伯格　还能是谁呢？

梅格　可是我说什么呢？

戈德伯格　您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您的真情实感。（梅格显得犹豫不决。）今天是斯坦利的生日。您的斯坦利。看看他。看看他，您的灵感就来了。等等，这灯光太强了。我们得有合适的光照。麦卡恩，你带手电筒了吗？

麦卡恩　（从口袋里拿出一只手电筒。）带了。

戈德伯格　把灯关上，把你的手电筒打开。（麦卡恩走到门边，把灯关上，回来，把手电筒光照在梅格身上。窗外还有一点昏暗的光线。）不要

照着夫人,照着先生!你必须照亮过生日的小伙子。(麦卡恩用手电筒照着斯坦利的脸部。)现在,博尔斯夫人,就看您的了。

梅格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戈德伯格 看着他。就看着他。

梅格 不就是他眼里的光吗?

戈德伯格 不,不。接着看。

梅格 好吧——今晚,在我家里,真是太好了,我要为斯坦利举杯庆祝,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他在这儿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他已经成了我的斯坦利。虽然有时他很坏,但我认为他是一个好孩子。(戈德伯格发出赞许的笑声。)我就认识这么一个斯坦利,我比天底下任何人都更了解他,尽管他不这么认为。(戈德伯格喊着"听啊,听啊"。)好了,我都要哭了,因为我太高兴了,在他生日这天,他能留在这儿,而没有离开,没有什么我不能为他做的,所有今晚在场的你们这些好人……(她抽泣。)

戈德伯格 太精彩了!一场精彩的演说。把灯打开,麦卡恩。(麦卡恩走向门口。斯坦利仍然站着不动。)这是一篇动人的祝酒词。(灯亮。露露从左边门进来。戈德伯格安慰梅格。)现在好了。来,对美女笑一笑。这就好了。哈,看看是谁来了?

梅格 露露。

戈德伯格 你好吗,露露?我是纳特·戈德伯格。

露露 你好。

戈德伯格 斯坦利,为你的客人干一杯。你刚才错过了祝酒词,亲爱的,多么精彩的祝酒词啊。

露露　是吗？

戈德伯格　斯坦利，为你的客人干一杯。斯坦利。（斯坦利递给露露一杯酒。）好的，举起你的酒杯。大家都站起来了吗？不，你不必，斯坦利。你得坐着。

麦卡恩　对，应该这样。他得坐着。

戈德伯格　你不介意坐一会儿吧？我们打算向你敬酒。

梅格　来吧！

露露　来吧！

【斯坦利坐到桌边的椅子上。

戈德伯格　好了。现在斯坦利坐下了。（引人注目地。）好了，首先我想说的是，听了刚才的祝酒词，我的内心从来没有这样感动过。在如今的时代里，你能经常遇到如此亲切、如此真实的热情吗？一辈子只能有一次。就在几分钟前，女士们，先生们，我，和你们大家一样，都在问同样的问题。爱、友善、情感的大胆流露，这些昔日拥有的情感，我们的妈妈在襁褓中就教给我们的情感，如今都到哪儿去啦？

麦卡恩　随风逝去。

戈德伯格　这就是我一直在思考的，直到今天。我想要的是，一场开怀大笑，一天的垂钓，一些花园的劳作。我为我的旧花房感到非常地骄傲，它凝聚了我的心血。我就是这样的人。没什么能耐，但是有品质。一辆奥斯丁小汽车，富勒茶馆里的一杯茶，布茨图书馆借的一本书，我就满足了。但是刚才，我说的是就在刚才，听到这座房子的女主人的祝酒词，我被她所表达的情

感深深地触动了。她所祝福的人是幸运的，这就是我要说的。(停顿。)该怎么说呢？我们都是这个世界上孤独的流浪者。这是唯一的安身之地。对吧！

露露　(崇拜地。)对！

戈德伯格　大家都会同意。但是今晚，露露，麦卡恩，我们碰上了好运气。我们听到了，一位华贵的夫人，把她所有的挚爱，都献给了她自己同胞中的一位。斯坦利，我衷心地祝贺你。我代表我们所有人，祝你生日快乐。我确信，今天将是你最值得骄傲的日子。马佐尔托夫！[①] 也许我们只有在犹太节上才能遇到！(露露与梅格鼓掌。)麦卡恩，在我们喝酒的时候，把灯关掉。

露露　那是一篇多么美妙的演讲啊。

【麦卡恩把灯关掉，走回去，用手电筒照在斯坦利脸上。窗外光线更加昏暗。

戈德伯格　举起你们的杯子。斯坦利——生日快乐。

麦卡恩　生日快乐。

露露　生日快乐。

梅格　长命百岁，斯坦。

戈德伯格　让我们开怀畅饮。

【大家喝酒。

梅格　(吻他。)哦！斯坦尼……

戈德伯格　开灯！

---

① 此处原文为意第绪语：Mazoltov，意为祝大家好运气。——译注

麦卡恩　好的！（他打开灯。）

梅格　跟我碰杯，斯坦。

露露　戈德伯格先生——

戈德伯格　叫我纳特。

梅格　（向麦卡恩。）跟我碰杯。

露露　（对戈德伯格。）你的杯子空了。让我替你斟上。

戈德伯格　十分荣幸。

露露　你真是一位了不起的演说家，纳特，你知道吗？你在哪儿学会这样演讲的？

戈德伯格　你喜欢吗，嗯？

露露　哦，很喜欢！

戈德伯格　嗯，我第一次有机会站出来演讲是在贝丝沃特的道德大厅。一个绝好的机会。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夜晚人们都在那儿。夏洛特街万人空巷。当然，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露露　你说了些什么呢？

戈德伯格　必然与可能。它像炸弹一般语惊四座。从此以后我总是在婚礼上演说。

【斯坦利僵持不动。戈德伯格坐在桌子左边。梅格与麦卡恩在舞台右下方，露露在舞台左下方。麦卡恩手中提着爱尔兰酒酒瓶，他把酒倒入自己杯中。

梅格　让我们来喝点你的酒。

麦卡恩　倒在这里面？

梅格　是的。

麦卡恩　你总是混起来喝吗?

梅格　不。

麦卡恩　把你的酒杯给我。

【梅格坐在舞台右下方的一个鞋柜上。露露坐在桌边,为她自己和戈德伯格又倒了一些酒,然后把杯子递给戈德伯格。

戈德伯格　谢谢。

梅格　(对麦卡恩。)你认为我应该混起来喝吗?

戈德伯格　露露,你是一个非常活泼的姑娘。来,坐在我腿上。

麦卡恩　为什么不?

露露　你认为我应该这样做吗?

戈德伯格　来试试吧。

梅格　(抿尝。)很好。

露露　我要蹦到天花板上去了。

麦卡恩　我不知道你怎么能够把它们混起来喝。

戈德伯格　碰一下运气嘛。

梅格　(对麦卡恩。)坐在这张凳子上。

【露露坐到戈德伯格腿上。

麦卡恩　这张?

戈德伯格　舒服吗?

露露　舒服,谢谢。

麦卡恩　很舒服。

戈德伯格　你知道吗,你眼睛里有很多东西。

露露　你的眼睛里也是。

戈德伯格　你这样想?

露露　(咯咯笑着。)接着说!

麦卡恩　(对梅格。)你是从哪儿得到的?

梅格　我父亲给我的。

露露　我没想到今天晚上会在这儿碰到你。

麦卡恩　(对梅格。)去过卡里克罗斯吗?

梅格　我去过金斯克罗斯。

露露　你是从天而降,你知道吗?

戈德伯格　(当她转动时。)轻点儿。你差点儿弄断我的肋骨。

梅格　(站起来。)我要跳舞!(露露与戈德伯格互相深情对望。麦卡恩在喝酒。梅格向斯坦利走去。)斯坦利。跳舞。(斯坦利坐着不动。梅格独自在房间里绕着跳舞,然后回到麦卡恩处,他为她倒酒。梅格坐下。)

露露　(对戈德伯格。)我应该告诉你些事儿吗?

戈德伯格　什么事儿?

露露　我信任你。

戈德伯格　(举起他的杯子。)祝你健康。

露露　你有妻子吗?

戈德伯格　我有过一个妻子。一个好妻子。听着。星期五,一到下午,我就会去公园散步健身。嗯,帮我个忙,请你在桌子上坐一会好吗?(露露坐到桌子上。他伸展了一下身体,继续说。)散会儿步。我会跟小男孩们打招呼,还有小女孩——我从来不把他们分别对待——然后回家,回到我那个平顶的平房。"赛米,"我妻子总是这么喊我,"快点儿,饭要凉了!"然后我会在餐桌上看见什

么呢？你最希望在盘子中看到的东西，香料醋渍鲱鱼卷和腌黄瓜。

露露　我想你叫纳特。

戈德伯格　她叫我赛米。

露露　我敢说，你是个好丈夫。

戈德伯格　你应该看到她的葬礼。

露露　为什么？

戈德伯格　（吸了口气，点了点头。）多么盛大的葬礼。

梅格　（对麦卡恩。）我父亲曾经想带我去一次爱尔兰。可是后来他自己一个人走了。

露露　（对戈德伯格。）你认为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你就认识我了吗？

戈德伯格　你是个很乖的小姑娘吗？

露露　曾经是的。

梅格　我不知道他是否去了爱尔兰。

戈德伯格　也许我和你玩过“背小猪”。

露露　也许玩过。

梅格　他没有带我去。

戈德伯格　或者“噗，黄鼠狼跑了”。

露露　那是个游戏吗？

戈德伯格　当然是个游戏！

麦卡恩　他为什么不带你去爱尔兰？

露露　你在逗我！

戈德伯格　你要当心喽。

露露　我一直喜欢年纪比较大的男人。他们会呵护你。

【他们拥抱。

麦卡恩　我知道一个地方。罗斯克雷。诺兰大妈酒吧。

梅格　我小的时候，我房间里有一盏夜灯。

麦卡恩　有一回，我和伙伴们在那里待了一夜。通宵达旦地唱歌喝酒。

梅格　我的保姆总是和我坐在一起，给我唱歌。

麦卡恩　早晨还有一盘油炸糕点。现在我在哪儿呢？

梅格　我的小房间是粉色的。粉色的地毯，粉色的窗帘，我房间里到处是八音盒。它们可以催眠，让我入睡。我父亲是一位名医。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感到不满的原因。我被照顾得很好，我还有弟弟妹妹在其他房间，都是不同颜色的。

麦卡恩　图拉默尔，你在哪儿？

梅格　（对麦卡恩。）再给我来点儿。

麦卡恩　（给她斟酒，唱歌。）光荣，光荣，属于勇敢的芬尼亚党人！

梅格　哦，多么好的嗓音。

戈德伯格　给我们唱首歌，麦卡恩。

露露　一首情歌！

麦卡恩　（朗诵。）那天夜里，那个可怜的爱尔兰佬已经躺下，那些小伙子们都来问候他。

戈德伯格　一首情歌！

麦卡恩　（全力歌唱。）

哦，伊甸园已经消失不见，他们说，

但我知道它在哪里。

在科雷峰山脚下向左拐，

去库特山的半路上停下来。

就在那儿你会找到它，我清楚地知道，

它向我悄声私语：

回来吧，爱尔兰佬赖利，回到巴利—詹姆斯—达夫，

回家吧，爱尔兰佬赖利，回到我的身边！

露露　（对戈德伯格。）你绝对是我最爱的人的形象。

戈德伯格　那还用说。

梅格　（站起。）我想玩个游戏！

戈德伯格　游戏？

露露　什么游戏？

梅格　随便什么游戏。

露露　（一跃而起。）对，我们来玩个游戏。

戈德伯格　什么游戏？

麦卡恩　捉迷藏。

露露　瞎子摸人。

梅格　好！

戈德伯格　你们要玩瞎子摸人？

露露与梅格　对！

戈德伯格　好。就玩瞎子摸人。来！大家都站起来！（站起。）麦卡恩。斯坦利——斯坦利！

梅格　斯坦利。起来。

戈德伯格　他怎么了?

梅格　(向他弯下腰去。)斯坦利,我们要玩个游戏。哦,来吧,不要闷闷不乐,斯坦。

露露　来吧。

【斯坦利站起。麦卡恩站起。

戈德伯格　好了!现在——谁先来当瞎子?

露露　博尔斯太太。

梅格　我不要。

戈德伯格　当然是你。

梅格　谁,我?

露露　(从脖子上取下围巾。)给。

麦卡恩　你们怎么玩这个游戏?

露露　(把她的围巾系在梅格的眼睛上。)难道你没有玩过瞎子摸人?站着别动,博尔斯太太。你现在谁都不能碰。但是当她蒙上眼睛后,你们就不能动了。她蒙上眼睛以后,你们大家就必须原地不动。如果她碰到谁,那么谁就变成瞎子。转过来。我伸出了几根手指?

梅格　我看不见。

露露　好了。

戈德伯格　好了!大家都散开。麦卡恩。斯坦利。现在都停下。现在停止不动。你可以找了!

【斯坦利在舞台的右下方,梅格在房间里打转。戈德伯格在伸手可

及之处抚摸着露露。梅格碰到了麦卡恩。

梅格　捉到你了！

露露　拿掉围巾。

梅格　多么可爱的头发！

露露　（解开围巾。）好了。

梅格　是你！

戈德伯格　把它戴上，麦卡恩。

露露　（给麦卡恩系上围巾。）好了。转过来。我伸出了几根手指？

麦卡恩　我不知道。

戈德伯格　好了！大家都散开。好了。停下！别动！

【麦卡恩开始找。

梅格　哦，真有意思！

戈德伯格　安静！嘘，嘘，嘘。现在——大家散开。停下！别动！

【麦卡恩到处找。戈德伯格在伸手可及之处抚摸着露露。麦卡恩靠近斯坦利。他伸出手臂，碰到了斯坦利的眼镜。

梅格　是斯坦利！

戈德伯格　（对露露。）游戏好玩吗？

梅格　轮到你了，斯坦。

【麦卡恩摘下围巾。

麦卡恩　（对斯坦利。）我要拿掉你的眼镜。

【麦卡恩拿掉斯坦利的眼镜。

梅格　给我围巾。

戈德伯格　（搂着露露。）给他系上围巾，博尔斯太太。

梅格　我正在系。(对斯坦利。)你能看见我的鼻子吗?

戈德伯格　他看不见。准备好了?好!大家散开。停下!别动!

【斯坦利蒙着眼睛站着不动。麦卡恩慢慢后退,穿过舞台走到左边。他打破了斯坦利的眼镜,折断了眼镜的边框。梅格在舞台的左前方,露露与戈德伯格在舞台中间后面,靠在一起。斯坦利开始移动,非常慢,穿过舞台向左走。麦卡恩拿起鼓,把它放在斯坦利的必经之路上。斯坦利踩到鼓上,脚陷进去,跌倒了。

梅格　噢!

戈德伯格　嘘!

【斯坦利站起来。他开始向梅格移动,拖着脚上的鼓。他碰到了她,于是停下。他的手向她伸去,碰到了她的喉咙。他开始扼她的脖子。麦卡恩与戈德伯格冲过去,把他推开。

【暗场。

【现在窗外完全没有光线。舞台一片漆黑。

露露　开灯!

戈德伯格　怎么回事?

露露　开灯!

麦卡恩　等会儿。

戈德伯格　他到哪儿去了?

麦卡恩　松开我!

戈德伯格　这是谁?

露露　有人在碰我!

麦卡恩　他到哪儿去了?

梅格　灯为什么灭了？

戈德伯格　你的手电筒呢？（麦卡恩把手电筒打开，照在戈德伯格脸上。）别照我！（麦卡恩移动手电筒。有人把手电筒从他手中打掉。手电筒熄灭了。）

麦卡恩　我的手电筒！

露露　哦，上帝！

戈德伯格　你的手电筒呢？把你的手电筒捡起来！

麦卡恩　我找不着。

露露　抱着我。抱着我。

戈德伯格　趴到地上。帮他找手电筒。

露露　不行。

麦卡恩　手电筒不见了。

梅格　灯为什么灭了？

戈德伯格　大家安静！帮他找手电筒。

【静场。麦卡恩与戈德伯格趴在地上发出咕哝声。突然，从房间的后部传来了尖锐持续的声音，是鼓槌击打鼓边的嗒嗒声。静场。露露抽泣的声音。

戈德伯格　我在这儿。麦卡恩！

麦卡恩　我在这儿。

戈德伯格　到我这儿来，到我这儿来。镇静。到那边去。

【戈德伯格与麦卡恩移向桌子左后方。斯坦利移向桌子右边。露露突然发现他向自己逼近，她尖叫并且昏倒。戈德伯格与麦卡恩转身，相互碰撞。

戈德伯格　这是怎么回事?

麦卡恩　那是谁?

戈德伯格　这是怎么回事?

【在黑暗中,斯坦利抓住露露,把她放在桌子上。

梅格　那是露露!

【戈德伯格与麦卡恩移向舞台右前方。

戈德伯格　她在哪儿?

麦卡恩　她跌倒了。

戈德伯格　在哪儿?

麦卡恩　在这附近。

戈德伯格　快帮我找到她。

麦卡恩　(移向舞台左前方。)我找不到她。

戈德伯格　她一定在什么地方。

麦卡恩　她不在这儿。

戈德伯格　(移向舞台左前方。)她一定在。

麦卡恩　她走了。

【麦卡恩在地上找到手电筒,照亮了桌子和斯坦利。露露四肢张开躺在桌上,斯坦利伏在她身上。当手电筒光到斯坦利脸上时,他开始哈哈大笑。戈德伯格与麦卡恩向他逼近。他笑着后退,光照在他脸上。他们跟随着他走向舞台左后方。他背靠着厨房窗口,笑着。手电筒离他越来越近。他贴到了墙上,笑声越来越大。他们的身影汇聚到他身上。

【幕落。

第三幕

【次日早晨。彼梯从左边进来，拿着一张报纸，坐到桌边。他开始读报。梅格的声音从厨房窗口传来。

梅格　是你吗，斯坦？（停顿。）斯坦尼？

彼梯　什么？

梅格　是你吗？

彼梯　是我。

梅格　（在厨房窗口出现。）哦，是你。我的玉米片用光了。

彼梯　哦，那还有别的什么吗？

梅格　没有了。

彼梯　没有了？

梅格　等一下。（她离开厨房窗口，从厨房门进来。）你拿到报纸了吗？

彼梯　拿到了。

梅格　一切都还好吧？

彼梯　不坏。

梅格　那两位绅士今天早上把最后那些油炸糕点都吃完了。

彼梯　哦，都给他们吃完了？

梅格　不过壶里还有些茶。（她给他倒茶。）等会儿我要出去买东西。给你买点好吃的。我的头疼得都要裂开了。

彼梯　（读报。）昨天晚上你睡得像根木头。

梅格　是吗？

彼梯　睡得像个死人。

梅格　我一定是太累了。(她环视房间,在壁炉上看见了那个破鼓。)噢,瞧。(她起身,把鼓拿在手里。)这个鼓破了。(彼梯抬头看。)它怎么破了?

彼梯　我不知道。

【她用手击打鼓。

梅格　还能发出声音。

彼梯　你还可以再弄一个。

梅格　(忧伤地。)可能是在晚会上弄破的。我不记得它是怎么破的,在晚会上。(她放下鼓。)真可惜。

彼梯　你还可以再弄一个,梅格。

梅格　好吧,至少晚会上他有这个鼓,是吧?我就想他能有这个鼓。

彼梯　(读报。)是的。

梅格　你看见他下来了吗?(彼梯没有回答。)彼梯。

彼梯　什么?

梅格　你看见他下来了吗?

彼梯　谁?

梅格　斯坦利。

彼梯　没有。

梅格　我也没看见。这孩子应该起来了。他要耽误早餐了。

彼梯　已经没有早餐了。

梅格　是的,可他还不知道呢。我去叫他。

彼梯　(迅速地。)不,别去,梅格。让他睡吧。

梅格　可是你说过他在床上待的时间太多了。

彼梯　让他睡吧……今天早上。随他去吧。

梅格　我上去了一趟，给他送茶。可是开门的是麦卡恩先生。他说他们正在谈话。他说他已经给他弄了一杯茶。他一定很早就起来了。我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我很吃惊。因为每次我去叫醒他的时候，他总是在熟睡。可是今天他不是。我听见他在说话。（停顿。）你认为他们相互认识吗？我想他们是老朋友。斯坦利有许多朋友。我知道他有。（停顿。）我没有给他茶。他已经有茶了。我就下来了，继续干我的活儿。然后，紧接着，他们下来吃早餐。斯坦利一定又继续睡他的觉了。

【停顿。

彼梯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买东西，梅格？

梅格　对，我得去了。（拿起提包。）我头疼得厉害。（走向后门，突然停下，转身。）今天早上你看见外面有什么吗？

彼梯　什么？

梅格　那辆大型轿车。

彼梯　看见了。

梅格　昨天它不在那儿。你……你看见车里面了吗？

彼梯　我看了一眼。

梅格　（紧张地走回来，小声地。）里面有什么吗？

彼梯　里面？

梅格　是的。

彼梯　你什么意思，里面？

梅格　车子里面。

彼梯　什么样的东西?

梅格　哦……我是说……有……是不是有一辆手推车在里面?

彼梯　一辆手推车?

梅格　对。

彼梯　我没看见。

梅格　你没看见?你肯定吗?

彼梯　戈德伯格先生要一辆手推车干什么?

梅格　戈德伯格先生?

彼梯　那是他的车。

梅格　(释然地。)他的车?哦,我不知道那是他的车。

彼梯　那当然是他的车。

梅格　哦,我觉得好多了。

彼梯　你在说什么呀?

梅格　哦,我的确感觉好多了。

彼梯　你得出去吸点新鲜空气。

梅格　是的。我要去。我要去。我这就出去,我得买点东西。(她走向后门。楼上传来碰门声。她转身。)是斯坦利!他下来了——我拿什么给他做早餐呢?(她冲进厨房。)彼梯,我给他吃什么呢?(她从厨房窗口向外张望。)没有玉米片了。(他们都盯着那扇门看。戈德伯格进来。他在门口停住,看见他们在盯着他,他微笑了。)

戈德伯格　隆重欢迎啊!

梅格　哦,我还以为是斯坦利呢。

戈德伯格　你觉得我们很像?

梅格　哦，不。你们看起来完全不一样。

戈德伯格　（进入房间。）体型不同，当然。

梅格　（进入厨房。）我以为他要下来吃早餐了。他还没有吃早餐呢。

戈德伯格　你妻子沏了一杯非常好的茶，博尔斯先生，你知道吗？

彼梯　是的，有时她会。有时她就忘了。

梅格　他就要下来了吗？

戈德伯格　下来？他当然就要下来了。在这么一个阳光灿烂的美好日子里，他为什么不该下来呢？他会起来的，很快就来。（他在桌边坐下。）他将会有多么好的一份早餐哪。

梅格　戈德伯格先生。

戈德伯格　嗯？

梅格　我不知道外边是你的车。

戈德伯格　你喜欢它吗？

梅格　你打算开车出去吗？

戈德伯格　（对彼梯。）一辆漂亮的车，嗯？

彼梯　光彩照人。

戈德伯格　老的就是好的，我的话没错。车里有的是空间。前面有空间。后面也有空间。（他摸了一下茶壶。）壶是热的。还要茶吗，博尔斯先生？

彼梯　不用，谢谢。

戈德伯格　（倒茶。）那辆轿车？那辆轿车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

梅格　你打算开车出去吗？

【戈德伯格没有回答，只是喝茶。

梅格　好了，现在我该出门了。（她往后门走，又转回来）。彼梯，等会儿斯坦利下来……

彼梯　嗯？

梅格　告诉他我不会在外面太长时间的。

彼梯　我会告诉他的。

梅格　（含糊地。）我不会太长时间。（她下场。）

戈德伯格　（饮茶。）一个好女人。一个有魅力的女人。我妈妈就是这样的。我妻子也是这样的。

彼梯　今天早上他怎么样？

戈德伯格　谁？

彼梯　斯坦利。他好些了吗？

戈德伯格　（有点犹豫。）哦……好一点了，我想，好一点了。当然，我并没有资格这么说，博尔斯先生。我的意思是说，我还没有取得……资格证书。最好就是，什么人，他有专门的……嗯……资格证书……来看看他。某个名下有证书的人。那就完全不同了。

彼梯　是的。

戈德伯格　不管怎么说，这会儿德莫特和他在一起。他……一直陪伴着他。

彼梯　德莫特？

戈德伯格　是的。

彼梯　这太可怕了。

戈德伯格　（叹息。）是的。对他来说生日晚会太不幸了。

彼梯　他出了什么事？

戈德伯格　（尖锐地。）他出了什么事？他崩溃了，博尔斯先生。不折不扣。精神崩溃。

彼梯　什么能让他突然就变成这样了呢？

戈德伯格　（站起，走向舞台前部。）这么说吧，博尔斯先生，各种可能性都有。就在几天以前，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过这事。我们两人都关心另外一个案例——不完全相同，当然，但是……相当类似。（他停顿。）不管怎样，他告诉我，你看，我的这位朋友，有时事情是逐渐发生的——一天天地滋生滋生滋生……日积月累。然后呢，好好的一下就发作了。哎！就那样！精神崩溃。没人能确定它是因为什么发作的，但是对某些人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彼梯　真的？

戈德伯格　是的。我的这个朋友……他跟我说过这事——就在几天以前。（他不自然地站了一会儿，然后拿出一个香烟盒，取出一支香烟。）来一支阿卜杜拉？

彼梯　不，不啦，我不抽这种烟。

戈德伯格　偶尔我也犒劳自己一支香烟。一支阿卜杜拉，也许，或者一支……（他打了一个响指。）

彼梯　一个可怕的夜晚。（戈德伯格用打火机点上香烟。）我从前门进来，所有的灯都灭了。我往电源投币口里放了一个先令，进了这屋子，晚会却已经结束了。

戈德伯格　（来到舞台前部。）你往投币口里放了一个先令？

彼梯　是的。

戈德伯格　接着灯就亮了。

彼梯　是的，然后我就到这屋里来了。

戈德伯格　（短促笑声。）我可以发誓，那一定是保险丝的问题。

彼梯　（继续。）一片死寂。听不到任何声音。所以我就上楼，你朋友——德莫特——在楼梯平台那儿碰到我。他告诉了我。

戈德伯格　（尖锐地。）谁？

彼梯　你的朋友——德莫特。

戈德伯格　（吃力地。）德莫特。是的。（他坐下。）

彼梯　他们一会儿就能恢复过来，对吗？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可以恢复过来，是吧？

戈德伯格　恢复？是的，有时他们会恢复，这样或者那样地恢复。

彼梯　我的意思是说，他现在可能就已经恢复了，是吗？

戈德伯格　可以这么说吧。可以这么说。

【彼梯起身，端起茶壶和茶杯。

彼梯　好吧，如果到了午餐的时候他还没好，我就去找个医生来。

戈德伯格　（干脆地。）一切都安排好了，博尔斯先生。你不要费心了。

彼梯　（疑惑地。）你是什么意思？（麦卡恩提着两只箱子进来。）行李都收拾好了？

【彼梯端着茶壶和茶杯进入厨房。麦卡恩走到左边，放下箱子。他走到窗前往外看。

戈德伯格　怎么样？（麦卡恩没有回答。）麦卡恩。我在问你怎么样

呢。

麦卡恩　(没有回头。)什么怎么样?

戈德伯格　什么什么?(麦卡恩没有回答。)

麦卡恩　(转向戈德伯格,笑着。)我不想再上去了。

戈德伯格　为什么不想再上去了?

麦卡恩　我不想再上去了。

戈德伯格　现在怎么样啦?

麦卡恩　(往前走。)现在他安静了。他不再……像刚才那样说话了。

【彼梯出现在厨房窗口,没人注意到。

戈德伯格　他什么时候能准备好?

麦卡恩　(阴沉地。)下次你可以自己上去。

戈德伯格　你怎么啦?

麦卡恩　(平静地。)我给了他……

戈德伯格　什么?

麦卡恩　我给了他他的眼镜。

戈德伯格　他拿回眼镜不高兴吗?

麦卡恩　框子坏了。

戈德伯格　怎么搞的?

麦卡恩　他想把镜片再卡进框里。我就让他在那儿试呢。

彼梯　(在厨房门口。)家里有透明胶带。我们可以把它们粘起来。

【戈德伯格和麦卡恩回头看他。停顿。

戈德伯格　透明胶带?不,不,没事儿,博尔斯先生。这样可以让他这会儿安静些,让他不去想别的事情。

彼梯　(走向台前。)要找个医生吗?

戈德伯格　一切都安排好了。

【麦卡恩走向右边鞋柜,取出一把刷子刷鞋。

彼梯　(走向桌子。)我想他需要一个医生。

戈德伯格　我同意。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们会给他一些时间让他平静下来,然后我会带他到蒙蒂那儿去。

彼梯　你打算把他带到一个医生那儿去?

戈德伯格　(盯着他。)是的。蒙蒂。

【停顿。麦卡恩在刷鞋。

这么说博尔斯太太已经出门,去给我们弄美味的午餐了?

彼梯　是的。

戈德伯格　真遗憾,那时我们可能已经走了。

彼梯　是吗?

戈德伯格　到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走了。

【停顿。

彼梯　哦,这个时候,我要去看看我的豌豆长得怎么样了。

戈德伯格　这个时候?

彼梯　是啊,我们在等着的时候啊。

戈德伯格　等什么呢?(彼梯走向后门。)你不打算回海滩去吗?

彼梯　不,还不用去呢。他下来的时候告诉我一声,好吗,戈德伯格先生?

戈德伯格　(认真地。)今天你的海滩上人一定很多……在这么个好天气。他们不是躺在沙滩上,就是到海里游泳。我想要的生

活。沙滩椅呢？沙滩椅准备好了吗？

彼梯　今天早上我就把它们全都摆出去了。

戈德伯格　可是票怎么办？谁来收票？

彼梯　没事儿。全都没问题。戈德伯格先生。你不用担心。我一会儿就回来。

【他下场。戈德伯格站起来，走到窗前，目送着他。麦卡恩走到桌子左边坐下，拿起报纸，开始把它撕成纸条。

戈德伯格　一切都准备好了吗？

麦卡恩　是的。

【戈德伯格步履沉重地走到桌边，沉思着。他在桌子右边坐下，注视着麦卡恩的行动。

戈德伯格　停下！

麦卡恩　什么？

戈德伯格　你干吗老干这个？太孩子气了，没有任何意义。一点意义也没有。

麦卡恩　你今天是怎么回事？

戈德伯格　问题，问题。别问我那么多的问题。你以为我是谁？

【麦卡恩端详他。然后他叠起报纸，把纸条放在里面。

麦卡恩　怎么样？

【停顿。戈德伯格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麦卡恩　怎么样？

戈德伯格　（疲惫地。）什么怎么样？

麦卡恩　我们是等着呢，还是去把他带下来？

戈德伯格　(缓慢地。)你要去把他带下来?

麦卡恩　我想把这事了结。

戈德伯格　可以理解。

麦卡恩　那么我们是等着呢,还是去把他带下来?

戈德伯格　(打断。)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感到筋疲力尽。我感到有点儿……对我来说这种感觉很少有。

麦卡恩　是吗?

戈德伯格　非同寻常。

麦卡恩　(迅速站起,走到戈德伯格椅子后边。压低嗓门。)让我们完事走人。让我们把这事了结,走人。把事情做了。把这破事儿做完。我们完事然后走人!

【停顿。

要我上去吗?

【停顿。

纳特!

【戈德伯格弓着背坐着。麦卡恩溜到他旁边。

赛米!

戈德伯格　(睁开眼睛,审视着麦卡恩。)你——叫——我——什么?

麦卡恩　谁?

戈德伯格　(凶险地。)别叫我那个名字!(他抓住麦卡恩的喉咙。大声地。)**别叫我那个名字!**

麦卡恩　(扭动着。)纳特,纳特,纳特,**纳特!** 我叫你纳特。我在问你,纳特。上帝作证。就一个问题,没有别的,就一个问题,你

明白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戈德伯格　（把他推倒。）什么问题？

麦卡恩　要我上去吗？

戈德伯格　（粗暴地。）上去？我以为你不打算再上去了？

麦卡恩　你什么意思？为什么不？

戈德伯格　你是这么说的！

麦卡恩　我从来没有这么说过！

戈德伯格　没有？

麦卡恩　（从地板上，对着整个房间。）谁说了？我从来没说过！我现在就上去！

【他跳起来，冲向左边门口。

戈德伯格　等等！

【他把双臂搁在椅子扶手上。

过来。

【麦卡恩很慢地向他走去。

我要听听你的意见。看看我的嘴里。

【他把嘴张大。

好好看看。

【麦卡恩看。

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吗？

【麦卡恩仔细看。

你知道么？我一颗牙齿也没有掉。从我生下来就没有掉过。没有任何改变。（他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到达我今天这个

位置,麦卡恩。因为我总是保持身心健康。我这一生都在对自己这么说的。上进,上进,人生就是大舞台。我要光宗耀祖。循规蹈矩。循规蹈矩,麦卡恩,你就不会走错路。你怎么想,我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人吗?不!人家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心无旁骛。学校?别跟我谈什么学校。所有科目都是名列前茅。为什么?因为,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明白我的话吗?懂我的意思吗?用心背。绝不写一个字。从不靠水太近。你会发现——我说的都是真话。

因为我相信那种活法……(茫然。)……

因为我相信那种活法……(绝望。)……

因为我相信那种活法……(失落。)……

【他坐在椅子里。

坐下,麦卡恩,坐在这儿,让我能看得见你。

【麦卡恩跪在桌子前面。

(强烈地,越来越有信心。)我父亲对我说,本尼,本尼,过来。他要死了。我跪下。日夜守在他身边。有谁在乎我们呢?宽恕,本尼,他说,让宽恕与你共存。听到了,爸爸。回家,回到你妻子身边去吧。我会的,爸爸。关照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关照乞丐,关照流浪汉。他没有提及任何名字。我为了服务他人而牺牲了我的一生,他说,我问心无愧。尽职尽责,小心谨慎。总是记住对你的邻居说早上好。永远、永远不要忘记你的家庭,因为他们是你生命的支柱,是基础和核心!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巴尼大叔会关照你。我跪下。(他跪下,面对麦卡恩。)我对着

《圣经》发誓。我那时就知道我必须记住这个单词——尊重！因为麦卡恩——(温和地。)谢默斯——你父亲之前是谁？他的父亲。他之前又是谁？在他之前的之前呢？……(茫然——得意地。)你父亲的父亲之前是你父亲的父亲的母亲！你的曾曾祖母。

【静场。他慢慢站起来。

这就是我能到达我今天这个地位的原因，麦卡恩。因为我总是保持身心健康。我的座右铭是：拼命工作，拼命玩。一天也不生病。

【戈德伯格坐下。

戈德伯格 按老样子，打我一下。(停顿。)打我嘴巴。

【麦卡恩站着，把手撑在膝盖上，俯身，打了戈德伯格的嘴。

再来一下。

【麦卡恩再次打了他的嘴。戈德伯格深呼吸，微笑着。

戈德伯格 很好！

【露露进来。麦卡恩看着她，走向门口。

麦卡恩 (在门口。)我给你们五分钟。(他下场。)

戈德伯格 到这边来。

露露 要发生什么事了？

戈德伯格 到这边来。

露露 不，谢谢。

戈德伯格 你怎么啦？纳特大叔惹你生气了？

露露 我要走了。

戈德伯格　看在过去的分上，先玩一盘二十一点吧。

露露　我玩够游戏了。

戈德伯格　像你这样的姑娘，这种年纪，这么好的身体，不玩游戏么？

露露　你太狡猾了。

戈德伯格　好了，谁说不应该玩游戏？

露露　你以为我像其他所有姑娘那样吗？

戈德伯格　其他所有姑娘都那样，是吗？

露露　我不知道别的姑娘什么样。

戈德伯格　我也不知道。我没有碰过任何别的女人。

露露　（沮丧地。）如果我父亲知道，他会怎么说？还有埃迪又会怎么说？

戈德伯格　埃迪？

露露　他曾是我的初恋，埃迪是我的初恋。不管发生了什么，我们之间是那么纯洁。和他一起！他从没有在夜里带着一个箱子进入我的房间！

戈德伯格　谁打开箱子的，是我还是你？露露，小露露，让过去的事情就过去吧，给我一个机会。吻我一下，言归于好。

露露　我不会再碰你的。

戈德伯格　今天我就要走了。

露露　你要走？

戈德伯格　今天。

露露　（更加生气。）你玩弄了我一晚上。你只是一时兴起而已。

戈德伯格　谁玩弄谁？

露露　你趁我放松警惕的时候，玩弄了我。

戈德伯格　谁让你放松警惕的？

露露　这就是你干的事。你满足了自己丑恶的欲望。你让我领教了一些只有结过三次婚的女人才知道的事情，可那是一个没结过婚的姑娘怎么也不应该懂的！

戈德伯格　现在你一下子都明白了！你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麦卡恩快步走进来。

露露　你不是因为喜欢我而这样做的。你这样做仅仅是为了满足你自己的欲望。哦，纳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戈德伯格　是你要我做的，露露，所以我就做了。

麦卡恩　一点不错。（向前。）你睡了一长觉，小姐。

露露　（向舞台左后方退去。）我？

麦卡恩　你这种人，老是在床上花太多时间。

露露　你这是什么意思？

麦卡恩　你有什么要忏悔的吗？

露露　什么？

麦卡恩　（蛮横地。）忏悔！

露露　忏悔什么？

麦卡恩　跪下，忏悔！

露露　他是什么意思？

戈德伯格　忏悔。你会失去什么？

露露　什么，向他忏悔？

戈德伯格　他被解除圣职仅仅六个月。

麦卡恩　跪下，女人，告诉我你刚刚做了什么。

露露　（向后门退去。）我明白怎么回事了。我知道要发生什么了。

我已经很清楚了。

麦卡恩　（向前。）我已经看见你被吊在了爱尔兰的卡西尔祭岩上，你

的丑行玷污了那里的土壤。滚开！

露露　我得走了。

【她下场。麦卡恩走向左边门口，出去。他领着斯坦利进来，后者穿着考究合身的黑色西装，戴着白色领圈。他手里拿着他的破眼镜。他的脸刮得很干净。麦卡恩跟在他身后，把门关上。戈德伯格迎上前去，让他坐在一把椅子里。

戈德伯格　你好吗，斯坦？

【停顿。

你感觉好点儿吗？

【停顿。

你的眼镜怎么啦？

【戈德伯格俯身去看。

眼镜坏了，真遗憾。

【斯坦利茫然地看着地面。

麦卡恩　（在桌边。）他看起来好点儿了，是吧？

戈德伯格　好多了。

麦卡恩　换了个人。

戈德伯格　你知道我们要做什么？

麦卡恩　做什么?

戈德伯格　我们要给他另外买一副眼镜。

【他们开始温和地并饶有兴趣地讨好他。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斯坦利完全没有反应。他只是一动不动地端坐在他的椅子上。

麦卡恩　用我们自己的钱。

戈德伯格　毫无疑问。由你和我来分担,斯坦,很快你就会有一副新眼镜了。

麦卡恩　你看不清前面。

戈德伯格　是的。你已经斜视好多年了。

麦卡恩　现在你斜视得更厉害了。

戈德伯格　他说得对。你的视力越来越坏。

麦卡恩　越来越糟糕。

戈德伯格　你需要长时间的恢复。

麦卡恩　换换空气。

戈德伯格　某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

麦卡恩　一个没有人能够打扰你的地方。

戈德伯格　正是。

麦卡恩　你顽固不化。

戈德伯格　你看起来萎靡不振。

麦卡恩　你有风湿病。

戈德伯格　你近视。

麦卡恩　你有癫痫病。

戈德伯格　你已濒临崩溃。

麦卡恩　你就是一具行尸走肉。

戈德伯格　但是我们可以拯救你。

麦卡恩　免遭厄运。

戈德伯格　是的。

麦卡恩　无可否认。

戈德伯格　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你的轴心。

麦卡恩　我们将更新你的季票。

戈德伯格　我们会给你的早茶打点折。

麦卡恩　我们将给你所有的易燃物打个折扣。

戈德伯格　我们将监视你。

麦卡恩　指导你。

戈德伯格　给你切实的关心与礼遇。

麦卡恩　让你享用俱乐部的酒吧。

戈德伯格　为你长期预订一张桌子。

麦卡恩　帮助你了解斋戒日。

戈德伯格　为你烤蛋糕。

麦卡恩　在祈祷日帮助你祈祷。

戈德伯格　给你一张免费通行证。

麦卡恩　带你散步健身。

戈德伯格　给你一些内幕消息。

麦卡恩　我们将提供跳绳。

戈德伯格　还有背心和短裤。

麦卡恩　油膏。

戈德伯格　热膏药。

麦卡恩　护指套。

戈德伯格　护腹腰带。

麦卡恩　耳塞。

戈德伯格　婴儿粉。

麦卡恩　抓痒耙子。

戈德伯格　备用胎。

麦卡恩　洗胃泵。

戈德伯格　氧气罩。

麦卡恩　转经筒。

戈德伯格　熟石膏。

麦卡恩　安全帽。

戈德伯格　拐杖。

麦卡恩　二十四小时服务。

戈德伯格　全部免费。

麦卡恩　就是这样。

戈德伯格　我们将把你变成一个男子汉。

麦卡恩　和一个女人。

戈德伯格　你将被重新塑造。

麦卡恩　你将富有。

戈德伯格　你将得到调整。

麦卡恩　你将成为我们的骄傲与快乐。

戈德伯格　你将成为一个受尊敬的人。

麦卡恩　你将成为一个成功者。

戈德伯格　你将成为完整的人。

麦卡恩　你将发布命令。

戈德伯格　你将做出决策。

麦卡恩　你将成为要人。

戈德伯格　政治家。

麦卡恩　你将拥有游艇。

戈德伯格　动物。

麦卡恩　动物。

【戈德伯格看着麦卡恩。

戈德伯格　我说的是动物。(他转向斯坦利。)我以我的生命担保你将有权取舍。(静场,斯坦利不动。)斯坦。怎么样？你怎么看？

【斯坦利的头慢慢抬起来,转向戈德伯格的方向。

戈德伯格　你怎么想？嗯,小伙子？

【斯坦利开始用力闭眼和睁眼。

麦卡恩　你有什么想法,先生？对于这样一种前途,先生？

戈德伯格　前途。是的。这的确是一种前途。

【斯坦利拿眼镜的手开始颤抖。

对于这样一种前途,你的意见如何？嗯,斯坦利？

【斯坦利集中注意力,他张开嘴,企图说话,但是没有成功,话噎在嗓子里。

斯坦利　呜—嘎……呜—嘎……咦—啊—嘎……(喘气。)咔……咔……

【他们注视着他。他长长地吸了一口气，身体为之颤抖。他集中注意力。

戈德伯格　好了，斯坦利小伙子，你怎么看，嗯？

【他们注视他。他集中注意力。他的头往下低，下巴碰到胸前，他蜷缩着。

斯坦利　呜—嘎……呜—嘎嘎……

麦卡恩　你是什么意见，先生？

斯坦利　咔咔咔……咔咔咔……

麦卡恩　韦伯先生！你是什么意见？

戈德伯格　你怎么看，斯坦？你对于这种前途怎么想？

麦卡恩　你对于这种前途是什么意见？

【斯坦利的身体颤抖，放松，他的头垂下，他又重新变得僵硬不动，弯腰驼背。彼梯从舞台前部左边门口进来。

戈德伯格　还是老样子的斯坦啊。跟我们走吧。来吧，孩子。

麦卡恩　跟我们走吧。

彼梯　你们要带他去哪儿？

【他们转身。静场。

戈德伯格　我们要带他去蒙蒂那儿。

彼梯　他可以待在这儿。

戈德伯格　别傻了。

彼梯　我们可以在这儿照顾他。

戈德伯格　你们为什么要照顾他？

彼梯　他是我的客人。

戈德伯格　他需要特殊治疗。

彼梯　我们会给他找人治病的。

戈德伯格　不。蒙蒂的诊所是最好的。带他走,麦卡恩。

【他们帮助斯坦利从椅子上站起来。三人走向左边门口。

彼梯　不要带他走!

【他们停下。戈德伯格端详他。

戈德伯格　(阴险地。)你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走呢,博尔斯先生?

麦卡恩　是啊,你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走呢?

戈德伯格　和我们一起去蒙蒂那儿。车里的地方很大。

【彼梯没动。他们从他身边经过,走到门口。麦卡恩把门打开,提起箱子。

彼梯　(脱口而出。)斯坦,别让他们告诉你做什么!

【他们下场。

【静场。彼梯站着。传来前门碰上的声音。汽车启动的声音。汽车离去的声音。静场。彼梯慢慢走到桌边。他在左边一把椅子上坐下。他拿起一份报纸打开。纸条落到地上。他看着纸条。梅格从窗外经过,从后门进来。彼梯仔细地看报纸的头版。

梅格　(走向舞台前部。)汽车走了。

彼梯　是的。

梅格　他们走了?

彼梯　是的。

梅格　他们不在这儿吃午饭了?

彼梯　不吃了。

梅格　哦，真遗憾。（她把包放在桌上。）外边很热。（她把外套挂在一个钩子上。）你在干什么呢？

彼梯　读报。

梅格　都还好吧？

彼梯　不错。

【她在桌边坐下。

梅格　斯坦在哪儿？

【停顿。

斯坦下来啦，彼梯？

彼梯　不……他……

梅格　他还在床上？

彼梯　是的，他……还在睡觉。

梅格　还在睡觉？他吃不上早餐了。

彼梯　让他……睡吧。

【停顿。

梅格　昨天晚上真是一个美妙的晚会，对吗？

彼梯　我没在。

梅格　你没在？

彼梯　我是晚会之后才回来的。

梅格　哦。

【停顿。

那是一个美妙的晚会。好多年我都没有这样高兴过了。我们跳舞，唱歌。还做了游戏。你要是在就好了。

彼梯　晚会很好，嗯？

【停顿。

梅格　我是晚会上的女王。

彼梯　是吗？

梅格　是呀。他们都说我是。

彼梯　我也敢打赌你是的。

梅格　哦，真的。我是的。

【停顿。

我知道我是的。

【幕落。

房间

《房间》于1960年1月21日在汉普斯特德戏剧俱乐部首演，演出人员如下：

伯特·赫德　五十岁的男人…… 霍华德·兰

罗丝　六十岁的女人…… 维维安·麦钱特

基德　一位老人 …… 亨利·伍尔夫

桑兹先生 } 一对年轻夫妇 …… 约翰·里斯

桑兹太太 } 一对年轻夫妇 …… 奥利沃尔·史密斯

赖利　一位盲眼黑人…… 托马斯·巴普蒂斯特

导演 …… 哈罗德·品特

【一所大房子的一个房间。舞台右前侧有一扇门。左前侧有一个煤气取暖炉。左后侧有煤气灶和水槽。舞台后墙中间有一扇窗户。舞台中央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中间偏左有一把摇椅。舞台右后方的凹室里伸出来一张双人床的床脚。

【伯特坐在桌旁，戴着一顶帽子，面前架着一本杂志。罗斯在灶旁。

罗丝 给你。这个可以御寒。

【她把咸肉和鸡蛋放在一个盘子里，关掉煤气，把盘子拿到桌上。

外边太冷了，我可以告诉你。简直是要人命。

【她回到灶旁，从水壶往茶壶里倒水，关掉煤气，把茶壶拿到桌上，往盘子里撒了些盐和佐料，切了两片面包。伯特开始吃。

对啦。你把它吃了吧。你需要它。在这儿你能够感觉到。还有，这个房间挺保暖的。无论如何，比地下室强多了。

【她往面包上涂黄油。

我不知道他们在下面那儿是怎么过的。真是自讨苦吃。接着吃。都吃掉。这对你有好处。

【她走到水槽旁，擦干一只茶杯和一只碟子，放到桌上。

如果你想出去，最好往肚子里装点什么东西。因为只要你一出

去，你就会感觉到。

【她把牛奶倒进茶杯。

刚才我往窗外看了看。真够受的。周围连一个人影子都没有。你能听见风声吗？

【她坐进摇椅里。

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个人是谁。那是谁呢？谁住在下面呢？我必须得问问。我的意思是说，或许你也应该知道，伯特。不过无论是谁，那儿都不可能十分舒服。

【停顿。

我想从我最后一次去过那儿以后，房子已经换手了。当时我没有看见谁搬进去。我是说那房子第一次租出去的时候。

【停顿。

无论如何，我想现在他们已经搬走了。

【停顿。

但是我想现在一定有别的什么人住进去了。我可不愿意住在那种地下室里。你见过那些隔墙吗？那些隔墙都活动了。这对于我来说倒是无所谓。接着吃，伯特。再来点儿面包。

【她走到桌边切下一片面包。

你回来的时候，我会煮点可可饮料。

【她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好。

不，这个房间对我来说很好。我是说，你知道你在哪儿。比如说，天冷的时候。

【她走到桌旁。

咸肉怎么样？好吗？这肉不错，我知道的，但是不如我上次买的好。都怪这天气。

【她回到摇椅旁，坐下。

反正，我没出去过。我从来没有这么好过。我受不了这天气。不过我今天好多了。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不知道你是否应该出去。我是说，你不应该出去，你刚从床上起来。不过，别担心，伯特。你去吧。你不会去太久的。

【她摇着椅子。

你住在楼上这儿，多好，我告诉你。幸亏你没住下面，住在地下室里。这不是开玩笑。哦！我把茶给忘了，我把茶给忘在那儿了。

【她走到桌旁，把茶倒进茶杯。

是的，这茶不坏。多好的清茶。可爱的清茶。给你。把它给喝下去。我在等着自己的茶。反正，我喜欢茶再浓一点儿。

【她取下一只盘子搁到炉子上。

那些隔墙会毁掉你。我不知道现在是谁住在下面。不管是谁，都有很大危险。也许他们是外国人。

【她回到摇椅旁，坐下。

我已经让你恢复精力啦。

【停顿。

无论如何，下面也没有双人房间啊。我想，原来有过一间，在他搬出去以前。也许他们现在又有了。

【她摇着椅子。

如果他们问你，伯特，就说我对自己待的地方感到非常满意。我们这儿非常安静，一切都好。你在这儿很快活。从外面回来，楼也不高。我们不受打搅，没人打搅我们。

【停顿。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得出去？你就不能明天再出车？等会儿我可以把火生上。你就可以坐在火旁。这就是你喜欢的夜晚啊，伯特。一会儿天就黑了，很快的。

【她摇着椅子。

现在天黑下来了。

【她站起来，到桌旁倒茶。

我泡了很多。接着喝。

【她坐在桌旁。

今天你往外看了吗？路面都结冰了。哦，我知道你会开车。我没说你不会。早上我还跟基德先生提起过，说你今天要出车。我告诉他，你虽然不是一个最好的司机，但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司机。我不在乎你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开车，伯特，都没关系。你知道怎么开车。我告诉过他。

【她用开襟羊毛衫把自己裹起来。

可是天太冷了。今天真冷，冷得刺骨。等你回来的时候，我会给你准备很好的可可饮料。

【她站起来，走到窗前，向外望去。

多安静啊。天色越来越暗。周围没有一个人。

【她站着，张望着。

等等。

【停顿。

我不知道那会是谁?

【停顿。

不会吧。我想我看见了一个什么人。

【停顿。

不会吧。

【她放下窗帘。

你知道怎么了?看起来天气好些了。风没有那么大了。你最好穿上你的那件厚运动服。

【她回到摇椅旁,坐下,摇动。

这个房间真好。住在这种地方,你算是走运的。我照顾着你,对吧,伯特?当初他们要把地下室给咱们,我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我知道那儿没什么好处。天花板顶着头。在这儿你有窗户,你可以自由走动,如果你出去,就在深夜也能回来,你可以干你的工作,你可以回家,一切都好。还有我在这儿。你碰上了好运气。

【停顿。

我不知道现在谁搬进去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可是,我想有人住在下边。不管是谁搬进去了,反正有人住在那儿。咸肉看上去不错,伯特。我等会儿再喝茶。我喜欢浓一点儿的。你喜欢淡一点儿的。

【传来一下敲门声。她站起来。

是谁?

【停顿。

喂!

【又有敲门声。

进来吧。

【敲门声继续。

是谁?

【停顿。门打开,基德先生走进来。

基德　是我敲门。

罗丝　我听见了。

基德　嗯?

罗丝　我们听见了。

基德　你好,赫德先生,身体如何,好吗?我在查看管道。

罗丝　管道没问题吧?

基德　嗯?

罗丝　请坐,基德先生。

基德　不用,这样就行。我顺便到这儿来,是想看看情况怎么样。

嗯,屋里很暖和,是不是?

罗丝　哦,谢谢你,基德先生。

基德　你今天要出去吗,赫德先生?我出去了。又马上回来了。当然,只走到街角。

罗丝　今天外边没什么人,基德先生。

基德　所以我想,最好来看看那些管道。在这种天气下。我只去了

街角，做了一些必要的事。可能要下雪了。非常可能，照我看来。

罗丝　你为什么不坐下来呢，基德先生？

基德　不用，不用，这样就行。

罗丝　唉，这种天气还得出去，真是倒霉，基德先生。你没有帮手吗？

基德　嗯？

罗丝　我以为你有个女人在帮你呢。

基德　我没有女人。

罗丝　我们刚来的时候，我以为你有一个。

基德　这儿根本没有女人。

罗丝　也许我想到了别的地方。

基德　街角那儿女人很多。不过这儿没有。哦没有。嗯，我以前见过那东西吗？

罗丝　什么？

基德　那东西。

罗丝　我不知道。你见过吗？

基德　我似乎有些印象。

罗丝　这只是一把旧摇椅。

基德　你来的时候，它在这儿吗？

罗丝　不在。我自己带来的。

基德　我可以发誓，我以前见过它。

罗丝　也许你见过它。

基德　什么？

罗丝　我是说，也许你见过它。

基德　是的，也许我见过它。

罗丝　请坐，基德先生。

基德　不过我不该为它发誓。

【伯特打个哈欠，伸伸懒腰，继续看杂志。

不，我不坐了，赫德先生刚喝完茶，要休息一下。我也得走了，而且得赶紧走。你打算出去吗，赫德先生？我刚才还看过你的货车。真是一辆漂亮的小货车。我发现你为了防冻，把她包裹得很好。我不是责怪你。是的，有天早晨我听见你出去，是的。非常平稳。我听得出你的换挡技术很好。

罗丝　我还以为你的卧室是在后面呢，基德先生。

基德　我的卧室？

罗丝　它不是在后面吗？不是我以前知道的那个。

基德　我刚才不在卧室里。

罗丝　哦，好吧。

基德　我在楼上和周围转悠。

罗丝　这种天气我不早起。我不着急，我不着急。

【停顿。

基德　以前这儿是我的卧室。

罗丝　这儿？什么时候？

基德　我在这儿住的时候。

罗丝　这我可不知道呢。

基德　我来坐一会儿。（他坐进扶手椅。）

罗丝　嗯，我从来不知道这个。

基德　你来的时候，这把椅子在这儿吗？

罗丝　在的。

基德　我记不得这把椅子。

【停顿。

罗丝　那是什么时候？

基德　嗯？

罗丝　这儿什么时候是你的卧室？

基德　很久以前。

【停顿。

罗丝　我告诉过伯特，说我告诉过你他很会开车。

基德　赫德先生？哦，赫德先生开车开得很好。我看见过他很平稳地开过街道。哦，是的。

罗丝　嗯，基德先生，我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很好的房间。这是一个非常舒适的房间。

基德　这幢房子里最好的房间。

罗丝　楼下一定有点儿潮。

基德　不像楼上那么糟糕。

罗丝　楼下怎么样？

基德　嗯？

罗丝　楼下怎么样？

基德　怎么样？

罗丝　一定有点儿潮。

基德　是有一点儿。但不像楼上那么糟糕。

罗丝　为什么会这样？

基德　漏雨。

【停顿。

罗丝　有人住在上面吗？

基德　上面？以前是有，现在走啦。

罗丝　你这幢房子有几层楼？

基德　很多层楼。（他笑。）啊，我们过去有很多层。

罗丝　现在有多少层？

基德　嗯，告诉你实话吧，我现在不数了。

罗丝　哦。

基德　是的，现在不数了。

罗丝　数起来一定挺麻烦的。

基德　哦，我过去常常数楼层，一度如此。从不厌倦。我以前总是把这所房子里所有东西都记录在案。那时，我有多少东西需要照看啊。我也能完全胜任。那是我妹妹还活着的时候。在她死后，我就不怎么记账了。她去世到现在已经有好久了，我的妹妹。那时，这儿是一所好房子。她是一个能干的女人。是的，身材也是那么漂亮。我想她像我妈妈。是的，根据我的回忆，她像我的老妈妈。我想我妈妈是个犹太人。是的，要是我知道她是个犹太人，我不会感到惊讶。她没有多少孩子。

罗丝　基德先生，你妹妹怎么样？

基德　她怎么样？

罗丝　她有孩子吗？

基德　是的，她长得像我的老妈妈，我想。当然，个子更高。

罗丝　那么，她什么时候去世的，你妹妹？

基德　是的，对了，就是从她死后，我停止了数楼层。她总是把东西收拾得整整齐齐。我给了她不少帮助。她很感谢，直到她临终前。她经常对我说，她是多么感谢所有的这一切——一件件的小事——我为她所做的。然后她就死了。我比她年长。是的，我比她年长。她有一间可爱的闺房。一间美丽的闺房。

罗丝　她是怎么死的？

基德　谁？

罗丝　你妹妹。

【停顿。

基德　我现在是收支平衡。

【停顿。

罗丝　现在你过得还好吧，基德先生？

基德　凑合。

罗丝　就是这样，我想？

基德　哦，是的，我是收支平衡。

罗丝　我们也是一样，对吧，伯特？

【停顿。

那么现在你的卧室在哪儿，基德先生？

基德　我？我想住哪儿就住哪儿。（起身）你很快就要出去吧，赫德

先生？哦，你出去一定要小心。那些路面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不过，你知道怎样操纵你的车，对吧？你去哪儿？远吗？很久吗？

罗丝　他不会出去太久。

基德　是的，当然不要太久。不应该让他去得太久。

罗丝　是的。

基德　那么好吧，我要走了。一路顺风，赫德先生。小心驾驶。天很快就要黑了。但是还有一点儿时间。再见。

【他下。

罗丝　我可不相信他有过一个妹妹。

【她把盘子和茶杯搁到炉上。伯特把椅子推向身后，站起来。

好了。等一下。你的运动服呢？

【她从床上拿起运动服。

给你。把外套脱了。把它穿上。

【她帮他穿上运动服。

很好。你的围巾呢？

【她从床上拿起围巾。

给你。把它围上。就这样。别开得太快，伯特，好吗？你回来时，我给你准备好可可饮料，你不要去太久。等等，你的大衣呢？你最好穿上你的大衣。

【他系好了围巾，走出门去。她站着，看着门口，然后慢慢转身回到桌旁，拿起杂志，又放下了。她站着，倾听，走到取暖炉旁，弯下腰，点着火，温暖她的双手。她站起来，环顾房间。她看着窗户，倾听

着，快步走到窗前，站住，拉好窗帘。她走到房间中间，望着门口。她走到床边，披上一条方巾，走到水槽旁，从水槽下面拖出一个垃圾箱，走到门口，把门打开。

罗丝　噢！

【桑兹夫妇出现在楼梯平台上。

桑兹太太　真对不起。我们本来没有打算站在这儿，像这样子。没有想要吓你一跳。我们刚从楼梯上来。

罗丝　没关系。

桑兹太太　这是桑兹先生，我是桑兹太太。

罗丝　你好。

【桑兹先生嘟嘟囔囔表示问候。

桑兹太太　我们刚上楼梯。可是在这儿什么也看不见。你能看得见吗，托蒂？

桑兹先生　什么也看不见。

罗丝　你们在找什么？

桑兹太太　管理这所房子的人。

桑兹先生　房东。我们想找房东。

桑兹太太　托蒂，他叫什么来着？

罗丝　他叫基德先生。

桑兹太太　基德，是这个名字吗，托蒂？

桑兹先生　基德？不，不是的。

罗丝　基德先生。这是他的名字。

桑兹先生　嗯，那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家伙。

罗丝　嗯，那你们要找的一定是别的什么人。

【停顿。

桑兹先生　我想是的。

罗丝　你们看上去很冷。

桑兹太太　天气冷得要命。你出去过吗？

罗丝　没有。

桑兹太太　我们刚刚进来不久。

罗丝　哦，进来吧，如果你们愿意，进来暖暖身子。

【他们走进房间中央。

（罗丝把椅子从桌边搬到取暖炉旁。坐在这儿。）你们可以好好暖和暖和。

桑兹太太　谢谢。（她坐下。）

罗丝　到炉子边上来，桑兹先生。

桑兹先生　不用，这样没事儿。我要伸伸腿。

桑兹太太　为什么？你又没有一直坐着。

桑兹先生　那又怎么样？

桑兹太太　那你为什么不坐下来呢？

桑兹先生　为什么我要坐呢？

桑兹太太　你肯定很冷。

桑兹先生　我不冷。

桑兹太太　你肯定冷。把椅子搬过来，坐下。

桑兹先生　我站着就很好，谢谢。

桑兹太太　你别站在那儿东张西望。

桑兹先生　我没事儿，克拉丽莎。

罗丝　克拉丽莎？这个名字真好听。

桑兹太太　是的，它很好听，对吧？我父母给我起的。

【停顿。

你瞧，这个房间让人想坐下来，感觉到很温馨。

桑兹先生　（看看房间。）大小合适，很好。

桑兹太太　你为什么不坐下来，太太，贵姓？

罗丝　我叫赫德。不用，谢谢。

桑兹先生　你说什么？

罗丝　什么时候？

桑兹先生　你说你姓什么？

罗丝　赫德。

桑兹先生　就是这个。你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人的妻子吗？

桑兹太太　不，她不是。那是基德先生。

桑兹先生　是吗？我以为是赫德。

桑兹太太　不，是基德。对吧，赫德太太？

罗丝　是的。他是房东。

桑兹太太　不，他不是房东，房东是另外一个人。

罗丝　他是，那就是他的名字，他是房东。

桑兹先生　谁？

罗丝　基德先生。

【停顿。

桑兹先生　是他吗？

桑兹太太　也许有两个房东。

【停顿。

桑兹先生　绝对不可能。

桑兹太太　你说什么?

桑兹先生　我说绝对不可能。

【停顿。

罗丝　外面什么样?

桑兹太太　外面很黑。

桑兹先生　也不比房子里面黑。

桑兹太太　他是对的。

桑兹先生　房子里面比外面黑,依我看。

桑兹太太　这个地方不怎么亮,对吧,赫德太太?你知道吗,自从我们进来,这儿是我们看见的第一处亮光。

桑兹先生　第一缕光。

罗丝　夜里我从来不出去。我们待在家里。

桑兹太太　现在我想起来了,我看见了一颗星星。

桑兹先生　你看见什么了?

桑兹太太　是的,我想我看见了。

桑兹先生　你想你看见什么了?

桑兹太太　一颗星星。

桑兹先生　在哪儿?

桑兹太太　在天上。

桑兹先生　什么时候?

桑兹太太　我们进来的时候。

桑兹先生　回家。

桑兹太太　你是什么意思?

桑兹先生　你没看见一颗星星。

桑兹太太　为什么我没有?

桑兹先生　因为我正在告诉你。我正在告诉你,你没看见一颗星星。

【停顿。

罗丝　我希望外面不要太黑。我希望冰不会太厚。我丈夫正在开着他的小货车。他也不会开得慢一点。他从来不会开得慢一点。

桑兹先生　(大笑。)好了,那么今天晚上他是撞大运了。

罗丝　什么?

桑兹先生　不——我的意思是说,今天晚上开车有点冒险。

罗丝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司机。

【停顿。

你们到这儿有多久了?

桑兹太太　我不知道。我们到这儿有多久了,托蒂?

桑兹先生　大概半个小时。

桑兹太太　不止,要长得多了。

桑兹先生　大概三十五分钟。

罗丝　哦,我想你们会在附近什么地方找到基德先生的。他刚走了不久,去烧他的茶了。

桑兹先生　他住在这儿，是吗？

罗丝　他当然住在这儿。

桑兹先生　你说他是房东，是吗？

罗丝　他当然是呀。

桑兹先生　那么，如果我想找他，我能在哪儿找到他？

罗丝　嗯——我可不敢肯定。

桑兹先生　他住在这儿，对吧？

罗丝　对，但是我不知道——

桑兹先生　你不清楚他究竟住哪儿？

罗丝　是的，不太清楚。

桑兹先生　可他确实住这儿，不是吗？

【停顿。

桑兹太太　这是幢大楼房，托蒂。

桑兹先生　是的，我知道。不过赫德太太看来非常了解基德先生。

罗丝　不，我不这么认为。事实上，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我们生活得很安静。我们过自己的日子。我从来不打搅别人。我是说，我为什么要去打搅别人呢？我们有自己的房间。我们不干扰别人。就应该是这样。

桑兹太太　这幢房子不错，是吧？很宽敞。

罗丝　我不了解这幢房子。我们这样很好，但是我也愿意打赌说，这幢房子还有很多毛病。（她坐进摇椅里。）我觉得它太潮湿了。

桑兹太太　是啊，刚才我们在地下室里我就觉得有些潮湿。

罗丝　你们在地下室？

桑兹太太　是的，我们进来的时候，走到下面去了。

罗丝　为什么？

桑兹太太　我们在找房东。

罗丝　下面是什么样子？

桑兹先生　什么都看不见。

罗丝　为什么看不见？

桑兹先生　没有一点亮光。

罗丝　但是，说什么来着——你说它有些潮湿？

桑兹太太　我觉得有一点儿，你说对吧，托蒂？

桑兹先生　怎么？你从来就没有下去过吗，赫德太太？

罗丝　哦，去过，去过一次，是在很久以前。

桑兹先生　那么，你知道它是什么样子，不是吗？

罗丝　那是在很久以前了。

桑兹先生　你在这儿住的时间还不太长吧？

罗丝　我刚才还在纳闷这会儿下面是否有人住。

桑兹太太　有的。有个男人。

罗丝　一个男人？

桑兹太太　是的。

罗丝　一个男人？

桑兹先生　对，下面有个家伙，就是这么回事。

【他坐在桌边上。

桑兹太太　你坐下了！

桑兹先生　（跳起来。）谁？

桑兹太太　你刚才坐下了。

桑兹先生　别说傻话，我只是靠了靠。

桑兹太太　我看见你坐下了。

桑兹先生　你没有看见我坐下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坐下。我是靠了一下！

桑兹太太　你以为有个人坐下来我都察觉不到吗？

桑兹先生　察觉！这就是你所做的一切。察觉。

桑兹太太　你还是多点儿察觉吧，不要尽说废话。

桑兹先生　你别管我废话不废话！

桑兹太太　你像你的舅舅，你就像他！

桑兹先生　那么你像谁呢？

桑兹太太　（站起。）反正不是我生的你。

桑兹先生　不是你什么？

桑兹太太　我说，不是我生的你。

桑兹先生　那么，我是谁生的呢？这倒是我想要知道的。是谁生的？是谁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呢？

〖她坐着，嘟嘟囔囔。他站着，嘟嘟囔囔。

罗丝　你说你看见有个男人在楼下，在地下室里？

桑兹太太　是的，赫德太太，你瞧，事情是这样的，赫德太太，我们听说这儿有个房间要出租，所以我们就想我们可以过来看看。因为我们正在找地方，你明白，一个安静的地方，我们知道这个街区很安静，几个月前，我们从这幢房子经过，它看起来很不错，不过我们想我们可以哪天晚上来看看，找下房东，于是今天晚

上就过来了。嗯,我们到了这儿,走进前门,大厅很暗,周围没有一个人。所以我们下到地下室去。嗯,我们下到那儿,都得归功于托蒂的好眼力。这话我也只告诉你,我不太喜欢地下室的模样,我说的是那种感觉,我们也看不清,对我来说闻起来很潮湿。反正,我们走过了一道隔墙,又是一道隔墙,看不清我们到了什么地方,嗯,似乎是越往里走越黑暗,我想我们一定是走错了房子。于是我停下来。托蒂也停下来。这时,有个声音说,这个声音出现了——它说——嗯,它让我有点害怕,我不知道托蒂感觉如何,但是有人问道,他能否给我们帮什么忙。托蒂说我们正在找房东。这个人说房东应该在楼上。然后托蒂问是否有空房。这个人说,其实是这个声音说,我想他就在隔墙后面,他说是的有间空房。他很有礼貌,我想,但我们始终没有看见他,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点灯。不管怎样,我们走出地下室,上楼,到了房子的顶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顶层,楼梯上有一道门是锁着的,所以也许还有一层楼,可是我们没有看见任何人,光线那么暗,我们再往下走的时候,你打开了你的房门。

罗丝　你刚才说你们在上楼!

桑兹太太　什么?

罗丝　你刚才说你们是在上楼!

桑兹太太　不对,我们是在下楼。

罗丝　你刚才没有那么说。

桑兹太太　我们已经上楼了。

桑兹先生　我们已经上楼了。我们正在下楼。

【停顿。

罗丝　这个男人，什么样子，年纪大吗？

桑兹先生　我们没有看见他。

罗丝　他年纪大吗？

【停顿。

桑兹先生　嗯，我们最好再找找这个房东，如果他就在附近的话。

罗丝　在这幢房子里你们找不到空房了。

桑兹太太　为什么？

罗丝　基德先生告诉我的，他告诉我的。

桑兹太太　基德先生？

罗丝　他告诉我说这儿已经住满了。

桑兹先生　地下室里的那个人说还有一间。一个房间。他说是七号房间。

【停顿。

罗丝　七号就是这个房间。

桑兹先生　我们最好去找到房东。

桑兹太太　（站起。）嗯，谢谢你让我们进来暖和暖和，赫德太太。我感觉好多了。

罗丝　这房间有人住。

桑兹先生　走吧。

桑兹太太　晚安，赫德太太。我希望你丈夫很快就会回来，你一个人在这儿，一定很孤单。

桑兹先生　走吧。

【他们出去。罗丝看着门关上，向门走去，站住。她把椅子搬回桌旁，拿起杂志，看看，放下。她走回摇椅旁，坐下，摇摇，停住，坐着不动。一声清脆的敲门声，门打开，基德先生走了进来。

基德　我直接进来了。

罗丝　（起身。）基德先生！我正要找你。我有话要跟你说。

基德　瞧瞧，赫德太太，我也有话要对你说。我是专门来的。

罗丝　刚才这儿进来了两个人。他们说这个房间是空着的。他们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基德　我一听到小货车开走就准备过来看你。我筋疲力尽了。

罗丝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看见那些人了吗？这个房间怎么能出租呢？这儿有人住着。他们找到你了吗，基德先生？

基德　找我？谁？

罗丝　我告诉你了。是两个人，他们在找房东。

基德　我正要告诉你。我一听到小货车开走就准备过来看你。

罗丝　那么，他们是谁呢？

基德　这就是我刚才上来的原因。但是刚才他还没有走。整整一个周末，我一直在等着他走。

罗丝　基德先生，他们对这个房间有什么打算？

基德　哪个房间？

罗丝　这个房间是空的吗？

基德　空的？

罗丝　他们在找房东。

基德　谁？

罗丝　听着，基德先生，你是房东，对吗？并没有其他的房东对吗？

基德　什么？这有什么关系？我不懂你在说什么。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就这样吧。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整个周末我都没有过好。你必须见他。我再也受不了了。你一定得见见他。

【停顿。

罗丝　谁？

基德　那个男人。他一直等着见你。他想见你。我没法儿赶走他。我不是年轻人了，赫德太太，这很明显，这很明显。你一定得见见他。

罗丝　见谁？

基德　那个男人。他这会儿在楼下。整个周末他都在那儿。他说当赫德先生出去的时候我得告诉他。这就是我刚才上来的原因。但是他还没有走。于是我告诉他。我说他还没有走。我说，好吧，等他走了，你就可以上去、上去，解决这件事情。不，他说，你必须问她是否愿意见我。所以我又上来了，来问你是否愿意见他。

罗丝　他是谁？

基德　我怎么知道他是谁呢？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他一个字也不多说，他不喜欢任何交谈，就说——他走了吗——就是这个，没有别的。他甚至不愿意下一盘棋。好啦，那天晚上我说，在我们等着的时候，我可以和你下一盘棋。你会下棋，对吧？我告诉你，赫德太太，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听见了我说的话。他只是躺在那儿。真不像话。他只是躺在那儿，就那样，等着。

罗丝　他躺在那儿，在地下室里？

基德　现在我可以告诉他了吧，赫德太太？

罗丝　可是下面很潮湿。

基德　我可以告诉他了吧？

罗丝　告诉他什么？

基德　告诉他说你愿意见他。

罗丝　见他？请原谅，基德先生。我不认识他，我凭什么要见他？

基德　你不愿意见他？

罗丝　你指望我去见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而且我的丈夫还不在场？

基德　但是他认识你，赫德太太，他认识你。

罗丝　我都不认识他，基德先生，他怎么会认识我呢？

基德　你一定认识他。

罗丝　可是我不认识任何人。我们安安静静地待在这儿。我们刚刚搬进这个街区。

基德　但他不是从这个街区来的。也许是你在其他街区认识的人。

罗丝　基德先生，你认为我一个街区又一个街区地到处认识男人吗？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基德　我不知道我想的是什么。

【他坐下。

我想我晕头转向了。

罗丝　你需要休息。像你这样的老人，需要的是休息。

基德　他不让我休息。他就躺那儿。躺在黑暗里。一个小时又一

个小时。你们为什么不放过我，你们两个？赫德太太，行行好吧。请见他一面。你为什么不见他呢？

罗丝　我不认识他。

基德　你也说不准的。也许你认识他。

罗丝　我不认识他。

基德　（站起。）如果你不见他，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罗丝　我告诉你了，我不认识这个男人！

基德　我知道他会干什么。我知道他会干什么。如果你现在不见他，没有别的选择，他会自个儿上来，当你丈夫在这儿的时候，他会这么做的。他会趁赫德先生在这儿的时候上来，趁你丈夫在这儿的时候。

罗丝　他绝不会那样做的。

基德　他会那样做的。他肯定会那样做的。他远道而来，你不会认为他没有见到你就会走，对吧？你不会这样想，对吗？

罗丝　远道而来？

基德　你不认为他会那样做的，对吧？

【停顿。

罗丝　他不会那样做。

基德　哦，他会的，我知道。

【停顿。

罗丝　几点了？

基德　我不清楚。

【停顿。

罗丝　把他带来！快点。快点！

【基德先生出去。她坐在摇椅里。

【一会儿，门打开，进来一个盲眼黑人。他关上门，走上几步，用拐棍试探，碰到扶手椅。他站住了。

赖利　赫德太太？

罗丝　你刚摸到椅子了，为什么不坐下？

【他坐下。

赖利　谢谢你。

罗丝　用不着谢。我根本不希望你上来。我不知道你是谁。你最好快点儿出去。

【停顿。

（站起。）好了，快点。要适可而止。你别胡来，你明白吧。你想要什么呢？你非要上这儿来。你打搅了我的夜晚。你走进来，坐在这儿。你想要什么呢？

【他环顾房间。

你在看什么呢？你是瞎子，不是吗？那么你在看什么呢？你以为你会在这儿得到什么，一个小姑娘吗？我可以陪陪你。对付你这种人，我绰绰有余。告诉我你想要什么，然后出去。

赖利　我叫赖利。

罗丝　我才不管你叫不叫——什么？那不是你的名字。那不是你的名字。你在这个房间遇到的是一位成熟的妇女，你听见了吗？你是不是也聋了呢？你不聋，是吧？你们是又聋又哑又瞎，全是这样，一群残废。

【停顿。

赖利　这个房间很大。

罗丝　别打这房间的主意。你了解这个房间吗？你对它一无所知。

你也不会在这儿待多久。谢天谢地。我把这些小人放了进来，弄得我的房间臭气熏天。你想要什么？

赖利　我想见你。

罗丝　可你见不着我，对吗？你是个瞎子。一个又老又可怜的瞎子。不是吗？什么都看不见。

【停顿。

他们说我认识你。首先，这简直是一个侮辱。因为我可以告诉你，我根本不屑于认识你。

【停顿。

哦，这些家伙！他们进到这里，转眼之间就把这个地方搞得臭烘烘的。我全明白。至于你说你认识我，谁允许你这么说的？你还告诉我的房东。让我的房东很不安。你上来究竟想干什么？我们在这儿安家，温暖、安静，我们的房东很看重我们，我们是他最喜欢的房客，而你闯进来，把他逼得走投无路，还把我的名字扯进去！你把我的名字扯进去，还有我丈夫的名字，这是什么意思？你是怎么知道我们的名字的？

【停顿。

整个周末，你给他找了不少麻烦，对吧？那个可怜的、衰弱的老人，他出租的是一幢很体面的房子。完了。全都完了。你闯进来，强迫他干这个干那个。还扯上我。

【停顿。

得啦。你说你想见我。好吧，我在这儿。有什么话就说，要不就出去！你想要什么？

赖利　我有个口信儿给你。

罗丝　你有什么？你怎么可能给我捎什么口信儿，赖利先生，我不认识你，没有人知道我在这儿，我也不认识任何人。你以为我好说话，是吗？那你还是趁早算了吧！算了吧。我受够了。你不光是个无赖，而且是个瞎了眼的无赖。你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吧。

【停顿。

什么口信儿？谁让你带的口信儿？谁？

赖利　你父亲希望你回家。

【停顿。

罗丝　家？

赖利　是的。

罗丝　家？赶紧走吧。快点儿。不早了。不早了。

赖利　要你回家。

罗丝　住嘴。我受不了了。你想要什么？你想要什么？

赖利　回家，塞尔。

【停顿。

罗丝　你管我叫什么？

赖利　回家，塞尔。

罗丝　不要这样叫我。

赖利　走吧，马上。

罗丝　不要这样叫我。

赖利　所以这就是你。

罗丝　别叫塞尔。

赖利　现在让我来摸摸你。

罗丝　别碰我。

赖利　塞尔。

罗丝　我不能。

赖利　我想要你回家。

罗丝　不。

赖利　跟我一起。

罗丝　我不能。

赖利　我等着就是为了见你。

罗丝　是的。

赖利　现在我见到你了。

罗丝　是的。

赖利　塞尔。

罗丝　不是塞尔。

赖利　好了，现在。

【停顿。

好了，现在。

罗丝　我住在这儿。

赖利　是的。

罗丝　很久了。

赖利　是的。

罗丝　天气让人难受。我从来不出去。

赖利　不出去。

罗丝　我住在这儿。

赖利　现在回家吧，塞尔。

【她用手抚摸着他的眼睛、脑后和鬓角。伯特进来。

【他在门口站住，然后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天色已晚。他走到房间中央，注视着妇人。

伯特　我好好地回来啦。

罗丝　（向他走去。）是啊。

伯特　我好好地回来啦。

【停顿。

罗丝　天很晚了？

伯特　我开车下去的时候非常平稳。

【停顿。

我把她开下去，很不容易。外面一片漆黑。

罗丝　是的。

伯特　然后我又把她开回来，很不容易。路面全都是冰。

罗丝　是啊。

伯特　可我还是开着她。

【停顿。

我给她加速。

【停顿。

我驾驶着她。她棒极了。然后我往回开。我可以看清楚道路。路上没有车。本来有一辆车。车没有动。我撞了一下。它让开了道儿。由我横冲直撞。接着一次又一次。所有的车都让开了道儿。我直线前进。没有麻烦。没人找她麻烦。她棒极了。她很听话。不给我找麻烦。我用自己的手。就像这样。把握着她。我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她就把我送到那儿去。她把我送回家来了。

【停顿。

我好好地回来啦。

【他拉过桌边的椅子，坐在黑人左侧，靠得很近。他望了黑人一会儿。然后他飞起一脚踢翻了扶手椅。黑人滚到了地板上。他慢慢站起来。

赖利　赫德先生，你妻子——

伯特　无赖！

【他把黑人打倒在地，把他的头往煤气取暖炉上撞了几下。黑人躺着不动。伯特走开。

【静场。

【罗丝站着，捂住自己的眼睛。

罗丝　看不见了。我看不见。我看不见。

【暗场。

【幕落。

送菜升降机

《送菜升降机》于 1960 年 1 月 21 日由汉普斯特德戏剧俱乐部首演，演出人员如下：

班 …… 尼克拉斯·塞尔比

格斯 …… 乔治·托维

导演 …… 詹姆斯·鲁斯—埃文斯

【一个地下室房间。两张床，紧靠着后墙。一扇送菜升降机活门，关着，位于两床之间。左边，一扇门通向厨房和厕所。右边，一扇门通向过道。

【班躺在左边床上看报。格斯坐在右边床上，吃力地系鞋带。两个人都穿衬衫、长裤和吊裤背带。

【静场。

【格斯系好鞋带，起身，打着哈欠，慢慢走向左边门口。他停下，低头察看，摆动一只脚。

【班放低报纸看着他。格斯跪下，解开鞋带，慢慢脱掉一只鞋子。他往鞋子里面看了看，从里面拿出一只踩扁了的火柴盒。他摇了摇火柴盒，打开查看。他们四目对视。班把报纸弄得哗哗直响，开始看报。格斯把火柴盒放进口袋，弯腰穿鞋。他吃力地系鞋带。班放低报纸看着他。格斯走向左边门口，停下，摆动另一只脚。他跪下，解开鞋带，慢慢脱掉鞋子。他往鞋子里面看了看，从里面拿出一包踩扁了的香烟。他摇了摇香烟，打开查看。他们四目对视。班把报纸弄得哗哗直响，开始看报。格斯把香烟放进衣袋，弯腰穿鞋，系鞋带。

【他从左边下场。

【班把报纸重重地扔在床上,怒视着他的背影。他捡起报纸,仰面躺下看报。

【静场。

【左边厕所的水箱链条拉了两下,但没有冲水声。

【静场。

【格斯从左边重上,站在门口,挠着头。

【班重重地把报纸扔下。

班　靠!

【他捡起报纸。

有这种事?听听这个!

【他念报纸。

一个八十七岁的老人想要过马路。可是车来车往,明白吗?他不知道该怎么过去。因此他爬到一辆卡车底下。

格斯　他干吗啦?

班　他爬到一辆卡车底下。一辆停着的卡车。

格斯　不会吧?

班　卡车一开动,从他身上碾了过去。

格斯　胡扯!

班　这上面就是这么说的。

格斯　去他的吧。

班　真让人感到恶心,对吧?

格斯　谁让他干那种事儿的?

班　一个八十七岁老人爬到一辆卡车底下!

格斯　这没人相信。

班　这儿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格斯　难以置信。

【静场。

【格斯摇着头下。班躺下看报。

【左边厕所的水箱链条又拉了一次，但还是没有冲水声。

【班对着报纸上的一则消息吹口哨。

【格斯重上。

我要问你一件事情。

班　你在那边干什么来着？

格斯　哦，我只是——

班　茶呢？

格斯　我正要去烧呢。

班　那就快点儿，去烧。

格斯　好，我这就去。（他坐在一把椅子上。沉思地。）这次他摆了一套非常漂亮的瓷器，我可以这么说。是那种带条纹的。有一条白色条纹。

【班看报纸。

非常漂亮，我可以这么说。

【班翻报纸。

你知道，那种环绕着杯子的。环绕杯子边缘。其他部分都是黑色的，你瞧。然后茶托也是黑色，除了茶托的正中央，放杯子的地方，是白色的。

【班看报。

还有盘子也是一样，你瞧。只是它们有条黑色条纹——那些盘子——贯穿盘子中间。不错，我很喜欢那套瓷器。

班　（继续看报。）你要盘子干什么？你又不是要吃饭。

格斯　我带了几块饼干来。

班　嗯，你最好快点儿把它们吃掉。

格斯　我总是带着几块饼干。或者一块馅饼。你知道，我不能光喝茶不吃点儿什么东西。

班　嗯，那么快去烧茶，好吗？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格斯拿出那包踩扁了的香烟，仔细察看。

格斯　你有烟吗？我想我已经抽光啦。

【他把空烟盒往上一扔，随即倾身向前把它接住。

我希望这次工作时间不长，这个活儿。

【他仔细瞄准，把那个空烟盒扔到了自己的床底下。

哦，我要问你一件事情。

班　（重重地扔下报纸。）靠！

格斯　怎么回事儿？

班　一个八岁孩子杀死了一只猫！

格斯　别胡扯啦。

班　这是真事。你什么看法，嗯？一个八岁孩子杀死了一只猫！

格斯　他怎么干的？

班　是个女孩子。

格斯　她怎么干的？

班　她——

【他捡起报纸仔细看。

上面没说。

格斯　为什么没说？

班　等一下。上面只说——她哥哥，十一岁，从工具房里看到了这件事情。

格斯　胡扯！

班　真他妈的可笑。

【停顿。

格斯　我敢说是他干的。

班　谁？

格斯　哥哥。

班　我想你说得对。

【停顿。

（重重地扔下报纸。）你是什么看法，嗯？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杀死一只猫，还赖在他八岁的小妹妹身上！真叫人——

【他厌恶地打住话头，抓起报纸。格斯站起身来。

格斯　他什么时候来联系？

【班看报。

他什么时候来联系？

班　你怎么啦？随时都可能来。随时。

格斯　（走到班的床前。）嗯，我有话要问你。

班　什么？

格斯　你注意到那个水箱装满水要多长时间吗?

班　什么水箱?

格斯　厕所里的。

班　没注意。怎么啦?

格斯　可怕极啦。

班　哦,怎么回事?

格斯　你认为毛病在哪儿?

班　没毛病。

格斯　没毛病?

班　不过是浮球阀坏了。

格斯　什么坏了?

班　浮球阀。

格斯　不会吧?真的吗?

班　这是我的看法。

格斯　胡扯!我可不这么看。

【格斯走向自己的床,按了按床垫。

今天我没睡好,你呢?床不太好。我要是再有条毯子就好了。(他注意到墙上的一幅画。)喂,这是什么?(盯着看画。)"第一支十一人队"。板球队员。你看过没有,班?

班　(看报。)什么?

格斯　第一支十一人队。

班　什么?

格斯　这儿有张第一支十一人队的照片。

班　什么是第一支十一人队？

格斯　（细看照片。）上面没说。

班　你的茶怎么样啦？

格斯　在我看来他们的年纪都有点儿偏大。

【格斯走到前台，向前看，又打量房间四周。

我不愿意住在这样的垃圾堆里。要是有扇窗户就好了，你能看到外边是什么样儿的。

班　你要窗户干什么呀？

格斯　嗯，我喜欢看到一点儿景色，班。可以消磨时间。

【他在房里踱来踱去。

我是说，你天还没亮就走进一个地方，你走进一个房间，是你从来没有见过的，你睡上一整天，你干你的工作，然后晚上你又走了。

【停顿。

我喜欢看风景。干这个工作，你从来没有这样的机会。

班　你有假期，不是吗？

格斯　只有两个星期。

班　（放低报纸。）你要把我笑死了。谁都会以为你在天天工作呢。

咱们多长时间才干一次？一星期一次？你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格斯　不错，可咱们得随时待命，是不是？你不能走出房子去，以防万一来通知。

班　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儿吗？

格斯　在哪儿？

班　你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格斯　我对有些东西感兴趣。

班　什么东西？说一样我听听。

【停顿。

格斯　我对有些东西感兴趣。

班　瞧瞧我吧。我有什么？

格斯　我不知道。什么？

班　我有我的木工活儿。我有我的船模。你什么时候看见我闲过？我从来不闲着。我知道怎样最好地利用我的时间。然后通知一来，我已经准备好了。

格斯　你是不是也会觉得有点儿厌倦？

班　厌倦？厌倦什么？

【静场。

【班看报。格斯在他的上衣口袋里摸索，上衣挂在床上。

格斯　你有烟吗？我的都抽光了。

【左边厕所传来了冲水声。

水下来啦。

【格斯坐在自己床上。

不，我是说，那套瓷器不错。的确不错。非常漂亮。不过我看这地方就只有这一点可取。它比上次去的地方还要糟糕。记得我们上次去的那个地方吗？上次去哪儿了？至少那儿还有台收音机。不，说老实话。近来他似乎不太考虑我们的日子过得舒服不舒服了。

班　你怎么唠叨个没完？

格斯　像这样的地方待久了，非得风湿病不可。

班　咱们待不久的。烧茶去，好不好？咱们很快就要干活儿了。

【格斯从他床边捡起一只小包，从包里拿出一包茶叶。他仔细察看，抬起头来。

格斯　嗳，我一直就想问你。

班　这会儿你到底又要问什么啦？

格斯　今天早晨你干吗要在路当中停车？

班　（放低报纸。）我还以为你睡着了。

格斯　我倒是睡着了，可你一停，我就醒了。你停车了，对不对？

【停顿。

在路当中。天还黑着，你记得不？我往外看。外面雾蒙蒙的。我以为你也许想要睡觉，可你坐得笔直，好像在等着什么。

班　我没有在等什么。

格斯　我准是又睡着了。那么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呢？你干吗要停车？

班　（捡起报纸。）我们太早啦。

格斯　早？（他站起身。）你是什么意思？咱们接到通知，对不对，说我们必须马上出发。我们就出发了。我们准时动身。因此我们怎么可能太早？

班　（不动声色。）是谁接的通知，我还是你？

格斯　是你。

班　我们太早啦。

格斯　为什么说太早？

【停顿。

你是说在我们进去之前，得有人先出来？

【他检查床单。

我觉得这些床单看上去不太干净。我觉得它们有股臭味。今天早晨我住进来的时候实在太累，没注意到这些。嗯，这样做未免有点儿过分，是不是？我不愿意睡在别人睡过的床单上。我早就告诉你了，情况越来越糟糕。我是说，迄今为止，我们总是有干净床单睡。我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

班　你怎么知道这些床单不干净？

格斯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班　你怎么知道它们不干净？你不是在这些床单上睡了整整一天吗？

格斯　什么，你的意思是说，这可能是我自己的味儿？（他闻床单。）是的。（他慢慢地坐到床上。）这可能是我自己的味儿，我猜。很难搞清楚。我确实不知道我身上是什么味儿，问题就在这儿。

班　（指报纸。）靠！

格斯　嗯，班。

班　靠！

格斯　班。

班　什么？

格斯　我们在哪个城市里？我已经忘记了。

班　我早就告诉你了。伯明翰。

格斯　胡扯！

【他很有兴趣地打量着房间。

这是在中部地区。大不列颠的第二大城市。我从来就没有想到。

【他打了个响指。

呃，今天是星期五，对不对？明天是星期六。

班　又怎么啦？

格斯　（激动地。）我们可以去看维拉队比赛。

班　他们在外地比赛。

格斯　不会吧，他们真的不在吗？唉！真遗憾。

班　不管怎样，没有时间。咱们还得马上回去。

格斯　哦，我们过去这么干过，对不对？留下来看一场比赛，对不对？放松一下。

班　现在风声紧啦，伙计。风声紧啦。

【格斯自己格格地笑起来。

格斯　我有一次亲眼看见维拉队在优胜杯决赛中被打败了。那是跟谁比赛来着？白衫队。上半场是一平。我永远忘不了。他们的对手靠罚球取胜。真像演戏。不错，那是一个有争议的罚球。有争议的。不管怎样，因为那个罚球，他们二比一输掉了。你自己也在场。

班　我不在。

格斯　在的，你在场。你还记得那个有争议的罚球吗？

班　不记得。

格斯　他刚进入禁区。他们都说他只是在做假动作。我个人认为那个家伙并没有碰到他。可是裁判竟判就地罚球。

班　还没碰他！你在说什么呢？他都让他躺倒在地了！

格斯　这不是维拉队干的事儿。维拉队不搞这一套把戏。

班　别说啦。

【停顿。

格斯　嗯，它一定在这儿，在伯明翰。

班　什么一定在这儿？

格斯　维拉队。它一定在这儿。

班　他们在外地比赛。

格斯　因为你知道对手是谁吗？是热刺队。是托特纳姆热刺队。

班　嗯，那又怎么样呢？

格斯　我们从来没有在托特纳姆干过一次活儿。

班　你怎么知道？

格斯　我记得托特纳姆。

【班在自己床上转过身来看他。

班　别让我发笑了，好不好？

【班转过身去看报。格斯一边打哈欠一边讲话。

格斯　他什么时候来联系？

【停顿。

是的，我很想看一场足球比赛。我一直是个热心的球迷。嘿，明天去看热刺队比赛怎么样？

班　（沉闷地。）他们在外地比赛。

格斯　谁在外地？

班　热刺队。

格斯　那么他们很可能就在这儿比赛。

班　别犯傻啦。

格斯　他们要是在外地比赛，他们就很可能是在这儿比赛。他们很可能就是跟维拉队比赛。

班　（沉闷地。）可是维拉队在外地比赛。

【停顿。右边门下塞进一只信封。格斯看见了它。

【他站住，看着信封。

格斯　班。

班　外地。他们全在外地比赛。

格斯　班。瞧这儿。

班　什么？

格斯　瞧。

【班转过头来，看见信封。他站起来。

班　那是什么？

格斯　我不知道。

班　它是从哪儿来的？

格斯　从门底下。

班　那么，是什么东西呢？

格斯　我不知道。

【他们盯着它看。

班　把它捡起来。

格斯　你说什么?

班　把它捡起来!

【格斯慢慢地走过去,弯腰捡起信封。

这是什么东西?

格斯　一个信封。

班　上面写了字吗?

格斯　没有。

班　封住了吗?

格斯　是的。

班　把它打开。

格斯　什么?

班　把它打开!

【格斯打开信封,往里面看。

那里面是什么?

【格斯倒出十二根火柴在手上。

格斯　火柴。

班　火柴?

格斯　是的。

班　给我看看。

【格斯递过信封。班仔细检查。

上面什么也没有。一个字也没有。

格斯　很可笑,是不是?

班　它是从门底下进来的?

格斯　准是这样。

班　那么，去吧。

格斯　去哪儿？

班　把门打开，看看谁在外面。

格斯　谁，我？

班　快去！

【格斯瞪着他，把火柴放进衣袋里，到他自己的床头，从枕头底下拿出一支手枪。他走到门口，打开门，往外面看看，又把门关上。

格斯　没人。

【他把手枪重新放好。

班　你看见什么了？

格斯　什么也没看见。

班　他们准是行动非常迅速。

【格斯从他的衣袋里掏出火柴，看着。

格斯　嗯，它们随时可以派上用场。

班　不错。

格斯　对吧？

班　对，你经常会用完，对吧？

格斯　经常。

班　嗯，那么它们随时可以派上用场。

格斯　不错。

班　对吧？

格斯　对，我可以拿它们派用场。我也可以拿它们派用场。

班　你可以的，嗯？

格斯　是啊。

班　为什么？

格斯　我们没有火柴了。

班　那么，你现在有几根了，是不是？

格斯　我现在可以点水壶了。

班　不错，你老是找人要火柴。你那儿有几根？

格斯　大概十来根吧。

班　那可别丢掉了。还是红头的。你都用不着火柴盒。

【格斯用一根火柴掏耳朵。

（拍了一声巴掌。）别浪费！快去，去点上。

格斯　嗯？

班　去点上。

格斯　点什么？

班　水壶。

格斯　你是说煤气。

班　谁说的？

格斯　你说的。

班　（眯起眼睛。）你说什么，我说的是煤气？

格斯　嗯，你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煤气。

班　（有力地。）要是我说了去点水壶，我的意思就是去点水壶。

格斯　水壶怎么点呢？

班　那是一种修辞手法！点水壶。那是一种修辞手法！

格斯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班　点水壶！这是一种普通用法！

格斯　我想你搞错了。

班　（威胁地。）你什么意思？

格斯　他们说坐上水壶。

班　（严厉地。）谁说的？

【他们互相瞪着，呼吸急促。

（故意地。）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听见什么人说过坐上水壶。

格斯　我敢打赌我妈妈经常就是这么说的。

班　你妈妈？你最后一次看见你妈妈是在什么时候？

格斯　我不知道，大概——

班　好了，你干吗要谈到你妈妈？

【他们互相瞪着。

格斯，我不是想不讲道理。我只是想给你一些指点。

格斯　是的，可是——

班　在这儿谁是老大，是我还是你？

格斯　是你。

班　我只是为你好，格斯。你还得学一学，伙计。

格斯　是的，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班　（激烈地。）没有人说点煤气！煤气要点什么？

格斯　煤气要点——？

班　（伸出胳膊，两手掐住对方喉咙。）**水壶，你这个蠢货！**

【格斯把他的手从自己的喉咙上掰开。

格斯　好吧,好吧。

【停顿。

班　那么,你还在等什么?

格斯　我要看看它们能不能点着。

班　什么?

格斯　火柴。

【他拿出踩扁了的火柴盒,试划几下。

不行。

【他把火柴盒扔到床底下。

【班瞪着他。

【格斯抬起一只脚。

我在这儿试试怎么样?

【班瞪着。格斯在他的鞋上划了一根火柴。火柴着了。

班　(疲倦地。)把该死的水壶坐上,看在上帝的分上。

【班向他自己的床走去,但又想起他刚才所说的话,于是停住脚步,半转过身。他们四目对视。格斯慢慢地从左边下。班把报纸重重地扔到床上,自己也坐到床上,两手捧着头。

格斯　(进来。)着啦。

班　什么?

格斯　炉子。

【格斯走到他自己的床边坐下。

我不知道今天晚上会是谁。

【静场。

呃，我一直想问你一些事情。

班　（把两腿放到床上。）哦，看在上帝的分上。

格斯　不是，我要问你一些事情。

【他起身坐到班的床上。

班　你干吗要坐到我的床上？

【格斯坐着。

你怎么啦？你老是要问我问题。你是怎么回事？

格斯　没什么事。

班　你过去从来就不问我这么多该死的问题。你这是怎么啦？

格斯　不，我只是在琢磨。

班　别琢磨啦。你有工作要做。你干吗不好好工作，把嘴闭上？

格斯　我琢磨的就是这个。

班　什么？

格斯　工作。

班　什么工作？

格斯　（试探性地。）我想你或许知道些什么。

【班瞧着他。

我想，或许你——我是说——你可能心里有点儿数——今天晚上可能是谁？

班　什么可能是谁？

【他们对视。

格斯　（终于。）可能是谁。

【静场。

班　你没病吧?

格斯　当然。

班　快烧茶去。

格斯　好的,当然。

【格斯从左边下,班望着他的背影。他随即从枕头底下取出手枪,检查子弹。格斯重上。

煤气没有了。

班　嗯,怎么回事?

格斯　有一个煤气表。

班　我一分钱也没带。

格斯　我也没带。

班　你得等着。

格斯　等什么?

班　等威尔逊。

格斯　他可能来不了。他可能只是来送个信。他并不经常来。

班　嗯,没钱你也得做,对不对?

格斯　天哪。

班　你就能在事后喝一杯茶。你怎么啦?

格斯　我喜欢事前喝。

【班把手枪举向灯光,擦枪。

班　你最好还是把一切都准备就绪。

格斯　嗯,我不知道;我就拿这么点儿钱,你知道,这么做未免有点太过分了。

【他从床上捡起一包茶叶，扔进了包里。

无论如何，我希望他至少带着一个先令，如果他来。他应该有。毕竟，这是他的地方，他早应该看看有没有足够的煤气烧茶喝。

班　你说什么，这是他的地方？

格斯　嗯，难道不是？

班　他可能只是租了它。这不一定是他的地方。

格斯　我知道这是他的地方。我敢说整个房子都是他的。他现在连煤气都不供应了。

【格斯坐到自己床上。

这肯定是他的地方。看看所有其他地方。你找到这个地址，有把钥匙在那儿，有一把茶壶，连个人影也看不见——（他停顿一下。）嗯，没人听见一点声音，你有没有想到这一点？我们从来没有听到有人抱怨什么，是不是，比如太吵了什么的？你从来没看见一个人影，是不是？——除了来的那个家伙。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不知道这些墙是不是隔音的。（他摸了摸床上的墙。）说不准。你所做的只是等待，嗯？有一半时间他甚至都懒得露面，那个威尔逊。

班　他干吗要露面？他是个大忙人。

格斯　（若有所思地。）我发现他很难说话，这个威尔逊。你知道这个吗，班？

班　别管这个了，好吗？

【停顿。

格斯　我有不少事情想要问他。可是我见了他，又不知道怎么开

口。

【停顿。

我一直在想最后那个。

班　最后那个什么?

格斯　那个姑娘。

【班抓起报纸,看报。

(起身,低头看着班。)这张报纸你看过多少遍啦?

【班把报纸重重地扔下,起身。

班　(愤怒地。)你什么意思?

格斯　我只是在琢磨你看了多少遍——

班　你要干什么,指责我吗?

格斯　不,我只是——

班　你要是说话再不留神,可就要吃耳光了。

格斯　注意,班——

班　我什么也不想注意!(他对房间说话。)我说过多少遍——! 真他妈的放肆!

格斯　我不是这个意思。

班　你在胡说八道,伙计。胡说八道,就是这么回事。

【班回到床上。

格斯　我在想关于那个姑娘的事,就是这么回事。

【格斯坐到他自己床上。

她并不好看,我知道,但是很文静。搞得一塌糊涂,对不对? 简直是一塌糊涂。说实在的,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乱七八糟的。她

们不像男人那么结实，女人。组织比较松散，好像是。她是不是血肉横飞，嗯？她也说不上是血肉横飞。可是我一直想问你。

【班坐起来，捂住两眼。

我们走了以后，谁来收拾打扫？我很想知道。谁来打扫呢？也许他们根本就不打扫。也许他们就让那些东西留在那儿，嗯？你怎么想？我们干了多少工作？天哪，我都数不过来。要是我们走了以后，他们从不收拾，那怎么办？

班　（怜悯地。）你这个笨蛋。你以为这个组织就只有我们这个分部？懂点常识好吗？他们有许多部门来处理所有事情。

格斯　连清洁工都有？

班　你这个笨蛋！

格斯　不，是那个姑娘让我开始想到——

【两床之间凸出的墙里发出咔嚓咔嚓的巨大响声，有什么东西降下来。他们抓起各自的手枪，跳起来，面对着墙。声音停止。静场。他们对视。班狠狠地对墙做了一个手势。格斯慢慢地走近墙。他用手枪敲墙。墙是空的。班向他的床头走去，他的枪的扳机打开着。格斯把枪放到自己床上，轻轻拍打中间护墙板的底部。他发现一个缝隙。他掀起护墙板。出现了一个送菜升降机，也就是“哑巴侍者”。有只大箱子，用滑轮吊着。格斯朝箱子里张望。他拿出一张纸。

班　这是什么？

格斯　你来看看。

班　念念。

格斯　(念。)两份炖肉排加炸薯条。两块西米布丁。两杯茶,不加糖。

班　给我看看。(他接过纸。)

格斯　(自言自语。)两杯茶,不加糖。

班　唔——

格斯　你怎么看?

班　嗯——

【箱子上升。班用手枪瞄准。

格斯　给我们一个机会!他们很着急,是不是?

【班重新看一遍纸条。格斯从他肩上探头来看。

这有点儿——有点儿可笑,是不是?

班　(迅速地。)不,这不可笑。这儿过去也许是家咖啡馆,就是这么回事。楼上。这种地方转手很快。

格斯　一家咖啡馆?

班　是的。

格斯　什么,你是说这儿原来是厨房?

班　是的,这种地方往往一夜之间就转了手。停业清理。开咖啡馆的人,你要知道,他们发现生意不好,就搬走了。

格斯　你是说开咖啡馆的人发现生意不好就搬走了?

班　一点不错。

格斯　那么,**现在到谁的手里了?**

【静场。

班　你说什么，现在到谁的手里了？

格斯　现在到谁的手里了？要是他们搬走了，那么谁搬来了？

班　嗯，那就得看——

【箱子咔嚓咔嚓地降下来，砰的一声落地。班抬起了枪口。格斯向箱子走去，取出一张纸。

格斯　（念。）当天的汤。肝和洋葱。果酱饼。

【停顿。格斯望着班。班接过纸条看了一遍。他慢慢地朝升降口走去。格斯跟在后面。班往升降口里张望，但没有向上看。格斯把一只手放在班的肩上。班把手甩脱了。格斯把一个指头按在嘴上。他靠在升降口上，迅速地向上看。班惊恐地把他推到一边。班看纸条。他把枪扔到床上，斩钉截铁地说。

班　咱们最好送点儿什么东西上去。

格斯　嗯？

班　咱们最好送点儿什么东西上去。

格斯　哦！是的。是的。也许你说得对。

【做出这个决定之后，他们都舒了口气。

班　（坚决地。）快！你那个包里有些什么东西？

格斯　东西不多。

【格斯走向升降口，往上喊。

等一等！

班　别这么喊！

【格斯查看包里装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拿出来。

格斯　饼干。一块巧克力。半品脱牛奶。

班　就这些吗？

格斯　还有一包茶叶。

班　很好。

格斯　我们不能把茶叶送上去。就剩这点儿茶叶了。

班　嗯，这儿没有煤气。有茶叶也没用，对不对？

格斯　或许他们可以给我们送一个先令下来。

班　包里还有什么？

格斯　（把手伸到包里。）一块葡萄干馅饼。

班　一块葡萄干馅饼？

格斯　对。

班　你从来没跟我说过你还有一块葡萄干馅饼。

格斯　我没说过？

班　干吗只带一块？你没给我也带一块？

格斯　我想你不喜欢。

班　嗯，怎么说你也不能只送一块葡萄干馅饼上去。

格斯　为什么不能？

班　拿一只盘子来。

格斯　好的。

【格斯走向左边的门，停住脚步。

那么你是说我可以把葡萄干馅饼留下来了？

班　留下来？

格斯　嗯，他们不知道我们有这个，对不对？

班　问题不在这里。

格斯　我可以把它留下来吗?

班　不,你不能。拿盘子来。

【格斯从左边下。班往包里看。他拿出一袋炸土豆片。格斯持一只盘子上。

(拿起土豆片,责备地。)这些是从哪儿来的?

格斯　什么?

班　这些炸土豆片是从哪儿来的?

格斯　你是从哪儿找到的?

班　(在他肩上打了一拳。)你在玩肮脏的把戏,老弟!

格斯　我只是拿它们下啤酒!

班　那么,你想到哪儿去搞啤酒呢?

格斯　我留着它们,等我有了啤酒再吃。

班　我会记住这个的。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到盘子上。

【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堆在盘子上。盘子还没放进去,那只箱子升上去了。

等一等!

【他们站在那里。

格斯　它上去了。

班　都是你愚蠢的错误,胡来!

格斯　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班　我们得等它下来。

【班把盘子放到床上,把枪套挎在肩上,开始打领带。

你最好准备好了。

【格斯走向他的床,打上领带,开始挎枪套。

格斯　嗨,班。

班　什么?

格斯　这儿在搞什么名堂?

【停顿。

班　你说什么?

格斯　这儿怎么可能是个咖啡馆呢?

班　它过去是个咖啡馆。

格斯　你看了煤气炉吗?

班　怎么啦?

格斯　上面只有三个炉盘。

班　怎么?

格斯　嗯,三个炉盘烧不了多少东西,应付不了这么一个繁忙的地方。

班　(恼火地。)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儿的服务才这么慢!

【班穿上背心。

格斯　不错,可是我们不在这儿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他们怎么办呢?所有这些菜单送下来,却没有东西送上去。也许好多年来一直就是这样。

【班刷他的上装。

我们走了怎么办呢?

【班穿上他的上装。

他们做不了多少生意。

【箱子降落。他们转过身来。格斯走向升降口，拿出一张纸条。

格斯　(念。)分层通心粉。鸡肉面条。

班　那是什么？

格斯　分层通心粉。鸡肉面条。

班　希腊菜。

格斯　不是吧。

班　没错。

格斯　相当高档。

班　快点儿，赶在它上去之前。

【格斯把盘子放进箱子。

格斯　(朝升降口上面喊。)三块麦克维提饼干！一包红标莱昂茶！一袋史密斯炸土豆片！一块葡萄干馅饼！一块水果加坚果巧克力！

班　吉百利牌的。

格斯　(朝升降口上面。)吉百利牌的！

班　(递过牛奶。)一瓶牛奶。

格斯　(朝升降口上面。)一瓶牛奶！半品脱的！(他看牌子。)每日速递牌的！(他把瓶子放进箱子。)

【箱子上升。

刚好。

班　你不应该那样喊。

格斯　为什么？

班　不合规矩。

【班走向他的床。

好了，无论如何，问题总算暂时解决了。

格斯　你这么认为吗，嗯？

班　快穿衣服，好不好？现在要随时准备行动。

【格斯穿上背心。班躺下，仰视着天花板。

格斯　真是个好地方。没有茶，也没有饼干。

班　吃多了会让你变懒的，伙计。你越来越懒了，你知道吗？你不想吊儿郎当地工作吧。

格斯　谁，我？

班　吊儿郎当，伙计，吊儿郎当。

格斯　谁，我？吊儿郎当？

班　你检查了你的枪没有？你连枪都没有检查。不管怎样，那枪看上去真丢人。难道你从来都不擦吗？

【格斯在床单上擦了擦枪。班从衣袋里取出一面小镜子，拉直领带。

格斯　我不知道厨师上哪儿去了。他们一定有几个厨师，来应付这个。也许他们还有几个煤气炉。嗯！也许在过道里还有一个厨房。

班　当然还有厨房！你知道做鸡肉面条这道菜需要什么吗？

格斯　不知道，什么？

班　一道鸡肉面条——！动动你的脑子，好不好？

格斯　需要几个厨师，嗯？

【格斯把手枪放进皮套。

我们赶紧离开这儿，越快越好。

【他穿上他的上装。

他干吗还不来联系？我觉得我已经在这儿待了好些年了。(他从皮套里取出手枪，检查子弹。)我们从来没有让他失望，是不是？我们从来没有让他失望。我只是在想不久前的那一天，班。我们很可靠，对不对？

【他把手枪放回皮套。

不过，今天晚上完事以后，我还是会挺高兴的。

【他刷了刷上装。

我希望今天晚上那个家伙不要太激动，或者什么别的。我感觉有点不舒服。头疼得很厉害。

【静场。

【箱子落下。班跳起来。

【格斯取出纸条。

(念。)一份笋、荸荠加鸡。一份叉烧加豆芽。

班　豆芽？

格斯　不错。

班　天哪。

格斯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他回过头去看箱子。那包茶叶在箱子里。他捡起茶叶。

他们把茶叶送回来了。

班　(焦急地。)他们那是干什么？

格斯　也许还不是喝茶时间。

【箱子上升。静场。

班　（把茶叶扔到床上，匆忙地说。）听着。咱们最好告诉他们。

格斯　告诉他们什么？

班　说我们干不了，我们没有东西。

格斯　那好吧。

班　把你的铅笔借给我。我们来写张便条。

【格斯转身找铅笔，忽然发现了通话管，就挂在他的床对面，升降口右边的墙上。

格斯　这是什么？

班　什么？

格斯　这个。

班　（细看。）这个？这是个通话管。

格斯　它挂在那儿有多久啦？

班　正好用得着。我们早该用它，而不是在那儿往上大喊。

格斯　真奇怪，我以前怎么没有注意到。

班　好了，来吧。

格斯　你打算怎么办？

班　瞧见那个了吗？那是哨子。

格斯　什么，这个？

班　是的，把它拿出来。把它拔出来。

【格斯照办。

有了。

格斯　我们现在怎么办？

班　往里吹。

格斯　吹？

班　你一吹，上面就响。然后他们就知道你要说话。吹吧。

【格斯吹哨。静场。

格斯　（嘴对着通话管。）我什么也听不见。

班　你现在说话！对着管子说话！

【格斯望了望班，随后对着管子说话。

格斯　食品柜空啦！

班　让我来！

【他抢过通话管，放到嘴边。

（怀着很大敬意讲话。）晚上好。很对不起，本来不应该麻烦您，可是我们认为，最好还是让您知道，我们已经什么都不剩了。我们已经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送上去了。下面这儿没有食物了。

【他慢慢地把通话管放到耳边。

什么？

【放到嘴边。

什么？

【放到耳边。他倾听。放到嘴边。

不，我们所有的一切都送上去了。

【放到耳边。他倾听。放到嘴边。

哦，我听了觉得非常抱歉。

【放到耳边。他倾听。对格斯。

葡萄干馅饼馊了。

【他倾听。对格斯。

巧克力化了。

【他倾听。对格斯。

牛奶酸了。

格斯　炸土豆片怎么样?

班　(倾听。)饼干发霉了。

【他怒视着格斯。把通话管放到嘴边。

嗯,我们对此觉得非常抱歉。

【把通话管放到耳边。

什么?

【放到嘴边。

什么?

【放到耳边。

是的。是的。

【放到嘴边。

是的,当然。当然。马上。

【放到耳边。声音停止。他挂上通话管。

(激动地。)你听见没有?

格斯　什么?

班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把壶点上!不是把壶坐上!不是把煤气点上!而是把壶点上!

格斯　我们怎么能把壶点上呢?

班　你说什么?

格斯　没有煤气。

班　（用手拍头。）现在咱们可怎么办呢？

格斯　他干吗要我们把壶点上？

班　烧茶。他要一杯茶。

格斯　他要一杯茶！那我呢？我整个晚上一直都想要一杯茶！

班　（绝望地。）现在咱们可怎么办呢？

格斯　叫我们喝什么呢？

【班坐在自己床上，瞪着眼睛。

我们怎么办呢？

【班坐着。

我也很渴。我还饿呢。而他想要一杯茶。他还来劲儿了，这家伙。

【班把脑袋垂到胸膛上。

我自己也需要一些营养。你怎么样？看样子你好像也需要一些东西。

【格斯坐到自己床上。

我们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他送上去了，可他还不满足。不，说实在的，这简直会让猫都发笑。你干吗要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他送上去？（若有所思地。）我干吗要把它给送上去？

【停顿。

谁知道他在楼上有些什么？他也许有一碗色拉。他们楼上那儿一定有什么东西。他们从这儿底下要不到多少东西。你注意到没有，他们没要色拉？他们上面那儿也许有一碗色拉。冷肉，小萝卜，黄瓜。芹菜。鲱鱼卷。

【停顿。

煮鸡蛋。

【停顿。

全啦。说不定他们还有箱啤酒。说不定这会儿正吃着我的炸土豆片喝着啤酒呢。他对炸土豆片没说什么，是不是？他们过得很不错，用不着为这事操心。你总不会以为他们就是坐在那儿，等着食物从这儿底下送上去，是不是？那样的话，他们可什么也得不到。

【停顿。

他们过得很不错。

【停顿。

而他还要一杯茶。

【停顿。

在我看来，这个玩笑开得太过分啦。

【他往班那边看了一眼，站起身来，向他走去。

你怎么啦？你看起来不太高兴。我觉得肚子里咕咕直叫。

【班坐起来。

班　(低声。)时间快到啦。

格斯　我知道。我不喜欢饿着肚子干活儿。

班　(疲倦地。)安静一会儿。听我的命令。

格斯　为什么？我们总是用同样方法干活儿，是不是？

班　听我的命令。

【格斯叹了口气，挨着班坐到床上。命令都是自动地说出和重复的。

我们一接到通知，你就过去站在门背后。

格斯　站在门背后。

班　要是有人敲门，你别理睬。

格斯　要是有人敲门，我不理睬。

班　可是没人会来敲门。

格斯　所以我就不用理睬。

班　等到那个家伙进来——

格斯　等到那个家伙进来——

班　在他背后关上门。

格斯　在他背后关上门。

班　不要暴露你自己。

格斯　不要暴露我自己。

班　他会看见我，向我走来。

格斯　他会看见你，向你走来。

班　他不会看见你。

格斯　（心不在焉地。）嗯？

班　他不会看见你。

格斯　他不会看见我。

班　可他会看见我。

格斯　他会看见你。

班　他不知道你在那儿。

格斯　他不知道你在那儿。

班　他不知道你在那儿。

格斯　他不知道我在那儿。

班　我拿出我的枪。

格斯　你拿出你的枪。

班　他停住脚步。

格斯　他停住脚步。

班　要是他转身——

格斯　要是他转身——

班　你在那儿。

格斯　我在这儿。

【班皱起眉头，按按自己的脑门。

你漏掉了什么。

班　我知道。是什么？

格斯　按照你的命令，我还没有拿出我的枪来。

班　你拿出你的枪——

格斯　在我关门之后。

班　在你关门之后。

格斯　你以前从来没有漏掉过这一点，你知道吗？

班　等他看见你在他后面——

格斯　我在他后面——

班　而我在他前面——

格斯　而你在他前面——

班　他会不知所措——

格斯　不安。

班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格斯　那么他会怎么办呢?

班　他会看我,他会看你。

格斯　我们一声不吭。

班　我们会看着他。

格斯　他不会吭声。

班　他会看着我们。

格斯　我们也会看着他。

班　谁也不吭声。

【停顿。

格斯　来的要是姑娘,我们怎么办呢?

班　我们照样干。

格斯　完全一样?

班　完全一样。

【停顿。

格斯　我们一点也不改变?

班　我们完全照样进行。

格斯　哦。

【格斯站起身来,浑身发抖。

对不起。

【他从左边门下。班仍坐在床上,一动不动。

【左边厕所水箱的链条拉了一下,但水箱没有冲水。

【静场。

【格斯重上,在门里站住,陷入沉思。他看看班,随即慢慢穿过房间走向自己的床。他很苦恼。他站着,沉思。他转身望着班。他朝他走了几步。

(声音缓慢、低沉、紧张。)要是他知道没有煤气,干吗还要给我们送火柴呢?

【静场。

【班瞪着前面。格斯走到班的左边,走到他的床尾,从他的另一边对他说话。

班。要是他知道没有煤气,干吗还要给我们送火柴呢?

【班抬头看。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班　谁?

格斯　谁给我们送火柴的?

班　你在说什么呀?

【格斯低头瞪着他。

格斯　(沙哑地。)谁在楼上?

班　(不安地。)这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

格斯　可是,到底是谁呢?

班　这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呀?

【班在床上摸索他的报纸。

格斯　我问你一个问题。

班　够啦!

格斯　(越来越激动。)我早就问过你。是谁搬进来了。我问过你。

你说过去拥有它的人搬出去了。那么,是谁搬进来了?

班　(弓着背。)住嘴。

格斯　我告诉过你,是不是?

班　(站起来。)住嘴!

格斯　(狂热地。)我早告诉过你,有人拥有这地方,对不对?我早告诉过你。

【班在他肩头狠狠打了一拳。

我告诉过你了,有人管理这地方,对不对?

【班在他肩头狠狠打了一拳。

(激烈地。)好了,他干吗要玩这些把戏?我要知道的就是这个。他干吗要这么干?

班　什么把戏?

格斯　(冲动地,往前走。)他干吗要这么干?我们是经过考验的,对不对?几年前我们就经过了考验,对不对?我们一起经受考验的,你记得吧,对不对?在此之前我们就证明了自己,对不对?我们总是完成我们的任务。他干吗还要这么干?什么意思?他干吗要玩这些把戏?

【升降口里的箱子在他们身后落下。这次伴随着落下声音的还有一声锐利的哨声。格斯奔向升降口,抓起纸条。

(念。)蒜味明虾!

【他把纸条揉成一团,拿起通话管,取出哨子,一边吹哨一边讲话。

我们什么也没有啦!什么也没有啦!你明白吗?

【班抓过通话管,把格斯推到一边。他跟着格斯,用手背在他胸口狠

狠打了一巴掌。

班　停下！你这个疯子！

格斯　可是你听见了！

班　（凶狠地。）够啦！我警告你！

【静场。

【班挂上通话管。他走向自己的床，躺下。他捡起报纸，阅读。

【静场。

【箱子上升。

【他们迅速转身，他们的目光相遇。班转向他的报纸。

【格斯慢慢地走回到他的床边，坐下。

【静场。

【升降机下降就位。

【他们迅速转身，他们的目光相遇。班转回身去看报纸。

【沉默。

【班把报纸扔下。

班　靠！

【他捡起报纸，看着。

听听这个！

【停顿。

那是怎么回事，嗯？

【停顿。

靠！

【停顿。

你听说过这种事吗?

格斯 (阴郁地。)胡扯!

班 这是真的。

格斯 别胡说啦。

班 白纸黑字写在这儿。

格斯 (声音很低。)那是真事吗?

班 你可以想象到。

格斯 叫人无法相信。

班 真让人感到恶心,对吧?

格斯 (几乎听不出来。)难以置信。

【班摇头。他放下报纸,起身。他把手枪插进枪套。

【格斯站起来。他朝左边门走去。

班 你上哪儿去?

格斯 我要喝杯水。

【他下。班从衣服和鞋子上掸掉灰尘。通话管的哨子响起来。他走过去,取出哨子,把通话管放到耳边。他倾听。他把通话管放到嘴边。

班 是的。

【放到耳边。他倾听。放到嘴边。

马上。好的。

【放到耳边。他倾听。放到嘴边。

我们当然准备好了。

【放到耳边。他倾听。放到嘴边。

明白了。重复一遍。他已经到了,马上就要进来。用正常的方法。明白了。

【放到耳边。他倾听。放到嘴边。

我们当然准备好了。

【放到耳边。他倾听。放到嘴边。

好的。

【他挂上通话管。

格斯!

【他拿出一把梳子,梳头,整理上装,不让枪鼓出来。左边厕所水箱冲水声。班快步走向左边的门。

格斯!

【右边的门猛然打开。班转身,把枪指向门口。

【格斯踉跄而入。

【他的上装、背心、领带、枪套和手枪都被剥光了。

【他站住,弯腰弓背,手臂垂在身体两侧。

【他抬起头来,望着班。

【长时间的沉默。

【他们相互瞪着眼睛。

【幕落。

看门人

《看门人》于 1960 年 4 月 27 日由艺术剧院俱乐部联合迈克尔·科德隆与戴维·霍尔在伦敦艺术剧院首演，演出人员如下：

米克　将近三十岁的男人 …… 阿兰·贝茨

阿斯顿　三十岁出头的男人 …… 唐纳德·伍德索普

戴维斯　一个老头 …… 唐纳德·普莱森斯

导演 …… 唐纳德·麦克维尼

【该剧发生在伦敦西部的一所房子里。

【第一幕:一个冬夜

【第二幕:几秒钟后

【第三幕:半个月后

【一个房间。后墙上有一扇窗户,下半部分用麻袋遮着。左侧墙边放着一张铁架床。上面堆着一个小碗橱、几个油漆桶、还有几个装螺丝钉的盒子。床边堆着更多的盒子、花瓶。舞台右后方有扇门。窗户右边还有一堆东西:一个厨房水槽、一架梯子、一个煤桶、一台割草机、一辆购物车、几个盒子和几个餐柜上的抽屉。这些东西都堆在另一张铁架床上。床前有一个煤气炉。上面放着一尊佛像。舞台右前方有个壁炉。壁炉周围有两个衣箱、一张卷起来的地毯、一盏喷灯、一把侧倒的木椅、几个盒子、若干装饰品、一个晒衣架、几块短木板、一个电炉和一台很旧的电烤面包机。面包机下压着一摞旧报纸。阿斯顿的床在左侧墙边,下面放着一台吸尘器,用的时候才拿出来。天花板上吊着一个水桶。

第一幕

【米克独自在房间里，坐在床上。他穿着一件皮夹克。

【静场。

【米克慢慢环视房间，依次观察屋里每件东西。他仰头看天花板，盯着那个水桶。之后，他静静地坐着，面无表情，目视前方。

【静场半分钟。

【门声响起。可以听见模糊的说话声。

【米克转头。他站起来，一声不响地走到门口，出去，轻轻带上房门。

【静场。

【说话声再次响起。越来越近，然后停止。门开了，阿斯顿和戴维斯走进来，阿斯顿在前，戴维斯跟在后面，步履蹒跚，喘着粗气。

【阿斯顿外面穿着一件旧粗花呢大衣，里面是件薄薄的破旧的深蓝色细条纹西装，单排扣子，套头毛衣，褪色的衬衣和领带。戴维斯穿着破旧的棕色大衣，松松垮垮的裤子，西装马甲，汗衫，没穿衬衣，脚上一双凉鞋。阿斯顿把钥匙放回口袋，关上门。戴维斯环视房间。

阿斯顿　坐吧。

戴维斯　谢谢。（四处张望。）呃……

阿斯顿　等一下。

【阿斯顿四处找椅子，发现壁炉边上卷起的地毯旁边有把椅子倒在地上，他走过去把椅子拿出来。

戴维斯　坐？哼……我还没有好好坐下来过呢……我还没有真正坐下来过呢……哦，我没法跟你说……

阿斯顿　(放好椅子。)坐这儿吧。

戴维斯　在那个鬼地方,干到半夜才有十分钟的喝茶休息时间,可我连个座位也找不到,一个座位也没有!那些希腊人都有座位,波兰人、希腊人、黑人,一大帮子,他们这些外国佬儿都有座位。他们一直让我在那儿干活……他们一直让我干活……

【阿斯顿坐在床上,拿出烟草罐和纸,动手给自己卷烟。戴维斯注视着他。

所有那些黑人都有座位,黑人、希腊人、波兰人,他们一大帮子,这些家伙,让我连个座位也找不着,没有把我放在眼里。今晚他一过来,我就跟他说了。

【停顿。

阿斯顿　坐吧。

戴维斯　好吧。可是我先要,你看,我要,我要让自己好好放松一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在那儿差点没累死。

【戴维斯大声喊叫,紧握拳头往下猛击,然后,他转身背对着阿斯顿,眼睛盯着墙壁。

【停顿。阿斯顿点烟卷。

阿斯顿　你想给自己卷根烟吗?

戴维斯　(转过身来。)什么?不,不用了,我从来不抽香烟。(停顿。他走过来。)不过,我的意思是,我想给我的烟斗装点儿烟叶,如果可以的话。

阿斯顿　(把烟草罐递给他。)可以。来吧。从里面拿一些。

戴维斯　你真好,先生。够装烟斗就行,就这么多。(他从口袋里掏出

烟斗，装上烟叶。）我也有个烟草罐，就……就在不久前。可是它被偷了。它在西大街被偷走了。（他拿起烟草罐。）我该把它放哪儿？

阿斯顿　我来。

戴维斯　（递过罐子。）今晚他一过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了吧？你听到我跟他说了，对不对？

阿斯顿　我看见他数落你。

戴维斯　数落我？你别生气。那个混蛋，我虽然年纪大，但吃得不比他们谁差。

【停顿。

阿斯顿　没错，我看见他数落你。

戴维斯　他们都是些叫花子，伙计，搞得跟猪一样。我在街上流浪也有些年头了，可你看得出来，我挺干净。我总是让自己保持良好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我要离开我的老婆。我和她结了婚才半个月，不，还没那么长，不超过一星期，我揭开锅盖，你知道里头是什么？她的一堆内衣，没有洗的。那口锅是用来煮蔬菜的，那口锅。蔬菜锅。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离开她了，从此之后再也没有看见过她。

【戴维斯转过身，蹒跚地走到了屋子那头，面对面地站在煤气炉上的佛像前，他看了看佛像，转过身来。

我一直都是用最好的盘子吃饭。但我已经不再年轻了。记得过去我和他们任何人都一样，手脚麻利。他们不敢随随便便对我。但是最近我不行了。我害了几场病。

【停顿。

(靠近阿斯顿。)你看到事情经过了吧,我和那个家伙?

阿斯顿　我就看见最后那点儿。

戴维斯　他走到我跟前,丢下一桶垃圾,叫我拎出去,倒在后头。倒垃圾可不是我的活儿!他们那儿有个男孩,专门倒垃圾。我不管倒垃圾。我的活儿是扫地、清理桌子、洗洗涮涮,和倒垃圾根本就不沾边儿!

阿斯顿　嗯。

【他走向右前方,去拿那台电烤面包机。

戴维斯　(跟在后面。)好吧,就算是我干过!即便是我干过!即便该我倒垃圾桶,那个蠢货是谁,他凭什么过来对我发号施令?我们地位平等。他又不是我的老板。他的地位一点儿不比我高。

阿斯顿　他是哪国人,希腊人?

戴维斯　不是,他是苏格兰人。他是一个苏格兰人。(阿斯顿拿着烤面包机回到床边,开始拧出插头。戴维斯跟着他。)你看见他了,是不是?

阿斯顿　是的。

戴维斯　我告诉他那桶垃圾该怎样办。我说了吧?你听到了。听着,我说,我年纪这么大了,我说在我长大的地方,我们都知道怎么和老年人讲话,得恭恭敬敬的,我们是伴随着正确的观念长大的。要是我再年轻几岁,我就……我就把你撕成两半。那是在老板把我解雇之后。他说我太爱闹事。闹事,我!听着,我对他说,我有自己的权利。我告诉他我有权利。我也许是个

流浪汉，可是我的权利不比谁少。我说，咱们应该公平一点儿。不管怎么说，他把我给解雇了。（戴维斯坐到椅子上。）那个鬼地方。

【停顿。

如果你不出来阻止那个苏格兰蠢货，我现在大概正躺在医院里呢。假如他打过来，我的头非得在人行道上开花不可。我要收拾他。哪天夜里我要去收拾他。要是我发现自己在那附近的话。

【阿斯顿走到插线盒子那儿，拉出一个插头。

我才不在乎呢，不过我把我的东西都落在那儿了，落在里屋了。所有的东西，我所有的一切，你看，都在那只包里。我所有财产的每件该死的乱七八糟的东西，现在都落在那儿了。出来得太急了。我敢打赌，此时此刻他正在翻弄我的包呢。

阿斯顿　什么时候我顺道过去，给你拿回来。

【阿斯顿回到床边，开始把插头接在烤面包机上。

戴维斯　无论如何，你帮了我的忙，让我……让我歇了一会儿，好像……有几分钟吧。（他四处张望。）这是你的房间？

阿斯顿　对。

戴维斯　你这儿东西挺多。

阿斯顿　是啊。

戴维斯　一定值几个钱，这些……要是把所有东西算在一块儿。

【停顿。

东西真够多的。

阿斯顿　东西是挺多，的确是。

戴维斯　你睡在这儿，对吧？

阿斯顿　对。

戴维斯　什么，睡在那张床上？

阿斯顿　是啊。

戴维斯　是的，挺好，你不在那边儿的通风口上。

阿斯顿　不会被风吹到。

戴维斯　你可以避开风。你要是露宿街头，那可就不一样了。

阿斯顿　可能吧。

戴维斯　那个时候感觉到的只有冷风。

【停顿。

阿斯顿　是的。每当起风的时候……

【停顿。

戴维斯　是啊……

阿斯顿　唔……

【停顿。

戴维斯　风可就太大了。

阿斯顿　啊。

戴维斯　我对风很敏感。

阿斯顿　你吗？

戴维斯　一直都是这样。

【停顿。

那你还有多余的房间，对吧？

阿斯顿　在哪儿?

戴维斯　我是说,顺着楼梯平台这边……往那边。

阿斯顿　都不能用了。

戴维斯　废了。

阿斯顿　那些房间需要好好整修一下。

【稍停。

戴维斯　那楼下呢?

阿斯顿　都封住了。需要修理……那些地板……

【停顿。

戴维斯　我真走运,幸亏你进了那个小咖啡馆,要不然我就会被那个苏格兰蠢货给揍扁了。我不止一次被人打得不省人事。

【停顿。

我发现这个房子里还有别的人住,就在隔壁。

阿斯顿　什么?

戴维斯　(打着手势。)我发现……

阿斯顿　是的,这条路上住满了人。

戴维斯　是的,我们进来的时候,我发现隔壁房间拉着窗帘。

阿斯顿　他们是邻居。

【停顿。

戴维斯　那么这是你的房子,对吧?

【停顿。

阿斯顿　我负责管理。

戴维斯　你是房东,对吧?

【他把烟斗放到嘴里抽着，没有点火。

是的，我们进来的时候经过隔壁，我发现他们拉着厚厚的窗帘。我发现他们那些窗户上拉着又大又厚的窗帘。我想那儿肯定有人住着。

阿斯顿　有家印度人住在那儿。

戴维斯　是黑人吗？

阿斯顿　我很少看到他们。

戴维斯　是黑人吧，嗯？（戴维斯站起身，四处走动。）哦，你这儿有一些小摆设，挺好，我得说。我不喜欢房间里头空荡荡的。（阿斯顿去和戴维斯一起，站在舞台后部中间。）我想跟你说，伙计，你有没有多余的鞋？

阿斯顿　鞋？

【阿斯顿走到舞台右前方。

戴维斯　修道院的那些混蛋又把我羞辱了一番。

阿斯顿　（走向床前。）在哪儿？

戴维斯　在卢顿那边。卢顿那边的修道院……我在“牧羊人林地”有个伙计，你看……

阿斯顿　（往他床底下看。）我可能有一双。

戴维斯　我在“牧羊人林地”有个伙计。在厕所里。嗯，他是打扫厕所的。打扫那里最好的厕所。（他注视着阿斯顿。）打扫最好的厕所。无论什么时候我到那儿，他都塞点儿肥皂给我。很好的肥皂啊。他们总是有最好的肥皂。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在“牧羊人林地”附近流浪，我就从来不缺肥皂。

阿斯顿　(拿着一双鞋从床底下钻出来。)一双棕色的。

戴维斯　现在他不在那儿了。走了。就是他让我上修道院去的。

就在卢顿的另一边。他听说那儿发鞋子。

阿斯顿　你得有双好鞋。

戴维斯　鞋？对我来说鞋简直是身家性命。我得穿着鞋一路走到卢顿去。

阿斯顿　那么,你到那儿以后怎么样了？

【停顿。

戴维斯　我以前认识阿克顿的一位靴匠。他是我的一个好伙计。

【停顿。

你知道那个混蛋修道士跟我说什么吗？

【停顿。

你这附近还有多少黑人？

阿斯顿　什么？

戴维斯　你这儿还有其他黑人吗？

阿斯顿　(拿出鞋子。)看看合不合适。

戴维斯　你知道那个混蛋修道士跟我说什么吗？(他低头看了看鞋子。)我想可能有点儿小。

阿斯顿　小吗？

戴维斯　是的,看起来不是我穿的尺码。

阿斯顿　样子不坏。

戴维斯　不能穿不合脚的鞋子。没有更糟的事情了。我对那个修道士说,喂,我说,注意,先生,他把门打开,是大门,他把大门打

开,喂,先生,我说,我从那么老远到这儿来,看,我说,我让他看看我的鞋,我说,你们有没有鞋子啊,你们有没有一双鞋,我说,让我穿上继续走路。看看我的鞋子,它们都快破了,我说,它们都不行了。我听说你们这儿有很多鞋子。滚,他对我说。你看,我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不能这么对我讲话,我不管你是谁。如果你不滚蛋,他说,我就把你踢到大门外去。你看,我说,等一下,我不过是要双鞋子,你不能这样随随便便地对待我,我花了三天时间才走到这儿,我对他说,整整三天都没吃一口东西,我该有口吃的,对吧?从那边儿拐过去就是厨房,他说,拐过去就是,吃完饭,快滚蛋。我到了厨房,你明白吧?他们给我的东西是什么!那点东西,我跟你说,一只鸟,一只小鸟,一只最小最小的小鸟,也能在两分钟内就把它吃完了。好了,他们对我说,你吃过饭了,快走。吃饭?我说,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了,一条狗?连狗都不如。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了,一头野兽?鞋子呢?我听说你们发鞋子,大老远赶过来。我要到你们的院长那儿去,告你们的状。其中一个人,一个爱尔兰流氓朝我走过来。我就走了。我抄近路到了沃特福德,在那儿弄了一双鞋。然后我上了北环路,刚过亨登,我正走着,鞋底掉了。幸亏我把旧鞋包得好好的,带在身上,否则我就完了,伙计。所以我还穿着它们,你看,它们已经破了,不行了,没用了。

阿斯顿　试试这双。

【戴维斯接过鞋,脱掉凉鞋,穿上试试。

戴维斯　鞋不错。(他费力地在房间里四处走动。)挺结实的,很好。是

的。样子不错。皮子还很结实，对吧？非常结实。那天，有个家伙非要把翻毛皮革卖给我。我才不穿翻毛皮革呢。穿鞋，你可不能不懂皮子。翻毛皮革容易变质、起皱，穿五分钟就脏了，脏一辈子。你不能不懂皮子。是的。这是一双好鞋。

阿斯顿　很好。

【戴维斯晃了晃脚。

戴维斯　可是不太合脚。

阿斯顿　哦？

戴维斯　不合脚。我的脚太宽了。

阿斯顿　嗯。

戴维斯　鞋太尖了，你看。

阿斯顿　唉。

戴维斯　用不了一礼拜，我就成瘸子了。我是说我穿的那些鞋子，它们不好看，但至少还是挺舒服的。不怎么值钱，可是不伤脚。（他脱下鞋子，还给阿斯顿。）不过还是得谢谢你，先生。

阿斯顿　我看还能不能给你找双别的鞋子。

戴维斯　但愿能。我不能老是这个样子。不能总是到处流浪了。你看，我还得再走走，想法安顿下来。

阿斯顿　你打算去哪儿？

戴维斯　哦，我有一些想法。我在等着天气转好。

【停顿。

阿斯顿　（注意着烤面包机。）你……你愿意睡在这儿吗？

戴维斯　睡在这儿？

阿斯顿　你要是愿意，可以睡在这儿。

戴维斯　睡在这儿？哦，我不知道。

【停顿。

多长时间呢？

阿斯顿　直到你……自己能安顿下来。

戴维斯　（坐下。）唉，好吧，那就……

阿斯顿　把你自己安顿好……

戴维斯　哦，我会安顿下来的……很快很快……

【停顿。

那我睡哪儿呢？

阿斯顿　这儿。别的房间不……不行。

戴维斯　（站起身，四下望望。）这儿？哪儿？

阿斯顿　（站起身，指了指舞台右后方。）那后头有张床。

戴维斯　哦，我看见了。好的，挺方便的。嗯，那……我告诉你，我就住到……我能安顿下来。你这儿的家具够多的了。

阿斯顿　我捡来的。暂时放在这儿。想着将来可能有用。

戴维斯　这个煤气炉能用吗？

阿斯顿　不能。

戴维斯　那你用什么来喝茶呀？

阿斯顿　没有东西。

戴维斯　那可有点麻烦。（戴维斯看着木板。）你在盖什么？

阿斯顿　我想在后面搭个棚子。

戴维斯　你是木匠，嗯？（他把目光转向割草机。）你有草坪啊。

阿斯顿　看这儿。

【阿斯顿把窗户上的麻袋撩开。两个人往外看。

戴维斯　看上去草有点儿长。

阿斯顿　长荒了。

戴维斯　那是什么，池塘吗？

阿斯顿　是的。

戴维斯　里面有什么，有鱼吗？

阿斯顿　没有。池塘里什么也没有。

【停顿。

戴维斯　你要把棚子搭在哪儿？

阿斯顿　（转身。）我得先把花园收拾一下。

戴维斯　你需要一辆拖拉机，伙计。

阿斯顿　我能对付。

戴维斯　你是木匠，嗯？

阿斯顿　（站在那儿不动。）我喜欢……用手干活儿。

【戴维斯拿起那尊佛像。

戴维斯　这是什么？

阿斯顿　（接过来仔细看。）是尊佛像。

戴维斯　接着说。

阿斯顿　是的。我很喜欢它。是……是从一家商店买来的。对我来说这尊佛像特别好看。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你对那些佛像是怎样想的？

戴维斯　哦，佛像……佛像很好啊，不是吗？

阿斯顿　是啊，当我拿到这尊佛像的时候，我真高兴。它的做工非常好。

【戴维斯转过身，向水槽下面张望。

戴维斯　这就是那张床，对吧？

阿斯顿　（向床走去。）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东西弄下来。梯子可以放在床底下。（他们把梯子塞到床底下。）

戴维斯　（指着水槽。）这个怎么办？

阿斯顿　我想也可以塞到床底下去。

戴维斯　我来帮你一把。（他们搬起水槽。）真够沉的，是吧？

阿斯顿　放在这个底下。

戴维斯　那么，它还在用着吧？

阿斯顿　不。我要把它给处理掉。放这儿。

【他们把水槽塞到了床底下。

楼梯平台有个卫生间。那儿有个水槽。我们可以把这堆东西放在那儿。

【他们开始把煤桶、购物车、割草机和餐具柜抽屉搬到右墙边。

戴维斯　（停下来。）你不跟他们合用，对吧？

阿斯顿　什么？

戴维斯　我是说你不跟他们黑人共用一个卫生间，对吧？

阿斯顿　他们住在隔壁。

戴维斯　他们不会进来吧？

【阿斯顿把一个抽屉靠墙放好。

因为，你知道……我是说……白人就是白人。

【阿斯顿走到床边，掸掸灰，抖抖毯子。

阿斯顿　你看见一只蓝色的箱子了吗？

戴维斯　蓝色的箱子？在这儿。瞧。就在地毯旁边。

【阿斯顿走过去，打开箱子，取出一张床单和一个枕头，他把这些东西放到床上。

这床单很不错。

阿斯顿　毯子上面可能有点儿灰。

戴维斯　这你就别担心了。

【阿斯顿站起身，取出烟草，开始卷烟。他回到自己的床前，坐下。

阿斯顿　你的钱够不够？

戴维斯　哦……现在么，先生，如果你想听实话……我是有点儿缺钱。

【阿斯顿从口袋里掏出一些硬币，挑选了一下，递上五个先令。

阿斯顿　这儿有几个先令。

戴维斯　（接过硬币。）谢谢你，谢谢你，祝你好运。我刚发现自己有点儿缺钱。你看，上个礼拜我一直在干活儿，可是一分钱也没拿到。就是这种状况，就是这样。

【停顿。

阿斯顿　那天我去酒吧。要了一杯黑啤酒。他们把酒盛在一只厚厚的大杯子里给我。我坐在那儿，却喝不下去。我不习惯用厚厚的大杯子喝黑啤酒。我只喜欢用那种薄薄的玻璃杯喝。我抿了几小口，就喝不下去了。

【阿斯顿从床上拿起螺丝刀和插头，开始摆弄插头。

戴维斯　（充满感情地。）要是天放晴就好了！那样我就可以去锡德卡普了。

阿斯顿　锡德卡普？

戴维斯　天气真他妈的糟糕，穿着这样的鞋子，我怎么能走到锡德卡普呢？

阿斯顿　你为什么要去锡德卡普呢？

戴维斯　我有文件放在那边！

【停顿。

阿斯顿　你的什么东西？

戴维斯　我有文件放在那边！

【停顿。

阿斯顿　你把文件放在锡德卡普干什么？

戴维斯　我的一个熟人拿着呢。我把文件放在他那儿了。你明白吗？这些文件能证明我是谁！没有这些文件，我就寸步难行。它们能告诉你我是谁。你瞧瞧！没有它们，我就寸步难行。

阿斯顿　为什么会这样？

戴维斯　你看，是这么回事，你看，我改了名字！很多年以前。我现在用了个假名字到处跑！那不是我的真名。

阿斯顿　你一直用的是什么名字？

戴维斯　詹金斯。伯纳德·詹金斯。这就是我的名字。我就叫这个名字。可是用这个名字对我不利。我享受不到任何权利。我这儿有张保险卡。（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卡片。）用的就是詹金斯这个名字。看到了吧？伯纳德·詹金斯。瞧。上面盖着四

个图章。四个。可我不能拿着这个出门。那不是我的真名字，要是他们发现了，就会把我关进监狱的。四个图章。我付的可不是便士，我付的是英镑。我付的是英镑，不是便士。还有其他图章，还有很多，可是他们没给我盖，那帮黑鬼，我一直都没有时间处理这件事情。

阿斯顿　他们应该给你的卡盖上图章。

戴维斯　盖了也没有用！我什么也得不到的。那不是我的真名。

要是我带着这张卡的话，我会进监狱的。

阿斯顿　那么，你的真名叫什么？

戴维斯　戴维斯。麦克·戴维斯。我改名字之前就叫这个。

【停顿。

阿斯顿　看来你是想把所有东西都理清楚。

戴维斯　只要我到了锡德卡普！我在等天气转好。他拿着我的文件，我把文件都留在他那儿了，只要一到那儿，我就能证明一切了。

阿斯顿　他拿着你的文件多久了？

戴维斯　什么？

阿斯顿　他拿着你的文件多久了？

戴维斯　哦，一定有……那是在打仗的时候……一定有……大概十五年前吧。

【他突然发现了天花板上吊着的水桶，抬头看着。

阿斯顿　你什么时候想……睡觉的话，你就上床。别在意我。

戴维斯　（脱掉大衣。）嗯，好的，我想我要睡了。我有点儿……有点

儿累了。(他脱下裤子,用手拿着。)我能把裤子放在这儿吗?

阿斯顿　可以。

【戴维斯把外套和裤子挂在衣架上。

戴维斯　我看见你在天花板上吊了一个桶。

阿斯顿　漏水。

【戴维斯抬头看了看。

戴维斯　好了,那我要试试你的床了。你睡吗?

阿斯顿　我要修修这个插头。

【戴维斯看看阿斯顿,再看看煤气炉。

戴维斯　你……你不能把它挪开吗,嗯?

阿斯顿　有点儿重。

戴维斯　是挺重的。

【戴维斯躺上床,试了试床的承重能力和长度。

不错。真的不错。床很舒服。我想我要睡在这儿了。

阿斯顿　我得把灯泡挡一下。光线有点刺眼。

戴维斯　不用担心,先生,不用管它。(他转过身子,把毯子盖上。)

【阿斯顿坐在那儿,修理插头。

【光线渐暗。全黑。

【光线渐强。早晨。

【阿斯顿站在床边扣裤子。他整理他的床。他转过身,走到房间中央,看着戴维斯。他转过身,穿上夹克,再转过身,走到戴维斯跟前,俯视着他。

【阿斯顿咳了一声。戴维斯一下子坐了起来。

戴维斯　怎么了？怎么回事儿？怎么回事儿？

阿斯顿　没事儿。

戴维斯　(盯着他。)怎么回事儿？

阿斯顿　没事儿。

【戴维斯环顾四周。

戴维斯　哦，没错。

【阿斯顿回到自己床边，拿起插头晃了晃。

阿斯顿　睡得好吗？

戴维斯　很好。睡得很死。一定睡得很死。

【阿斯顿走到舞台右前方，拿起烤面包机，仔细检查。

阿斯顿　你……呃……

戴维斯　嗯？

阿斯顿　你是做梦了还是怎么的？

戴维斯　做梦？

阿斯顿　是呀。

戴维斯　我不做梦。我从来不做梦。

阿斯顿　嗯，我也从来不做梦。

戴维斯　我也是。

【停顿。

那你为什么问我这个？

阿斯顿　你出声了。

戴维斯　谁出声了？

阿斯顿　你啊。

【戴维斯下了床。他穿着长内裤。

戴维斯　喂，等等。等等，你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声音？

阿斯顿　你哼哼唧唧。你叽里咕噜地说话。

戴维斯　叽里咕噜地说话？我？

阿斯顿　是啊。

戴维斯　我不会叽里咕噜地说话，伙计。以前从来没人跟我说过这个。

【停顿。

我叽里咕噜说的是什么？

阿斯顿　听不清。

戴维斯　我的意思是说，这话里头是什么意思？

【停顿。

以前从来没人跟我说过这个。

【停顿。

你弄错人了，伙计。

阿斯顿　（拿着烤面包机走到床边。）没弄错。你把我吵醒了。我想你可能是在做梦。

戴维斯　我没做梦。我一辈子都没做过梦。

【停顿。

阿斯顿　可能是床的原因。

戴维斯　这床没问题。

阿斯顿　可能是有点儿不习惯。

戴维斯　对床我没什么不习惯的。我在很多张床上睡过觉。就是因为我是睡在床上，我才不会发出声音。我睡过很多床。

【停顿。

我跟你说，可能是那些黑人。

阿斯顿　你说什么？

戴维斯　他们弄出声音。

阿斯顿　什么黑人？

戴维斯　你这儿的啊。住在隔壁的。也许是那些黑人弄出来的声音，从墙那边传过来。

阿斯顿　嗯——

戴维斯　这是我的看法。

【阿斯顿放下插头，往门口走去。

你要去哪儿，你要出去吗？

阿斯顿　是的。

戴维斯　（抓起凉鞋。）那等一下，就一下。

阿斯顿　你在干什么？

戴维斯　（穿上凉鞋。）我最好和你一块儿去。

阿斯顿　为什么？

戴维斯　我是说，我最好和你一块儿出去。

阿斯顿　为什么？

戴维斯　嗯……难道你不想让我出去吗？

阿斯顿　为什么呢？

戴维斯　我是说……当你不在家的时候。你不想让我出去吗……

当你不在家的时候?

阿斯顿　你不必出去。

戴维斯　你是说……我可以留在这儿?

阿斯顿　随你的便。不要因为我出去,你也得出去。

戴维斯　你不介意我待在这儿?

阿斯顿　我有两把钥匙。(他到床边的箱子里找出钥匙。)这个门的和前门的钥匙。(他把钥匙递给戴维斯。)

戴维斯　非常感谢,祝你好运。

【停顿。阿斯顿站在那儿。

阿斯顿　我想我要去街上转一圈。一家……小店。前几天那儿的人有一把钢丝锯。我挺喜欢它的样子。

戴维斯　钢丝锯,伙计?

阿斯顿　是的。可能会很有用。

戴维斯　是啊。

【稍稍停顿。

那究竟是什么东西,确切地说?

【阿斯顿走到窗前,往外看了看。

阿斯顿　钢丝锯吗?哦,它和线锯属于一个类型。但它是个装置,你看。你得把它固定在手钻上。

戴维斯　哈,是这样啊。那就太方便了。

阿斯顿　是很方便,没错。

【停顿。

你知道,那天我坐在咖啡馆里。我碰巧和那个女人坐在同一张

桌子上。于是，我们开始……我们开始聊天。我不知道……她是在度假，也不知道她去过哪儿。她去过南部海岸。不过我忘了是哪个地方了。总之，我们就坐在那儿，聊着天……突然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然后她说，你愿不愿意让我看看你的身体？

戴维斯　别胡扯了。

【停顿。

阿斯顿　是啊。就是这样，说着说着，就说到这个了。让我有点吃惊。

戴维斯　她们也跟我说过同样的话。

阿斯顿　是吗？

戴维斯　女人吗？有很多次，她们走到我跟前，问我差不多相同的问题。

【停顿。

阿斯顿　你说你叫什么？

戴维斯　我的假名是伯纳德·詹金斯。

阿斯顿　不，你的另外一个名字是？

戴维斯　戴维斯。麦克·戴维斯。

阿斯顿　你是威尔士人吧？

戴维斯　嗯？

阿斯顿　你是威尔士人？

【停顿。

戴维斯　哦，我四处漫游，你知道……我是说……我到处流浪……

阿斯顿　那你出生在哪儿?

戴维斯　(不快地。)你是什么意思?

阿斯顿　你出生在哪儿?

戴维斯　我出生在……呃……哦,要让你回顾过去,这有点儿难……你知道我的意思是……回顾……真叫人受不了……有些东西记不清了,就像……你知道……

阿斯顿　(走到壁炉旁。)看到这个插头了吗?把它插在这儿,如果你想要的话。这是个小火炉。

戴维斯　好的,先生。

阿斯顿　就插在这儿。

戴维斯　好的,先生。

【阿斯顿向门口走去。

(着急地。)我怎么做?

阿斯顿　只要把它插上就行。火就有了。

戴维斯　我跟你说。我不会找这个麻烦。

阿斯顿　一点也不麻烦。

戴维斯　不,我不太愿意干这些事情。

阿斯顿　应该好用。(转身。)没错。

戴维斯　呃,我想问你,先生,这个炉子该怎么办?我是说,你认为它会漏气吗……你说呢?

阿斯顿　炉子还没有通气呢。

戴维斯　你看,问题是,它正好在我的床顶上,你看见了吗?当我起床的时候,我得小心……我的胳膊肘会碰到这些煤气阀门,你

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绕到煤气炉的另一边，检查它。

阿斯顿　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戴维斯　瞧瞧这儿，你还不担心呢。我一直要，我时时刻刻要注意这些阀门之类的东西，你看。注意它们必须关好。你就不用管了，全留给我。

阿斯顿　我不认为……

戴维斯　（过来。）呃，先生，还有一件事情……呃……你能不能给我几个钱，就是喝杯茶什么的，你明白吗？

阿斯顿　昨天晚上我给了你几个钱。

戴维斯　嗯，你给过我了。你给过我了。我忘记了。忘得一干二净。没错。谢谢你，先生。听着。现在你可以肯定吗，你可以肯定你不介意我留在这儿吗？我是说，我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人。

阿斯顿　我不介意，没关系的。

戴维斯　今天晚些时候我可能要去温布利。

阿斯顿　嗯。

戴维斯　那儿有个咖啡馆，你看，也许可以在那儿安顿下来。我去过那儿，明白吗？我知道他们有点儿缺人手。他们也许需要一些员工。

阿斯顿　那是什么时候？

戴维斯　嗯？哦，对了，那是……差不多在……大概是……大概是不久前。但是当然实际上，他们没法找到适合在这种地方干活

儿的人。他们想要干的是,他们想要把那些外国人赶走,你看,在餐饮服务业。他们需要一个英国人来倒茶,这就是他们所需要的,这就是他们迫切需要的。这只是一个常识,对吧?哦,我已经在进行了……这就是……呃……这就是……我将要做的。

【停顿。

我要是能走到那儿就好了。

阿斯顿 嗯。(阿斯顿走向门口。)好吧,我还会见到你的。

戴维斯 是啊。没错。

【阿斯顿走出去,关上门。

【戴维斯静静地站着。他等了几秒钟,然后走到门口,打开门,向外看了看,然后关上门,背对门站着,接着他迅速转过身,把门打开,往外看看,缩回身子,把门关上,他从口袋里摸出钥匙,试了一把,又试了另一把,然后把门锁上。他环顾房间。然后他快步走到阿斯顿床前,弯下腰,拿出那双鞋子,仔细检查。

不错的一双鞋。就是头有点尖。

【他把鞋放回床底下。他仔细打量阿斯顿床的周围,拿起一个花瓶,往里面看了看,然后拿起一个盒子摇摇。

螺丝钉!

【他看到床上方的油漆桶,走过去,仔细看了看。

油漆。他要漆什么呢?

【他放下油漆桶,走到房间中央,抬头望着吊在天花板上的水桶,做了个鬼脸。

我要把它搞清楚。(他走到右边,拿起一盏喷灯。)他这儿的东西真

不少。(他拿起佛像看了看。)到处都是东西。瞧瞧这些。(他的目光落在那堆报纸上。)他要那些报纸干什么？那么大一堆该死的报纸。

【他走到一堆报纸前，碰了碰。报纸堆晃了晃。他把它扶住。

站住，站住！

【戴维斯扶住报纸堆，把它推回原处。

【门开了。

【米克走了进来，他把钥匙放回口袋，轻轻地关上门。米克站在门口，注视着戴维斯。

他要这些报纸干什么？(戴维斯跨过卷着的地毯，来到蓝箱子前。)昨天夜里他从这里面拿出来一张床单和一个枕头。(他打开箱子。)什么也没有了。(戴维斯合上箱子。)不管怎样，我还睡了一觉。我没有出声。(他看了看窗户。)这是什么？

【他拿起另外一只箱子，试图打开。米克悄悄地走到舞台后方。

锁着的。(戴维斯放下箱子，走到舞台前部。)里面肯定有什么东西。(他捡起一个碗柜抽屉，翻了翻里面的东西，然后放下。)

【米克轻轻地穿过屋子。

【戴维斯半转过身，米克抓住他的胳膊，用力扭到他背后。戴维斯惨叫。

啊——！啊——！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啊——！

【米克迅速地把他摁到地板上，戴维斯挣扎着，面部扭曲，声音呜咽，两眼圆睁。

【米克抓住戴维斯的胳膊，另一只手放在自己嘴唇上，然后又把手放

在戴维斯嘴唇上。戴维斯安静下来。米克放开了他。戴维斯痛苦地扭动着身躯。米克伸出一根手指警告他，然后米克蹲下来盯着戴维斯。米克看着戴维斯，然后站起来俯视着他。戴维斯揉着胳膊，注视着米克。米克慢慢转过身来看看房间。他走到戴维斯床前，掀开。他转过身，走到衣架前，拿起戴维斯的裤子。戴维斯试图站起来。米克用脚把他压下去，踩在他身上。最后米克终于把脚拿开。他仔细看了看裤子，然后扔了回去。戴维斯倒在地板上，蜷着身子。米克慢慢走到椅子跟前坐下，面无表情地看着戴维斯。

【静场。

米克　玩什么把戏？

【幕落。

第二幕

【几秒钟后。

【米克坐下来，戴维斯半坐在地板上，蜷着身子。

【静场。

米克　怎么样？

戴维斯　没事，没事。没事。

【一滴水掉在头顶上的桶里。他们抬头看。米克回头看了看戴维斯。

米克　你叫什么？

戴维斯　我不认识你。我不知道你是谁。

【停顿。

米克　嗯？

戴维斯　詹金斯。

米克　詹金斯？

戴维斯　是的。

米克　詹……金斯。

【停顿。

你昨天夜里睡在这儿？

戴维斯　是的。

米克　睡得好吗？

戴维斯　很好。

米克　我非常高兴。非常高兴遇见你。

【停顿。

你说你叫什么?

戴维斯　詹金斯。

米克　请再说一遍?

戴维斯　詹金斯!

【停顿。

米克　詹……金斯。

【又一滴水掉在桶里。戴维斯抬头看了看。

你让我想起我叔叔的兄弟。他总是在游荡,那个家伙。一直带着护照。总是在注意姑娘们。很像你的身材。有点像运动员。是个跳远能手。他有个习惯,圣诞节时在客厅里展示各种助跑动作。特别喜欢坚果。就是那个。不为别的,就是喜欢而已。总是吃不够。花生米、核桃、巴西干果、带壳花生,水果蛋糕连碰都不碰。他有块很棒的秒表。是在香港买的。那是在他被赶出救世军的第二天。曾经是贝肯纳姆队的第四号替补队员。那是在他拿金牌之前。他有一个可笑的习惯,把小提琴背在背上。像个婴儿袋。我觉得他身上有点儿印第安人血统。说实话,我一直弄不明白他怎么会是我叔叔的兄弟。我经常想,也许情况正好相反。我的意思是说,我叔叔是他兄弟,那他也是我叔叔。但我从不叫他叔叔。事实上,我叫他锡德。我妈妈也叫他锡德。这件事很可笑。你跟他简直一模一样。他娶了个中国人,到牙买加去了。

【停顿。

我希望你昨天夜里睡得好。

戴维斯　听着！我不知道你是谁！

米克　你睡在哪张床上？

戴维斯　听我说——

米克　嗯？

戴维斯　那张。

米克　不是另外那张？

戴维斯　不是。

米克　还挺讲究。

【停顿。

你喜欢我的房间吗？

戴维斯　你的房间？

米克　是呀。

戴维斯　这个房间不是你的。我不知道你是谁。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你。

米克　你知道吧，信不信由你，你长得非常像我曾经在肖尔迪奇认识的一个家伙。其实他住在阿尔德盖特。当时我和一个堂弟住在卡姆登镇。那个家伙，他曾经在芬斯伯里公园有个货摊，就在公共汽车站旁边。认识他之后，我才发现他是在帕特尼长大的。对我来说这没什么区别。我认识好几个在帕特尼出生的人。即使他们不是生在帕特尼，也是生在富勒姆。唯一的问题是，他不是出生在帕特尼，他只是在那儿长大的。后来发现他出生在喀里多尼亚大街，就在老马头商店前边。他老妈还住

在安吉尔。所有的公交车都从她门前经过。她可以乘 38 路、581 路、30 路或者 38A 路，经过艾塞克斯路到达尔斯顿枢纽站，很快。嗯，当然，如果她乘 30 路，他可以让她走上街路，转过海布利拐角就到圣保罗教堂了，但她最后也得到达尔斯顿枢纽站。过去我在上班路上经常把自行车放在她家的花园里。是的，这真是件怪事。他和你太像了。就是鼻子大点，没有其他的了。

【停顿。

你昨天晚上睡在这儿吗？

戴维斯　对。

米克　睡得好吗？

戴维斯　很好！

米克　夜里你不得不起来吧？

戴维斯　没有！

【停顿。

米克　你叫什么名字？

戴维斯　（扭身，想站起来。）听我说！

米克　你叫什么？

戴维斯　詹金斯！

米克　詹……金斯。

【戴维斯突然动了一下，想站起来。米克一声怒吼让他退了回去。

（吼道。）昨天晚上睡在这儿？

戴维斯　是的……

米克　（继续快速地。）睡得怎么样？

戴维斯　我睡得……

米克　睡得好吗？

戴维斯　听着——

米克　哪张床？

戴维斯　那张——

米克　不是另外那张？

戴维斯　不是！

米克　还挺讲究。

【停顿。

（平静地。）还挺讲究。

【停顿。

（又变得和蔼可亲地。）你在那张床上睡得怎么样呢？

戴维斯　（击打地板。）很好！

米克　你没有不舒服？

戴维斯　（呻吟。）我很好！

【米克站起来，走向他。

米克　你是外国人？

戴维斯　不是。

米克　是在大不列颠出生长大的吗？

戴维斯　当然！

米克　他们都教了你些什么？

【停顿。

你喜欢我的床吗?

【停顿。

那是我的床。你得注意不要受风。

戴维斯　在床上吗?

米克　不,现在,起来吧。

【戴维斯警惕地盯着米克,米克转身。戴维斯爬向衣架,抓住他的裤子。米克迅速转过身,夺过裤子。戴维斯扑过去抢夺。米克伸出一只手警告他。

你打算在这儿住下去吗?

戴维斯　把裤子给我。

米克　你要在这儿安营扎寨吗?

戴维斯　把我那该死的裤子给我!

米克　为什么,你要去哪儿?

戴维斯　给我,我要走了,我要去锡德卡普!

【米克用裤子轻轻拍打了戴维斯的脸几下。戴维斯缩了回去。

【停顿。

米克　你知道,你让我想起我曾经碰到的一个家伙,就在吉尔福德旁道的另外一边——

戴维斯　我是被人带到这儿来的!

【停顿。

米克　你说什么?

戴维斯　我是被人带到这儿来的!我是被人带到这儿来的!

戴维斯　被人带到这儿来的?是谁把你带到这儿来的?

戴维斯　住在这儿的那个人……他……

【停顿。

米克　撒谎。

戴维斯　我是被人带到这儿来的，昨天夜里……我是在一家小餐馆里碰到他的……我在那儿工作……我被解雇了……我在那儿工作……那个家伙救了我，免了挨一顿打，把我带到这儿，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停顿。

米克　我想你是个天生的骗子，对吧？你是在和房主讲话呢。这是我的房间。你就站在我的房子里。

戴维斯　这是他的……他看我不错……他……

米克　（指着戴维斯的床。）那是我的床。

戴维斯　那又怎么样呢？

米克　那是我妈妈的床。

戴维斯　可是昨天晚上她又不在！

米克　（走向他。）别放肆，小子，别放肆。离我老妈远着点儿。

戴维斯　我不是……我没有……

米克　别太过分，朋友，不要对我老妈太随便了，我们都要放尊重点儿。

戴维斯　我很尊重，你找不着有谁比我更尊重了。

米克　好了，别跟我说这些谎话了。

戴维斯　好了，你听我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对吧？

米克　我想你也从来没有见过我妈，嗯？

【停顿。

我想我能断定，你是个老无赖。你什么也不是，就是个老流氓。

戴维斯　等等——

米克　听着，小子。听着，臭小子。你真恶心。

戴维斯　你没有权利——

米克　你把这地方弄得臭烘烘的。你是个老土匪，就是这么回事。你是个老混蛋。你不属于这么个好地方。你这个老家伙是个野蛮人。说真的。你没有权利在一个没有家具的公寓里乱跑。要是我想的话，这个房子我一星期可以收费七镑。明天我就找个人租出去。一年下来总共是三百五十镑。别废话。我是说，如果你拿得出这个钱就别怕开口。你看就是这样。家具和其他设备嘛，我要四百或者大概这个数目。每年要交九十镑的税。你可以估算一下，水、电、暖气差不多五十镑。如果你是个精明人，你也就花个八百九十镑。你开个口，我马上让我的律师给你起草个合同。否则的话，我的车就在外边，我可以在五分钟之内把你送到警察局，让你坐牢，因为非法入侵、故意游手好闲、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偷窃、做贼、把屋子弄得臭烘烘的。你有什么说的？除非你真的很精明，直接把这房子买下来。当然，我会让我哥哥先给你装修好。我有个哥哥，他是个一流的装潢师。他可以给你装修。如果你想要更大的地方，楼梯平台那边还有四个房间准备出让。卫生间、客厅、卧室和婴儿房。你可以把这间当书房。我提到的这位哥哥，他正要动手装修其

他房间呢。是的，正要动手。所以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八百镑要这个房间，或者三千镑要上面整个楼层。另外，如果你想长期承租的话，我知道在西汉姆有个保险公司，他们会很乐意帮你办理这项交易。没有附带条件，光明正大，没有不良记录；百分之二十的利息，百分之五十的押金；定金，逾期支付，家庭津贴，红利分成，行为良好减免条款，六个月租期，档案年审，提供茶水，出售股份，利益外延，终止赔偿，对于暴动、民众暴乱、劳工动乱、暴风雨、风暴、雷电、偷盗、害虫等的全面理赔需要经过日常的和双方的核查。当然，我们需要一份你的私人医生签署的声明，以保证你具有必要的身体条件来履行责任，对不对？你在哪家银行开户？

【停顿一下。

你在哪家银行开户？

【门开了。阿斯顿走进来。米克转过身放下裤子。戴维斯拿起裤子穿上。阿斯顿看看他们两人，走到自己床前，把他带的包放在床上，坐下，又开始修理那台烤面包机。戴维斯退回到角落里。米克坐到了椅子上。

【静场。

【一滴水掉到桶里。他们都抬头看。

【静场。

它还在漏水呢。

阿斯顿　是啊。

【停顿。

从屋顶上漏下来的。

米克　从屋顶上，嗯？

阿斯顿　对。

【停顿。

我得给它涂上沥青。

米克　你要给它涂沥青吗？

阿斯顿　没错。

米克　为什么？

阿斯顿　有裂缝。

【停顿。

米克　你要用沥青盖住屋顶的裂缝。

阿斯顿　是的。

【停顿。

米克　你觉得有用吗？

阿斯顿　有用，眼下还行。

米克　嗯。

【停顿。

戴维斯　（突然间。）你怎么办——？

【他们都看着戴维斯。

你怎么办……要是桶里满了的话？

【停顿。

阿斯顿　倒掉。

【停顿。

米克　我跟我朋友说，你要动手装修其他房间。

阿斯顿　是的。

【停顿。

（向戴维斯。）我把你的包拿来了。

戴维斯　哦。（走到阿斯顿跟前，拿过包。）哦，谢谢，先生，多谢。他们把包给你了？

【戴维斯拿着包，走回去。

【米克起身把包夺过去。

米克　这是什么？

戴维斯　给我，那是我的包！

米克　（挡住他。）我以前见过这个包。

戴维斯　那是我的包！

米克　（躲开他。）这个包很眼熟。

戴维斯　你是什么意思？

米克　你从哪儿弄来的？

阿斯顿　（起身，走向他们俩。）放手。

戴维斯　那是我的。

米克　谁的？

戴维斯　我的！告诉他那是我的包！

米克　这是你的包？

戴维斯　把它给我！

阿斯顿　给他。

米克　什么？给他什么？

戴维斯　那个该死的包！

米克　（把包塞到煤气炉后面。）什么包？（问戴维斯。）什么包？

戴维斯　（走过去。）就在这儿！

米克　（面对他。）你要去哪儿？

戴维斯　我要去拿……我的……

米克　小心点，小子！在没有人在家的时候，你来敲门。不要做得太过分了。你私闯民宅，乱翻东西。不要太过分了，小子。

【阿斯顿拿起那个包。

戴维斯　你这个混蛋小偷……你这个流氓小偷……我要拿回我的——

阿斯顿　给你。（阿斯顿把包递给戴维斯。）

【米克夺过来。阿斯顿拿过去。

【米克夺过来。戴维斯伸手去抢。

【阿斯顿拿过去。米克伸手去抢。

【阿斯顿把包递给戴维斯。米克夺过去。

【停顿。

【阿斯顿拿过来。戴维斯拿过去。米克夺过去。戴维斯伸手去抢。

阿斯顿拿过去。

【停顿。

【阿斯顿把包递给米克。米克把包递给戴维斯。

【戴维斯从米克手中夺过去。

【停顿。

【米克看着阿斯顿。戴维斯拿着包走开。

【他放下包。

【停顿。

【阿斯顿和米克看着他。戴维斯拿起包，走到床前，坐下。

【阿斯顿走到自己床前，坐下，动手卷一支烟。米克站着不动。

【停顿。

【一滴水掉在桶里。他们都抬头看。

【停顿。

你是怎么去温布利的？

戴维斯　哦，我没去那儿。

【停顿。

没去那儿。我去不了。

【米克向门口走去，下场。

阿斯顿　我去买那个钢丝锯，运气不太好。等我到了那儿，锯已经卖掉了。

【停顿。

戴维斯　那个家伙是谁？

阿斯顿　我弟弟。

戴维斯　他是你弟弟？他有点爱开玩笑，是吧？

阿斯顿　嗯。

戴维斯　是啊……他可真会开玩笑。

阿斯顿　他很有幽默感。

戴维斯　是的，我注意到了。

【停顿。

那个家伙,他可真会开玩笑,你是知道的。

【停顿。

阿斯顿　是的,他往往……他往往会看到事情可笑的一面。

戴维斯　嗯,他是有幽默感,对吧?

阿斯顿　对的。

戴维斯　是啊,看得出来。

【停顿。

我一见到他,我就发现他有自己看问题的方式。

【阿斯顿站起身,走到碗柜抽屉那儿,拾起佛像,放在煤气炉上。

阿斯顿　我要为他装修这幢房子的上面部分。

戴维斯　什么……你是说……你是说这是他的房子?

阿斯顿　是呀。我要给他装修这个平台。把它弄成一个公寓。

戴维斯　那么,他是干什么的?

阿斯顿　他在建筑行业。他有他自己的货车。

戴维斯　他不住在这儿,对吧?

阿斯顿　一旦我把外面的棚子搭好……我就可以进一步考虑公寓的问题,你看。也许我很快就能做出一两件东西。(他走到窗前。)你看,我能动手干活。这是我能够做到的事情。以前我从来不知道自己能做这个。但是现在我能自己动手干各种各样的活儿。你知道,手工的活儿。等我把外面的棚子搭好……我就有工作间了,你看,我……可以做一点木工活儿。从简单的木工活儿开始。用好木头……干活儿。

【停顿。

当然,这个地方有很多活儿要干。不过,我想,我想装上一块隔板……在平台上的一个房间里。我觉得应该行。你知道……他们有那种屏风……你知道……东方人。他们用屏风把房间隔开。把它隔成两个部分。我也可以那么做,或者我可以装上隔板。我很快就可以把它们做出来,你看,要是我有个工作间的话。

【停顿。

不管怎样,我想我已经决定了,把房间隔一下。

【停顿。

戴维斯　呃,听着,我在想。这不是我的包。

阿斯顿　哦,不是。

戴维斯　不是,这不是我的包。我的包,它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你看。我就知道是他们干的。是那些人干的,他们拿走了我的包,然后给了你一个别的包。

阿斯顿　不……事情是这样的,有人拿着你的包走掉了。

戴维斯　(站起身。)我说什么来着!

阿斯顿　总之,我从别的地方买来了这个包。里面也装着……几件衣服。他把整个包很便宜地卖给了我。

戴维斯　(打开包。)有鞋子吗?

【戴维斯从包里拿出两件格子衬衣,一件是鲜红色的,一件是草绿色的。他拿起衬衣。

格子的。

阿斯顿　是的。

戴维斯　是啊……嗯，我知道这种衬衣，你看。像这样的衬衣，它们在冬天不经穿。我是说，我知道事实就是这样。不，我所需要的，是一种条纹衬衣，一种很结实的衬衣，有竖条的。那才是我要的。（他从包里拿出一件深红色天鹅绒吸烟服。）这是什么？

阿斯顿　是件吸烟服。

戴维斯　吸烟服？（他摸了摸。）这件衣服不错。我要看看合不合适。

【他试穿衣服。

你这儿没有镜子吧？

阿斯顿　我想应该没有。

戴维斯　嗯，穿起来还不算太糟。你觉得看起来怎么样？

阿斯顿　看起来很好。

戴维斯　嗯，那么我就穿了。

【阿斯顿拿起插头仔细检查。

好的，那么我就穿了。

【停顿。

阿斯顿　你可以……在这儿当看门人，如果你愿意的话。

戴维斯　你说什么？

阿斯顿　你可以……照看这个地方，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看，你就负责楼梯、平台、前面的台阶。把铃铛擦亮。

戴维斯　铃铛？

阿斯顿　我要装几个铃铛，在前门那儿。黄铜的。

戴维斯　看门，嗯？

阿斯顿　是的。

戴维斯　哦，我……我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看门的工作，你知道……我是说……我从来没有……我是说……我以前从来没有当过看门人。

【停顿。

阿斯顿　那你觉得当个看门人怎么样？

戴维斯　嗯，我想……嗯，我得知道……你知道……

阿斯顿　什么样的……

戴维斯　是的，什么样的……你知道……

【停顿。

阿斯顿　好吧，我是说……

戴维斯　我是说，我要……我要……

阿斯顿　哦，我可以告诉你……

戴维斯　那个……就是那样……你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阿斯顿　到那时候……

戴维斯　我是说，那就是我所说的，你看……

阿斯顿　大概就是你……

戴维斯　你看，我要说的是……我想说的是……我是说，什么样的工作……

【停顿。

阿斯顿　哦，就是那种活儿，比如像楼梯……还有……铃铛……

戴维斯　可是，它会是……它会不会是……它要用到扫帚……对吗？

阿斯顿　是的，当然，你还需要几把刷子。

戴维斯　你需要工具……你看……你需要不少工具……

【阿斯顿从床上方的钉子上取下一件白色罩衫，拿给戴维斯看。

阿斯顿　你可以穿上这个，如果你愿意的话。

戴维斯　哦……这个挺好，不是吗？

阿斯顿　它能挡灰。

戴维斯　（穿上罩衫。）是的，它能挡灰，很好。完全挡住。多谢，先生。

阿斯顿　你知道，我们可以做的是，我们可以……我可以在下面装个铃铛，在前门外边，在上面标上“看门人”的字样。然后你就可以应答所有的询问了。

戴维斯　哦，我不懂这个。

阿斯顿　怎么不懂？

戴维斯　嗯，我是说，你不知道谁会从前面的台阶过来，不是吗？我要小心点儿。

阿斯顿　怎么，有人找你？

戴维斯　找我？哦，那个苏格兰混蛋可能会来找我，对吧？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听到铃响，然后下去，把门打开，谁会在那儿呢，什么人都可能在那儿。我可能很快就会给累死的，伙计。他们可能会在那儿找到我的卡，我是说，你瞧，我在这儿，我的卡上只有四个图章，在这儿，看，只有四个图章，就这么多，没有别的，我有的就这么几个。要是他们按铃叫“看门人”，他们就会把我抓进去，他们会这样干的，我就完了。当然我还在别处放着许多别的卡片，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我也不能告诉他们，对吧，

因为那样的话，他们就会发现我一直使用假名到处走动。你知道，我现在用的这个名字，它不是我的真名。我的真名不是我现在用的这个，你知道。是另外一个。你知道，我现在用的不是我的真名。是个假名。

【静场。

【灯光渐暗。

【然后窗户透进微光。

【门声响起。

【房门传来钥匙的声音。

【戴维斯走进来，关上门，接着尝试灯的开关，开，关，开，关。

戴维斯 （小声嘀咕。）怎么搞的？（他打开开关，又关上。）这该死的灯是怎么回事？（他打开开关，又关上。）唉。别跟我说这该死的灯现在又坏了。

【停顿。

我该怎么办呢？这该死的灯现在又坏了。什么也看不见。

【停顿。

现在我该怎么办呢？（他走动着，绊了一下。）啊，上帝，那是什么东西？给我一点儿亮光吧。等一下。

【他在口袋里摸火柴，掏出一盒，划了一根。火柴灭了，火柴盒掉到了地上。

啊！掉到哪儿了？（弯腰。）这该死的火柴盒掉到哪儿了？

【火柴盒被他踢了一下。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是谁？什么东西？

【停顿。他走动着。

我的火柴盒在哪儿？刚才掉在这儿的。是谁？是谁把它给弄走了？

【静场。

喂，是谁呀？谁拿了我的火柴盒？

【停顿。

谁在这儿！

【停顿。

我这儿有把刀。我准备好了。来吧，你是谁？

【他往前走，绊了一下，跌倒在地，大叫起来。

【静场。

【戴维斯小声咕哝着。他站起来。

好吧！

【他站在那儿，喘着粗气。

【突然，吸尘器响起来。有个身影操纵着吸尘器，来回走动。吸尘器的吸口在地板上跟着戴维斯移动。戴维斯蹦蹦跳跳地躲避吸口，跌倒，上气不接下气。

啊，啊，啊，啊，啊，啊！走开——！

【吸尘器停下来。那个身影跳到阿斯顿的床上。

我准备好了！我……我……我在这儿！

【那个身影把吸尘器插头从电灯插座上拔出来，插上电灯。灯亮了。戴维斯紧贴在右面墙上，手里拿着刀。米克站在床上，手里拿着插头。

米克　我刚才在大扫除。(他跳下床。)以前墙上有个吸尘器插头。但是不好用了。我不得不把吸尘器插在电灯插座上。(他把吸尘器塞到阿斯顿床底下。)你觉得这个地方看起来怎么样？我刚把这儿给彻底地清扫了一遍。

【停顿。

我们轮流打扫，半个月一次，我哥哥和我，把这儿彻底打扫一遍。今天晚上我干活儿有点晚了，我是刚到这儿。但我觉得我最好还是打扫一下，毕竟轮到我了。

【停顿。

其实我不住在这儿。我不住在这儿。事实上我住在别的地方。但是，我毕竟要负责这座房屋的维修保养，对吧？人总是想把家弄好看些。

【他走向戴维斯，指了指那把刀。

你挥舞那个干什么？

戴维斯　你离我那么近……

米克　要是我吓了你一跳，那对不起。但是我一直想着你，你知道吧。我是说，想着我哥哥的朋友。我们要考虑让你舒服，对吧？不能让你的鼻子吸到灰尘。顺便问一下，你打算在这儿待多久？事实上，我打算提议降低你的房租，只象征性地收上一点，我是说直到你安顿下来。只收象征性的，仅此而已。

【停顿。

当然，如果你要发火的话，我将不得不重新考虑整个提议。

【停顿。

嗯,你没有想要对我动粗,对吧? 你不是那种暴力型的,对吧?

戴维斯 (激烈地。)我不想和别的人打交道,伙计。但是如果谁要惹我,那他们会明白自己将会得到什么。

米克 我可以相信这一点。

戴维斯 没错。我就是这样的,明白吗?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不介意偶尔开个玩笑,但是你要明白……没人敢惹我的。

米克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是的。

戴维斯 你可以把我逼到一定程度……可是……

米克 不能太过分了。

戴维斯 这就对了。

【米克坐到了右面的旧东西上。

你要干什么?

米克 不干什么,我只是想说……那些话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戴维斯 嗯?

米克 你刚才说的话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停顿。

是的,给人深刻印象,没错。

【停顿。

总之,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戴维斯 那么你明白我刚才说的话了?

米克 是的,我明白了。我觉得我们之间相互了解了。

戴维斯 嗯? 那么……我想告诉你……我想……我愿意这么想。

你一直都在耍我,你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得

罪过你。

米克　没有，你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儿吗？我们没有开好头。就是这样。

戴维斯　唉，是啊。

【戴维斯和米克一起坐在旧东西上。

米克　想要一块三明治吗？

戴维斯　什么？

米克　（从口袋里掏出一块三明治。）来一块吧。

戴维斯　你别糊弄人。

米克　不会的，你还是不理解我。我对我哥哥的所有朋友都很感兴趣。我是说，你是我哥哥的朋友，对吧？

戴维斯　嗯，我……我还不能这么说。

米克　那你觉得他不友好吗？

戴维斯　嗯，我还不能说我们算是那种朋友。我的意思是，他并没有得罪我，但我还不能说他是我真正的朋友。三明治里夹的是什么？

米克　奶酪。

戴维斯　那是我喜欢的。

米克　吃一块吧。

戴维斯　谢谢，先生。

米克　听你说我哥哥不太友好，我挺难过的。

戴维斯　他很友好，他很友好，我没说他不……

米克　（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盐瓶。）要盐吗？

戴维斯　不要，谢谢。（他大声咀嚼三明治。）我只是不太……理解他。

米克　（在口袋里摸着。）我忘了带胡椒。

戴维斯　我就是搞不懂他，就这些。

米克　我还有点儿甜菜根。不知道放在哪儿了。

【停顿。

【戴维斯嚼着三明治。米克看着他吃。然后米克站起身，朝舞台前方走去。

呃……听着……我能向你请教一下吗？我是说，你阅历深。我能向你请教一些事情吗？

戴维斯　请便。

米克　嗯，事情是，你看，是这样的，我……我有点担心我哥哥。

戴维斯　你哥哥？

米克　是呀……你看，他的问题是……

戴维斯　是什么？

米克　哦，这件事情不太好说……

戴维斯　（起身，来到舞台前方。）接着说，你说啊。

【米克看着他。

米克　他不喜欢工作。

【停顿片刻。

戴维斯　我才不信呢！

米克　是的，他就是不喜欢工作，这就是他的问题。

戴维斯　这是真的吗？

米克　不得不说到自己的哥哥，这真不好。

戴维斯　唉。

米克　他就是害怕干活儿。非常怕。

戴维斯　我知道这种人。

米克　你知道这种人？

戴维斯　我见过他们。

米克　我的意思是，我想让他融入社会。

戴维斯　这合情合理，老兄。

米克　假如你有个哥哥，你也会推着他往前走的，你也想看到他自力更生。你不能让他老是闲着，那只会害了他自己。这就是我要说的。

戴维斯　对。

米克　但他就是不想开始认真工作。

戴维斯　他不喜欢干活儿。

米克　怕干活儿。

戴维斯　听起来就像我。

米克　你碰到过这种类型的人，对吧？

戴维斯　我？我知道这种人。

米克　是的。

戴维斯　我知道这种人。我碰到过他们。

米克　这让我很烦恼。你看，我是个有工作的人：我是个生意人。我有自己的货车。

戴维斯　这是真的吗？

米克　让他给我干点活儿……我让他在这儿干点活儿……可是我

不知道……我得出了结论，他干活非常慢。

【停顿。

你说该怎么办？

戴维斯　哦……他是个可笑的家伙，你哥哥。

米克　你说什么？

戴维斯　我是说，他是……他是个有点可笑的家伙，你哥哥。

【米克瞪着他。

米克　可笑？为什么这么说？

戴维斯　哦……他是可笑……

米克　他哪点可笑了？

【停顿。

戴维斯　不喜欢干活。

米克　这有什么可笑的？

戴维斯　没什么。

【停顿。

米克　我不认为这个是可笑的。

戴维斯　我也不认为。

米克　你不要太吹毛求疵了吧。

戴维斯　不，不，我不是那种人，我不是……我只是说……

米克　别太油嘴滑舌了。

戴维斯　你瞧，我不过是说——

米克　打住吧！（尖锐地。）瞧！我有个建议给你。我在考虑接手管理这个地方，你明白吗？我想让这里管理得更加有效一些。我

有很多想法，很多计划。（他看着戴维斯。）你愿意留在这儿，当看门人吗？

戴维斯　你说什么？

米克　我对你非常开诚布公。我可以托付给像你这样的一个人，在这个地方来照看东西。

戴维斯　哦……等等……我……我以前从来没有干过看门的工作，你知道……

米克　这不要紧。你看起来就是我要找的那种有能力的人。

戴维斯　我是那种有能力的人。我是说，我一生中有很多提供给我的机会，你知道，简直是躲不开。

米克　嗯，我之前就能看出，当你掏出刀子的时候，你是不会受任何人的摆布的。

戴维斯　没人能摆布我，老兄。

米克　我的意思是，你一直都是干服务性行业的，对吧？

戴维斯　你说什么行业？

米克　你一直都是干服务性行业的，从你的姿势就可以看得出来。

戴维斯　哦……没错。我半辈子都是在干那个，老兄。在国外……比如……服务……我干的。

米克　是在殖民地，对不对？

戴维斯　我去过那儿。我是首批去那儿的人之一。

米克　这就对了。你正是我要找的人。

戴维斯　做什么？

米克　当看门人。

戴维斯　对，嗯……不过……听我说……谁是这儿的房东，是他还是你？

米克　我，我是。我有契约可以证明这一点。

戴维斯　啊……（果断地。）好吧，听着，我不介意干点儿看管房子的活儿，我不介意为你照看好这个地方。

米克　当然，我们要达成一个小小的财务协议，这对双方都有利。

戴维斯　这事儿交给你去办吧，呃。

米克　谢谢。还有一件事。

戴维斯　什么事？

米克　你能给我什么证明书吗？

戴维斯　嗯？

米克　只是给我的律师看看。

戴维斯　我有很多证明书。我要做的就是明天去锡德卡普。我所有的证明书都在那儿。

米克　什么地方？

戴维斯　锡德卡普。他不仅拿着我的证明书，也拿着我所有的文件。我对那个地方了如指掌。总之，我要去那儿，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我一定要去那儿，否则我就完了。

米克　那么说如果我们想要，我们随时都可以得到这些证明书。

戴维斯　我跟你说，我哪天都能去那儿。今天我就准备去，可是我在……我在等天气转好。

米克　啊。

戴维斯　听着。你不能给我弄双好鞋吗？我非常需要一双好鞋。

没有好的鞋子，我哪儿也去不了，明白吗？你觉得你有机会给我弄一双吗？

【灯光转暗。

【灯亮。早晨。

【阿斯顿正把他的裤子穿在长内裤外面。他稍微做了个鬼脸。他从床头四下望望，从横杆上取下一条毛巾，挥了挥。阿斯顿垂下毛巾，走向戴维斯，把他叫醒。戴维斯一下子坐了起来。

阿斯顿　你说让我叫你起床的。

戴维斯　为什么？

阿斯顿　你说你想去锡德卡普。

戴维斯　唉，如果我到了那儿，那就好了。

阿斯顿　天气看来不怎么样。

戴维斯　唉，嗯，那今天就浪费了，对吧？

阿斯顿　我……我昨天晚上还是睡得不好。

戴维斯　我睡得糟糕透了。

【停顿。

阿斯顿　你弄出……

戴维斯　睡得很糟。夜里下了点儿雨，是吧？

阿斯顿　就下了一点儿。

【阿斯顿回到床前，捡起一块木板，开始用砂纸打磨。

戴维斯　我想就是下了。雨下到我头上了。

【停顿。

还有，风也正好吹到我头上。

【停顿。

你难道就不能把麻袋后面的窗户关上吗？

阿斯顿　你可以关啊。

戴维斯　那么，那个怎么办呢？雨正好下到我头上。

阿斯顿　需要通点风。

【戴维斯下床。穿上裤子、背心和马甲。

戴维斯　（穿上凉鞋。）听着，我一生都是风里来雨里去的，小子。你不要跟我说什么通风。我要说的是，我睡觉的时候，从那扇窗户刮进来的风太多了。

阿斯顿　如果不开窗户，这里会很闷的。

【阿斯顿走到椅子前，把木板放在椅子上，继续用砂纸打磨。

戴维斯　好吧，但是你听着，你不明白我跟你说的话。那该死的雨，老兄，直接下在我头上了。让我睡不好。淋了雨，受了风，我会得重感冒的。这就是我要说的。只要关上窗子，这样就谁也不会感冒了，我要说的就是这个。

【停顿。

阿斯顿　如果不开窗户，我在这儿没法儿睡觉。

戴维斯　好吧，那我怎么办呢？怎么办……处在我的位置，你说该怎么办？

阿斯顿　你为什么不掉个头睡呢？

戴维斯　你什么意思？

阿斯顿　你可以脚朝着窗户睡。

戴维斯　那又有什么用？

阿斯顿　这样雨就不会打在你头上了。

戴维斯　不，我不能那样睡。我不能那样睡。

【停顿。

我是说，我习惯于这样睡。该改变的不是我，是那扇窗户。你瞧，现在正下雨呢，看看。正下着呢。

【停顿。

阿斯顿　我想我要去金鹰路散散步，和那儿的一个人谈谈。他有一张锯台。我觉得那张锯台看起来很不错。但是我想对他来说，它没有什么用。

【停顿。

我要去那儿散散步，我想。

戴维斯　听着。这关系到我去锡德卡普的行程。嗯，现在把窗子关上怎么样？雨就要从那儿进来了。

阿斯顿　暂时关上吧。

【戴维斯关上窗子，看看外边。

戴维斯　那个油毛毡布底下是什么？

阿斯顿　木材。

戴维斯　干什么用的？

阿斯顿　搭棚子用的。

【戴维斯坐在床上。

戴维斯　你还没有找到你打算给我穿的那双鞋，是吗？

阿斯顿　哦，还没有。我看看我今天能不能买一双。

戴维斯　我总不能穿着这样的鞋出去吧？我甚至不能出去，喝一杯

茶。

阿斯顿　就在这条街上有个小咖啡馆。

戴维斯　也许有吧，伙计。

【在阿斯顿说话期间，房间逐渐变暗。

【说话快要结束的时候，只有阿斯顿一个人清晰可见。戴维斯和其他东西都在阴影中。光线必须逐渐变暗，尽量缓慢一些，尽量自然一些。

阿斯顿　我过去经常去那儿。哦，是好多年以前。但是后来我不去了。我过去很喜欢那个地方。在那儿消磨了很多时光。那是在我出走之前。在那之前。我觉得那个……地方和我的出走有很大关系。他们都……比我大得多。但是他们总是听我说话。我觉得……他们理解我说的话。我是说过去我常和他们说话。我说得太多了。那是我的错。在工厂里也是这样。我老是站在那儿，或者是在休息的时候……滔滔不绝。那些人，他们听着，无论我什么时候……说话。这倒没事儿。问题是，我老是有种幻觉。它们不是幻觉，它们……我经常有一种感觉，我能看到东西……非常清楚……每件东西……都是那么清楚……每件东西都……每件东西都非常安静……每件东西都非常安静……所有这一切都……安静……而且……这种清晰的视觉……它是……不过也许是我错了。总之，有人肯定说了什么。我不知道说的什么。于是……某种谣言就传播开了。于是谣言四起。我觉得人们开始变得很滑稽。在那个咖啡馆。在那家工厂。我不明白。然后有一天，他们把我送进一家医

院,就在伦敦附近。他们……把我送到那儿。我不想去。总之……有好几次,我都想要出去。但是……不太容易。在那儿,他们问我问题。把我弄进去,问我各种各样的问题。于是,当他们想知道……我在想什么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呣。然后有一天……那个人……是个大夫,我想……是个头儿……他是一个……很有声望的人……尽管对此我不能太肯定。他来看我。他说……他跟我说我有问题。他说他们的检查有了结论。这是他说的话。然后他让我看了一堆文件,他说我有问题,有某种疾病。他说……你知道,他就是那样说的。你长了……这个东西。那就是你的毛病。我们决定,他说,为你考虑,我们只能采取一种方式。他说……但是我……记不清楚……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们要给你的大脑做手术。他说……如果我们不做,你的下半辈子就要在这儿度过了。但是如果我们做了,你还有机会。你可以出去,他说,和其他人一样生活。你要给我的大脑做什么呢,我问他。但他只是重复着他说的话。好吧,我不是傻瓜。我知道我是个未成年人。我知道如果得不到许可,他不能对我做任何事情。我知道他得经过我母亲的同意。于是我写信给她,告诉她这些人要做的事。但她在他们的表格上签了字,你瞧,给了他们许可。我知道这件事,是因为当我提到这件事的时候,他让我看了我母亲的签字。于是,那天夜里,我试图逃出去,就在那天夜里。我花了五个钟头锯那个病房窗户上的一根栅栏。都是在黑暗中干的。他们每隔半小时就用手电筒照一下病床。我把时间算得好好的。然

后就快要完成了，有个人……他突然发作了，他就紧挨着我。总之，他们抓住了我。大约一星期后，他们开始来对我的脑子做这个手术了。我们这个病房里的人都是要做的。他们每次过来做一个。一晚上做一个。我是最后一个。因此我可以清楚地看见他们对其他人做了什么。他们来的时候经常带着……我不知那是什么东西……它们看起来像是大钳子，上面有电线，电线又连着一台小机器。机器是电动的。他们通常把人摁倒，那个主治……主治大夫，就像戴耳机一样把钳子夹在人头两侧。有个人拿着机器，你看，接着，他……他就把机器开关打开，那个主治大夫就把钳子夹在人头两侧，把它们固定在那儿。然后他把钳子拿掉。他们把那个人盖上……很久以后，他们才会再去碰他。有些人会反抗，但是大多数人不会。他们就躺在那儿。好了，他们轮到我了，那天夜里，他们来了，我站起来，贴墙站着。他们叫我躺回床上。我知道他们得叫我躺到床上去，如果我就这样站着让他们做手术，他们就会把我的脊椎骨弄坏。因此我就站着。然后他们有一两个人就朝我走来，那时候我还年轻，比我现在强壮得多，我那时相当强壮，我把其中一个放倒在地，勒住了另外一个的喉咙，突然，那个主治大夫用钳子夹住我的头，而我知道当我站着的时候，他是不应该这么做的，这就是我为什么……总之，他做了。后来，我出来了。我离开了那个地方……但是我走路不行了。我想我的脊椎骨没有受伤。它完全正常。问题是……我的思维……变得非常迟钝……我完全不能思考了……我不能……把……我的思

想……集中……嗯……我……再也不能集中……思想了。问题是，我听不见别人在说什么。我不能往左右看，我得直直地望着正前方，因为如果我扭头……我就……站不住。我还头痛。以前我老坐在我的房间里。那是在我和我母亲住在一起的时候。还有我弟弟。他比我小。在我的房间里，我把我的每件东西、每件我知道属于我的东西，都收拾好，井井有条，但我没有死。问题是，我是应该死的。我应该死。无论如何，我现在感觉好多了。但我现在不和别人说话了。我避开像那家咖啡馆一类的地方。现在我再也不去那些地方了。我不和任何人说话……就像这样。我经常想回去，找到给我动手术的那个家伙。但是我想先把一些事情做完。我要在外边的花园里搭一个棚子。

【幕落。

第三幕

【两周后。

【在舞台左前部，米克躺在地板上，头枕着卷着的地毯，仰望着天花板。

【戴维斯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烟斗。他身穿吸烟服。下午。

【静场。

戴维斯　我有一种感觉，他把那些裂缝收拾了一下。

【停顿。

你瞧，上星期下了那么多雨，可是并没有水滴到桶里。

【停顿。

他一定是用沥青把屋顶涂了一遍。

【停顿。

有天夜里，有人在房顶上走来走去。一定是他。

【停顿。

但是我感觉他已经把沥青铺到屋顶那边了。一点儿都没有跟我说。他一点儿都没有跟我说。

【停顿。

我跟他说话的时候，他不理我。

【戴维斯划了根火柴，点上烟斗，吹灭火柴。

他不给我刀子！

【停顿。

他不给我刀子切面包。

【停顿。

没有刀子，我怎么能切面包呢？

【停顿。

根本就不可能。

【停顿。

米克　你有刀子。

戴维斯　你说什么？

米克　你有刀子。

戴维斯　我有刀子，我的确有一把刀子，可是你不会认为我能用那把刀子来切大块的面包吧？那不是面包刀。切面包没有用。我是在一个地方买的。我不记得是什么地方，对吧？不，我想要的是——

米克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

【停顿。戴维斯起身走向煤气炉。

戴维斯　这个煤气炉怎么办？他跟我说它没有通气。我怎么知道它没有通气？我就在这儿，我就睡在它的旁边，我半夜醒来，正好看到炉子，老兄！它紧贴着我的脸，我怎么知道，当我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它可能会爆炸，它可能会伤到我！

【停顿。

可是他好像根本就没有注意我对他说的话。那天我跟他说，你看，我跟他说起那些黑人，那些隔壁住着的黑人过来使用卫生间。我跟他说，卫生间脏兮兮的，楼梯扶手都是脏兮兮的，他们是黑人，整个卫生间也是黑乎乎的。可是他做了些什么？他是

应该管理这个地方的，可是他什么也没有说，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停顿。

半个月之前……他坐在那儿，跟我说了一大堆话……大概就是半个月之前。他跟我说了一大堆话。从那以后，他就几乎没有说过一个字。他就在那儿不停地说……我不知道他怎么了……他也没有看着我，他不是在跟我说话，他根本就不在乎我。他是在自言自语呢！说的都是他担心的所有的事。我是说，你会来找我，向我讨教，而他永远也不会做这种事情。我是说，我们没法和他交谈，你明白吧？你不能和一个……一个没法交谈的人住在同一个房间里。

【停顿。

我就是搞不懂他。

【停顿。

你和我，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搞好。

米克　（若有所思地。）对，你说得对。你看看我怎么收拾这个地方。

【停顿。

我可以把这个地方改成一个阁楼。比如说……这个房间。你可以用这个房间当厨房。大小正合适，窗户很漂亮，阳光可以照进来。我想用……我想用青绿色和紫铜色的仿羊皮方形漆布。我要让那些颜色在墙上回荡。我要把厨房里的设备都换成炭灰色的操作台。留出很大的地方放置陶器柜。我们要有一个小吊柜、一个大吊柜和一个带有旋转架子的转角吊柜。你

将不缺吊柜。你可以把餐厅放在楼梯平台上，看见了吧？对。窗户装上软百叶帘，再铺上软木地板、软木地砖。你能有灰白色的绒毛亚麻小地毯，一张桌子……有非洲红豆木和柚木镶面，带有黑色粗面抽屉的餐具柜，几把有坐垫的曲背椅子，几把带有米灰色粗花呢的扶手椅，几把山毛榉木骨架的长靠椅，坐垫上织有海草图案，白色台面能抗热的咖啡桌，周围镶着白色瓷片。是的。还有卧室。卧室是干什么的？是个隐居的地方。是个安安静静休息的地方。因此你想要素雅的装饰。照明要适当。家具……要桃花心木和红木的。深天蓝色的地毯，哑光的蓝白双色窗帘，白底蓝色小玫瑰图案的床罩，梳妆台的台面可以掀起来，带有塑料托盘，白色酒椰叶纤维做的台灯……（米克坐起来。）那就不是公寓了，简直是座宫殿。

戴维斯　我得说它就是宫殿，老兄。

米克　一座宫殿。

戴维斯　给谁住啊？

米克　我住。我哥哥和我。

【停顿。

戴维斯　那我呢？

米克　（平静地。）这儿净是破烂儿，对谁都没有用。只是一大堆废铁，仅此而已。废物。在这一堆破烂儿里，你没法整出一个家来。你没法收拾它。都是些破烂儿。他这些破烂儿卖也卖不出去，也卖不了几个钱。

【停顿。

破烂儿。

【停顿。

但是他似乎对我的想法不感兴趣，这就是问题所在。你为什么不能和他聊聊，看看他是否感兴趣？

戴维斯　我？

米克　是啊。你是他的朋友。

戴维斯　他不是我的朋友。

米克　你和他住在同一个房间里，不是吗？

戴维斯　他不是我的朋友。和他在一起，你不知道你算怎么回事儿。我是说，和像你这样的家伙在一起，你知道你是怎么回事儿。

【米克看着他。

我是说，你有你自己的习惯，我不是说你没有自己的习惯，任何人都能看出这一点。你的某些习惯可能挺可笑，可是我们所有人都这样。但对于他，情形就不同了，明白吧？我的意思是，至少对于你来说，对于你来说，你是……

米克　直截了当的。

戴维斯　就是这个，你是直截了当的。

米克　是的。

戴维斯　但对于他，你多半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儿！

米克　哦。

戴维斯　他没有感觉！

【停顿。

你看，我需要一个钟！我需要一个钟来看时间！没有钟我怎么能够知道时间呢？我没法儿知道时间！我跟他说，我说，喂，买个钟怎么样，这样我不就可以知道是什么时间了？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不知道你的时间，你就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看，我现在所做的，就是如果我要去外面散步，我就得看看钟表，在脑子里记住我回来的那个时间。可是没用，我是说我回来这儿不到五分钟，我就把时间给忘了。我忘了是什么时间了！

【戴维斯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你这么想想看。如果我觉得不舒服，我就得躺一会儿，可是当我醒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什么时间，该不该去喝茶！你看，当我进来的时候，感觉就会很不错。当我踏进这幢房子的时候，我就能看见墙角的钟，我就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可是当我进了屋！当我进了屋……我就一点都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了！

【停顿。

不行，我在这儿需要一个钟，在这个房间里，那我就有一点儿指望了。可他就是不给我一个。

【戴维斯坐在椅子上。

他把我弄醒！他在深更半夜里把我给弄醒！说我发出噪音！

我告诉你，这些天来，我还真有点儿想跟他好好说说。

米克　他不让你睡觉？

戴维斯　他不让我睡觉！他把我给弄醒！

米克　这太可怕了。

戴维斯　我待过很多别的地方。他们都会让我睡觉。全世界都是这样。除了这儿。

米克　睡觉是必不可少的。我经常这么说。

戴维斯　对，睡觉是必不可少的。我早晨起床，困得要命！我有事情要打理。我得活动，我得把自己整顿一下，我得把自己照应好。可是当我早晨醒来的时候，我一点儿精神也没有。再加上我还没有钟。

米克　是啊。

戴维斯　（站起来，走动着。）他每次出去，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他去哪儿，他从来都不跟我说。过去我们还说点儿话，现在也没有了。我根本见不到他，他每天出去，很晚才回来，我知道的就是他在半夜把我推醒。

【停顿。

你听我说！早晨我醒过来……早晨我醒过来，他正在对我微笑！他站在那儿，看着我，微笑！我能够看见他，你知道，我能透过毯子看见他。他穿上外套，转过身，低头看着我的床，脸上带着微笑！他究竟是在笑什么？他不知道我正在透过毯子看着他。他不知道这个！他不知道我能看见他，他以为我睡着了，可是我一直在透过毯子盯着他，明白吗？可是他不知道这个！他只是看着我微笑，可是他不知道我能够看见他做这种事！

【停顿。

（弯下腰，凑近米克。）不，你要做的事情，你要跟他说说，明白吗？

我已经……我已经把这件事情想好了。你要告诉他……我们对这个地方有些想法，我们能够把它收拾好，能够动手做起来。你瞧，我能为你把它装修起来，我能帮你一手……就咱俩。

【停顿。

那么，现在你住在哪儿？

米克　我？哦，我有一个小地方。还不错。什么东西都有。什么时候你得来喝一杯。听听柴可夫斯基。

戴维斯　不用了，你看，你才是那个能够跟他谈话的人呢。我是说，你是他弟弟。

【停顿。

米克　是啊……也许我会和他谈谈。

【门声响起。

【米克起身，走到门口，出去了。

戴维斯　你要去哪儿？是他回来了！

【静场。

【戴维斯站起来，然后走到窗口，往外看。

【阿斯顿进来。他拿着一个纸袋。他脱下外套，打开袋子，拿出一双鞋来。

阿斯顿　这儿有双鞋。

戴维斯　（转身。）你说什么？

阿斯顿　我买了一双鞋。你试试。

戴维斯　鞋？什么样的？

阿斯顿　可能适合你。

【戴维斯来到舞台前方，脱下凉鞋，试穿那双鞋。他走了几步，晃了晃脚，弯下腰去，摁摁皮子。

戴维斯　不对，鞋子不对。

阿斯顿　是吗？

戴维斯　不对，不合脚。

阿斯顿　嗯。

【停顿。

戴维斯　好吧，我跟你说，鞋子也许还能凑合……在我弄到另外一双鞋之前。

【停顿。

鞋带呢？

阿斯顿　没有鞋带。

戴维斯　没有鞋带，那我没法儿穿。

阿斯顿　我只买了鞋。

戴维斯　哦，看看，真是荒唐透顶，是吧？我是说，要是没有鞋带，你就没法儿穿这个鞋子。如果你没有鞋带，还要把鞋子穿在脚上，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脚绷着，明白吗？把脚绷着走路，明白吗？哦，这对脚很不好。这会使脚疲劳受损。如果你能把鞋系好，就可以使你的脚减少受到损伤的机会。

【阿斯顿走到床头。

阿斯顿　我可能有鞋带，放在什么地方。

戴维斯　你明白我说的话了？

【停顿。

阿斯顿　这儿有几根。(他把鞋带递给戴维斯。)

戴维斯　这是棕色的。

阿斯顿　我只有这个了。

戴维斯　鞋是黑色的。

【阿斯顿没有回应。

好吧,先将就将就吧,总之,直到我弄到另外一双鞋之前。

【戴维斯坐在椅子上,开始系鞋带。

也许明天这双鞋能让我走到锡德卡普。如果到了那儿,我就能解决问题了。

【停顿。

我得到了一份好工作。有人给我提供了一份好工作,他有……他有很多想法。他对未来有些设想。但他们要看看我的文件,明白吗,他们要看看我的证明书。要拿到证明书,我就得去锡德卡普。证明书就在那儿。麻烦的是,要到那儿去。这就是我的问题。天气老是捣乱。

【阿斯顿悄悄下场,没有引起注意。

也不知道这双鞋行不行。路很难走,我以前去过。回来走的是另一条路,好像是。我上次离开那儿,那是……上次……花了不少时间回来……路很糟糕,雨又下个不停,还好我没有死在路上,而是到了这儿,我还继续走,一直……是的……我还是一直走。但是还是那样,我不能像这样继续走下去了,我要做的是,我要回去,找到那个人——

【他转过身,环顾房间。

老天！这个杂种，他根本就没有听我说话！

【暗场。

【窗外透进微弱的光线。

【夜里。阿斯顿和戴维斯躺在床上，戴维斯开始呻吟。阿斯顿坐起来，下床，打开灯，走到戴维斯跟前把他摇醒。

阿斯顿　嗨，停停好吗？我睡不着。

戴维斯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回事儿？

阿斯顿　你声音太大了。

戴维斯　我年纪这么大了，你要我怎么做呢，停止呼吸吗？

阿斯顿　你声音太大了。

戴维斯　你要我怎么做呢，停止呼吸吗？

【阿斯顿回到床边，穿上裤子。

阿斯顿　我出去透透气。

戴维斯　你要我怎么做呢？我告诉你，伙计，我一点也不奇怪他们会把你弄进去。三更半夜把一个老人弄醒，你一定是疯了！净让我做噩梦，谁负责啊，净让我做噩梦？如果你不是老来找我麻烦，我也就不会发出声音来！要是你老来推我，我怎么能安安静静地睡觉呢？你要我怎么做，停止呼吸吗？

【他掀开毯子，下床，穿上背心、马甲和裤子。

这儿越来越冷，我不得不穿着裤子睡觉。我过去还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可是在这儿我非得这样做不可。这都是因为你连该死的暖气也不安！你老找我的麻烦，我早受够了。老兄，我过的日子比你的好多了。不管怎么说，还没有人把我关进那种

地方。我是个正常人！所以你不要跟我找麻烦。只要你别找麻烦，我也就没什么了。只要你别找麻烦，就行了。因为我可以告诉你，你弟弟正在监视你呢。他知道你的老底。我在那儿有朋友，你别担心。我在那儿有个真正的好朋友。瞧不起我！如果你打算这样对待我，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把我请到这儿来？你的想法变了，你觉得你比我强。我知道你的老底。以前他们能把你关进那个地方，现在他们也能。你弟弟正在监视你呢！他们还会把大钳子夹在你的头上的，老兄！他们还会这么干！随时都会！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得到指示。他们就会把你带到那儿去，小子。他们就会来这儿，把你带走关起来！他们会把你固定起来！他们会用大钳子夹你的头，把你固定起来！他们只要看看我就睡在这堆破烂儿旁边，他们就会知道你是一个疯子！听我跟你说吧，让你从那个地方出来，是他们犯下的最大错误。没有人知道你在干什么，你出出进进的，没有人知道你在干什么！哼，没有人能一直摆弄我。你以为我会给你干那些脏活儿？哈哈哈哈哈！你想得美！你想让我楼上楼下地干那些脏活儿，然后才能每天晚上睡在这个又脏又臭的狗洞里？我才不干呢，小子。我才不给你干呢，小子。你经常不知道你是在干什么。你神经不正常！你差不多疯了！你看看自己，你就明白了。谁看见你给过我一点儿钱？像对待该死的畜生一样对待我！我可从来没有进过疯人院！

【阿斯顿稍稍向他走过去两步。戴维斯从他的后边口袋里掏出刀子。

不要过来，伙计。我这儿有刀子。我动过刀子。我动过刀子。

不要过来。

【停顿。他们互相瞪着。

小心你现在所做的事情。

【停顿。

甭想把我怎么样。

【停顿。

阿斯顿　我……我想你应该找个别的地方了。我觉得我们合不来。

戴维斯　找个别的地方？

阿斯顿　是的。

戴维斯　我？你跟我说这个？不是我，伙计！是你！

阿斯顿　什么？

戴维斯　是你！是你最好找个别的地方！

阿斯顿　我住这儿。你不住在这儿。

戴维斯　我不住这儿吗？哼，我就住在这儿。我在这儿有份工作。

阿斯顿　是的……不过，我觉得你真的不适合那份工作。

戴维斯　不适合？哼，我可以告诉你，这儿有人认为我挺适合的。

而且我告诉你，我要待在这儿，当看门人！听到了吧！你弟弟，他告诉我的，明白了吧，他告诉我这份工作是我的。是我的！所以我就该待在这儿。我要给他当看门人。

阿斯顿　我弟弟？

戴维斯　他要留在这儿，他打算经营这个地方，我要和他一起留在这儿。

阿斯顿　喂。如果我给你……几个先令，你可以去锡德卡普。

戴维斯　你先把你的棚子给搭起来吧！给我几个先令！现在我在这儿可以挣一份稳定的工资！你先把你那个臭烘烘的棚子搭起来吧！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阿斯顿盯着他。

阿斯顿　那个棚子不是臭烘烘的。

【静场。

【阿斯顿走向他。

棚子是干净的。用的都是好木头。我会搭起来的。没有问题。

戴维斯　别靠我那么近！

阿斯顿　你没理由说那个棚子是臭哄哄的。

【戴维斯用刀子对准他。

你才是臭烘烘的呢。

戴维斯　你说什么！

阿斯顿　是你把这个地方弄得臭烘烘的。

戴维斯　老天！他那样说我！

阿斯顿　已经好多天了。这是我睡不着觉的一个原因。

戴维斯　你这么说我！你说我是臭烘烘的！

阿斯顿　你最好搬走。

戴维斯　**我要把你给臭走！**

【他颤抖着伸出胳膊，用刀指着阿斯顿的肚子。阿斯顿没动。静场。

戴维斯的胳膊没有再往前伸。他们站在那儿。

我要把你给臭走……

【停顿。

阿斯顿　拿上你的东西。

【戴维斯把刀收回到自己胸口，沉重地喘着气。阿斯顿走到戴维斯床前，拿过他的包，把他的几样东西放进去。

戴维斯　你没有……你没有权利……放下，那是我的东西！

【戴维斯夺过包，摁了摁里面的东西。

好吧……我在这儿有份工作……你等着吧……（他穿上吸烟服。）……你等着吧……你弟弟……他会收拾你的……你那样骂我……你那样说我……没有人那样骂过我的……（他穿上大衣。）你会后悔那样骂我的……我还没有把事情说完……（他提起包，向门口走去。）你会后悔那样骂我的……

【他打开门，阿斯顿看着他。

现在我知道我可以相信谁了。

【戴维斯走出去。阿斯顿站在那儿。

【暗场。

【灯光亮起。夜幕初降。

【从楼梯上传来说话声。

【米克和戴维斯走进来。

戴维斯　说我是臭烘烘的！你听听！说我！我告诉你他说什么了，对吧？说我是臭烘烘的！你听听？他就是这么说我的！

米克　啧，啧，啧。

戴维斯　他就是这么说我的。

米克　你不臭。

戴维斯　当然不臭，先生！

米克　你要是臭的话，我会第一个告诉你的。

戴维斯　我跟他说，我跟他说，他……我跟他说，我还没有说完他的事儿呢！我说，别忘了还有你弟弟。我跟他说你会来收拾他的。他不知道他干了什么，干那种事。居然那样对我。我跟他说，我跟他说，他会来的，你弟弟会来的，他有头脑，不像你——

米克　你是什么意思？

戴维斯　嗯？

米克　你刚才说我哥哥没头脑？

戴维斯　什么？我说的是，你对这个地方有想法，整个……整个装修，对吧？我是说，他没有权利命令我做这个做那个。我听你的命令，我给你当看门的，我是说，你看得起我……你不会瞧不起我……我们两个都能……我们两个都能看得出来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停顿。

米克　你跟他说我让你在这儿当看门人，他怎么说？

戴维斯　他……他说……他说……什么……他住在这儿。

米克　对，他说到点子上了，对吧？

戴维斯　说到点子上了！这是你的房子，对吧？是你让他住在这儿的！

米克　我想我可以让他走。

戴维斯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

米克　对。我可以让他走。我是说，我是房东。另一方面，他是老

住户。提前给他通知,你瞧,就是这样,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就是这么回事儿。这取决于你怎样看待这个房间。我是说这取决于你究竟把这个房间看做是带家具的还是不带家具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戴维斯　不,我不明白。

米克　这儿所有的家具,你看,都是他的,当然,除了床以外。所以这个嘛,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就是这么回事儿。

【停顿。

戴维斯　我跟你说,他从哪儿来,就应该回哪儿去!

米克　(转过身看着他。)从哪儿来?

戴维斯　是啊。

米克　那他是从哪儿来的?

戴维斯　这个……他……他……

米克　有时候你的脑子有点儿不太好使,是不是?

【停顿。

(站起身,断然地。)好了,无论如何,在目前情况下,我不反对动手收拾这个地方……

戴维斯　这正是我想要听的!

米克　不,我不反对。

【他转身面对戴维斯。

不过你最好像你说的那么能干。

戴维斯　你是什么意思?

米克　嗯,你说你是室内装潢师,你最好是个优秀的室内装潢师。

戴维斯　是个什么？

米克　你是什么意思，是个什么？是个装潢师。是个室内装潢师。

戴维斯　我？你什么意思？我从来没有碰过这个。我也从来都不是什么装潢师。

米克　你从来都不是什么？

戴维斯　不，不，我不是的，老兄。我不是室内装潢师。我一直都挺忙。有太多的其他事情要做，你知道。不过我……不过我能改行去干很多事情……给我……给我一点儿时间来熟悉一下。

米克　我不想让你来熟悉一下。我要的是个一流的、经验丰富的室内装潢师。我还以为你是呢。

戴维斯　我？请等一下——等一下——你弄错人了。

米克　我怎么会弄错人呢？我只跟你说过这些话。我只跟你讲过我的梦想，讲过我最深切的期望，你是唯一听我讲过这些话的人，而且，我只跟你讲这些话，是因为我把你当做一位一流的、经验丰富的室内和室外装潢师。

戴维斯　听我说——

米克　那么你的意思是，你不知道怎么张贴那些青绿色和紫铜色的仿羊皮方形漆布，怎样让那些颜色在墙壁上回荡？

戴维斯　喂，喂，你说什么——？

米克　你也不会用非洲红豆木和柚木装饰餐桌的台面，不会用米灰色的粗花呢装饰扶手椅，不会用织有海草图案的坐垫装饰山毛榉木骨架的长靠椅？

戴维斯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个！

米克　老天！我一定是记错了！

戴维斯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个！

米克　你是一个该死的骗子，伙计！

戴维斯　你现在不要跟我说这种话。你把我带到这儿，让我当看门人。我准备给你一点儿帮助，就拿一点……一点工资，我从来就没有说过……你怎么骂起我来了——

米克　你叫什么名字？

戴维斯　不要开始——

米克　不，你的真名叫什么？

戴维斯　我的真名叫戴维斯。

米克　你现在用的名字叫什么？

戴维斯　詹金斯！

米克　你有两个名字。那么还有其他的呢？嗯？现在来说说看，你为什么跟我说什么你是室内装潢师那些瞎话？

戴维斯　我没跟你说过！你没有听见我说的话吗？

【停顿。

是他跟你说的。肯定是你哥哥跟你说的。他是个疯子！他跟你说了些什么事情，出于恶意，他是个疯子，他快要完蛋了，一定是他跟你说的。

【米克慢慢走近他。

米克　你说我哥哥什么？

戴维斯　什么时候？

米克　你说他是什么？

戴维斯　我……现在就弄个明白……

米克　疯子？谁是疯子？

【停顿。

你是不是叫我哥哥疯子？我哥哥。你这么说话有点……有点没礼貌，不是吗？

戴维斯　可他自己就是这么说的！

【米克绕着戴维斯慢慢走了一圈，注视着他。他绕着戴维斯又走了一圈。

米克　你是一个多么奇怪的人啊。不是吗？你真的很奇怪。自从你进了这个房子，这儿除了麻烦就没有别的。说老实话，我不相信你说的任何话。你说的每个字都有多种不同的意思。你说的几乎都是谎话。你是狂暴的，你是古怪的，你是完全不可捉摸的。你不是别的，就是一头野兽，归根结底。你是一个野蛮人。还有，你从头到脚都是臭烘烘的。你看看你自己。你到这儿来自我介绍说是个室内装潢师，因此我才雇了你，可是接下来呢？你唠唠叨叨说了半天什么你所有的证明书都搁在锡德卡普了，可是接下来呢？我从来没有看见你去锡德卡普取过。太遗憾了，不过看来我还得付给你看门的钱。给你半克朗。

【他摸了摸口袋，掏出一个半克朗的硬币扔到戴维斯脚下。戴维斯站着不动。米克走到煤气炉前，拿起那尊佛像。

戴维斯　（缓慢地。）那么好吧……你干吧……你干吧……如果这就是你想干的话……

米克　**这就是我想干的！**

【他把佛像猛然扔向煤气炉。佛像碎了。

(激动地。)任何人都以为这座房子是我最操心的事情。我还有很多别的事要操心。我还有别的事情。我还有很多别的兴趣。我还要把自己的事业建立起来，对吗？我还得考虑进行扩展……在各个方面。我不会停止不前。我一直在奔忙，一直都是。我一直……在奔忙。我得考虑将来。我不操心这座房子。我没兴趣。我哥哥会操心它的。他能把它收拾好，他能把它装修好，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收拾这座房子。我不担心。我想我在帮他的忙，让他住在这儿。他有他自己的想法。让他保留自己的想法吧。我不打算插手进去。

【停顿。

戴维斯　那我怎么办呢？

【静场。米克没有看他。

【门声响起。

【静场。他们没动。

【阿斯顿走进来。他带上门，走进房间，面对着米克。他们俩对视着。两人都微微一笑。

米克　(开口对阿斯顿说。)你看……呃……

【他停下来，走到门口出去了。阿斯顿没关门，走到戴维斯身后，看见了摔碎的佛像，他盯着碎片看了一会儿。阿斯顿走到床前，脱下大衣，坐下，他拿起螺丝刀和插头，开始修理插头。

戴维斯　我是回来拿烟斗的。

阿斯顿　哦，好的。

戴维斯　我出去……走到半路我……我突然……发现……你瞧……我没拿我的烟斗。所以我回来拿……

【停顿。他走向阿斯顿。

这不是同一个插头，对吧，不是你一直……？

【停顿。

它还是不能用，嗯？

【停顿。

好吧，如果你……坚持的话，依我看，你大概会……

【停顿。

听着……

【停顿。

你的意思不是，你不是，说我臭，对吧？

【停顿。

对吧？你是我的好朋友。你把我带进来。你把我带进来，你没问我任何问题，你给我一张床睡觉，你是我的好伙伴。听着。我在想，为什么我会发出那么大的声音，那都是因为风，你看，我睡觉的时候，风刮在我身上，不知不觉我就发出声音了，所以我在想，我是说，如果你把你的床给我，你睡我的床，两张床根本没有什么区别，它们都是一样的床，如果我睡你的床，反正你睡哪张床都行，所以你就睡我的，我睡你的，这样就万事大吉了，风就不会吹到我了，你瞧，我是说，你并不在乎一点点儿风，你需要透一点儿气，我很理解这个，你那会儿被关在那个地方，

所有那些大夫，还有他们所做的一切，关得严严的，我知道那种地方，特别热，你明白，那些地方经常很热，我曾经偷偷往里头看过一眼，差一点儿把我闷死，所以我想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我们换一下床，然后我们就可以动手干我们说的事情。我会为你照看这个地方，我会为你看守这个地方，为你，不为别人……不为……你弟弟，你要知道，不为他，为你，我会做你的手下，你说一声，只要说一声……

【停顿。

你觉得我说的这些怎么样？

【停顿。

阿斯顿　不行，我喜欢睡在这张床上。

戴维斯　可是你并不明白我的意思！

阿斯顿　总之，那是我弟弟的床。

戴维斯　你弟弟的？

阿斯顿　他只要回来，就睡在那儿。这张床是我的。我只在这张床上睡觉。

戴维斯　可是你弟弟走了！他走了！

【停顿。

阿斯顿　不行。我不能换床。

戴维斯　可是你并不明白我的意思！

阿斯顿　无论如何，我要开始忙了。我得把那个棚子搭起来。要是我现在不搭起来，我就永远也搭不起来了。只有把它搭起来，我才能动手干别的。

戴维斯　我来帮你搭棚子，这就是我要做的！

【停顿。

我来帮你！我们要两个人一起搭那个棚子！明白吧？马上就能把它搭好！你明白我说的话吗？

【停顿。

阿斯顿　不用了。我自己能把它搭起来。

戴维斯　可是你听着。我和你在一起，我要待在这儿，我要给你干活！

【停顿。

我们要一起干！

【停顿。

老天，我们要把床换一下！

【阿斯顿走到窗前，背对戴维斯站着。

你的意思是要把我轰出去？你不能那样做。听着老兄，听着老兄，我不在乎，你明白吗，我不在乎，我要留下，我不在乎，我要告诉你，如果你不想换床，我们就维持原来的样子，我就睡在原来的床上，也许我能找块更厚实的麻袋片什么的，来遮窗子，来挡风，这能行的，你说呢，我们保持原样不变好吗？

【停顿。

阿斯顿　不行。

戴维斯　为什么……不行？

【阿斯顿转过身看着他。

阿斯顿　你发出的声音太大。

戴维斯　可是……可是……瞧……听着……听着……我的意思是……

【阿斯顿回转身，面朝窗户。

那我该怎么办呢？

【停顿。

我怎么办呢？

【停顿。

那我去哪儿呢？

【停顿。

如果你想让我走……我就走。你只要说一声。

【停顿。

但我要告诉你……那双鞋子……你给我的那双鞋子……穿起来挺好的……挺好的。也许我能……赶到……

【阿斯顿仍然站着不动，背对着戴维斯，面朝窗户。

听着……假如我……到了……假如我……拿到我的文件……你能不能……你能不能让……你能不能……假如我到了……拿到了我的……

【长时间的静场。

【幕落。

回家

《回家》于 1965 年 6 月 3 日由王家莎士比亚剧团在奥德维奇剧院首演，演出人员如下：

马克斯　七十岁的男人 …… 保罗·罗杰斯

莱尼　三十岁出头的男人 …… 伊恩·霍尔姆

萨姆　六十三岁的男人 …… 约翰·诺明顿

乔伊　二十五岁上下的男人 …… 泰伦斯·里格比

特迪　三十五岁上下的男人 …… 迈克尔·布赖恩特

露丝　三十岁出头的女人 …… 维维安·麦钱特

导演 …… 彼得·霍尔

【夏天。

【伦敦北部的一所旧房子。

【一个大房间,与舞台的宽度相同。

【后墙连同上面的门已经被除去。留有一个方形的拱门。墙外是大厅。可以看见厅里有一个楼梯向左后方延伸。前门在右前方。有一些衣架、挂钩等。

【房间里右边有一扇窗子。零散分布的桌椅。两张大扶手椅。一张大沙发。靠墙有一个大餐具柜,它的上半部镶着一面镜子。左后方有一台收音电唱两用机。

第一幕

【傍晚。

【莱尼坐在沙发上看报纸,手里拿着一支铅笔。他穿着深色套装。时而在报纸上做着记号。

【马克斯从厨房方向进来。他走到餐具柜前,打开上面的抽屉,在里面翻找,关上抽屉。

【他穿着一件旧的开襟羊毛衫,戴着一顶帽子,拿着一根手杖。

【他走向前台，站住，环视房间。

马克斯　你用剪刀干什么了？

【停顿。

我说我正在找剪刀。你用剪刀干什么啦？

【停顿。

你听见我的话了吗？我要在报纸上剪东西。

莱尼　我正在看报纸呢。

马克斯　不是这张报纸。我还没有看这张呢。我说的是上个星期天的报纸。我刚才在厨房里看的。

【停顿。

你听见我的话了吗？我在跟你说话呢！剪刀到哪儿去啦？

莱尼　（抬头看，平静地。）你为什么不闭上嘴巴，你这个蠢货？

【马克斯举起手杖，指着他。

马克斯　别这么跟我说话。我警告你。

【他坐进扶手椅。

那张报纸上有法兰绒背心的广告。大减价。海军剩余物资。我想要上几件。

【停顿。

我想我得来支香烟。给我一支香烟。

【停顿。

我要你给我一支香烟。

【停顿。

瞧我有的尽是些什么东西。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支皱巴巴的香烟。

我越来越老了,我用名誉担保。

【他点着香烟。

你觉得我不够厉害?我对付得了你,比你厉害得多。我还很强壮。你问问你的萨姆大叔我过去是什么样。不过同时,我还一直是个好心人。一直都是。

【停顿。

我曾经和一个家伙一起混,他叫麦格雷戈。我叫他麦克。你记得麦克吗?嗯?

【停顿。

嗬!我们是伦敦西区最厉害的两个人。我告诉你,我现在还留着伤疤呢。我们走进一个地方,一屋子的人都得站起来,给我们让路。你从来没有到过这么安静的地方。你注意听,他是个大块头,有六英尺多高。他们一家都叫麦格雷戈,都从阿伯丁来,但是只有他一个,他们叫他麦克。

【停顿。

他非常喜欢你妈妈,这个麦克。非常喜欢。他常常说你妈妈的好话。

【停顿。

告诉你,你妈可不是个坏女人。虽然有的时候,看见她那张烂醉如泥的脸让我很难受,但是她并不是那种贱货。不管怎么说,我把自己最好的年华都给了她。

莱尼　住嘴,好吗?你这个蠢货,我正在看报纸呢。

马克斯　听着！我要把你的骨头打断，你竟敢这么跟我说话！你明白吗？竟敢跟他妈的你爸爸这么说话！

莱尼　你知道吗？你越来越神经错乱了。

【停顿。

你觉得三赔三十买“阵风”怎么样？

马克斯　在哪儿？

莱尼　桑登公园。

马克斯　没什么戏。

莱尼　当然有戏。

马克斯　就是没戏。

莱尼　它可是赢家。

【莱尼在报纸上做记号。

马克斯　他居然跟我谈赛马。

【停顿。

我过去可是以此为生呢。这可是我最喜欢的事情之一。埃普索姆镇？我对那里了如指掌。我是围场那儿最著名的常客之一。多么美妙的户外生活啊。

【停顿。

他居然跟我谈赛马。你只能在报纸上看到它们的名字。但是我可以抚摸它们的鬃毛，可以稳住它们，可以在大赛前让它们保持镇静。我是他们想要的人。马克斯，他们会这样说，这儿有匹马，它太紧张，你是唯一能够让它镇静的人。真是这样。我有一种……我有一种理解动物的直觉。我应该当个驯马师。

多少次有人给我这种机会——你知道，一个合适的岗位，是……哪个公爵来着……我忘了他的名字……反正是个公爵。可是我有家庭负担，我的家庭需要我待在家里。

【停顿。

每当我看见那些动物冲过终点的时候。那是什么感觉。你听好了，我从没输过，我从中挣了点钱，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总是闻得出好马的气味。我可以闻得出好马。不仅是小公马，还有小母马。因为小母马比小公马更紧张，它们更靠不住，你知道吗？不，你知道什么？你什么也不懂。可是我总能用一种特殊的小窍门识别出好的小母马。我会看它的眼睛。你明白吗？我会站在它面前，直盯它的眼睛，这是一种催眠术，看进它的眼睛深处，我就能知道它有没有耐力。这是一种天赋。我有这种天赋。

【停顿。

而他居然跟我谈赛马。

莱尼　爸爸，你不介意我换个话题吧？

【停顿。

我要问你些事。我们之前吃的那顿饭，它叫什么名字？你管它叫什么？

【停顿。

你为什么不买一条狗？你是一个给狗做饭的厨师。这是真话。

你以为你是在为一群狗做饭。

马克斯　如果你不喜欢，那就滚吧。

莱尼　我是要滚。我要出去给自己买一顿好吃点儿的饭。

马克斯　行，滚吧！你还在等什么？

【莱尼看着他。

莱尼　你说什么？

马克斯　我说你马上滚，这就是我说的话。

莱尼　你会比我先滚，爸爸，如果你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

马克斯　我先滚吗，你这个混蛋？

【马克斯抓起手杖。

莱尼　哦，爸爸，你不会用你的手杖来对付我，是吧？嗯？不要用你的手杖来对付我。请不要这么做。这不是我的错，是别人的错。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情，爸爸，我说真的。别用那根手杖打我，爸爸。

【静场。

【马克斯躬着身体坐着。莱尼看报。

【萨姆从前门进来。他穿着一件司机制服。他把帽子挂在墙上的一个钩子上，走进房间。他走向一把椅子，坐下，叹气。

莱尼　你好，萨姆大叔。

萨姆　你好。

莱尼　你怎么样，大叔？

萨姆　不坏。就是有点儿累。

莱尼　累？我敢说你是累坏了。你去哪儿了？

萨姆　我去了趟伦敦机场。

莱尼　一直到了伦敦机场？什么，沿着 4 号高速公路一直过去？

萨姆　是的，一直到了那儿。

莱尼　啧，啧，啧。好了，我想你一定是累坏了，大叔。

萨姆　看吧，这就是司机的命。

莱尼　我知道。我说的就是这个。我说的就是司机。

萨姆　让你筋疲力尽。

【停顿。

马克斯　我也在这儿，你知道。

【萨姆看他。

我说我也在这儿。我坐在这儿。

萨姆　我知道你在这儿。

【停顿。

萨姆　今天我带一个美国佬出去了……一直到机场。

莱尼　哦，一个美国佬，是吧？

萨姆　是的，我和他待了一整天。十二点半的时候在萨沃伊带上他，带他到卡普里斯吃午餐。午餐之后又带上他，把他送到伊顿广场的一所房子——他要到那儿拜访一个朋友——然后大概在下午茶的时候，我把他一直送到机场。

莱尼　他要到那儿赶飞机，是吧？

萨姆　是啊。看看他给了我什么。他给了我一盒雪茄烟。

【萨姆从口袋里掏出一盒雪茄烟。

马克斯　过来。让我看看。

【萨姆给马克斯看雪茄烟。马克斯从盒子里拿了一支，揉了揉，闻了闻。

这是上好的雪茄。

萨姆　要来一支吗？

【马克斯和萨姆点雪茄烟。

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他告诉我说，我是他见过的最好的司机。最好的。

马克斯　从哪一点来说？

萨姆　嗯？

马克斯　从哪一点来说？

莱尼　从他驾驶这一点来说，爸爸，还有他殷勤有礼这个一般意义上说，我想。

马克斯　他认为你是一个好司机，对不对，萨姆？那么，他就给了你一盒上等雪茄烟。

萨姆　是的，他认为我是他见过的最好的司机。他们都这么说，你知道。他们不要其他任何人，他们只要我。他们说我是公司里最好的司机。

莱尼　我敢打赌，其他司机会嫉妒的，是吧，大叔？

萨姆　他们的确嫉妒了。他们非常嫉妒。

马克斯　为什么？

【停顿。

萨姆　我刚刚告诉过你了。

马克斯　不，我没有听清楚，萨姆。为什么其他司机会嫉妒你？

萨姆　因为，首先，我是最好的司机，还有，因为……其次，我不会冒昧失礼。

【停顿。

我不会给别人带来压力，你看。那些大生意人，大人物们，他们不喜欢司机老是唠唠叨叨的，他们喜欢坐在后面，享受一点儿平安和宁静。归根到底，他们是坐在一辆亨伯轿车里，他们可以放松。同时，当然，这的确是我的特别之处……如果需要，我知道如何打发一天的时光。

【停顿。

譬如，今天我就告诉这个人，我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还年轻。但是我告诉他，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打过仗。

【停顿。

结果，他也是的。

【莱尼站起身来，走到镜子前面，拉紧领带。

莱尼　他可能是个上校，或者类似的，在美国陆军航空队。

萨姆　没错。

莱尼　也许是个领航员，或者诸如此类的，在“飞行堡垒”上。他现在很可能是某个世界级的飞机发动机公司的高级主管。

萨姆　是啊。

莱尼　是的，我知道你说的这种人。

【莱尼走出去，转向右边。

萨姆　毕竟，我都经历过。十八岁的时候，我就驾驶过一辆垃圾车。然后是长途拖车。我当了十年的出租汽车司机和五年的私家车司机。

马克斯　真滑稽，你一直没有结婚，是吧？像你这样一个有天才的人。

【停顿。

是吧？像你这样一个人？

萨姆　还有时间呢。

马克斯　有吗？

【停顿。

萨姆　你会大吃一惊的。

马克斯　您能干什么，干你的女乘客，是吗？

萨姆　我不会。

马克斯　在亨伯车的后座上？在路边停靠带上来个巧妙的临时停车，是吗？

萨姆　我不会的。

马克斯　在后座上？扶手怎么办，抬起来还是放下去？

萨姆　我从来没有在我的车里干过那种事情。

马克斯　从来没有那种事情，是吗，萨姆？

萨姆　当然是的。

马克斯　在后座上猛干，你没有吗？

萨姆　没有，我让别人去干。

马克斯　你让别人去干？哪个别人？你骗傻瓜去吧！

萨姆　我不会糟踏我的车！或者我……我老板的车！像其他人那样。

马克斯　其他人？什么其他人？

【停顿。

什么其他人？

【停顿。

萨姆　其他人。

【停顿。

马克斯　当你找到合适的姑娘的时候，萨姆，要让你的家人知道，别忘了，我们会给你办个最隆重的欢送会，我答应你。你可以带她到这儿来住，她可以让我们大家都快活。我们会答应轮流带她到公园去走一趟。

萨姆　我不会把她带到这儿来的。

马克斯　萨姆，这由你来决定。欢迎你把你的新娘带到这儿来，或者你可以在多尔切斯特弄一套房子。这完全取决于你自己。

萨姆　我还没有新娘呢。

【萨姆站起来，走到餐具柜前，从碗里拿了一个苹果吃起来。

有点儿饿了。

【他看着窗外。

不管怎么说，没有找到你那样的一位新娘。现如今……没有像你的新娘那样的。像杰西那样的。

【停顿。

毕竟，我也陪伴了她一两次，是吧？用我的车带她兜了一两次风。她是一个迷人的女子。

【停顿。

尽管如此，她是你的妻子。但是……那是些我曾经度过的最美

好的夜晚。曾经带着她去兜风。那是我的享受。

马克斯　(温和地,闭上眼睛。)天哪。

萨姆　我有时在货摊边停下来,给她买一杯咖啡。她是一个非常好的伴侣。

【静场。

【乔伊从前门进来。他走进房间,脱掉身上的夹克,把它扔在一把椅子上,站住。

乔伊　感觉有点儿饿了。

萨姆　我也是。

马克斯　你们把我当什么人了,你们的妈妈?嗯?说实在的。他们白天夜里每时每刻都像嗜血动物那样走进这里。去给你们自己找一个妈妈吧。

【莱尼走进房间,站住。

乔伊　我在体育馆训练来着。

萨姆　是的,这孩子干活儿干了一整天,又训练了一晚上。

马克斯　你想要什么,你这个混蛋?你整天屁股坐在伦敦机场里,给自己买果酱面包。你指望我坐在这儿等着,你一踏进家门,我就冲进厨房去?你已经活了六十三年了,为什么你不学着做饭呢?

萨姆　我会做饭。

马克斯　好啊,去做饭吧!

【停顿。

莱尼　孩子们想吃的,爸爸,是你的独家私房菜,爸爸。这就是孩子

们期待的东西。就是你对于食物的那种特殊理解,你知道吧。

马克斯　别叫我爸爸。别老是叫我爸爸,你明白吗?

莱尼　可我是你儿子。过去每天夜里你都给我掖被子。他也给你掖被子,是吧,乔伊?

【停顿。

过去他经常给他的儿子们掖被子。

【莱尼转身,走向前门。

马克斯　莱尼。

莱尼　(转身。)什么?

马克斯　如今哪天夜里我还会给你好好地掖掖被子的,儿子。你记住我的话。

【他们相互对视。

【莱尼打开前门出去。

【静场。

乔伊　我现在跟博比·多德训练。

【停顿。

我打沙袋打得很好。

【停顿。

我的状态好多了。

马克斯　拳击是一项绅士的运动。

【停顿。

我来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做的就是如何防护自己,以及如何进攻。这就是你当拳击手的唯一问题。你不知道如何防

护自己，你不知道如何进攻。

【停顿。

一旦你掌握了这些技术，你就可以达到顶峰了。

【停顿。

乔伊　关于怎么做到这些……我有个好主意。

【乔伊找他的夹克，把夹克拿起来，走出房间，走上楼梯。

马克斯　萨姆……你为什么不也走掉，嗯？你为什么不上楼去？让我安静一会儿。让我一个人待着。

萨姆　我要澄清一些关于杰西的事情，马克斯。我要澄清。真的。当我把她带在车里出去，在市里转悠的时候，我是在照顾她，为你。我为你在照顾她，当时你很忙，不是吗？我带她在伦敦西区转转。

【停顿。

你不相信你的其他兄弟。你不相信麦克，对吧？可是你相信我。我想提醒你这一点。

【停顿。

老麦克死了有几年了，对吧？他死了吧？

【停顿。

他是个卑鄙无耻夸夸其谈的牛皮大王。一个猥琐粗野可怜的野种。听着，他可是你的一个好朋友。

【停顿。

马克斯　呃，萨姆……

萨姆　怎么了？

马克斯　我为什么要把你留在这儿？你这个老不死的。

萨姆　我吗？

马克斯　你是个蛆。

萨姆　哦，是吗？

马克斯　只要你付不了生活费，我的意思是说，只要你老到付不了生活费，你知道我会怎么办吗？我就会把你给赶出去。

萨姆　你吗，嗯？

马克斯　当然。我的意思是说，拿钱回来，我就让你在这儿过。可是一旦公司把你炒了鱿鱼——你就可以开路了。

萨姆　可这是我的房子，你知道的。这是我们母亲的房子。

马克斯　这叫做福不双降，祸不单行。

萨姆　我们父亲的房子。

马克斯　瞧我净跟些什么东西打交道。狗屎连着狗屎。脓疮带着脓疮。

【停顿。

我们的父亲！我记得他。别担心。你太天真了。他经常到我面前，俯看着我。老头子经常这么干。他弯下腰来，然后把我抱起来。我只有那么点大。然后他就开始逗我。给我喂奶。给我清洗。冲我微笑。拍我屁股。把我给大家看，这个看了那个又看。把我抛上去。下来再接住。我记得我的父亲。

【暗场。

【灯亮。

【夜晚。

【特迪与露丝站在房间门口。

【他们两个人都穿着单薄的夏装和轻便的雨衣。

【两只箱子放在他们身边。

【他们环视房间。特迪抛接手中的钥匙,笑着。

特迪　好啊,这钥匙还管用。

【停顿。

他们没有换锁。

【停顿。

露丝　这儿没人。

特迪　(环视。)他们都睡觉了。

【停顿。

露丝　我能坐下来吗?

特迪　当然了。

露丝　我累了。

【停顿。

特迪　那就坐下吧。

【她没有动。

那是我父亲的椅子。

露丝　那把?

特迪　(笑着。)是的,就是这把。我该上楼去看看我的房间是不是还在那儿吗?

露丝　它跑不了。

特迪　不,我是说,看看我的床是不是还在那儿。

露丝　说不定有人睡在上面。

特迪　不会的。他们都有自己的床。

【停顿。

露丝　你是不是应该叫醒某个人？告诉他们你回来了？

特迪　不要，都夜里这个时候了。太晚了。

【停顿。

我该上楼去吗？

【他走进厅里，看看楼梯，走回来。

你为什么不坐下？

【停顿。

我要上去……看看。

【他蹑手蹑脚地上楼。

【露丝站着，然后慢慢走过房间。

【特迪返回。

还在那儿呢。我的房间。空着。床还在那儿。你在干什么？

【她看着他。

有毯子，没有床单。我去找些床单。我能听见鼾声。真的。我想，他们还住在这儿。他们都在那儿酣睡呢。你冷吗？

露丝　不冷。

特迪　我去弄点儿东西来喝，如果你要的话。热的东西。

露丝　不用了，我什么也不要。

【特迪踱步。

特迪　你觉得这房间怎么样？很大，不是吗？这是一所大房子。我

是说，这是一所好房子，你说对吗？其实呢，原来这儿有一堵墙，在这儿……和一扇门。我们把墙砸了……好多年前……弄成了一个开放的活动区域。结构不受影响，你看。我妈妈去世了。

【露丝坐下。

累了吗？

露丝　有一点儿。

特迪　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上床去。这会儿把人弄醒不太好。还是先去睡吧。早上再见他们大家……早上再见我父亲……

【停顿。

露丝　你想待下来吗？

特迪　待下来？

【停顿。

我们回来就是要待下来的。我们肯定要待上……几天。

露丝　我想……孩子们……会想念我们的。

特迪　别傻了。

露丝　他们会的。

特迪　瞧，我们过几天就回去，好吗？

【他在房间里踱步。

什么也没有变。还是原来的样子。

【停顿。

还有，早上他会得到一个惊喜，不是吗？老头子。我想你会非常喜欢他的。这是真话。他是一个……嗯，当然，他老了。越

来越老。

【停顿。

我生在这儿，你明白吗？

露丝　我知道。

【停顿。

特迪　我们为什么还不去睡觉呢？我去找些床单。我感觉……非常清醒，是不是有点奇怪？我想我会在这儿待一阵子。你累吗？

露丝　不累。

特迪　去睡吧。我给你看房间。

露丝　不，我不想去。

特迪　就算我不在，你一个人待在那儿也完全没事。真的，你没事儿的。我是说，我马上就回来。瞧，就在那儿。楼梯平台那儿的第一扇门。浴室右手隔壁。你……需要休息一下，你知道的。

【停顿。

我想……到处逛逛，就几分钟。你不在意吧？

露丝　我当然不在意。

特迪　好吧……要我带你去房间吗？

露丝　不用了，这会儿我很愉快。

特迪　你不必非得去睡觉。我不是说你非得去。我是说，你可以和我待在一起。也许我该弄杯茶，或者别的什么。唯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弄出太大声音，我们不要吵醒任何人。

露丝　我不会弄出声音的。

特迪　我知道你不会的。

【他走向她。

（温和地。）瞧，一切都很好，真的。我在这儿。我是说……我和你在一起。不必紧张。你紧张吗？

露丝　不紧张。

特迪　不必紧张。

【停顿。

他们都是一些非常热情的人，真的。非常热情。他们都是我的家人。他们不是妖怪。

【停顿。

好吧，也许我们应该上床睡觉。不管怎么说，我们要早起，见我爸爸。如果他发现我们两人睡在床上，那不太好，我觉得。（他咯咯地笑了。）六点钟以前就得起来。下来，打打招呼。

【停顿。

露丝　我想我要去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

特迪　新鲜空气？

【停顿。

你是什么意思？

露丝　（站起来。）就是随便逛逛。

特迪　夜里这个时候？可是我们……刚刚到这儿。我们得去睡觉。

【停顿。

露丝　我只是感到需要点儿新鲜空气。

特迪　可我要去睡觉了。

露丝　那好啊。

特迪　可是我要干什么来着?

【停顿。

刚才我是要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来着。你为什么也要呼吸新鲜空气?

露丝　我就是要呗。

特迪　但是天太晚了。

露丝　我不会走远的。我马上就回来。

【停顿。

特迪　我会等你的。

露丝　为什么?

特迪　我不想一个人去睡觉。

露丝　我可以拿着钥匙吗?

【他把钥匙给她。

你为什么不去睡觉?

【他把臂膀放在她的肩头,吻她。

【他们近距离对视。她微笑了。

我不会去太久的。

【她走出了前门。

【特迪走近窗户,从那里看着她走远,从窗户前半转身,站住,忽然咬住自己的指节。

【莱尼从舞台左后方走进房间。他站住。他穿着睡裤和睡袍。他注

视着特迪。

【特迪转身看着他。

【静场。

特迪　你好，莱尼。

莱尼　你好，特迪。

【停顿。

特迪　我没听见你下楼。

莱尼　我没下楼。

【停顿。

我现在就睡在这儿。隔壁。现在我在隔壁搞了一间书房、工作室兼卧室，你看。

特迪　哦。我……把你吵醒了吗？

莱尼　没有。我只是今晚睡得早。你知道是怎么回事。睡不着。老是醒着。

【停顿。

特迪　你还好吧？

莱尼　嗯，睡了一会儿，不踏实，就是这样。只是今晚，如此而已。

特迪　做噩梦？

莱尼　不，我没有说是做噩梦。并不是梦。就是有什么事情让我老醒着。有种嘀嗒声。

特迪　一种嘀嗒声？

莱尼　是啊。

特迪　那么，是什么声音？

莱尼　我不知道。

【停顿。

特迪　你房间里有钟吗？

莱尼　有。

特迪　那么，可能是钟闹的。

莱尼　是啊，可能是，我想。

【停顿。

好吧，如果是钟闹的，我最好想点儿办法，或者用什么东西让它不响。

【停顿。

特迪　我就是……回来待几天。

莱尼　哦，是吗？真的吗？

【停顿。

特迪　老头子怎么样？

莱尼　他红光满面的。

【停顿。

特迪　我也挺好的。

莱尼　哦，是吗？

【停顿。

那么晚上要在这儿住，是吗？

特迪　是的。

莱尼　那，你可以睡在你原来的房间。

特迪　对，我已经上去过了。

莱尼　没错，你可以睡在那儿。

【莱尼打哈欠。

哦，好吧。

特迪　我要上床去了。

莱尼　是吗？

特迪　是的，我要去睡会儿觉。

莱尼　好的，我也要去睡觉了。

【特迪提起箱子。

我来帮你。

特迪　不用了，它们不重。

【特迪提着箱子走进厅里。

【莱尼关掉房间里的灯。

【厅里的灯还亮着。

【莱尼跟着走进厅里。

莱尼　你不要点儿什么吗？

特迪　嗯？

莱尼　你不要点儿什么夜里用的东西吗？比如一杯水之类的？

特迪　哪儿有床单啊？

莱尼　你房间的壁橱里就有。

特迪　哦，好啊。

莱尼　我的朋友有时在那儿睡，你知道，在你房间，当他们路过世界的这个角落的时候。

【莱尼关掉厅里的灯，打开楼梯口的灯。

【特迪开始走上楼梯。

特迪　好了，那我们早餐时候见。

莱尼　好，就这样。回见。

【特迪上楼梯。

【莱尼从左边下。

【静场。

【楼梯平台灯灭。

【厅里与房间有微光。

【莱尼回到房间，走到窗前，向外张望。

【他离开窗户，开了一盏灯。

【他拿着一个小钟。

【他坐下，把钟放在面前，点了一支香烟，坐着。

【露丝从前门进来。

【她站住不动。莱尼转过头来，微笑。她慢慢走进房间。

莱尼　晚上好。

露丝　早上，我想是。

莱尼　你说得对。

【停顿。

我叫莱尼。你呢？

露丝　露丝。

【她坐下，用衣领围住颈子。

莱尼　冷吗？

露丝　不冷。

莱尼　这个夏天真好，是吧？特别好。

【停顿。

你想来点儿什么？能提神的什么东西？开胃酒什么的？

露丝　不用了，谢谢。

莱尼　我很高兴你这么说。我们这个家里没有饮料。请你注意，不久我就会弄一点儿回来，要是我们开晚会什么的。某种庆祝活动……你知道。

【停顿。

你肯定和我哥哥有什么关系。在国外的那位。

露丝　我是他的妻子。

莱尼　嗯，听着，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什么建议。这个钟给我添了一些小麻烦。它的嘀嗒声让我没法睡觉。问题是我不是非常确信是这个钟闹的。我是说，有不少东西夜里会嘀嗒响，你发现没有？所有东西，在白天，对你来说，它们都是司空见惯的。它们不会给你带来麻烦。但是到了夜里，某些东西却会发出嘀嗒声。而在白天你看它们，不过是些司空见惯的东西。白天它们像老鼠一样安静。所以……所有东西都一样……我说是这个钟让我没法睡觉，那么，这个问题可以很容易被证明是一个错误的假设。

【他走向餐柜，从瓶里倒了些东西到玻璃杯，递给露丝。

给。我敢说你能喝这个。

露丝　这是什么？

莱尼　水。

【她接杯子，小口喝水，把杯子放在她椅子旁边的一张小桌子上。

【莱尼看着她。

是不是很有趣？我穿着睡衣，而你穿戴整齐。

【他走到餐柜旁，又倒了一杯水。

如果我来一杯，你不会在意吧？是的，很有趣，隔了这么多年，又见到我的老哥。你知道，这会让我老爹感到兴奋。到了早上，他会高兴得一塌糊涂，当他见到他的大儿子的时候。当见到特迪的时候，我自己也很惊喜。老特迪。我以为他在美国呢。

露丝　我们到欧洲来旅行。

莱尼　什么，你们两个？

露丝　是啊。

莱尼　什么，你在那边算是和他住在一起，是吗？

露丝　我们结婚了。

莱尼　到欧洲来旅行，嗯？看了不少地方吧？

露丝　我们刚从意大利来。

莱尼　哦，你们先去了意大利，是吗？然后他带你上这儿来见家人，是吧？好，老人家会很高兴见到你的，我可以告诉你。

露丝　那就好。

莱尼　你说什么？

露丝　那就好。

【停顿。

莱尼　在意大利你们去了哪里？

露丝　威尼斯。

莱尼　不就是可爱的老威尼斯吗？嗯？真有趣。你知道，我总有一种感觉，就是如果上次战争——比如说是意大利战役——我是一个士兵的话，我很可能就去了威尼斯。我一直有这种感觉。问题是，我那时年纪太小了，还不能服役，你明白。我还是个孩子，我个子太小了，要不然我会有个巧妙的好主意，我很可能就去了威尼斯。是的，我几乎可以肯定，我会跟我的部队去那儿。如果我握住你的手，你不会介意吧？

露丝　为什么？

莱尼　就碰一下。

【他站起来，向她走去。

就摸一摸。

露丝　为什么？

【他俯视她。

莱尼　我会告诉你为什么。

【短暂停顿。

有天夜里，不久以前，一天夜里，在码头区，我独自站在一个拱门下边，看着水手们扬帆使舵，驶向港外，来回摆弄桁杆，这时一位女士向我走来，向我提出一个建议。这位女士已经找了我好几天了。她找不着我了。然而，事实是她最终找到了我，而当她找到我之后，她向我提出了那个建议。嗯，那个建议并非完全不合情理，通常我会接受它的。我的意思是说，按照一般程序，我是会接受它的。问题是，她染上了梅毒，身体垮了。因

此，我就拒绝了。嗯，这位女士十分急迫，就在这个拱门下，开始对我无礼，无礼到了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忍受的地步，这已经成为事实，所以我打了她一下子。此时此刻我脑子里所想的就是干掉她，你知道，杀了她，而事实是，在动手的时候，事情其实非常简单，没法更简单了。那个司机，帮她找到我的那位，正忙着在街角那儿喝一杯，你看，就让这位女士单独和我待在一起，站在那个拱门底下，看着轮船行驶，周围没一个人，整个西滨海路一片寂静，她靠墙站在那儿——嗯，在我一击之下，她就倒在了墙边上。唉，总之，一切都如我意，对于杀人来说。不用担心那个司机。司机永远不会说的。他是我们家的一个老朋友。但是……最后我想……啊，为什么要找这麻烦……你知道，比如抛尸之类的，让你自己陷入一种紧张状态。所以我又在她鼻子上给了重重一击，踢了几脚，这才罢休。

露丝　你怎么知道她得病了？

莱尼　我怎么知道的？

【停顿。

我肯定她得病了。

【静场。

你和我哥哥是刚结婚的，是吗？

露丝　我们已经结婚六年了。

莱尼　他一直是我最喜欢的兄弟，老特迪。你知道这个吗？天哪，我们这里都以他为荣，我可以告诉你。哲学博士诸如此类的……给人深刻印象。当然，他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是吧？

特迪。非常敏感。我经常想，要是我能像他那么敏感就好了。

露丝　你这么想？

莱尼　是啊。是啊，经常这么想。我的意思是，我不是说我自己不敏感。我很敏感。但我还可以更敏感一些，就是这样。

露丝　你可以吗？

莱尼　是的，更敏感些，就是这样。

〔停顿。

我是说，我对环境相当敏感，但是我想要麻木些，如果你懂我的意思，就是当人们对我提出不合理要求的时候。比如，去年圣诞节，我决定要为市镇委员会清理积雪，因为去年我们欧洲这里下了一场大雪。我不是非得去扫雪——我是说，我手头并不紧 ——就是一种召唤，召唤我内心中的某种东西。我带着满腔的喜悦所向往的，是早晨那种强冷空气的刺激。我是对的。我得穿上雪靴，站在街角，在早上大约五点半的时候，等着卡车把我带上，带到指定地点。严寒刺骨。嗯，卡车来了，我跳上后挡板，前灯亮着，调成近光，我们就出发了。到了那儿，铲雪，苦干，继续苦干，在寒冬腊月的深雪里，在黎明前的黑夜中。那天早上，当我在附近一家咖啡店里喝上午茶的时候，铲子就靠在椅子旁边，一位老太太走近我，问我是不是能帮她搬她的铁轧布机。她的小叔子，她说，把它留给了她，但是他把它放得不是地方，他把它放在了客厅里。因此，很自然地，她想把它放到后面房间里去。这是他送给她的一件礼物，你看，一台轧布机，用来熨烫洗好的衣物。但是他把它放得不是地方，他把它放在了

客厅里，放在那儿是太蠢了，它不应该待在那儿。所以我就抽出时间帮她一把。她就住在路那头。唉，可麻烦的是，等我到了那儿，我根本搬不动那台轧布机。它一定有半吨重。我甚至根本就无法想象，她的小叔子是怎么把它放到那儿的。所以我在那儿，拼老命地搬这台轧布机，冒着搞出小肠气的危险，而这个老太太只是站在那儿，指挥我干，连手指头也不动一下，不来帮我的忙。所以，过了几分钟，我对她说，你为什么不把这台铁轧布机塞进你的屁眼儿里去？总之，我说，它已经过时了，你应该弄一台甩干机。我很想就在此时此刻给她来个全面修理，但是因为我在清理积雪之后感到喜气洋洋，所以我只是在她肚子上来了个曲臂猛击，然后我就跳上了外面的一辆巴士。对不起，要我为你拿开这个碍事儿的烟灰缸吗？

露丝　它不碍我的事儿。

莱尼　它好像碍着了你的杯子。杯子容易掉地。要不就是烟灰缸掉地。我更担心的是地毯。它不是我的，是我父亲的。他有洁癖。他不喜欢邋遢。所以，我认为你此时此刻并不想抽烟，因此我肯定，你不会反对我把烟灰缸拿开。

【他拿走了烟灰缸。

现在你要我帮你拿走杯子吗？

露丝　我还没有喝完呢。

莱尼　你已经喝够了，依我看。

露丝　不，还没有。

莱尼　完全够了，依我看。

露丝　我觉得还不够，伦纳德。

【停顿。

莱尼　请别这么叫我。

露丝　为什么不能叫？

莱尼　这是我母亲给我起的名字。

【停顿。

请把杯子给我。

露丝　不给。

【停顿。

莱尼　那么我要抢了。

露丝　如果你要抢走杯子……我就要抢你。

【停顿。

莱尼　我把杯子拿走，你不要碰我，怎么样？

露丝　为什么我不能碰你呢？

【停顿。

莱尼　你在开玩笑。

【停顿。

不管怎么说，你在谈恋爱，和另外一个男人。你在和另外一个男人秘密私通。他的家人并不知道。然后你也不说一声，就来这儿了，并且开始制造麻烦。

【她拿起杯子，向他举起。

露丝　喝一口。来吧。从我的杯子里喝一口。

【他僵住了。

坐在我的腿上。好好地喝一口。

【她拍拍腿。停顿。

【她站起来,拿着杯子向他走去。

把头抬起来,张开嘴巴。

莱尼　把杯子拿开。

露丝　躺到地上。来吧。我把水倒进你嘴里。

莱尼　你这是在干什么,有什么想法吗?

【她轻轻地笑了一声,把水喝光。

露丝　哦,我太渴了。

【她对他笑,放下杯子,走进厅里,上楼。

【他跟着走进厅里,对着楼梯喊。

莱尼　那是干什么?有什么想法吗?

【静场。

【他返回房间里,拿起自己的杯子,饮尽。

【楼上传来关门声。

【楼梯平台上的灯还亮着。

【马克斯从楼梯上下来,穿着睡衣,戴着睡帽。他走进房间。

马克斯　这儿发生了什么事?你喝醉了?

【他瞪着莱尼。

你喊什么?你疯了吗?

【莱尼又倒了一杯水。

三更半夜跑来跑去,乱喊乱叫。你算什么东西,胡言乱语的疯子吗?

莱尼　我在自言自语。

马克斯　乔伊在这儿吗？你是在对乔伊喊叫吗？

莱尼　你没听见我说的话吗，爸爸？我说我在自言自语。

马克斯　你自言自语的声音太大了，把我给吵醒了。

莱尼　听着，你为什么不去……死掉，嗯？

马克斯　死掉？他在半夜里把我吵醒，我以为我们这儿遭贼了，我以为他用刀刺了他，我就下来了，而他叫我去死掉。

【莱尼坐下。

他在跟什么人说话。他能跟谁说话呢？他们都睡觉了。他在跟什么人交谈。他不告诉我是跟谁。他假装他是在自言自语。你到底在干什么，把什么人藏在这儿了？

莱尼　我刚才在梦游。别胡扯了，让我一个人待着，好吗？

马克斯　我要一个解释，你明白吗？我问你把谁藏在这儿了。

【停顿。

莱尼　我要告诉你，爸爸，既然你有点儿想……谈谈，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一直想问你的，有一段时间了。那个夜晚……你知道……那个你有了我的夜晚……那天夜里你和妈妈，是怎么回事？嗯？当我还只是你眼里的一道微光时。是怎么回事？它的背景是什么？我是说，我要知道关于我背景的真正事实。我是说，比如，事实是怎样的，是你一直在想着我呢，还是你最不想的就是我呢？

【停顿。

我只是以一种探索的精神来问这个问题，你明白这一点，不是

吗？我很好奇。好多我这个年纪的人都有这种好奇，你知道吗，爸爸？他们经常反复思考，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是一群人，思考那个特殊夜晚的真正事实——在那个夜晚，那两个忙活着的人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他们。这是一个早就该有的问题，从我的观点来看，但是因为我们今晚此时此刻正好在这儿，我想我就应该突然向你提出这个问题。

马克斯　你会不得好死。

莱尼　如果你愿意以文字的形式回答这个问题，我也不反对。

【马克斯站住不动。

我本来应该问我那亲爱的妈妈的。我为什么没有问我那亲爱的妈妈呢？现在已经太晚了。她已经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马克斯啐了他一口。

【莱尼低头看看地毯。

看看你弄的。到了早上，我就得把它搞干净，你知道。

【马克斯转身，走上楼梯。

【莱尼坐着不动。

【暗场。

【灯亮。

【早晨。

【乔伊站在镜子前面。他在做些慢速热身运动。他停下，仔细梳头。然后他对着镜子与假想敌做猛烈的拳击动作。

【马克斯从舞台左后方上。

【马克斯与乔伊两人都穿戴整齐。马克斯无声地注视着乔伊。乔伊停止动作，拿起一份报纸，坐下。

【静场。

马克斯　我讨厌这个房间。

【停顿。

我喜欢厨房。在那儿真好。它温馨可爱。

【停顿。

可我不能待在那里面。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总是在那儿洗东西，擦盘子，把我赶出厨房，这就是为什么。

乔伊　你为什么不把你的茶拿到这儿来？

马克斯　我不想把我的茶拿到这儿来。我讨厌这儿。我要在那儿喝茶。

【他走进厅里，朝厨房张望。

他在那儿干什么？

【他转回来。

几点了？

乔伊　六点半。

马克斯　六点半。

【停顿。

今天下午我要去看一场足球赛。你想去吗？

【停顿。

我想带你去。

乔伊　今天下午我要训练。我要和布莱基打六场。

马克斯　那还不到五点呢。五点之前你还有时间去看这场足球呀。

这可是这个赛季的第一场呢。

乔伊　不,我不想去。

马克斯　为什么不想去?

【停顿。

【马克斯走进客厅。

萨姆!过来!

【马克斯回到房间。

【萨姆拿着一块抹布进来。

萨姆　干什么?

马克斯　你在那儿干什么呢?

萨姆　洗东西。

马克斯　还有呢?

萨姆　处理你的残羹剩饭。

马克斯　把它们扔进垃圾桶,嗯?

萨姆　正是。

马克斯　你想证明什么?

萨姆　不想证明什么。

马克斯　哦不对,你想。你不满意给我做早餐,这就是原因,对吧?

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厨房里弄得那样乒乓乱响,刮煎锅,把废物扔进垃圾桶,擦所有的盘子,把茶壶里的茶倒掉……这就是为什么你要这么做,每个令人讨厌的早晨。我知道。听着,萨姆。我要跟你说点儿话。发自心底的话。

【他走近些。

我要你不要有这种对我不满意的感觉。我希望自己能理解你的这种感觉。说实话，你有理由这样做吗？根本没有。爸爸死的时候，他对我说，马克斯，照顾好你的兄弟们。他就是这么说的。

萨姆　他死的时候，怎么能这么说？

马克斯　什么？

萨姆　如果他死了，怎么能说话？

【停顿。

马克斯　他死之前，萨姆。就是死之前。他们问他有什么遗言。这是他最后的神圣遗言，萨米。你以为我在开玩笑？你以为当我父亲奄奄一息时发了话，我会不严格按照他的遗言去做？你听见这话了吗，乔伊？他简直是不择手段。他甚至不惜侮辱我们对于爸爸的记忆。你是个什么样的儿子，你这个没用的东西？你花了半辈子时间玩拼字游戏！我们让你进肉店，你连地上的灰尘都不肯扫一扫。而我们让麦格雷戈进店，他可以管理那个地方直到周末。好，我来告诉你一件事。我敬重我的父亲，不仅因为他是一个男人，而且因为他是天下第一的肉贩！为了证明这一点，我跟着他进了肉店。在他的指导下，我学会了分割骨架。我把他的名字融化在我的血液中。我生了三个孩子，把他们养育成人！这一切全凭我自己。而你又做了什么？

【停顿。

你又做了什么？你这个窝囊废！

萨姆　你要把这些东西洗完吗？瞧，这是抹布。

马克斯　所以，还是不要有那种不满意的感觉吧，萨姆。毕竟，我们还是兄弟。

萨姆　你要抹布吗？给你。拿着。

【特迪与露丝从楼梯上下来。他们穿过客厅，刚进房间就站住了。

【其他人转身，看着他们。乔伊站住。

【特迪与露丝穿着晨衣。

【静场。

【特迪微笑。

特迪　你好……爸爸……我们睡过头了。

【停顿。

早餐有什么？

【静场。

【特迪咯咯笑了。

哈。我们睡过头了。

【马克斯转向萨姆。

马克斯　你知道他在这儿吗？

萨姆　不知道。

【马克斯转向乔伊。

马克斯　你知道他在这儿吗？

【停顿。

我问你知道不知道他在这儿。

乔伊　不知道。

马克斯　那么有谁知道？

【停顿。

有谁知道？

【停顿。

我不知道。

特迪　我打算下来的，爸爸，我本打算……你一下来就能看到我。

【停顿。

你好吗？

【停顿。

呃，看，我……想让你见见……

马克斯　你进来有多久了？

特迪　一个晚上。

马克斯　一个晚上？我成了一个笑柄了。你是怎么进来的？

特迪　我有钥匙呀。

【马克斯吹了一声口哨，笑了。

马克斯　这是谁？

特迪　我正要介绍给你呢。

马克斯　谁请你把娼妇带进这里的？

特迪　娼妇？

马克斯　谁请你把这个下贱的娼妇带进这座房子的？

特迪　听着，别犯傻了——

马克斯　你到这儿一晚上了？

特迪　是啊，我们从威尼斯来——

马克斯　我们有个臭婊子整个晚上待在我的家里。我们有个满身梅毒大疮的野鸡整个晚上待在我的家里。

特迪　住嘴！你在说什么呀？

马克斯　我已经六年没有见到过妓女了，他一声不吭地回家来，还从街上带回来一个肮脏的婊子，在我的房子里同居！

特迪　她是我的妻子！我们结婚了！

【停顿。

马克斯　以前我这个屋顶下面还从来没有来过一个婊子。自从你妈妈死后。我用名誉担保。（对乔伊。）你带回来过一个婊子吗？莱尼带回来过一个婊子吗？他们从美国回来，随身带着马桶。他们随身带着床上便盆。（对特迪。）把这个瘟神给我带走。把她带走。

特迪　她是我的妻子。

马克斯　（对乔伊。）把他们赶出去。

【停顿。

一位哲学博士，萨姆，你想见见哲学博士吗？（对乔伊。）我说把他们赶出去。

【停顿。

怎么回事？你聋了吗？

乔伊　你是个老家伙。（对特迪。）他是个老家伙。

【莱尼走进房间，身着晨衣。

【他站住。

【他们都回头看。

【马克斯转身，全力击打乔伊的腹部。乔伊身体扭曲，踉踉跄跄走过舞台。由于用力过猛，马克斯开始崩溃。他双膝发软。他抓起手杖。

【萨姆走过去扶住他。

【马克斯用手杖打他的头，萨姆坐下，用手抱住头。

【乔伊用手按住腹部，倒在露丝脚下。

【她俯看着他。

【莱尼与特迪不动。

【乔伊慢慢地站起来。他移向露丝。他在露丝身边转身，看着马克斯。

【萨姆抓住头。

【马克斯沉重地喘息着，非常缓慢地站稳了脚跟。

【乔伊向他走去。

【他们相互对视。

【静场。

【马克斯走过乔伊身边，走向露丝。他用手杖示意。

马克斯　小姐。

【露丝向他走去。

露丝　嗯？

【他看着她。

马克斯　你当妈妈了？

露丝　是啊。

马克斯　你有几个孩子呢？

露丝　三个。

【他转向特迪。

马克斯　都是你的吗，特迪？

【停顿。

特迪，为什么我们不好好拥抱亲吻一下，嗯？像过去那样？好好拥抱亲吻一下好吗，嗯？

特迪　那就来吧。

【停顿。

马克斯　你要亲吻一下你的老父亲吗？要拥抱你的老父亲吗？

特迪　那就来吧。

【特迪向他走近一步。

来吧。

【停顿。

马克斯　你还爱着你的老父亲，嗯？

【他们面对面。

特迪　来吧，爸爸。我准备拥抱了。

【马克斯开始笑，大声笑。

【他转向全家人，对他们说。

马克斯　他还爱着他的父亲！

【幕落。

第二幕

【下午。

【马克斯、特迪、莱尼与萨姆在舞台各处，抽着雪茄烟。

【乔伊从舞台左后方进来，端着一个咖啡盘，露丝跟在后面。他把咖啡盘放下。露丝把咖啡端给所有男人。她端着自己的咖啡坐下。马克斯对她微笑。

露丝　真是一顿非常美味的午餐。

马克斯　我很高兴你能喜欢。（对其他人。）你们听到了吗？（对露丝。）嗯，我是用心做出来的，我可以告诉你。（他呷了一口咖啡。）这咖啡真是太好喝了。

露丝　我很高兴。

【停顿。

马克斯　我有一种感觉，你是个一流的厨师。

露丝　我还不错。

马克斯　不，我有一种感觉，你是个天下第一的厨师。我说得对吗，特迪？

特迪　对，她是个非常棒的厨师。

【停顿。

马克斯　好了，全家团聚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嗯？只有在你妈妈还活着的时候。嗯，你说呢，萨姆？如果杰西还活着，她会怎么说呢？坐在这儿，和她的三个孩子在一起。三个成年的孩子。还有一个可爱的儿媳妇。唯一遗憾的是孙子们不在这儿。

她会宠他们,哄他们,是吧,萨姆? 她会过分宠爱他们,和他们一起玩儿,给他们讲故事,逗他们玩——我告诉你们,她会高兴得发疯的。(对露丝。)告诉你吧,他们知道的所有东西都是她教的。他们懂得的所有道理都是她教的。我告诉你。他们赖以生存的每一点道德规范——都是他们的妈妈教的。她的心都用在这上面。多好的心啊。嗯,萨姆? 听着,说话兜圈子有什么用呢? 这个女人是这个家庭的主心骨。我是说,那时我一天二十四小时在店里忙活,我跑到全国各地去买肉,我在忙着发家,但是我把一个女人留在家里,她有钢铁般的意志、金子般的心,以及精明的头脑。对吧,萨姆?

【停顿。

多好的头脑啊。

【停顿。

告诉你们,我对她很大方。我从来不会让她缺钱花。我记得有一年,我和一个顶级肉商组织谈判欧洲大陆业务。我打算加入他们的组织。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我不动声色。首先,我给莱尼洗了个澡,然后给特迪洗澡,然后给乔伊洗澡。我们洗澡时是多么好玩啊,嗯,孩子们? 然后我走下楼,我让杰西把她的脚放在一个蒲团上——那个蒲团上哪儿去了,我有好多年没有看见它了——她把脚放在那个蒲团上,我对她说,杰西,我想我们要发迹了,我要送给你两件东西,我要给你买一件浅蓝色凸纹丝绸上衣,上面缀满珍珠,还有一条平常穿的丁香花图案的塔夫绸裤子。然后我给她倒了些樱桃白兰地酒。我记

得孩子们下来了，穿着睡衣，头发闪亮，脸上红扑扑的，当时他们还没有开始刮脸，他们跪在我们脚下，杰西和我的脚下。我告诉你，那就像是过圣诞节。

【停顿。

露丝 那个肉商组织后来怎么样了？

马克斯 那个组织？他们变成了一帮罪犯，就像其他那些人那样。

【停顿。

这个雪茄烟很糟糕。

【他把烟头掐灭。

【他转向萨姆。

你准备什么时候去上班？

萨姆 很快就去。

马克斯 你今天下午要上班，是吧？

萨姆 是的，我知道。

马克斯 你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你要迟到了。你会丢掉工作的。

你想干什么，让我丢脸吗？

萨姆 不要为我担心。

马克斯 这真让我冒火。冒火——你明白吗？（对露丝。）我这一辈子当肉贩，用的是砍刀和砧板，砧板，你懂我的意思，砍刀和砧板！为了让我的家人过着好日子。两个家庭！我的母亲卧床不起，我的兄弟们都体弱多病。我得挣钱来请医生。我得读书！我得研究这种疾病，这样我才能够处理各种紧急情况。一个不健全的家庭，三个混蛋儿子，一个荡妇老婆——别跟我说

什么生孩子的痛苦——我也经受过痛苦，我还有过剧痛呢——我轻轻一咳，背就完蛋了——我这儿还有一个懒懒散散的混蛋兄弟，他根本就不想准时去上班。世界上最好的司机。他这辈子就是坐在前面座儿上，做出可爱的手势。你把这个叫做工作？这个男人根本不懂他屁股底下的齿轮箱！

萨姆　你去问问我的顾客！我是他们唯一想请的司机。

马克斯　那其他司机都干什么去了，整天睡觉吗？

萨姆　我只能开一辆车。他们不可能同时都要我。

马克斯　谁都可以同时要你。你会在布莱克弗利尔桥那儿为了半个硬币而卑躬屈膝。

萨姆　我！

马克斯　为了两个先令和一个太妃苹果。

萨姆　他在侮辱我。他在侮辱他的兄弟。我把一个人送到汉普顿宫，车费是四镑四十五便士。

马克斯　你想知道谁会开车吗？麦格雷戈！麦格雷戈是个司机。

萨姆　你别信他的话。

【马克斯用手杖指向萨姆。

马克斯　战争期间他都没有打过仗。整个该死的战争期间这个人都没有打过仗！

萨姆　我打过。

马克斯　你打死谁了？

【静场。

【萨姆站起身来，走向露丝，和她握了握手，走出前门。

【马克斯转向特迪。

好了，你这些年来怎么样，儿子？

特迪　我这些年来都很好，爸爸。

马克斯　有你和我们在一起真是太好了，儿子。

特迪　能回来真是太好了，爸爸。

【停顿。

马克斯　你应该告诉我们你结婚了，特迪。我会送你一件礼物的。

在哪儿结的婚，美国？

特迪　不，是在这儿。我们离开的前一天。

马克斯　你们举办了盛大的仪式吗？

特迪　没有，没有人参加。

马克斯　你疯了。我会给你举办一场穿白色婚纱的婚礼。我们这儿会有最好的奶油蛋糕。我会非常高兴，心甘情愿地承担所有费用，我用名誉担保。

【停顿。

特迪　那时你太忙了。我不想打搅你。

马克斯　可你是我的亲骨肉。你是我的第一个孩子。我会放下一切事情。萨姆会开车把你送到斯耐普的招待会，莱尼会当你的伴郎，然后我们都会送你上船。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认为我会反对你的婚姻，对吧？别傻了。（对露丝。）我好长时间以来一直在要求我的两个小伙子去找有可靠证明的好姑娘——这会使得生活有意义。（对特迪。）总之，区别就在这儿，你做到了，你做出了一个很好的选择，你有了一个很好的家庭，一份了不起的

事业……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让过去的事情过去呢？

【停顿。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要你们两个知道你们有我的祝福。

特迪　谢谢你。

马克斯　不必客气。这个地区有几个家庭能有一位哲学博士坐在家里喝上一杯咖啡？

【停顿。

露丝　知道你喜欢我……我相信特迪一定非常高兴。

【停顿。

我想他一直很想知道你会不会喜欢我。

马克斯　可你是一位迷人的女士。

【停顿。

露丝　我过去是……

马克斯　什么？

【停顿。

她说什么？

【他们都看着她。

露丝　我过去是……另外一种……当我第一次……遇见特迪的时候。

特迪　不，你没有什么不同的。你还是那个你。

露丝　我不是的。

马克斯　谁在乎呢？听着，要活在当下，你担心什么呢？我是说，别忘了，地球至少已经有五十亿年的历史了。谁愿意老是活在过

去呢?

【停顿。

特迪 在那边她对我的帮助很大。她是一位很好的妻子和母亲。她是一位非常讨人喜欢的女士。她交了许多朋友。那是一种非常棒的生活,在大学里……你知道……一种很美好的生活。我们有一所漂亮的房子……我们什么都有……我们有我们想要的一切。那是一个十分令人兴奋的环境。

【停顿。

我的院系……是非常成功的。

【停顿。

我们有了三个男孩。

马克斯 都是男孩?真有意思,不是吗?你有三个男孩,我也有三个男孩。你有了三个侄儿,乔伊。乔伊!你当叔叔了,你听见了吗?你可以教他们怎么打拳。

【停顿。

乔伊 (对露丝。)我是一个拳击手。在晚上,下班后。白天我干建筑拆除的活儿。

露丝 哦?

乔伊 没错。我希望成为专业的拳击手,在我进行了更多比赛以后。

马克斯 (对莱尼。)他和他嫂子说话很轻松,你注意到了吗?这是因为她是个既聪明又有同情心的女人。

【他向她倾身。

嗯,告诉我,你认为孩子们会想他们的妈妈吗?

【她看着他。

特迪　他们当然会想。他们爱她。我们很快就会回去看他们的。

【停顿。

莱尼　(对特迪。)你的雪茄灭了。

特迪　哦,是的。

莱尼　要点着吗?

特迪　不。不用。

【停顿。

你的烟也灭了。

莱尼　哦,是的。

【停顿。

嗯,特迪,你还没有告诉我们更多有关你的哲学博士学位的事情呢。你教什么?

特迪　哲学。

莱尼　那么,我要问你一些事情。你有没有发现,在基督教一神教的核心论断里,有某种逻辑上不一致的东西?

特迪　这个问题不属于我的研究领域。

莱尼　那好,这么说吧……你不介意我问你一些问题,对吧?

特迪　如果问题属于我的领域的话。

莱尼　那好,这么说吧。某种未知事物怎么会值得尊重呢?换句话说,你怎么会尊重你所不知道的某种事物呢?同样荒谬的是,认为我们知道的某种事物值得尊重。我们知道的某种事物值

得我们以任何一种态度来对待它，但是尊重当然不在其中。换句话说，除了已知事物与未知事物，还有其他事物存在吗？

【停顿。

特迪　恐怕这个问题不应该来问我。

莱尼　但你是个哲学家。来，坦白地说吧。你怎么解释存在与虚无这个问题？

特迪　你怎么解释呢？

莱尼　嗯，比如说，拿桌子来说。从哲学上说，它是什么？

特迪　一张桌子。

莱尼　啊。你的意思是说，它是一张桌子，不是别的东西。好，有些人将会羡慕你说得如此肯定，对吧，乔伊？比如说，我有一些朋友，我们经常坐在里茨酒吧喝酒，他们总是会这么说：找一张桌子，找桌子。好吧，我说找桌子，找张桌子，但是你找到桌子后，你拿它怎么办？一旦你得到了桌子，你打算拿它干什么？

特迪　你也许可以把它卖了。

莱尼　卖不了几个钱。

乔伊　劈了它做柴火。

【莱尼看着他，笑了。

露丝　但也不要过于自以为是了。你还忘记了某些东西。看着我。我……移动我的腿。就是这样。但我穿着……内衣……它和我一起移动……它……吸引了你的注意力。也许你没有理解。这个动作很简单。就是一条腿……在移动。我的嘴唇在移动。为什么你不停止……观察这个动作？也许在于这样一个事实，

就是它们的移动比……描述它们的词语更有意义。你必须把这种……可能性……记在心里。

【静场。

【特迪站起。

我出生在离这儿很近的地方。

【停顿。

然后……六年前，我去了美国。

【停顿。

到处都是岩石。都是沙土。延伸得……如此遥远……你能看到的所有地方。那儿还有很多虫子。

【停顿。

那儿还有很多虫子。

【静场。

【她不动。

【马克斯站起。

马克斯　好了，该去体育馆了。你的训练时间到了，乔伊。

莱尼　（站起。）我跟你一起走。

【乔伊坐着，看着露丝。

马克斯　乔伊。

【乔伊站起。三人走了出去。

【特迪坐在露丝旁边，握着她的手。

【她对他微笑。

【停顿。

特迪　我想我们该回去了。嗯？

【停顿。

我们回家好吗？

露丝　为什么？

特迪　好了，我们只在这儿待几天，对吧？我想我们也许可以……

缩短一些。

露丝　为什么？你不喜欢这儿吗？

特迪　我当然喜欢。但是现在我想回去，看看孩子们。

【停顿。

露丝　你不喜欢你的家人吗？

特迪　哪些家人？

露丝　这儿的家人。

特迪　我当然喜欢他们。你在说些什么哪？

【停顿。

露丝　你喜欢他们的程度，不如你想的那样是吗？

特迪　我当然喜欢他们。我当然……喜欢他们。我不知道你在说

些什么。

【停顿。

听着。你知道现在那边是什么时间吗，嗯？

露丝　什么时间？

特迪　是上午。大概十一点。

露丝　是吗？

特迪　是的，他们比我们晚六小时……我是说……比这里的时间

晚。孩子们一定在池子里……正在……游泳。想想这个吧。那边是上午。太阳。无论如何我们要回去,嗯?那边是多么干净。

露丝　干净。

特迪　是啊。

露丝　这儿脏吗?

特迪　不,当然不是。但是那边更干净些。

【停顿。

瞧,我只是带你回来见见我的家人,对吧?你已经见过他们了,我们可以走了。秋季学期马上就要开学了。

露丝　你觉得这儿脏?

特迪　我没有说我觉得这儿脏。

【停顿。

我没有这么说。

【停顿。

瞧。我要去收拾了。你去歇一会儿。好吗?一小时之内他们不会回来的。你可以去睡觉。休息。请便。

【她看着他。

我们回去之后,你可以帮我备课。我喜欢这样。对于这个,我非常感谢,真的。我们可以游泳,一直游到十月份。你知道这个的。在这儿,没有地方游泳,除了路那头的那个游泳池。你知道它是什么样的吗?就像一个小便池。一个令人作呕的小便池!

【停顿。

你喜欢威尼斯，对吧？它很可爱，对吧？你度过了愉快的一周。

我是说……我带你去了那儿。我能说意大利语呢。

露丝　但是如果意大利战役期间我是个护士，那我早就去过那儿了。

【停顿。

特迪　你去歇会儿吧。我去收拾行李。

【特迪走出，上楼。

【她闭上眼睛。

【莱尼从舞台左后方出现。

【他走进房间，靠近她坐下。

【她睁开眼睛。

【静场。

莱尼　嗯，夜幕降临了。

露丝　是啊，天快黑了。

【停顿。

莱尼　冬天快要来了。该换衣服了。

【停顿。

露丝　那是件好事。

莱尼　什么？

【停顿。

露丝　我总是……

【停顿。

你喜欢衣服吗?

莱尼　哦,喜欢。非常喜欢衣服。

【停顿。

露丝　我喜欢……

【停顿。

你觉得我的鞋子怎么样?

莱尼　非常精美。

露丝　不,在那边我买不到我想要的鞋。

莱尼　在那边买不到,嗯?

露丝　买不到……在那边买不到鞋子。

【停顿。

我走之前是个模特。

莱尼　帽子呢?

【停顿。

我曾经给一个姑娘买过一顶帽子。我们在一家商店里的玻璃橱里看见它。我来告诉你是什么样的。上面有一束黄色的水仙花,系着一个黑色缎带蝴蝶结,然后上面盖着一个黑色的钟形面纱。钟形面纱。我要告诉你。和她真是绝配。

露丝　不……我是一个身体模特儿。一个身体摄影模特儿。

莱尼　在室内工作?

露丝　是在我有……孩子之前。

【停顿。

不,不都是室内的。

【停顿。

有一两次我们去乡村的一个地方，坐火车去。哦，有六七次。我们要经过一座……很大的白色水塔。那个地方……那所房子……很大……树林……有一个湖，你看……我们有时会放松一下，散步走向湖边……我们走下一条小路……在石头上……那儿有……在这条路上。哦，只是……等待……是的……当我们待在房子里的时候，我们会喝点东西。那儿还有自助冷餐。

【停顿。

有时我们待在房子里，但是……多数时候……我们走向湖边……在那儿当模特。

【停顿。

就在去美国之前，我到那儿去了。我从车站一直走到大门，然后走到车道上。那儿亮着灯……我站在车道上……房子很亮。

【特迪提着箱子从楼梯上下来。他把箱子放下，看着莱尼。

特迪　你在跟她说什么哪？

【他走向露丝。

给你外套。

【莱尼走向留声机，放了一张慢爵士乐的唱片。

露丝。来。把它穿上。

莱尼　（对露丝。）你走之前跳个舞怎么样？

特迪　我们要走了。

莱尼　就一个舞。

特迪　不。我们要走了。

莱尼　就跳一个舞,和她的小叔子,在她走之前。

【莱尼向她鞠躬。

夫人?

【露丝站起。他们慢慢地跳舞。

【特迪站着,拿着露丝的外套。

【马克斯和乔伊从前门进来,进入房间。

【他们站住。

【莱尼吻露丝。他们站着,亲吻。

乔伊　天哪,她太开放了。

【停顿。

她是一个野鸡。

【停顿。

老莱尼在这儿搞上了一个野鸡。

【乔伊走向他们。他拉起了露丝的手臂。他对着莱尼微笑。他和露丝坐到了沙发上,拥抱并亲吻她。

【他抬头看莱尼。

正合我的口味。

【他让她向后倒,直到她躺在了他身边。他亲吻她。

【他抬头看特迪和马克斯。

比按摩还要好,这个。

【莱尼坐在沙发的扶手上。在乔伊抚摸露丝的时候,莱尼抚摸她的头发。

【马克斯走上前,看着此情此景。

马克斯　你要走了。特迪？要走了吗？

【停顿。

好吧，当你再次回来的时候，嗯？瞧，你下次回来的时候，别忘记提前让我们知道你是结婚了还是没有。说实话。我跟你说。我总是会很高兴见到你的妻子的。

【乔伊重重地趴在了露丝身上。

【他们几乎不动。

【莱尼抚摸着露丝的头发。

听着，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已经结婚了吗？我知道为什么。你觉得羞耻。你以为我会因为你娶了个比你层次低的女人而感到恼火。你应该更好地了解我。我心胸开阔。我是一个心胸开阔的人。

【他窥视乔伊身下的露丝的脸，转向特迪。

请你注意，她是一个可爱的姑娘。一个美丽的女人。还是一位母亲。三个孩子的母亲。你让她成了一个快乐的女人。这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我是说，我们正在谈论一个高贵的女人。我们正在谈论一个富于情感的女人。

【乔伊和露丝从沙发上滚到地板上。

【乔伊紧紧地抱着她。莱尼走过去站在他们旁边。他俯视着他们。他用脚轻轻地碰露丝。露丝忽然把乔伊推开。

【她站起来。

【乔伊站了起来，盯着她。

露丝　我想吃些东西。（对莱尼。）我想喝些东西。你有喝的吗？

莱尼　我们有啊。

露丝　请给我来一杯。

莱尼　想喝什么?

露丝　威士忌。

莱尼　这个我有。

【停顿。

露丝　好的,拿来。

【莱尼走向餐柜,拿出酒瓶和酒杯。

【乔伊走向她。

把唱机关掉。

【他看着她,转身,把唱机关掉。

我想吃些东西。

【停顿。

乔伊　我不会做吃的。(指马克斯。)他是厨师。

【莱尼递给她一杯威士忌。

莱尼　要加苏打水吗?

露丝　这个酒杯[①]怎么啦? 我不能用它来喝。你有平底杯吗?

莱尼　有啊。

露丝　那好,倒在平底杯里。

【他把酒杯拿回去,把威士忌倒进一个平底杯里,递给她。

莱尼　要加冰吗? 还是就这样喝?

---

① 指高脚酒杯。——译注

露丝　加冰？你知道加冰会怎么样吗？

莱尼　我们有冰。但是冻在冰箱里了。

【露丝饮酒。

【莱尼环视其他人。

大家都来一杯吗？

【他走到餐柜旁，倒酒。

【乔伊走近露丝。

乔伊　你想吃点什么？

【露丝在房间里走动。

露丝　（对特迪。）你的家人读过你的学术著作吗？

马克斯　我从来不干这种事儿。我没有读过一本他的学术著作。

特迪　你理解不了。

【莱尼把酒递给大家。

乔伊　你要哪种吃的？不过，我可不是厨师。

莱尼　要苏打水吗，特迪？还是就这么喝？

特迪　你们理解不了我的著作。你们对它们是怎么回事儿没有任何概念。你们也不会领会相关论点。你们差得太远了。你们所有的人。所以我送给你们我的书没有任何意义。你们会搞糊涂的。这与智力问题无关。这是一种能够考察世界的方法。问题是你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操控事物，而不是被事物所操控。我是说，问题在于你能否把这二者联合起来，让它们相关，使它们平衡。看，要能够去看！我就是那个能看的人。这就是我能写出我的学术著作的原因。也许这对你们有用……看看他

们……看看某些人是怎么能够观察……事物……某些人是怎么能够保持……智力平衡的。智力平衡。你们只不过是客体。你们只是……走来走去。而我可以观察它。我可以观察你们所做的事情。你们所做的和我一样。但是你们迷失在事物中。你们不会像我这样存在……我不会迷失在事物中。

【暗场。

【灯亮。

【傍晚。

【特迪坐着，身穿外套，身边放着箱子。萨姆上。

【停顿。

萨姆　你还记得麦格雷戈吗，特迪？

特迪　麦克？

萨姆　对。

特迪　我当然记得。

萨姆　您对他怎么看？你喜欢他吗？

特迪　是的。我喜欢他。怎么啦？

【停顿。

萨姆　你知道，在所有孩子里面，你一直是我最喜欢的。一直都是。

【停顿。

你从美国写信给我，我非常感动，你知道。我是说，你给你爸爸写了几封信，可你从来没有给我写过。可是后来，我接到了你的信……嗯，我非常感动。我一直没有告诉他。我从来没有告诉他我接到过你的信。

【停顿。

(小声说。)特迪,我能告诉你一件事吗?你一直是你妈妈最喜欢的。是她告诉我的。这是真的。你一直是……你一直是她的最爱。

【停顿。

你为什么不再待上一两个星期呢,嗯?我们会过得很愉快的。

【莱尼从前门进来,走进房间。

莱尼　还在这儿呀,特迪?你会赶不上开学的。

【他走到餐柜旁,打开柜门,往里面看,左右张望,站住。

我的奶酪面包呢?

【停顿。

有人拿走了我的奶酪面包。我把它放在这儿的。(对萨姆。)是你偷走了?

特迪　是我吃了你的奶酪面包,莱尼。

【静场。

【萨姆看看他们,拿起帽子,走出前门。

【静场。

莱尼　你吃了我的奶酪面包?

特迪　是的。

莱尼　我是亲手做的那个面包。我把它切好,抹上黄油。我切了一片奶酪,把它夹在中间。我把它放在一只盘子上,然后放进了餐柜。我在出门之前做好了这一切。现在我回来了,而你已经把它吃掉了。

特迪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

莱尼　我等着你道歉。

特迪　可我是故意这么干的，莱尼。

莱尼　你的意思是说，你不是无意中误拿的？

特迪　不是，我看见你把它放在那儿的。我饿了，所以就把它吃了。

【停顿。

莱尼　厚颜无耻。

【停顿。

是什么让你这样……仇恨你的亲弟弟的？我真是不明白。

【停顿。

好了，特迪，我要说这就是赤裸裸的真相，对吧？这是赌牌游戏中真正的牌。我是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完全不择手段的世界里了。好了，你还有什么其他解释？趁你弟弟出去干点活儿的时候，把他特制的奶酪面包给擅自偷吃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停顿。

我提醒你，我要说，这过去的六年里，你的确似乎变得有点儿沉闷了。有点儿沉闷。有点儿内向。不那么乐于助人了。真有意思，因为我以为，在美利坚合众国，我是说有太阳什么的，地域辽阔，在古老的校园里，在你的岗位上，授课，处于那边知识生活的中心，在古老的校园里，纷繁的社会活动，所有这些都令人兴奋，你的所有孩子，和他们玩得高兴，在游泳池边喝着酒，有灰狗巴士什么的，大量的冰水，舒舒服服地穿着那种百慕大

短裤等等，在古老的校园里，不论白天黑夜，你都可以享用一杯咖啡或者荷兰杜松子酒，所以，我以为你会变得更加乐于助人。因为我要你知道，你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标准，特迪。你的家人指望着你，小伙子，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他们要尽力效仿你所树立的榜样。因为对于我们来说，你是骄傲的源泉。这就是我们这么高兴看到你回来、欢迎你回到你的出生地的原因。这就是原因。

【停顿。

不，听着，特迪，没错，我们在这儿过的日子没有你在那边过的富裕。我们过着紧巴巴的生活。当然，我们还忙忙碌碌的。乔伊忙着打拳击，我忙着自己的职业，爸爸仍然在玩扑克，他还要做饭，水平还和以前一样，而萨姆叔叔是他公司里最好的司机。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结成了一个整体，特迪，而你是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每当我们坐在后院里，平静地仰望夜空的时候，中间总有一把椅子空着，那就是你的。所以，当你终于回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的确指望会有一点美德，一点难以言传的东西，一点高尚的心灵，一点宽阔的胸怀，来使我们得到安慰。我们的确指望这个。但是我们得到了吗？我们取得了吗？你给予我们的是这些东西吗？

【停顿。

特迪　是的。

【乔伊从楼梯上下来，进入房间，手里拿着一份报纸。

莱尼　（对乔伊。）你进展如何？

乔伊　呃……不坏。

莱尼　你是什么意思?

【停顿。

你是什么意思?

乔伊　不坏。

莱尼　我想知道你说不坏是什么意思。

乔伊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莱尼　乔伊,你要把一切都告诉你的兄弟。

【停顿。

乔伊　我也搞不清楚。

莱尼　你也搞不清楚?

【停顿。

(强调。)你也搞不清楚?

可是你已经和她在那上面待了两个小时了。

乔伊　那怎么了?

莱尼　你已经和她在那上面待了两个小时了,你居然还搞不清楚!

乔伊　那又怎么样呢?

【莱尼走近他。

莱尼　你想告诉我什么?

乔伊　你是什么意思?

莱尼　你是想告诉我,她是在耍弄人吗?

【停顿。

她是在耍弄人!

【停顿。

对此你是怎么想的，特迪？结果你老婆是在耍弄人。他在那上面和她待了两个小时，他还没有干成事儿。

乔伊　我没有说她是在耍弄人。

莱尼　你在开玩笑吗？对我来说，这就是耍弄人，对你来说不是吗，特迪？

特迪　也许是他的方法不对。

莱尼　乔伊？方法不对？别胡说了。他玩的姑娘比你吃的奶油蛋糕还多。他是不可抗拒的。他是百里挑一的。告诉他你最近那个女伴的事儿，乔伊。

【停顿。

乔伊　什么女伴？

莱尼　最近那个女伴！当时我们拦住那辆汽车……

乔伊　哦，那个……是的……好吧，上个星期有天夜里我们在莱尼的汽车里……

莱尼　那辆阿尔法车。

乔伊　然后，嗯……在路上兜风……

莱尼　靠近斯科拉布。

乔伊　对，经过斯科拉布……

莱尼　我们正在巡视北帕丁顿。

乔伊　然后，嗯……天相当晚了，对吧？

莱尼　是的，天很晚了。然后呢？

【停顿。

乔伊　然后我们……嗯，在路边上，我们看见那辆停着的车……有两个姑娘在里头。

莱尼　还有他们的护花使者。

乔伊　对，还有两个男的在里头。反正……我们下了车……然后我们告诉那……两个护花使者……走开……他们听从了……然后我们……把姑娘们弄出那辆车……

莱尼　我们没有把她们带去斯科拉布。

乔伊　哦，没有。没到斯科拉布。嗯，在那儿警察会发现我们……你明白。我们把她们带到了一个被炸毁的地方。

莱尼　瓦砾堆。在瓦砾堆里面。

乔伊　是的，许多瓦砾。

【停顿。

好了……你知道……然后我们要了她们。

莱尼　你漏掉了最精彩的部分。他漏掉了最精彩的部分！

乔伊　哪个部分？

莱尼　（对特迪。）他的女伴对他说，我不介意，她说，可是我得采取一些防护措施。我得采取一些避孕措施。我没有任何避孕手段，老乔伊对她说。那样的话我就不能干这个了，她说。不，你能，乔伊说，别管什么避孕措施了。

【莱尼笑了。

听到这话，连我的女伴也笑了。是的，连她也笑了一下。所以你不能不说，当老乔伊真干起来的时候，他能给人以深刻印象，对吧？那么在这儿，他和你老婆在楼上待了两个钟头，居然没

干成事儿。嗯,对我来说,你老婆似乎是有点耍弄人了,特迪。你怎么想这件事儿,乔伊?你满意了吗?别告诉我说,你还没有尽兴就满意了。

【停顿。

乔伊　我有充分的时间尽兴。有时……你可以很快活……而没有尽兴。偶尔……你也可以很快活……而不去尽兴。

【莱尼盯着他。

【马克斯和萨姆从前门进来,进入房间。

马克斯　那个婊子在哪儿?还在床上吗?她把我们都变成了动物。

莱尼　这个姑娘在耍弄人。

马克斯　什么?

乔伊　她牵着乔伊的鼻子走。

马克斯　你是什么意思?

莱尼　他把她带到那上面待了两个钟头,他还没有尽兴。

【停顿。

马克斯　我的乔伊?她对我的孩子做这种事情?

【停顿。

对我的小儿子?啧,啧,啧,啧。你是什么感觉,儿子?你没事儿吧?

乔伊　当然,我很好。

马克斯　(对特迪。)她也这么对你吗?

特迪　没有。

莱尼　他得到了好处。

马克斯　你这么想？

乔伊　没有，他没有得到好处。

【停顿。

萨姆　他是她的合法丈夫。她是他的合法妻子。

乔伊　没有，他没有！他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们所有的人。我要杀掉下一个说他得到好处的人。

马克斯　乔伊……你为什么这么激动？（对莱尼。）这是因为他失败了。你看出来是怎么回事儿啦？

特迪　谁失败了？

马克斯　乔伊。没有人说是你的错。其实大家都说你是对的。

【停顿。

【马克斯转向其他人。

你们知道吗？也许让这个家里有个女人并不是个坏主意。也许这是件好事。谁知道呢？也许我们应该把她留下。

【停顿。

也许我们应该问问她是不是想留下。

【停顿。

特迪　恐怕她不想留下，爸爸。她不太舒服，我们得回家看孩子们去了。

马克斯　不太舒服？我告诉你，我经常照顾感觉不舒服的人。不必担心这个。也许我们会把她留在这儿。

【停顿。

萨姆　别傻了。

马克斯　怎么傻呀？

萨姆　你是在说废话。

马克斯　我吗？

萨姆　她有三个孩子。

马克斯　她还可以有更多的！在这儿。如果她真想要的话。

特迪　她不想再要了。

马克斯　她想要什么，你怎么知道，嗯，特迪？

特迪　（微笑。）对她来说，最好的事就是和我回家，爸爸。真的。我们已经结婚了，你知道的。

【马克斯在房间里走动，打着响指。

马克斯　我们得付给她钱，当然。你们明白这一点吗？我们不能让她在这儿出去走走，口袋里却没有钱。她一定得有一些零花钱。

乔伊　我们当然要付给她钱。她口袋里得有些钱才行。

马克斯　这正是我所说的。你不能想象一个女人出去，连买双袜子的几个小钱都没有。

【停顿。

莱尼　那么钱从哪儿来呢？

马克斯　好吧，她应该值多少？我们所说的东西，三位数？

莱尼　我问你钱从哪儿来？多了一张嘴巴要吃饭。多了一个身体要穿衣。你明白这个吗？

乔伊　我会给她买衣服的。

莱尼　用什么买？

乔伊　我会从我的工资里拿出一定数额。

马克斯　就是这样。我们要搞个募捐。我们都会出点力。我们都是成年人，我们都有责任感。我们都会捐一点儿。这就是民主。

莱尼　那可要不少钱，爸爸。

【停顿。

我是说，她可不是一个愿意穿着二手货出去的女人。她得配上最新的款式。你总得让她穿着把她展现得最美的衣服再出去，对不对？

马克斯　莱尼，你不介意我发表一点意见吧？这不算是批评。但是我想你太看重经济方面了。还有其他方面也需要考虑。还有人的方面。你理解我的意思吗？还有人的方面。不要忘记这一点。

莱尼　我没忘记。

马克斯　那就不要忘记。

【停顿。

听着，我们一定要至少以某种她所习惯的方式来款待她。毕竟，她并不是街上的随便某个人，她是我的儿媳妇！

乔伊　说得对。

马克斯　事情妥了，你们看。乔伊会捐钱，萨姆会捐钱……

【*萨姆看着他。*

我会从我的退休金里拿出一些钱来，莱尼也会掏点儿钱。我们都乐意。你怎么样，特迪？你打算凑多少份子？

特迪　我不打算出一个子儿。

马克斯　什么？你竟然不想帮忙来支持你自己的妻子？你这个混蛋臭猪。如果你妈妈听说你竟然是这种态度，她会被活活气死。

莱尼　呃，爸爸。

【莱尼走上前来。

我有个更好的主意。

马克斯　什么？

莱尼　并不需要我们来负担这所有的开支。我了解这些女人。一旦她们有了开头，她们就会让你破产。我有一个更好的主意。我为什么不带上她和我一起去格里克街呢？

【停顿。

马克斯　你是说，让她也加入那一行？

【停顿。

我们让她也加入那一行。这是天才的一笔，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你是说，她可以自己挣钱——躺着？

莱尼　没错。

马克斯　好极了。唯一的条件是，时间不能太长。我们不能让她整夜都不在家。

莱尼　我可以限定时间。

马克斯　多长时间？

莱尼　一个晚上四个小时。

马克斯　（怀疑地。）这够了吗？

莱尼　一个晚上四个小时，她就能挣大钱。

马克斯　好吧，你最清楚了。那么，真的，我们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说服这个姑娘出去。她还同样得在这边尽她的义务。你打算把她放在格里克街的什么地方？

莱尼　不必只在格里克街，爸爸。在那一带我还有好多套公寓呢。

马克斯　你有吗？那我呢？你为什么不给我一套？

莱尼　你不够性感。

乔伊　嗯，等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儿？

马克斯　我知道莱尼在说什么。莱尼说她可以付她自己那份子钱。

你怎么想，特迪？这就解决了我们所有的问题。

乔伊　嗯，等一下。我可不想让别人分享她。

马克斯　你说什么？

乔伊　我可不想让一群乡巴佬分享她！

马克斯　乡巴佬！你这个傲慢的饭桶！太傲慢了。（对莱尼。）你会给她提供乡巴佬吗？

莱尼　我有一个非常尊贵的主顾，乔伊。他们比你尊贵得多。

马克斯　所以我们把你也算进来，你应该感到幸运才是。

乔伊　我想我不会让别人分享她！

马克斯　好了，你必须让别人分享她！否则她就立刻回美国去了。你明白吗？

【停顿。

就算没有你插一手，就已经够麻烦的了。但是还有一件事情让我担心。也许她没有这么好呢。嗯？特迪，你最清楚了。你认

为她有这么好吗？

【停顿。

我是说耍弄人是怎么回事？她会不会成了习惯？那将会使我们一无所获。

【停顿。

特迪　这只是爱情游戏……我猜……我猜就是这样。

马克斯　爱情游戏？整整两个小时？这个爱情游戏也太长了！

莱尼　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爸爸。

马克斯　你怎么知道的？

莱尼　我来给你一些专业的意见。

【莱尼走向特迪。

莱尼　听着，特迪，你可以帮助我们，其实。如果我给你寄一些明信片，寄到美国……你知道，很漂亮的那种，上面有名字，还有电话号码，很周到的，那么，你可以分发它们……在各种聚会中，他们就可能到这儿来旅行。当然，你可以从中抽一定的份子。

马克斯　我是说，你不必跟他们说她是你的妻子。

莱尼　不，我们会给她起别的什么名字。比如多洛雷丝之类的。

马克斯　或者叫西班牙杰基。

莱尼　不，你起的名字得含蓄一些，爸爸。我们可以给她起个美丽的名字……像辛西娅……或者吉莲。

【停顿。

乔伊　吉莲。

【停顿。

莱尼　不，我的意思是，特迪，你一定认识许多教授、系主任，类似这样的人。他们到这儿来，在萨瓦待上个把星期，他们需要一个地方，可以去找个漂亮文静的女人搞搞。当然你有这种条件，可以给他们提供内部信息。

莱尼　你可以当我们驻美国的代表。

马克斯　当然。我们是以国际化的方式来讨论问题的！到了我们成功的时候，泛美航空公司会给我们打折优惠。

【停顿。

特迪　她会变老……很快地。

马克斯　不……眼下不会！不是有医疗服务吗？变老！她怎么会变老？她的人生还长着呢。

【露丝从楼梯上下来，穿戴整齐。

【她进入房间。

【她对众人微笑，坐下。

【静场。

特迪　露丝……全家人都邀请你留下，待一段时间。作为……作为客人。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不介意。家里的事我们容易处理……一直到你回去。

露丝　他们真是太好了。

【停顿。

马克斯　这是打我们心眼儿里提出的请求。

露丝　你们真是太贴心了。

马克斯　听着……这是我们的荣幸。

【停顿。

露丝　我想我会添很多麻烦的。

马克斯　麻烦？你在说什么呀？有什么麻烦呀？听着，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情。自从可怜的杰西死去世后，嗯，萨姆？我们这个家里就没有一个女人。一个也没有。在这个家里。我要告诉你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母亲的形象太可爱可亲了，任何别的女人都会……玷污这个形象。但是你……露丝……你不仅可爱可亲、美丽动人，而且还是亲戚。你是亲人，你属于这儿。

【停顿。

露丝　我很感动。

马克斯　你当然会感动。我也感动了。

【停顿。

特迪　但是露丝，我要告诉你……如果你要留下的话，你就要做好分内的事。在经济上。我的父亲不太宽裕。

露丝　（对马克斯。）哦，我很遗憾。

马克斯　不，你只要挣一点儿，这就行了。几个小钱。不用太多。我们指望的是乔伊作为拳击手能达到事业巅峰。当乔伊达到事业巅峰的时候……那就……

【停顿。

特迪　也许你就可以和我一起回家了。

莱尼　我们会给你一套公寓。

【停顿。

露丝　一套公寓？

莱尼　是的。

露丝　在哪里呢?

莱尼　在市里。

【停顿。

但是你要住在这儿,和我们在一起。

马克斯　你当然要住在这儿。这将是你的家。在家庭的怀抱中。

莱尼　你只要一个晚上去公寓待几个钟头,就是这样。

马克斯　就几个钟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莱尼　你就能挣到足够的钱,让你在这儿生活。

【停顿。

露丝　这套公寓有几个房间?

莱尼　不多。

露丝　我要至少三个房间和一个浴室。

莱尼　你用不着三个房间和一个浴室。

马克斯　她需要一个浴室。

莱尼　但是不用三个房间。

【停顿。

露丝　哦,我要。真的。

莱尼　两个够了。

露丝　不,两个不够。

【停顿。

我要一个更衣室,一个休息室,还有一个卧室。

【停顿。

莱尼　好吧，我们给你一套有三个房间和一个浴室的公寓。

露丝　还有什么设施吗？

莱尼　设施齐全。

露丝　带一个私人保姆？

莱尼　当然。

【停顿。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资助你，然后，当你自立之后，你就可以还给我们，分期付款。

露丝　哦，不，我不会同意这个。

莱尼　哦，为什么不？

露丝　你们会认为你们最初的花费仅仅是一项资本投资。

【停顿。

莱尼　我明白了。行。

露丝　当然，你们将给我提供全套服装喽？

莱尼　我们将给你提供所有的一切。所有你需要的东西。

露丝　我需要的东西太多了。否则我是不会满意的。

莱尼　你会得到所有的一切。

露丝　我必须开出一份我需要的所有东西的清单，这份清单需要在有证人在场的情况下由你们签名。

莱尼　没问题。

露丝　在我们完成合同之前，雇佣的协议与条款的所有方面都必须清楚明了，达到我们双方彼此满意。

莱尼　当然。

【停顿。

露丝　那么，这也许是一个行得通的安排。

莱尼　我也这么想。

马克斯　当然，你享有整个白天的自由。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在这儿做点儿烹调。

莱尼　铺床。

马克斯　把这个地方打扫得干净点儿。

特迪　陪伴每一个人。

【萨姆上前。

萨姆　（一口气地。）麦格雷戈在我车的后座上搞了杰西当我带他们兜风的时候。

【他沙哑地说，然后倒下。

【他躺着不动。

【他们看着他。

马克斯　他在干什么？死了吗？

莱尼　是的。

马克斯　一具尸体？一具尸体在我家地板上？快把他弄出去！快把他清理出去！

乔伊　他没有死。

莱尼　他也许死了，死了大概三十秒钟。

马克斯　他竟然还没有死！

【莱尼低头看萨姆。

莱尼　是的，他还有些气呢。

马克斯　(指着萨姆。)你知道这个家伙想过什么吗?

莱尼　是在想?

马克斯　在想!一种病态的想象。

【停顿。

露丝　是的,这听起来是一种非常吸引人的想法。

马克斯　你是想现在就握手说再见呢,还是等过会儿再说呢?

露丝　哦,我们还是过会儿再说吧。

【特迪站着。

【他俯看萨姆。

特迪　我还想请他送我去伦敦机场呢。

【他向箱子走去,提起一只。

那么,我把你的箱子留下,露丝。我要到坐地铁的那条路去。

马克斯　听着,如果你想要另一种走法的话,记住,在第一个街口左转弯,然后在第一个街口右转弯,你会看见有出租车经过那儿。

特迪　好,我也许会的。

马克斯　或者你可以坐地铁到皮卡迪利广场,花不了十分钟,然后再从那里搭出租车去机场。

特迪　好的,我也许会这么做。

马克斯　提醒你,他们会收你双倍的车费。他们会收你的回程车费。这已经超过了六英里的限度。

特迪　知道了。那么,再见了,爸爸。照顾好你自己。

【他们握手。

马克斯　谢谢,儿子。听着。我想跟你说。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停顿。

特迪　见到你也是太好了。

马克斯　你的孩子们知道我吗？嗯？你觉得他们会想看张照片吗，他们爷爷的？

特迪　我想他们会的。

【马克斯打开他的钱包。

马克斯　我有一张我的照片。我这里有一张。等一下。给你。他们会喜欢这张吗？

特迪　（拿照片。）他们会很惊喜的。

【他转向莱尼。

再见，莱尼。

【他们握手。

莱尼　再会，特迪。见到你真是太好了。一路平安。

特迪　再见，乔伊。

【乔伊没动。

乔伊　再会。

【特迪走向前门。

露丝　艾迪。

【特迪转身。

【停顿。

保持联系。

【特迪走出，关上前门。

【静场。

【三个男人站着。

【露丝放松地坐在椅子上。

【萨姆躺着不动。

【乔伊慢慢走过房间。

【他跪在她的椅子前。

【她轻柔地触摸他的头。

【他把他的头放在她的膝上。

【马克斯开始在他们周围转悠,来来回回。

【莱尼站着不动。

【马克斯转向莱尼。

马克斯　我想,我太老了。她认为我是个老头子。

【停顿。

我并没有那么老。

【停顿。

(对露丝。)你认为对你来说我太老了吗?

【停顿。

听着。你以为你可以一直迷住那个大混蛋吗?你以为你可以一直拥有他……你打算一直拥有他吗?你得去工作!你得去接待他们,你明白吗?

【停顿。

她明白这一点吗?

【停顿。

莱尼,你认为她明白……

【他开始口吃。

我们……我们……我们……我们要干什么？我们……想干什么？你认为她搞清楚了吗？

【停顿。

我想她还没有搞清楚。

【停顿。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听着，我有了一个奇怪的想法，她会卑鄙地伤害我们，你们要打赌吗？她会利用我们，她会利用我们，我告诉你们！我能够感觉到！你们要打赌吗？

【停顿。

她不会……适应的！

【他开始不满地哼哼，抓起手杖，跪倒在她的椅子旁。他的身体瘫软。停止哼哼。他的身体挺直。他看着她，依然跪着。

我不是个老头子。

【停顿。

你听见我的话了吗？

【他向她抬起脸。

吻我。

【她继续触摸乔伊的头，轻柔地。

【莱尼站着，看着。

【幕落。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送菜升降机
作者＝哈罗德·品特著
页数＝３６４
ＳＳ号＝１２６７７５８６
出版日期＝２０１０．０９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